

西遊記

西遊記

年舊規，如今供獻我，當吃你。」行者道：「不敢抗拒，請自在受用。」怪物聽說，又不敢動手，住門喝道：「你莫頂嘴！我常年先吃童男，今年倒要先吃童女！」八戒慌了道：「大王還照舊罷，不要吃壞例了。」

那怪不容分說，放開手，就捉八戒。獸子撲的跳下來，現了本相，掣釘鈹，劈手一築，那怪物縮了手，往前就走，只聽得噹的一聲響。八戒道：「築破甲了！」行者也現本相看處，原來是冰盤大小兩個魚鱗。喝聲「趕上！」二人跳到空中。那怪物因來赴會，不曾帶得兵器，空手在雲端裏問道：「你是那方和尚，到此欺人，破了我的香火，壞了我的名聲？」行者道：「這怪物原來不知我等乃東土大唐聖僧三藏，奉欽差西天取經之徒弟。昨因夜寓陳家，聞有邪魔，假號靈感，年年要童男女祭賽，是我等慈悲，拯救生靈，捉你這潑物，趁早實實供來！一年吃兩個童男女，你在這裏稱了幾年大王，吃了多少男女？一個個算還我，饒你死罪！」

那怪聞言就走，被八戒又一釘鈹，未曾打着。他化一陣狂風，鑽入通天河內。行者道：「不消趕他了。這怪想是河中之物。且待明日設法拿他，送我師父過河。」八戒依言徑回廟裏，把

那豬羊祭禮，連桌面，一齊搬到陳家。此時唐長老、沙和尚，共陳家兄弟，正在廳中候信，忽見他二人將豬羊等物都丟在天井裏。三藏迎來問道：『悟空，祭賽之事何如？』行者將那稱名趕怪鑽入河中之事，說了一遍。二老十分歡喜，即命打掃廂房，安排牀鋪，請他師徒就寢不題。

却說那怪得命，回歸水內，坐在宮中，默默無言。水中大小眷族問道：『大王每年享祭，回來歡喜，怎麼今年煩惱？』那怪道：『常年享畢，還帶些餘物與汝等受用，今日連我也不曾吃得造化，撞着一個對頭，幾乎傷了性命。』衆水族問：『大王，是那個？』那怪道：『是一個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經者，假變男女，坐在廟裏，我被他現出本相，險些兒傷了性命。一向聞得人講：唐三藏乃十世修行好人，但得吃他一塊肉，延壽長生。不期他手下有這般徒弟，我被他壞了名聲，破了香火，有心要捉唐僧，只怕不得能彀。』

那水族中閃上一個斑衣鱗婆，對怪物跣跣拜拜，笑道：『大王，要捉唐僧，有何難處？但不知捉住他，可賞我些酒肉？』那怪道：『你若真有謀，合同用力，捉了唐僧，與你拜爲兄妹，共處臺

之。『鰲婆拜謝了道：『久知大王有呼風喚雨之神通，攪海翻江之勢力，不知可會降雪？』那怪道：『會降。』又道：『既會降雪，不知可會作冷結冰？』那怪道：『更會！』鰲婆鼓掌笑道：『如此極易極易！』那怪道：『你且將極易之功，講來我聽。』

鰲婆道：『今夜有三更天氣，大王不必遲疑，趁早作法，起一陣寒風，下一陣大雪，把通天河盡皆凍結；着我等善變化者，變作幾個人形，在於路口，背包持傘，擔擔推車，不住的在冰上行走。那唐僧取經之心甚急，看見如此人行，斷然踏冰而渡。大王悄坐河心，待他脚踪響處，迸裂寒冰，連他那徒弟們一齊墜落水中，一鼓可得也！』那怪聲言，滿心歡喜道：『甚妙甚妙！』即出水府，踏長空，興風作雪，結冷凝凍成冰不題。

却說唐長老師徒四人，歇在陳家，將近天曉，師徒們衾寒枕冷，八戒咳嗽打戰，睡不得，叫道：『師兄冷啊！』行者道：『你這獸子，忒不長俊！出家人寒暑不侵，怎麼怕冷？』三藏道：『徒弟果然冷！你看，就是那——』

『重衾無暖氣，袖手似揣冰。此時敗葉垂霜蕊，蒼松掛凍鈴。地裂因寒甚，池平爲水凝。漁舟不見叟，山寺怎逢僧。樵子愁柴少，王孫喜炭增。征人鬚似鐵，詩客筆如菱。皮襖猶嫌薄，貂裘尙恨輕。蒲團僵老衲，紙帳旅魂驚。繡被重裯褥，渾身戰抖鈴。』

師徒們都睡不得，爬起來，穿了衣服，開門看處，——呀！外面白茫茫的，原來下雪哩！行者道：『怪道你們害冷哩，却是這般大雪！』四人眼同觀看，好雪，但見那——

彤雲密佈，慘霧重浸。彤雲密佈，朔風凜凜號空；慘霧重浸，大雪紛紛蓋地。真個是：六出花，片片飛瓊；千林樹，株株帶玉。須臾積粉，頃刻成鹽。白鸚歌失素，皓鶴羽毛同。平添吳楚千江水，壓倒東南幾樹梅。却便似戰退玉龍三百萬，果然如敗鱗殘甲滿天飛。

那裏得東郭履，袁安臥，孫康映讀，更不見子猷舟，王恭幣，蘇武餐氈。但只是幾家村舍如銀砌，萬里江山似玉圍。柳絮漫橋，梨花蓋舍。柳絮漫橋，橋邊漁叟掛蓑衣；

梨花蓋舍，舍下野翁煨榴。客子難沽酒，蒼頭苦覓梅。洒洒瀟瀟，裁蝶翅，飄飄蕩蕩，剪鵝衣。團團滾滾，隨風勢，疊疊層層，道路迷。陣陣寒威，穿小幙，颼颼冷氣，透幽幃。豐年祥瑞，從天降，堪賀人間好事宜。

那場雪，紛紛灑灑，果如剪玉飛綿。師徒們嘆翫多時，只見陳家老者，着兩個僮僕，掃開道路，又兩個送出熱湯洗面；須臾，又送滾茶乳餅，又抬出炭火，俱到廂房，師徒們敝坐。長老問道：「老施主，貴處時令，不知可分春夏秋冬？」陳老笑道：「此間雖是僻地，但只風俗人物，與上國不同；至於諸凡穀苗牲畜，都是同天共日，豈有不分四時之理？」三藏道：「既分四時，怎麼如今就有這般大雪，這般寒冷？」陳老道：「此時雖是七月，昨日已交白露，就是八月節了。我這裏常年八月間就有霜雪。」三藏道：「甚比我東土不同。我那裏交冬節方有之。」

正話間，又見僮僕來安桌子，請吃粥。粥罷之後，雪比早間又大，須臾，平地有二尺來深。三藏心焦垂淚。陳老道：「老爺放心，莫見雪深憂慮。我舍下頗有幾石糧食，供養得老爺們半生。」三藏道：「老施主不知貧僧之苦。我當年蒙聖恩賜了旨意，擺大駕親送出關，唐王御手擎杯

本餞問道：「幾時可回？」貧僧不知有山川之險，順口回奏：「只消三年，可取經回國。」自別後，今已七八個年頭，還未見佛面，恐違了欽限；又怕的是妖魔兇狠，所以焦慮。今日有緣得寓潭府，昨夜愚徒們略施小惠報答，實指望求一船隻渡河；不期天降大雪，道路迷漫，不知幾時纔得功成回故土也。」陳老道：「老爺放心，正是多的日子過了，那裏在這幾日？且待天晴，化了冰，老拙傾家費產，必處置送老爺過河。」

只見一僮又請進早齋，到廳上吃畢，敍不多時，又午齋相繼而進。三藏見品物豐盛，再四不安道：「既蒙見留，只可以家常相待。」陳老道：「老爺威靈替祭救命之恩，雖逐日設筵奉款，也難酬難謝。」此後大雪方住，就有人行走。陳老見三藏不快，又打掃花園，大盆架火，請去雪洞裏閑耍散悶。八戒笑道：「那老兒忒沒算計，春二三月好賞花園；這等大雪，又冷，賞翫何物？」行者道：「獸子不知事，雪景自然幽靜。一則遊賞，二來與師父寬懷。」陳老道：「正是，正是。」遂此邀請到園，但見——

景值三秋，風光如臘。蒼松結玉蕊，衰柳掛銀花。階下玉苔堆粉屑，牕前翠竹吐瓊。

芽。巧石山頭，養魚池內。巧石山頭，削削尖峯排玉筍；養魚池內，清清活水作冰盤。臨岸芙蓉嬌色淺，傍崖木樨嫩枝垂。秋海棠，全然壓倒；臘梅樹，聊發新枝。牡丹亭，海榴亭，丹桂亭，亭亭盡鵝毛堆積。放懷處，款客處，遣興處，處處皆蝶翅鋪漫。兩邊黃菊玉綃金，幾樹丹楓紅間白。無數閑庭寒似冽，且觀雪洞冷如冰。裏邊放一個獸面象足銅火盆，熱烘烘，炭火纔生；上下有幾張虎皮搭苦漆交椅，軟溫溫，紙牕鋪設。

那壁上掛幾軸名公古畫，却是那——

七賢過關，寒江獨釣，疊嶂層巒圍雪景；蘇武餐氈，折梅逢使，瓊林玉樹寫寒文。說不盡，那家近水亭魚易買，雪迷山徑酒難沽。真個可堪容膝處，算來何用訪蓬壺？

衆人觀玩良久，就於雪洞裏坐下，對鄰叟道取經之事。又捧香茶飲畢，陳老問：「列位老爺，可飲酒麼？」三藏道：「貧僧不飲，小徒略飲幾杯素酒。」陳老大喜，即命：「取素果品，燉暖酒，與列位湯寒。」那僮僕即抬桌圍爐，與兩個鄰叟，各飲了幾杯，收了傢伙。不覺天色將晚，又

仍請到廳上晚齋。只聽得街上行人都說：『好冷天啊！把通天河凍住了！』三藏聞言道：『悟空凍住河，我們怎生是好？』陳老道：『乍寒乍冷，想是近河邊淺水處凍結。』那行人道：『把八百里都凍的似鏡面一般，路口上有人走哩！』三藏聽說有人走，就要去看。陳老道：『老爺莫忙。今日晚了，明日去看。』遂此別却鄰叟。又晚齋畢，依然歇在廂房。

及次日天曉，八戒起來道：『師兄，今夜更冷，想必河凍住也。』三藏迎着門，朝天禮拜道：『衆位護教大神，弟子一向西來，虔心拜佛，苦歷山川，更無一聲報怨；今至於此，感得皇天祐助，結凍河水，弟子空心權謝，待得經回，秦上唐皇，竭誠酬答。』禮拜畢，遂教悟淨背馬，趁冰過河。陳老又道：『莫忙，待幾日雪融冰解，老拙這裏辦船相送。』沙僧道：『就行也不是話，再住也不是話。口說無憑，耳聞不如眼見。我背了馬，且請師父親去看看。』陳老道：『言之有理。』教：『小的們，快去我們六匹馬來。且莫背唐僧老爺馬。』就有六個小价跟隨。一行人徑往河邊來看，真個是：

雪積如山聳，雲收破曉晴。寒凝楚塞千峯瘦，冰結江湖一片平。朔風凜凜，滑凍稜

稜池魚假密藻，野鳥戀枯槎。塞外征夫俱墜指，江頭艖子亂敲牙。裂蛇腹，斷鳥足，果然冰山千百尺。萬壑冷浮銀，一川寒浸玉。東方自信出僵蠶，北地果然有鼠窟。王祥臥，光武渡，一夜溪橋連底固。曲沼結稜層，深淵重疊沍。通天關水更無波，皎潔冰漫如陸路。

三藏與一行人到了河邊，勒馬觀看，真個那路口上有人行走。三藏問道：「施主，那些人上冰往那裏去？」陳老道：「河那邊乃西梁女國。這起人都是做買賣的。我這邊百錢之物，到那邊可值萬錢；那邊百錢之物，到這邊亦可值萬錢。利重本輕，所以人不顧死生而去。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或十數人一船，飄洋而過。見如今河道凍住，故捨命而步行也。」三藏道：「世間事惟名利最重。似他爲利的，捨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爲名，與他能差幾何？」教「悟空，快回施主家，收拾行囊，叩背馬匹，趁此層冰，早奔西方去也。」

行者笑吟吟答應。沙僧道：「師父啊，常言道：『千日吃了千升米。』今已託賴陳府上，且再住幾日，待天晴化凍，辦船而過。忙中恐有錯也。」三藏道：「悟淨，怎麼這等愚見？若是正二

月，一日暖似一日，可以待得凍解。此時乃八月，一日冷似一日，如何可使望解凍？却又誤了半載行程？八戒跳下馬來：『你們且休講閑口，等老豬試看有多少厚薄。』行者道：『馱子，前夜試水，能去拋石；如今冰凍重漫，怎生試得？』八戒道：『師兄不知，等我舉釘鈹，他一下，假若築破，就是冰薄，且不敢行；若築不動，便是冰厚，如何不行？』三藏道：『他是說得有理。』

那馱子擦衣拽步，走上河邊，雙手舉鈹，儘力一築，只聽撲的一聲，築了九個白跡，手也振得生疼。馱子笑道：『去得！去得！連底都錮住了。』三藏聞言，十分歡喜，與衆同回陳家，只教收拾走路。那兩個老者，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些乾糧烘炒，做些燒餅饅饅相送。一家子磕頭禮拜，又捧出一盤子散碎金銀，跪在面前道：『多蒙老爺活子之恩，聊表塗中一飯之敬。』三藏擺手搖頭，只是不受道：『貧僧出家人，財帛何用？就途中也不敢取出，只是以化齋度日爲正事。收了乾糧足矣。』二老又再三央求，行者用指尖兒捻了一小塊，約有四五錢重，遞與唐僧道：『師父，也只當些襯錢，莫教空負二老之意。』遂此相向而別，徑至河邊冰上。那馬蹄滑了一滑，險些兒把三藏跌下馬來。沙僧道：『師父，難行！』八戒道：『且住！問陳老官討個稻草來我

用』行者道：『要稻草何用？』八戒道：『你那裏得知？要稻草包着馬蹄，方纔不滑，免教跌下師父來也。』

陳老在岸上聽言，急命人家中取一束稻草，却請唐僧上岸下馬。八戒將草包裹馬足，然後踏冰而行也。陳老離河邊，行有三四里遠近，八戒將九環錫杖遞與唐僧道：『師父，你橫此在馬上。』行者道：『這獸子奸詐，錫杖原是你拿的，如何又叫師父拿着？』八戒道：『你不會走過冰凌，不曉得。凡是冰凍之上，必有凌眼；倘或躑着凌眼，脫將下去，若沒橫擔之物，骨都的落水，就如一個大鍋蓋蓋住，如何鑽得上來？須是如此架住方可。』行者暗笑道：『這獸子倒是個積年走冰的。』

果然都依了他。長老橫擔着錫杖，行者橫擔着鐵棒，沙僧橫擔着降妖寶杖，八戒肩挑着行李，腰橫着釘耙，師徒們放心前進。這一直行到天晚，吃了些乾糧，却又不肯久停，對着星光華，觀的冰凍上，亮灼灼，白茫茫，只情奔走，果然是馬不停蹄。師徒們莫能合眼，走了一夜。天明又吃些乾糧，望西又進。

正行時，只聽得冰底下撲喇喇一聲響，險些兒唬倒了白馬。三藏大驚道：「徒弟呀！怎麼這般響？」八戒道：「這河忒也凍得結實，地凌響了。或者這半中間連底通鋼住了也。」三藏聞言，又驚又喜，策馬前進，躡行不題。

却說那妖邪自從回歸水府，引衆精在於冰下，等候多時，只聽得馬蹄響處，他在底下弄個神通，滑喇的迸開冰凍，慌得孫大聖跳上空中，早把那白馬落於水內，三人盡皆脫下。

那妖邪將三藏捉住，引羣精徑回水府，厲聲高叫：「鱧妹何在？」老鱧婆迎門施禮道：「大王，不敢！不敢！」妖邪道：「賢妹何出此言？」一言既出，驪馬難追。原說聽從汝計，捉了唐僧，與你拜爲兄妹。今日果成妙計，捉了唐僧，就好味了前言。教：「小的們，抬過案桌，磨快刀來，把這和尚剖腹剝心，剝皮剝肉，一壁廂響動樂器，與賢妹共而食之，延壽長生也。」

鱧婆道：「大王，且休吃他，恐他徒弟們尋來，噪鬧。且寧耐兩日，讓那厮不來尋，然後剖開，請大王上坐，衆眷族環列，吹彈歌舞，奉上大王，從容自在享用，却不好也？」那怪依言，把唐僧

藏在宮後，使一個六尺長的石匣蓋在中間不題。

却說八戒，沙僧，在水裏撈着行囊，放在白馬身上馱了，分開水路，湧浪翻波，負水而出，只見行者在半空中看見，問道：『師父何在？』八戒道：『師父姓「陳」，名「到底」了，如今沒處找尋，且上岸再作區處。』原來八戒本是天蓬元帥臨凡，他當年掌管天河八萬水兵大衆，沙和尚是流沙河內出身，白馬本是西海龍孫，故此能知水性。

大聖在空中指引，須臾，回轉東崖，晒刷了馬匹，紵掠了衣裳，大聖雲頭按落，一同到那陳家莊上。早有人報與二老道：『四個取經的老爺，如今只剩了三個來也。』兄弟即忙接出門外，果見衣裳還溼，道：『老爺們，我等那般苦留，却不肯住，只要這樣方休。——怎麼不見三藏老爺？』八戒道：『不叫做三藏了，改名叫做「陳到底」也。』二老垂淚道：『可憐！可憐！我說等雪融備船相送，堅執不從，致令喪了性命！』

行者道：『老兒，莫替古人耽憂。我師父管他不死，長命。老孫知道，決然是那靈感大王弄』

法算計去了。你且放心，與我們漿漿衣服，晒晒關文，取草料喂着白馬，等我弟兄尋着那廝，救出師父，索性剪草除根，替你一莊人除了後患，庶幾永遠得安生也。」

陳老聞言，滿心歡喜，卽命安排齋供。兄弟三人，飽餐一頓，將馬匹，行囊，交與陳家看守，各帶兵器，徑赴河邊尋師擒怪。正是——

誤踏層冰傷本性，大丹脫漏怎周全？

畢竟不知怎麼救得唐僧，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災沉水宅

觀音救難現魚籃

却說孫大聖與八戒，沙僧，辭陳老來至河邊，道：「兄弟，你兩個議定，那一個先下水。」八戒道：「哥啊，我兩個手段不見怎的，還得你先下水。」行者道：「不瞞賢弟說，若是山裏妖精，全不用你們費力；水中之事，我去不得。就是下海行江，我須要捻着避水訣，或者變化甚麼魚蟹之形，纔去得；若是那般捻訣，却輪不得鐵棒，使不得神通，打不得妖怪。我久知你兩個是慣水之人，所以要你兩個下去。」沙僧道：「哥啊，小弟雖是去得，但不知水底如何。我等大家都去，哥哥變作甚麼模樣？或是我馱着你，分開水道，尋着妖怪的巢穴，你先進去打聽打聽。若是師父不會傷損，還在那裏，我們好努力征討；假若不是這怪弄法，或者淹死師父，或者被妖怪吃了，我等不須苦求，早早的別尋道路，何如？」

行者道：『賢弟說得有理。你們那個馱我？』八戒暗喜道：『這猴子不知捉弄了我多少，今番原來不會水，等老豬馱他，也捉弄他捉弄！』馱子笑嘻嘻的叫道：『哥哥，我馱你。』行者就知有意，却便將計就計道：『是，也好，你比悟淨還有些膂力。』八戒就背着他。沙僧剖開水路，弟兄們同入通天河內。向水底下行有百十里遠近，那馱子捉弄行者。行者隨即拔下一根毫毛，變做假身，伏在八戒背上，真身變作一個豬虱子，緊緊的貼在他耳朵裏。八戒正行，忽然打個躑躅，專故子把行者往前一攢，撲的跌了一跤。原來那個假身本是毫毛變的，却就飄起去，無影無形。

沙僧道：『二哥，你是怎麼說，不好生走路，就跌在泥裏，便也罷了，却把大哥不知跌在那裏去了！』八戒道：『那猴子不禁跌，一跌就跌化了。兄弟，莫管他死活，我和你且去尋師父去。』

沙僧道：『不好，還得他來。他雖不知水性，他比我們乖巧。若無他來，我不與你去。』行者在八戒耳朵裏，忍不住高叫道：『悟淨，老孫在這裏也。』沙僧聽得，笑道：『罷了！這馱子是死了你！就敢捉弄他？如今弄得聞聲不見面，却怎是好？』八戒慌得跪在泥裏磕頭道：『哥哥，是

我不是了。待救了師父，上岸陪禮。你在那裏做聲？就說殺我也。你請現原身出來。我馱着你，再不敢沖撞你了。」行者道：「是你還馱着我哩。我不弄你，你快走快走！」

那獸子絮絮叨叨，只管念誦着陪禮，爬起來與沙僧又進行了。又有百十里遠近，忽抬頭望見一座樓臺，上有「水龍之第」四個大字。沙僧道：「這壁廂是妖精住處，我兩個不知虛實，就罵上門索戰。」行者道：「悟淨，那門裏外可有水麼？」沙僧道：「無水。」行者道：「既無水，你再藏隱在左右，待老孫去打聽打聽。」

好大聖，爬離了八戒耳朵裏，却又搖身一變，變作個長脚蝦婆，兩三跳跳到門裏，睜眼看時，只見那怪坐在上面，衆水族擺列兩邊，有個斑衣鱖婆坐於側手，都商議要吃唐僧。行者留心，兩邊尋找不見，忽看見一個大肚蝦婆走將來，徑往西廊下立定。行者跳到面前，稱呼道：「姆姆，大王與衆商議要吃唐僧，唐僧却在那裏？」蝦婆道：「唐僧被大王降雪結冰，昨日拿在宮後石匣中間，只等明日，他徒弟們不來噪鬧，就奏樂享用也。」

行者聞言，演了一會，徑直尋到宮後，看果有一個石匣，却像人家槽房裏的豬槽，又似人

圓一口石棺材之樣，量量只有六尺長短，却伏在上面，聽了一會，只聽得三藏在那裏嚶嚶的哭哩。行者不言語，側耳再聽，那師父挫得牙響，恨了一聲道：

「自恨江流命有愆，生時多少水災纏。出娘胎腹洶波浪，拜佛西天墮渺淵。前過

黑河身有難，今逢冰解命歸泉。不知徒弟能來否，可得真經返故園？」

行者忍不住叫道：「師父莫恨。水災經云：『土乃五行之母，水乃五行之源。無土不生，無水不長。』老孫來了！」三藏聞得道：「徒弟啊，救我耶！」行者道：「你且放心，待我們擒住妖精，管教你脫難。」三藏道：「快些兒下手，再停一日，足足悶殺我也！」行者道：「沒事沒事！我去！」急回頭，跳將出去，見了原身。那獸子與沙僧近道：「哥哥如何？」行者道：「正是此怪，騙了師父。師父未曾傷損，被怪物蓋在石匣之下。你兩個快早鬪戰，讓老孫先出水面。你若擒得他就擒不得，做個伴輸，引他出水，等我打他。」沙僧道：「哥哥放心先去，待小弟們鑿脫辨色。」這行者揀着避水訣，鑽出河中，停立岸邊等候不題。

你看那豬八戒行兇，闖至門前，厲聲高叫：『潑怪物！送我師父出來！』慌得那門裏小妖，急報：『大王，門外有人要師父哩！』妖邪道：『這定是那潑和尚來了。』教：『快取披掛兵器來！』衆小妖連忙取出妖邪結束了，執兵器在手，即命開門，走將出來。八戒與沙僧對列左右，見妖邪怎生披掛？好怪物！你看他——

頭戴金盔晃且輝，身披金甲掣紅霓。腰圍寶帶團珠翠，足踏煙黃靴樣奇。鼻準高隆如嶠聳，天庭廣闊若龍儀。眼光閃灼圓還暴，牙齒銅鋒尖又齊。短髮蓬鬆飄火焰，長鬚瀟灑挺金錐。口咬一枝青嫩藻，手拿九瓣赤銅鎚。一聲咿啞門開處，響似三春驚蟄雷。這等形容人世少，敢稱靈顯大王威。

妖邪出得門來，隨後有百十個小妖，一個個輪鎗舞劍，擺開兩哨，對八戒道：『你是那寺裏和尚爲甚到此喧嚷？』八戒喝道：『我把你這打不死的潑物！你前夜與我頂嘴，今日如何攛不知來問我？我本是東土大唐聖僧之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經者。你弄玄虛，假做甚麼靈感大王，專在陳家莊，要吃童男童女！我本是陳清家一秤金，你不認得我麼？』那妖怪道：『你這

和尚，甚沒道理！你變做一秤金，該一個冒名頂替之罪。我倒不會吃你，反被你傷了我手背。已此讓了你，你怎麼又尋上我的門來？」八戒道：「你既讓我，却怎麼又弄冷風，下大雪，凍結堅冰，害我師父快早送我師父出來，萬事皆休！牙迸半個不字，你只看看手中鈔，決不饒你！」

妖邪聞言，微微冷笑道：「這和尚賣此長舌，胡誇大口，果然是我作冷下雪凍河，攝你師父。你今囑上門來，思量取討，只怕這一番不比那一番了。那時節，我因赴會，不曾帶得兵器，誤中你傷。你如今且休要走，我與你交敵三合。三合敵得我過，還你師父；敵不過，連你一發吃了。」八戒道：「好乖兒子，正是這等說仔細看鈔。」妖邪道：「你原來是半路上出家的。」八戒道：「我的兒，你真個有些靈感，怎麼就曉得我是半路出家的？」妖邪道：「你會使鈔，想是雇在那裏種園，把他釘鈔拐將來也。」八戒道：「兒子，我這鈔，不是那築地之鈔。你看——」

『巨齒鑄就如龍爪，細金裝來似蟒形。若逢對敵寒風洒，但遇相持火焰生。能與聖僧除怪物，西方路上捉妖精。輪動煙雲遮日月，使開霞彩照分明。築倒太山千』

虎怕，掀翻大海萬龍驚。饒你威靈有手段，一築須教九窟窿。』

那個妖邪，那裏肯信，舉銅鎚劈頭就打。八戒使釘耙架住道：「你這潑物，原來也是半路上成精的邪魔！」那怪道：「你怎麼認得我是半路上成精的？」八戒道：「你會使銅鎚，想是雇在那個銀匠家扯爐，被你得了手，偷將出來的。」妖邪道：「這非打銀之鎚，你看——」

「九瓣攢成花骨朵，一竿虛孔萬年青。原來不比凡間物，出處還從仙苑名。綠房紫葯瑤池老，素質清香碧沼生。因我用功搏鍊過，堅如網銳徹通靈。鎗刀劍戟渾難賽，鉞斧戈矛莫敢經。縱讓他鈹能利刃，湯着吾鎚迸折釘！」

沙和尚見他兩個攀話，忍不住近前高叫道：「那怪物！休得浪言！古人云：『口說無憑，做出便見。』不要走！且喫我一杖！」妖邪使鎚桿架住道：「你也是半路裏出家的和尚。」沙僧道：「你怎麼認得？」妖邪道：「你這樣樣，像一個磨博士出身。」沙僧道：「如何認得我像個磨博士？」妖邪道：「你不是磨博士，怎麼會使趕麵杖？」沙僧罵道：「你這孽障，是也不會見！」

「這般兵器人聞少，故此難知寶杖名。出自月宮無影處，梭羅仙木琢磨成。外邊嵌寶霞光耀，內裏鑽金瑞氣凝。先日也曾陪御宴，今朝秉正保唐僧。西方路上無

知識，上界宮中有大名喚做降妖真寶杖，管教一下碎天靈！」

那妖邪不容分說，三人變臉，這一場，在水底下好殺——

銅鎚寶杖與釘耙，悟能悟淨戰妖邪。一個是天蓬臨世界，一個是上將降天涯。他兩個夾攻水怪施威武，遣一個獨抵神僧勢可誇。有分有緣成大道，相生相尅秉恒沙。土尅水，水乾見底；水生木，木旺開花。禪法參修歸一體，還丹炮煉伏三家。土是母，發金芽，金生神水產嬰娃；水爲本，潤木華，木有輝煌烈火霞。攢簇五行皆別異，故然變臉各爭差。看他那銅鎚九瓣光明好，寶杖千絲彩繡佳。耙按陰陽分九曜，不明解數亂如麻。捐軀棄命因僧難，捨死忘生爲釋迦。致使銅鎚忙不墜，左遮寶杖右遮耙。

三人在水底下鬪經兩個時辰，不分勝負。豬八戒料道不得贏他，對沙僧丟了個眼色，二人詐敗佯輸，各拖兵器，回頭就走。那怪教：「小的們，扎住在此，等我追趕上這厮，捉將來與汝等湊吃啞！」你看他如風吹敗葉，似雨打殘花，將他兩個趕出水面。

那孫大聖在東岸上，眼不轉睛，只看着河邊水勢。忽然見波浪翻騰，喊聲號吼。八戒先跳上岸道：『來了！來了！』沙僧也到岸邊道：『來了！來了！』那妖邪隨後叫：『那裏走！』纔出頭，被行者喝道：『看棍！』那妖邪閃身躲過，使銅鎚急架相還。一個在河邊湧浪，一個在岸上施威。搭上手未經三合，那妖遮架不住，打個花，又淬於水裏，遂此風平浪息。

行者回轉高岸道：『兄弟們，辛苦啊！』沙僧道：『哥啊，這妖精，他在岸上覺得不濟，在水底也儘利害哩！我與二哥左右齊攻，只戰得個兩平，却怎麼處置，救師父也？』行者道：『不必疑遲，恐被他傷了師父。』八戒道：『哥哥，我這一去，哄他出來，你莫做聲，但只在半空中等候。估着他鑽出頭來，却使個搗蒜打，照他頂門上着着實實一下，縱然打不死他，好道也讓疼發覺，却等老豬趕上一鉈，管教他了帳！』行者道：『正是正是，這叫做「裏迎外合」，方可濟事。』他兩個復入水中不題。

却說那妖邪敗陣逃生，回歸本宅，衆妖接到宮中，鰲婆上前問道：『大王趕兩個和尚，

那方來？」妖邪道：「那和尚原來還有一個幫手，他兩個跳上岸去，那幫手輪一條鐵棒打我，我閃過，與他相持，也不知他那棍子有多少斤重，我的銅鎚莫想架得住。戰未三合，我却敗回來也。」鱷婆道：「大王，可記得那幫手是甚相貌？」妖邪道：「是一個毛臉雷公嘴，查耳朵，折鼻梁，火眼金睛和尚。」

鱷婆聞說，打了一個寒噤道：「大王啊！虧了你識俊，逃了性命，若再三合，決然不得全生！那和尚我認得他。」妖邪道：「你認得他是誰？」鱷婆道：「我當年在東洋海內，曾聞得老龍王說他的名譽，乃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混元一氣，上方太乙金仙美猴王齊天大聖。如今歸依佛教，保唐僧往西天取經，改名喚做孫悟空行者。他的神通廣大，變化多端。大王，你怎麼惹他？今後再莫與他戰了。」

說不了，只見門裏小妖來報：「大王，那兩個和尚又來門外索戰哩！」妖精道：「賢妹所見甚長，再不出去，看他怎麼。」急傳令教：「小的們，把門關緊了。」——正是「任君門外叫，只是不開門。」——「讓他纏兩日，性攤了，回去時，我們却不自在受用唐僧也。」那小妖一齊都

搬石頭，塞泥塊，把門閉好。八戒與沙僧連叫不出，獸子心焦，就使釘耙築門。那門已此緊閉塞關，莫想能破；被他七八耙，築破門扇，裏面却都是泥土石塊，高壘千層。沙僧見了道：「二哥，這怪物懼怕之甚，閉門而走，我和你且回上河岸，再與大哥計較去來。」八戒依言，徑轉東岸。

那行者半雲半霧，提着鐵棒等哩。看見他兩個上來，不見妖怪，即按雲頭，迎至岸邊，問道：「兄弟，那話兒怎麼不上來？」沙僧道：「那妖物緊閉宅門，再不出來見面；被二哥打破門扇看時，那裏面都是些泥土石塊，實實的壘住了。故此不能得戰，却來與哥哥計議，再怎麼設法去救師父。」行者道：「似這般却也無法可治。你兩個只在河岸上巡視着，不可放他往別處走了待我去來。」八戒道：「哥哥，你往那裏去？」行者道：「我上普陀巖拜問菩薩，看這妖怪是那裏出身，姓甚名誰。尋着他的祖居，拿了他的家屬，捉了他的四鄰，却來此擒怪救師。」八戒笑道：「哥啊，這等幹，只是忒費事，擔擱了時辰了。」行者道：「管你不費事，不擔擱我去就來！」

好大聖，急縱祥光，躲離河口，徑赴南海。那裏消半個時辰，早望見落伽山不遠。低下雲頭，

徑至普陀巖上，只見那二十四路諸天與守山大神，木叉行者，善財童子，捧珠龍女，一齊上前，迎着施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見菩薩。』衆神道：『菩薩今早出洞，不許人隨，自入竹林裏觀翫。知大聖今日必來，吩咐我等在此候接大聖，不可就見。請在翠巖前聊坐片時，待菩薩出來。』

行者依言，還未坐下，又見那善財童子上前施禮道：『孫大聖，前蒙盛意，幸菩薩不棄收留，早晚不離左右，專侍蓮花之下，甚得善慈。』行者知是紅孩兒，笑道：『你那時節魔孽迷心，今朝得成正果，纔知老孫是好人也。』行者久等不見，心焦道：『列位與我傳報一聲；若遲了，恐傷吾師之命。』諸天道：『不敢報。菩薩吩咐，只等他自出來哩。』行者性急，那裏等得，急拽步往裏便走。噫！

這個美猴王，性急能鵠薄。諸天留不住，要往裏邊躡。拽步入深林，睜眼偷覷着。這觀救苦尊，盤坐襯殘箬。懶散怕梳妝，容顏多綽約。散挽一窩絲，未曾戴纓絡。不掛素藍袍，貼身小襖縛。漫腰束錦裙，赤了一雙脚。披肩繡帶無，精光兩臂膊。玉手執

鋼刀，正把竹皮削。

行者見了，忍不住，厲聲高叫道：『菩薩，弟子孫悟空志心朝禮。』菩薩教：『外面俟候。』行者叩頭道：『菩薩，我師父有難，特來拜問通天河妖怪根源。』菩薩道：『你且出去，待我出來。』行者不敢強，只得走出竹林，對衆諸天道：『菩薩今日又重置家事哩。怎麼不坐蓮臺，不妝飾，不喜歡，在林裏削篾做甚？』諸天道：『我等却不知。今早出洞，未曾妝束，就入林中去了；又教我等在此接候大聖，必然爲大聖有事。』行者沒奈何，只得等候。

不多時，只見菩薩手提一個紫竹籃兒，出林道：『悟空，我與你救唐僧去來。』行者慌忙跪下道：『弟子不敢催促，且請菩薩着衣登座。』菩薩道：『不消着衣，就此去也。』那菩薩撇下諸天，縱祥雲騰空而去。孫大聖只得相隨。頃刻間，到了通天河界。八戒與沙僧看見道：『師兄性急，不知在南海怎麼亂嚷亂叫，把一個未梳妝的菩薩逼將來也。』

說不了，到於河岸，二人下拜道：『菩薩，我等擅干，有罪有罪！』菩薩即解下一根束襖的絲縑，將籃兒拴定，提着絲縑，半踏雲彩，拋在河中，往上溜頭扯着，口念頌子道：『死的去，活的

住死的去活的住！念了七遍，提起籃兒，但見那籃裏亮灼灼一尾金魚，還割眼動鱗。菩薩叫：『悟空，快下水救你師父耶。』行者道：『未曾拿住妖邪，如何救得師父？』菩薩道：『這籃兒裏不是？』

八戒與沙僧拜問道：『這魚兒怎生有那等手段？』菩薩道：『他本是我蓮花池裏養大的金魚。每日浮頭聽經，修成手段。那一柄九瓣銅鏡，乃是一根未開的菡萏，被他連鍊成兵。不知是那一日，海潮泛漲，走到此間。我今早扶欄看花，却不見這厮出拜。招指巡紋，算着他在此成精，害你師父，故此未及梳妝，運神功，織個竹籃兒擒他。』行者道：『菩薩，既然如此，且待片時，我等叫陳家莊衆信人等看看菩薩的金面：一則留恩，二來說說此收怪之事，好教凡人信心供養。』菩薩道：『也罷，你快去叫來。』

那八戒與沙僧，一齊飛跑至莊前，高呼道：『都來看活觀音菩薩！都來看活觀音菩薩！』一莊老幼男女，都向河邊，也不顧泥水，都跪在裏面，磕頭禮拜。內中有善圖畫者，傳下影神，這纔是魚籃觀音現身。當時菩薩就歸南海。八戒與沙僧，分開水路，徑往那水窟之第，找尋師父。

原來那裏邊水怪魚精，盡皆死爛，却入後宮，揭開石匣，馱着唐僧，出離波津，與衆相見。

那陳清兄弟，叩頭稱謝道：『老爺不依小人勸留，致令如此受苦。』行者道：『不消說了，你們這裏人家，下年再也不用祭賽。那大王已此除根，永無傷害。陳老兒，如今纔好累你，快尋一隻船兒，送我們過河去也。』那陳清道：『有有有！』就教解板打船。衆莊客聞得此言，無不喜捨。那個道，我買桅篷；這個道，我辦篙槳；有的說，我出繩索；有的說，我雇水手。

正都在河邊上噪鬧，忽聽得河中間高叫：『孫大聖不要打船，花費人家財物。我送你們過去。』衆人聽說，個個心驚胆小的走了回家，胆大的戰兢兢貪看，須臾，那水裏鑽出一個怪來，你道怎生模樣：

方頭人物非凡品，九助靈機號水仙。曳尾能延千紀壽，潛身靜隱百川淵。翻波跳

浪衝江岸，向日朝風臥海邊。養氣含靈真有道，多年粉蓋瀨頭鼃。

那老鼃又叫：『大聖，不要打船，我送你師徒過去。』行者輪着鐵棒道：『我把你這個孽畜，若到邊前，這一棒就打死你！』老鼃道：『我感大聖之恩，情願辦好心送你師徒，你怎麼反

要打我？」行者道：「與你有甚恩惠？」老鼈道：「大聖，你不知道這下水鼈之第，乃是我的住宅，自歷代以來，祖上傳留到我。我因省悟本根，養成靈氣，在此處修行，被我將祖居翻蓋了一遍，立做一個水鼈之第。那妖邪乃九年前海嘯波翻，他趕潮頭來於此處，仗逞兇頑，與我爭鬪，被他傷了我許多兒女，奪了我許多眷族。我鬪他不過，將巢穴白白的被他占了。今蒙大聖至此搭救唐師父，請了觀音菩薩掃淨妖氛，收去怪物，將第宅還歸於我，我如今團團老小，再不要挨土掣泥，得居舊舍，此恩重若邱山，深如大海——且不但我等蒙恩，只這一莊上人，免得年年祭賽，全了多少人家兒女，此誠所以謂「一舉而兩得」之恩也，敢不報答！」

行者聞言，心中暗喜，收了鐵棒道：「你端的是真實之情麼？」老鼈道：「因大聖恩德洪深，怎敢虛謬？」行者道：「既是真情，你朝天賭呪。」那老鼈張着紅口，朝天發誓道：「我若真情不送唐僧過此通天河，將身化爲血水！」行者笑道：「你上來，你上來。」老鼈却纔負近岸邊，將身一縱，爬上河崖。衆人近前觀看，有四次圍圓的一個大白蓋。行者道：「師父，我們上他身，渡過去也。」三藏道：「徒弟呀，那層冰厚凍，尚且迅速，況此鼈背，恐不穩便。」老鼈道：「師

父放心。我比那層冰厚凍，穩得緊哩。但歪一歪，不成功果！行者道：『師父啊，凡諸衆生，會說人話，決不打誑語。』教：『兄弟們，快牽馬來。』

到了河邊，陳家莊老幼男女，一齊來拜送。行者教把馬牽在白鼈蓋上，請唐僧站在馬的頸項左邊，沙僧站在右邊，八戒站在馬後。行者站在馬前，又恐那鼈無禮，解下虎筋纏子，穿在老鼈的鼻之內，扯起來，像一條韁繩；却使一隻脚踏在蓋上，一隻腳登在頭上；一隻手執着鐵棒，一隻手扯着韁繩，叫道：『老鼈，慢慢走啊。歪一歪兒，就照頭一下！』老鼈道：『不敢！不敢！』他却蹬開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衆人都在岸上，焚香叩頭，都念『南無阿彌陀佛。』這正是真羅漢臨凡，活菩薩出現。衆人只拜的望不見形影方回，不題。

却說那師父駕着白鼈，那消一日，行過了八百里通天河界，乾手乾脚的登岸。三藏上崖，合手稱謝道：『老鼈，累你無物可贈，待我取經回，謝你罷。』老鼈道：『不勞師父賜謝。我聞得西天佛祖無滅無生，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我在此間，整修行了一千三百餘年，雖然延壽身子，

會說人語，只是難脫本殼。萬望老師父到西天與我問佛祖一聲，看我幾時得脫本殼，可得一個人身。」三藏道：「我問。」那老龍纔淬水中去了。行者遂伏侍唐僧上馬。八戒挑着行囊，沙僧跟隨左右。師徒們找大路，一直奔西。這是——

聖僧奉旨拜彌陀，水遠山遙災難多。意志心誠不懼死，白龍馱渡過天河。畢竟不知此後有多少路程，有甚麼凶吉，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

情亂性從因愛慾

神昏心動遇魔頭

心地頻頻掃，塵情細細除，莫教坑塹陷里虛。本體常清淨，方可論元初。性燭須挑剔，曹溪任吸呼，勿令猿馬氣聲粗。晝夜綿綿息，方顯是功夫。

這一首詞，牌名南柯子，單道着那唐三藏脫却通天河寒冰之災，踏白鼈，負登彼岸。師徒四衆，順着大路，望西而進，正遇嚴冬之景，但見那林光漠漠，煙中淡，山骨稜稜，水外清。

師徒們正當行處，忽然又遇一座大山，阻住去道。路窄崖高，石多嶺峻，人馬難行。三藏在馬上兜住韁繩，叫聲『徒弟』。那孫行者，引豬八戒，沙和尚，近前侍立，問：『師父，有何吩咐？』三藏道：『你看前面山高，恐有虎狼妖怪傷人，是必仔細！』行者道：『師父放心，莫慮。我等兄弟三人，心和意合，歸正求真，使出蕩怪降妖之法，怕甚麼虎狼妖怪？』

三藏聞言，只得放懷前進。到於谷口，促馬登崖，抬頭仔細觀看，好山——

嵯峨矗矗，變削巍巍。嵯峨矗矗，沖霄漢，變削巍巍，礙碧空。怪石亂堆如坐虎，蒼松斜掛似飛龍。嶺上烏啼嬌韻美，崖前梅放異香濃。澗水潺湲流出冷，巔雲黯淡過來兇。又見那飄飄雪，凜凜風，咆哮俄虎吼山中。寒鴉揀樹無棲處，野鹿尋窩沒定踪。可嘆行人難進步，皺眉愁臉把頭蒙。

師徒四衆，冒雪沖寒，戰淅淅，行過那巔峰峻嶺，遠望見山凹中有樓臺高聳，房舍清幽。唐僧馬上欣然道：『徒弟啊，這一日又飢又寒，幸得那山凹裏有樓臺房舍，斷乎是莊戶人家，菴觀寺院，且去化些齋飯，吃了再走。』

行者聞言，急睜睛看，只見那壁廂兇雲隱隱，惡氣紛紛，回首對唐僧道：『師父，那廂不是好處。』三藏道：『見有樓臺亭宇，如何不是好處？』行者笑道：『師父啊，你那裏知道？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善能點化莊宅，不拘甚麼樓臺房舍，鋪閣亭宇，俱能指化了哄人。你知道「龍生九種」內有一種名「蜃」，蜃氣放光，就如樓閣淺池。若遇大江昏迷，蜃現此勢，倘有

鳥鵲飛騰，定來歇翅。那怕你上萬論千，盡被他一氣吞之。此意害人最重。那壁廂氣色兇惡，斷不可入。』三藏道：『既不可入，我却着實飢了。』行者道：『師父果飢，且請下馬，就在這平處坐下，待我別處化些齋來你吃。』

三藏依言下馬，八戒探定韁繩。沙僧放下行李，即去解開包裹，取出鉢盂，遞與行者。行者接在手中，吩咐沙僧道：『賢弟，却不可前進。好生保護師父穩坐於此，待我化齋回來，再往西去。』沙僧領諾，行者又向三藏道：『師父，這去處少吉多凶，切莫要動身別往。老孫化齋去也。』唐僧道：『不必多言，但要你快去快來。我在這裏等你。』

行者轉身欲行，却又回來道：『師父，我知你沒甚坐性，我與你個安身法兒。』即取金箍棒，幌了一幌，將那平地下週圍畫了一道圈子，請唐僧坐在中間，着八戒、沙僧侍立左右，把馬與行李都放在近身，對唐僧合掌道：『老孫畫的這圈，強似那銅牆鐵壁。憑他甚麼虎豹狼蟲，妖魔鬼怪，俱莫敢近。但不許你們走出圈外，只在中間穩坐，保你無虞；但若出了圈兒，定遭毒手。千萬，千萬，至祝，至祝！』

三藏依言，師徒俱端然坐下。行者縱起雲頭，尋莊化齋，一直南行，忽見那古樹參天，乃一村莊舍；按下雲頭，仔細觀看，但只見——

雪欺衰柳，冰結方塘。疎疎修竹搖青，鬱鬱喬松凝翠。幾間茅屋半裝銀，一座小橋斜砌粉。籬邊微吐水仙花，簷下長垂冰凍筋。颯颯寒風送異香，雪漫不見梅開處。

行者隨步觀看莊景，只聽得呀的一聲，柴扉響處，走出一個老者，手拖藜杖，頭頂羊裘，身穿破衲，足踏蒲鞋，拄着杖，仰面朝天道：『西北風起，明日晴了。』說不了，後邊跑出一個哈巴狗兒來，望着行者，汪汪的亂吠。老者却纔轉過頭來，看見行者捧着鉢盂，打個問訊道：『老施主，我和尙是東土大唐，欽差上西天拜佛求經者。適路過寶方，我師父腹中飢餒，特造尊府募化一齋。』

老者聞言，點頭頓杖道：『長老，你且休化齋，你走錯路了。』行者道：『不錯。』老者道：『往西天大路，在那直北下。此間到那裏有千里之遙，還不去找大路而行。』行者笑道：『正是直北下。我師父現在大路上端坐，等我化齋哩。』那老者道：『這和尙胡說了。你師父在大路上』

等你化齋，似這千里之遙，就會走路，也須得六七日；走回去又要六七日，却不餓壞他也？」行者笑道：「不瞞老施主說，我纔然離了師父，還不尙一盞熱茶之時，却就走到此處。如今化了齋，還要趕去作午齋哩。」

老者見說，心中害怕道：「這和尚是鬼是鬼！」急抽身往裏就走。行者一把扯住道：「施主那裏去？有齋快化些兒。」老者道：「不方便！不方便！別轉一家兒罷！」行者道：「你這施主，好不會事！你說我離此有千里之遙，若再轉一家，却不又有千里？真是餓殺我師父也。」那老者道：「實不瞞你說，我家老小六七口，纔淘了三升米下鍋，還未曾煮熟。你且到別處去轉轉再來。」行者道：「古人云：『走三家不如坐一家。』我貧僧在此等一等罷。」

那老者見纏得緊，惱了，舉藜杖就打。行者公然不懼，被他照光頭上打了七八下，只當與他拂癢。那老者道：「這是個撞頭的和尙！」行者笑道：「老官兒，憑你怎麼打，只要記得杖數明白。一杖一升米，慢慢量來。」

那老者聞言，急丟了藜杖，跑進去把門關了，只嚷：「有鬼有鬼！」慌得那一家兒戰戰兢兢。

兢兢把前後門俱關了。行者見他關了門，心中暗想：「這老賊纔說淘米下鍋，不知是虛是實。」常言道：「道化賢良釋化愚。」且等老孫進去看看。」

好大聖，捻着訣，使個隱身遁法，徑走入廚中看處，果然那鍋裏氣騰騰的，煮了半鍋乾飯，就把鉢盂往裏一揲，滿滿的揲了一鉢盂，即駕雲回轉不題。

却說唐僧坐在圈子裏，等待多時，不見行者回來，欠身恨望道：「這猴子往那裏化齋去了！」八戒在旁笑道：「知他往那裏耍子去來，化甚麼齋，却教我們在此坐牢！」三藏道：「怎麼謂之坐牢？」八戒道：「師父，你原來不知。古人劃地爲牢，他將棍子劃個圈兒，強似鐵壁銅牆，假如有虎狼妖獸來時，如何攔得他住？只好白白的送與他吃罷了。」三藏道：「悟能，憑你怎麼處治？」八戒道：「此間又不藏風，又不避冷，若依老豬，只該順着路，往西且行。師兄化了齋，翫了雲，必然來快，讓他趕來。如有齋，吃了再走。如今坐了這一會，老大脚冷！」

三藏聞此言，就是晦氣星到了：遂依猢猻子，一齊出了圈外。八戒牽了馬，沙僧挑了擔，那長

老順路步行前進。不一時，到了樓閣之所，却原來是坐北向南之家。門外八字粉牆，有一座倒垂蓮升斗門樓，都是五色裝的。那門兒半開半掩。八戒就把馬拴在門枕石鼓上。沙僧歇了擔子。三藏畏風，坐於門檻之上。八戒道：「師父，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相輔之家。前門外無人，想必都在裏面烘火。你們坐着，讓我進去看看。」唐僧道：「仔細些，莫要沖撞了人家。」馱子道：「我曉得。自從歸正禪門，這一向也學了些禮數，不比那村莽之夫也。」

那馱子把釘鈿撒在腰裏，一整青錦直裰，斯斯文文，走入門裏，只見是三間大廳，簾櫳高控，靜悄悄全無人跡，也無桌椅家伙；轉過屏門，往裏又走，乃是一座穿堂；堂後有一座大樓，樓上牕格半開，隱隱見一頂黃綾帳幔。馱子道：「想是有人怕冷，還睡哩。」他也不分內外，拽步只管走上樓來。用手掀開看時，把馱子唬了一個躡踵。原來那帳裏象牙牀上，白嫋嫋的一堆骸骨，骷髏有巴斗大，腿挺骨有四五尺長。那馱子定了性，止不住腮邊淚落，對骷髏點頭嘆云：「你不知是——」

「那代那朝元帥體，何邦何國大將軍，當時豪傑爭強勝，今日淒涼露骨筋。不見

妻兒來侍奉，那逢士卒把香焚，謾觀這等真堪嘆，可惜與王霸業人！」

八戒正纔感嘆，只見那帳幔後有火光一幌。馱子道：「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在後面哩。」急轉步，過帳觀看，却是穿樓的牕扇透光。那壁廂有一張彩漆的桌子，桌子上亂搭着幾件錦繡綿衣。馱子提起來看時，却是三件納錦背心兒。他不管好歹，拿下樓來，出廳房，徑到門外，道：「師父，這裏全沒人煙，是一所亡靈之宅。老豬走進裏面，直至高樓之上，黃綾帳內，有一堆骸骨。串樓旁有三件納錦的背心，被我拿來了，也是我們一程兒造化。此時天氣寒冷，正當用處。師父，且脫了褊衫，把他且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吃冷。」

三藏道：「不可！不可！律云：『公取竊取皆爲盜。』倘若有人知覺趕上，我們見了當官，斷然是一個竊盜之罪，還不送進去與他搭在原處！我們在此避風坐一坐，等悟空來時走路。出家人不要這等愛小。」八戒道：「四顧無人，雖鷄犬亦不知之，但只我們知道，誰人告我？有何證見？就如拾得的一般，那裏論甚麼公取竊取也。」三藏道：「你胡做啊！雖是人不知之，天何蓋焉？元帝垂訓云：『暗室虧心，神目如電。』趁早送去還他，莫愛非禮之物。」

那馱子莫想肯聽，對唐僧笑道：『師父啊，我自爲人，也穿了幾件背心，不曾見這等納錦的。你不穿，且待老豬穿一穿，試試新，護護脊背。等師兄來，脫了還他走路。』沙僧道：『既如此說，我也穿一件兒。』兩個齊脫了上蓋直裰，將背心套上，纔緊帶子，不知怎麼，立站不穩，撲的一跤。原來這背心兒，賽過綁縛手霎時間，把他兩個背剪手貼心細了。慌得個三藏跌足報怨，急忙來解，那裏便解得開？

三個人在那裏吆喝之聲不絕，却早驚動了魔頭。原來那座樓房果是妖精點化的，終日在此拿人。他在洞裏正坐，忽聞得怨恨之聲，急出門來看，果見網住幾個人了。妖魔即喚小妖，同到那廂，收了樓臺房屋之形，把唐僧攙住，牽了白馬，挑了行李，將八戒、沙僧，一齊捉到洞裏。老妖魔登臺高坐，衆小妖把唐僧推近臺邊，跪伏於地。

妖魔問道：『你是那方和尚？怎麼這等胆大，白日裏偷盜我的衣服？』三藏滴淚告曰：『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取經的。因腹中飢餓，着大徒弟去化齋未回，不曾依得他的言語，誤撞仙庭避風。不期我這兩個徒弟愛小，拿出這衣物來。貧僧決不敢壞心，當教送還本處。他

不聽吾言，要穿此護護脊背，不料中了大王機會，把貧僧拿來。萬望慈憫，留我殘生，求取真經，永註大王恩情，回東土千古傳揚也！那妖魔笑道：『我這裏常聽得人言：有人吃了唐僧一塊肉，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幸今日不請自來，還指望饒你哩！你那大徒弟叫做甚麼名字？往何方化齋？』

八戒聞言，即開口稱揚道：『我師兄乃五百年前大鬧天宮齊天大聖孫悟空也。』那妖魔聽說是齊天大聖孫悟空，老大有些恐懼，口內不言，心中暗想道：『久聞那厮神通廣大，如今不期而會。』教：『小的們，把唐僧細了，將那兩個解下寶貝，換兩條繩子，也細了。且抬在後邊，待我拿住他大徒弟，一發刷洗，却好湊竈蒸吃。』

衆小妖答應一聲，把三人一齊細了，抬在後邊，將白馬拴在槽頭，行李挑在屋裏。衆妖都磨兵器，準備擒拿行者不題。

却說孫行者自南莊人家攝了一鉢盂齋飯，駕雲回返舊路，徑至山坡平處，按下雲頭，

已不見唐僧，不知何往。棍劃的圈子還在，只是人馬都不見了。回看那樓臺處所，亦俱無矣。惟見山根怪石。行者心驚道：『不消說了！他們定是遭那毒手也！』急急依路看着馬蹄，向西而趕。行有五六里，正在悽愴之際，只聞得北坡外有人言語。看時，乃一個老翁，氈衣蓋體，暖帽蒙頭，足下踏一雙半新半舊的油靴，手持着一根龍頭拐棒，後邊跟一個年幼的僮僕，折一枝臘梅花，自坡前念歌而走。行者放下鉢盂，覷面道個問訊，叫：『老公公，貧僧問訊了。』那老翁即便回禮道：『長老那裏來的？』行者道：『我們東土來的，往西天拜佛求經。一行師徒四衆。我因師父飢了，特去化齋，教他三衆坐在那山坡平處相候；及回來不見，不知往那條路上去了。』勸問公公，可曾看見？

老者聞言，呵呵冷笑道：『你那三衆，可有一個長嘴大耳的麼？』行者道：『有有有！』又有一個晦氣色臉的，牽着一匹白馬，領着一個白臉的胖和尚麼？』行者道：『是是是！』老翁道：『你們走錯了路。你休尋他，各人顧命去也。』行者道：『那白臉者是我師父，那怪樣者是我師弟。我與他共發虔心，要往西天取經，如何不尋他去？』

老翁道：「我纔然從此過時，看見他們錯走了路，徑闖入妖魔口裏去了。」行者道：「煩公公指教指教。是個甚麼妖魔，居於何方？我好上門取索他等，往西天去也。」老翁道：「這座山，叫做金嶼山。山前有個金嶼洞。那洞中有個獨角兇大王。那大王神通廣大，威武高強。那三衆此回斷沒命了。你若去尋他，只怕連你也難保，不如不去之爲愈也。我也不敢阻你，也不敢留你，只憑你心中度量。」

行者再拜稱謝道：「多蒙公公指教。我豈有不尋之理？」把這齋飯倒與他，將這空鉢盂自家收拾。那老翁放下拐棒，接了鉢盂，遞與僮僕，現出本像，雙雙跪下，磕頭叫：「大聖，小神不敢隱瞞。我們兩個就是此山山神土地，在此候接大聖。這齋飯連鉢盂，小神收下，讓大聖身輕好施法力，待救唐僧出難，將此齋飯還奉唐僧，方顯得大聖至恭至孝。」行者喝道：「你這毛鬼討打！既知我到，何不早迎？却又這般藏頭露尾，是甚道理？」土地道：「大聖性急，小神不敢造次，恐犯威顏，故此隱像告知。」行者息怒道：「你且記打好生，與我收着鉢盂，待我拿那妖精去來！」

土地山神遵領。這大聖却纔束一束虎筋縲，拽起虎皮裙，執着金箍棒，徑奔山前，找尋妖洞。轉過山崖，只見那亂石磷磷，翠崖邊有兩扇石門，門外有許多小妖在那裏輪鎗舞劍。真個是：

煙雲凝瑞，苔蘚堆青。峻嶒怪石列，崎嶇曲道縈。猿嘯鳥啼風景麗，鸞飛鳳舞若蓬瀛。向陽幾樹梅初放，日暖千竿竹自青。陡崖之下，深澗之中，陡崖之下雪堆粉，深澗之中水結冷。兩林松柏千年秀，幾簇山茶一樣紅。

這大聖觀看不盡，拽開步，竟至門前，厲聲高叫道：『那小妖，你快進去與你那洞主說，我本是唐朝聖僧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快教他送我師父出來，免教你等喪了性命！』那夥小妖，急入洞裏報到：『大王，面前有一個毛臉勾嘴的和尚，稱是齊天大聖孫悟空，來要他師父哩。』那魔王聞得此言，滿心歡喜道：『正要他來哩！我自離了本宮，下降塵世，更不曾試試武藝。今日他來，必是個對手。』即命小妖們取出兵器。那洞中大小羣妖，抖擻精神，即忙抬出一根丈三長的點鋼鎗，遞與老怪。老怪傳令教：『小的們，各要整齊。進前者賞，退後者誅！』

衆妖得令，隨着老怪，走出門來，叫道：「那個是孫悟空？」行者在旁閃過，見那魔王生得好不兇醜！

獨角參差，雙眸幌亮。頂上粗皮突，耳根黑肉光。舌長時攪鼻，口闊版牙黃。毛皮青似靛，筋攣硬如鋼。比犀難照水，像牯不耕荒。全無喘月犁雲用，倒有欺天振地強。

兩隻焦筋藍靛手，雄威直挺點鋼鎗。細看這等兇模樣，不枉名稱兇大王！

孫大聖上前道：「你孫外公在這裏也！快早還我師父，兩無毀傷！若道半個不字，我教你死無葬身之地！」那魔喝道：「我把你這個大胆潑猴精！你有些甚麼手段，敢出這般大言？」

行者道：「你這潑怪，是也不會見我老孫的手段！」那妖魔道：「你師父偷盜我的衣服，實是我拿住了，如今待要蒸吃。你是個甚麼好漢，就敢上我的門來取討？」行者道：「我師父乃忠良正直之僧，豈有偷你甚麼衣服之理？」妖魔道：「我在山路邊點化一座仙莊，你師父潛入裏面，心愛情慾，將我三領納錦綿裝背心兒偷穿在身，見有贓證，故此我纔拿他。你今果有手段，即與我比勢。假若三合敵得我，饒了你師之命；如敵不過我，教你一路歸陰！」

行者笑道：『潑物！不須講口！但說比勢，正合老孫意思！走上來，吃吾一棒！』那怪物那怕甚麼！賭關，挺鋼鎗，劈面迎來。這一場好殺！你看那——

金箍棒舉，長桿鎗迎。金箍棒舉，亮燦燦，似雷掣金蛇；長桿鎗迎，明幌幌，如龍離黑海。那門前小妖擂鼓，排開陣勢，助威風；這壁廂大聖施功，使出縱橫逞本事。他那裏一桿鎗，精神抖擻；我這裏一條棒，武藝高強。正是英雄相遇英雄漢，果然對手纔逢對手人。那魔王口噴紫氣，倒煙電，這大聖眼放光華，結繡雲。只爲大唐僧有難，兩家無義苦爭論。

他兩個戰經三十合，不分勝負。那魔王見孫悟空棒法齊整，一往一來，全無些破綻，喜得他連聲喝采道：『好猴兒！好猴兒！真個是那鬧天宮的本事！』這大聖也愛他鎗法不亂，右遮左攔，甚有解數，也叫道：『好妖精！好妖精！果然是一個偷丹的魔頭！』二人又鬪了一二十合，那魔王把鎗尖點地，喝令小妖齊來。那些潑怪，一個個拿刀弄杖，執劍輪鎗，把個孫大聖圍在中間。

行者公然不懼，只叫：『來得好！來得好！正合吾意！』使一條金箍棒，前迎後架，東擋西除。那夥羣妖，莫想肯退。行者忍不住焦躁，把金箍棒丟將起去，喝聲『變！』即變作千百條鐵棒，好便似飛蛇走蟒，盈空裏亂落下來。那夥妖精見了，一個個魄散魂飛，抱頸縮頭，盡往洞裏逃命。老魔王唏唏冷笑道：『那猴不要無禮！看手段！』即忙袖中取出一個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趕來，望空拋起，叫聲『着！』唰一下，把金箍棒收做一條，套將去了，弄得孫大聖赤手空拳，翻筋斗逃了性命。那妖魔得勝回歸洞，行者朦朧失主張。這正是——

道高一尺魔高丈，性亂情昏錯認家。可恨法身無坐位，當時行動念頭差。

畢竟不知這番怎麼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計

水火無功難煉魔

話說齊天大聖，空着手，敗了陣，來坐於金嶽山後，撲梭梭兩眼滴淚，叫道：『師父啊！指望和你——』

『佛恩有德有和融，同幼同生意莫窮。同住同修同解脫，同慈同念顯靈功。同緣同相心真契，同見同知道轉通。豈料如今無拄杖，空拳赤脚怎興隆！』

大聖悽慘多時，心中暗想道：『那妖精認得我，我記得他在陣上誇獎道：「真個是開天宮之類！」這等看來，決不是凡間怪物，定然是天上兇星。想因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裏降下來魔頭，且須上界去查勘查勘。』行者這纔是以心問心，自張自主，急翻身，縱起祥雲，直至南天門外，忽抬頭，見廣目天王當面迎着長揖道：『大聖何往？』行者道：『有事要見玉帝，你在

此何幹？
廣目道：『今日輪該巡視南天門。』

說未了，又見那馬、趙、溫、關，四大元帥作禮道：『大聖，失迎，請待茶。』行者道：『有事哩。』

遂辭了廣目，並四元帥，竟入南天門裏，直至靈霄殿外，果又見張道陵、葛仙翁、許旌陽、丘弘濟，

四天師並南斗六司、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着行者，一齊起手道：『大聖如何到此？』又問：『保

唐僧之功完否？』行者道：『早哩！早哩！路遙魔廣，纔有一半之功。見如今阻住在金嶼山金嶼

洞，有一個兇怪，把唐僧父拿於洞裏，是老孫尋上門與他交戰一場，那厮神通廣大，把老孫的

金箍棒搶去了，因此難縛魔王。疑是上界那個兇星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裏降來的魔頭，老

孫因此來尋尋玉帝，問他個鉗束不嚴。』許旌陽笑道：『這猴頭還是如此放刁。』行者道：『不

是放刁，我老孫一生是這口兒緊些，纔尋的着個頭兒。』張道陵道：『不消多說，只與他傳報

便了。』行者道：『多謝！多謝！』

當時四天師傳奏靈霄，引見玉陛。行者朝上唱個大喏道：『老官兒，累你累你！我老孫保

護唐僧往西天取經，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說；於今來在金嶼山金嶼洞，有一兇怪，把唐僧拿

在洞裏，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是老孫尋上他門，與他交戰，那怪神通廣大，把我金箍棒搶去，因此難縛妖魔。那怪說有些認得老孫，我疑是天上兇星，凡下界，爲此特來啟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鑒，降旨查勘兇星，發兵收勦妖魔，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却又打個深躬道：『以聞。』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後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後恭，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

彼時玉皇天尊聞奏，即忙降旨可韓司知道：『既如悟空所奏，可速查諸天星斗，各宿神王，有無思凡下界，隨即覆奏施行，以聞。』可韓丈人真君領旨，當時即同大聖去查。先查了四天门門上神王官吏；次查了三微垣垣中大小羣真；又查了雷霆官將陶張辛鄧，苟畢龐劉；最後纔查三十三天，天天自在；又查二十八宿：東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西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南七宿，北七宿，宿宿安寧；又查了太陽，太陰，水，火，木，金，土，七政；羅侯計都炁孛四餘；滿天星斗，並無思凡下界。行者道：『既是如此，我老孫也不消上那靈霄寶殿，打攪玉皇大帝，深爲不便。你自回旨去罷。我在此等你回話便了。』那可韓丈人真君依命。孫行者等候良久，

作詩紀與曰——

『風清雲霽樂昇平，神靜星明顯瑞禎。河漢安寧天地泰，五方八極偃戈旌。』

那可韓司丈人真君，歷歷查勘，回奏玉帝道：『滿天星宿不少，各方神將皆存，並無思凡下界者。』玉帝聞奏，『着孫悟空挑選幾員天將，下界擒魔去也。』四大天師奉旨意，卽出靈霄寶殿，對行者道：『大聖啊，玉帝寬恩，言天宮無神思凡，着你挑選幾員天將擒魔去哩。』行者低頭暗想道：『天上將不如老孫者多，勝似老孫者少。想我鬧天宮時，玉帝遣十萬天兵，佈天羅地網，更不會有一將敢與我比手；向後來，調了小聖二郎，方是我的對手。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強似老孫，却怎麼得能殺取勝？』許旌陽道：『此一時，彼一時，大不同也。常言道：『一物降一物』哩。你好遠了旨意？但恐高見，選用天將，勿得遲疑誤事。』行者道：『既然如此，深感上恩，果是不好違旨。一則老孫又不可空走這遭，煩旌陽轉奏玉帝，只教托塔李天王與哪吒太子去罷。他還有幾件降妖兵器，且下界與那怪見一仗，以看如何。果若能擒得他，是老孫之幸；若不能，那時再作區處。』

真個那天師啟奏了玉帝，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率領眾部天兵，與行者助力。那天王即奉旨來會行者。行者又對天師道：『蒙玉帝遣差天王，謝謝不盡。還有一事，再煩轉達：但得兩個雷公使用，等天王戰鬪之時，教雷公在雲端裏，下個雷掇，照頂門上鎚死那妖魔，深爲良計也。』天師笑道：『好好好！』天師又奏，玉帝傳旨，教九天府下點鄧化、張蕃、二雷公與天王合力縛妖救難。遂與天王、孫大聖，徑下南天門外。

頃刻而到。行者道：『此山便是金嶼山。山中間乃是金嶼洞。列位商議，却教那個先去索戰？』天王停下雲頭，扎住天兵，在於山南坡下道：『大聖素知小兒哪吒曾降九十六洞妖魔，善能變化，隨身有降妖兵器，須教他先去出陣。』行者道：『既如此，等老孫引太子去來。』

那太子抖擻雄威，與大聖跳在高山，竟至洞口，但見那洞門緊閉。行者上前高叫：『潑魔！快開門！還我師父來也！』那洞裏把門的小妖看見，急報道：『大王，孫行者領着一個小童男，在門前叫戰哩。』那魔王道：『這猴子鐵棒被我奪了，空手難爭，想是請得救兵來也。』叫：『取兵器！』魔王綽鎗在手，走到門外，觀看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十分精壯。真個是——

玉面嬌容如滿月，朱脣方口露銀牙。眼光掣電睛珠暴，額鬢凝霞髮髻豎。繡帶舞風飛彩焰，錦袍映日放金花。環纏灼灼攀心鏡，寶甲輝輝襯戰靴。身小聲洪多壯麗，三天護教惡哪吒。

魔王笑道：『你是李天王第三個孩兒，名喚做哪吒太子，却如何到我這門前呼喝？』太子道：『因你這潑魔作亂，困害東土聖僧，奉玉帝金旨，特來拿你！』魔王大怒道：『你想是孫悟空請來的，我就是那聖僧的魔頭哩！量你這小兒曹有何武藝，敢出胡言——不要走！吃吾一鎗！』這太子使斬妖劍，劈手相迎。他兩個搭上手，却纔賭鬪。那大聖急轉山坡，叫：『雷公何在？快早去着妖魔下個雷掬，助太子降伏來也！』

鄧張二公，卽踏雲光，正欲下手，只見那太子使出法來，將身一變，變作三頭六臂，手持六般兵器，望妖魔砍來。那魔王也變作三頭六臂，三柄長鎗抵住，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將六般兵器拋將起去。是那六般兵器，却是砍妖劍，斬妖刀，縛妖索，降魔杵，繡毬，火輪兒。大叫一聲：『變！』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都是一般兵器，如驟雨冰雹，紛紛密密，望妖魔打將去。

那魔王公然不懼，一隻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來，望空拋起，叫聲『着！』唵喇的一下，把六般兵器套將下來，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魔王得勝而回。

鄧張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早是我先看頭勢，不曾放了雷掬。假若被他套將去，却怎麼回見天尊？』二公按落雲頭，與太子來山南坡下，對李天王道：『妖魔果神通廣大！悟空在旁笑道：『那斷神通也只知道如此，怎奈那個圈子利害。不知是甚麼寶貝，丟起來善套諸物。』哪吒恨道：『這大聖甚不成人！我等折兵敗陣，十分煩惱，都只爲你；你反喜笑，何也？』行者道：『你說煩惱，終然我老孫不煩惱？我如今沒計奈何，哭不得，所以只得笑也。』天王道：『似此怎生結果？』行者道：『憑你等再怎計較；只是圈子套不去的，就可拿住他了。』天王道：『套不去者，惟水火最利。常言道：「水火無情。」』

行者聞言道：『說得有理！你且穩坐在此，待老孫再上天走走來。』鄧張二公道：『又去做甚的？』行者道：『老孫這去，不消啟奏玉帝，只到南天門裏，上彤華宮，請熒惑火德星君來此放火，燒那怪物一場，或者連那圈子燒做灰燼，捉住妖魔。一則取兵器還汝等歸天，二則可

解脫吾師之難。」太子聞言甚喜，道：「不必遲疑，請大聖早去早來。我等只在此拱候。」

行者縱起祥光，又至南天門外。那廣目與四將迎道：「大聖如何又來？」行者道：「李天

王着太子出師，只一陣，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都撈去了。我如今要到彤華宮請火德星君助陣哩。」四將不敢久留，讓他進去。至彤華宮，只見那火部衆神即入報道：「孫悟空欲見主公。」

那南方三炁火德星君整衣出門迎進道：「昨日可韓司查點小宮，更無一人思凡。」行者道：

「已知；但李天王與太子敗陣，失了兵器，特來請你救援救援。」星君道：「那哪吒乃三壇海會大神，他出身時，曾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廣大；若他不能，小神又怎敢望也？」行者道：「因與李天王計議，天地間至利者，惟水火也。那怪物有一個圈子，善能套人的物件，不知是甚麼寶貝，故此說火能滅諸物，特請星君領火部到下方縱火燒那妖魔，救我師父一難。」

火德星君聞言，即點本部神兵，同行者到金嶼山南坡下，與天王、雷公等相見了。天王道：「孫大聖，你還去叫那厮出來，等我與他交戰。待他拿動圈子，我却閃過，教火德帥衆燒他。」

行者笑道：『正是，我和你去來。』火德共太子，鄧張二公，立於高峯之上，與他挑戰。這大聖到了金峴洞口，叫聲：『開門！快早還我師父！』那小怪又急通報道：『孫悟空又來了！』那魔帥衆出洞，見了行者，道：『你這潑猴，又請了甚麼兵來耶？』這壁廂轉上托塔天王，喝道：『潑魔頭，認得我麼？』

魔王笑道：『李天王，想是要與你令郎報仇，欲討兵器麼？』天王道：『一則報仇要兵器，二來是拿你救唐僧，不要走吃吾一刀！』那怪物側身躲過，挺長鎗，隨手相迎。他兩個在洞前，這場好殺！你看那——

天王刀砍，妖怪鎗迎。刀砍霜光噴烈火，鎗迎銳氣迸愁雲。一個是金峴山生成的惡怪，一個是靈霄殿差下的天神。那一個因欺禪性施威武，這一個爲救師災展大輪。天王使法飛沙石，魔怪爭強播土塵。播土能教天地暗，飛沙善着海江渾。兩家努力爭功蹟，皆爲唐僧拜世尊。

那孫大聖，見他兩個交戰，即轉身跳上高峯，對火德星君道：『三炁用心者！你看那妖

魔與天王正鬪到好處，却又取出圈子來。天王看見，即撥祥光，敗陣而走。這高峯上火德星君，忙傳號令，教衆部火神一齊放火。這一場真個利害好火！

經云：『南方者，火之精也。』雖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田；乃三炷之威，能變百端之火。今有火鎗，火刀，火弓，火箭，各部神祇所用不一，但見那半空中，火鴉飛噪；滿山頭，火馬奔騰。雙雙赤鼠，對對火龍。雙雙赤鼠噴烈焰，萬里通紅；對對火龍吐濃煙，千方共黑。火車兒推出，火葫蘆撒開。火旗搖動一天霞，火棒攪行盈地燎。說甚麼甯賊鞭牛勝強似周郎赤壁。這個是天火，非凡真利害，烘烘滅滅火風紅！

那妖魔見火來時，全無恐懼，將圈子望空拋起，唵喇一聲，把這火龍，火馬，火鴉，火鼠，火刀，火弓，火箭，一圈子又套將下去，轉回本洞，得勝收兵。這火德星君，手執着一桿空旗，招回衆將，會合天王等，坐於山南坡下，對行者道：『大聖啊，這個兇魔，真是罕見！我今折了火具，怎生是好？』行者笑道：『不須報怨，列位且請寬坐坐，老孫再去來。』天王道：『你又往那裏去？』行者道：『那怪物既不怕火，斷然怕水。常言道：「水能剋火。」等老孫去北天門裏，請水德星

君施佈水勢，往他洞裏一灌，把魔王澆死，取物件還你們。」天王道：「此計雖妙，但恐連你師父都澆死也。」行者道：「沒事，澆死我師，我自有個法兒教他活來。如今稽遲列位，甚是不當。」火德道：「既如此，且請行，請行。」

好大聖，又駕觔斗雲，竟到北天門外。忽抬頭，見多聞天王向前施禮道：「孫大聖何往？」行者道：「有一事要入烏浩宮見水德星君。你在此作甚？」多聞道：「今日輪該巡視。」

正說處，又見那龐劉苟畢四大天將進禮邀茶。行者道：「不勞！不勞！我事急矣！」遂別却門神，直至烏浩宮，着水部衆神即時通報。衆神報道：「齊天大聖孫悟空來了。」

水德星君聞言，即將查點四海五湖，八河四瀆，三江九派並各處龍王俱遣退，整冠束帶，接出宮門，迎進宮內，道：「昨日可韓司查勘小宮，恐有本部之神思凡作怪，正在此點查江河瀆之神，尙未完也。」行者道：「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此乃廣大之精。先蒙玉帝差李天王父子並兩個雷公下界擒拿，被他弄個圈子，將六件神兵套去。老孫無奈，又上彤華宮請火德

星君帥火部衆神放火，又將火龍、火馬等物，一圈子套去。我想此物既不怕火，必然怕水，特來告請星君施水勢，與我捉那妖精，取兵器歸還天將。吾師之難，亦可救也。」

水德聞言，即令黃河水伯神王，「隨大聖去助功。」水伯自衣袖中取出一個白玉盂兒，道：「我有此物盛水。」行者道：「看這盂兒能盛幾何？妖魔如何澆得？」水伯道：「不瞞大聖說，我這一盂，乃是黃河之水。半盂就是半河，一盂就是一河。」行者喜道：「只消半盂足矣。」遂辭別水德，與黃河神躲離天闕。那水伯將盂兒望黃河舀了半盂，跟大聖至金嶼山，向南坡下見了天王、太子、雷公、火德，具言前事。行者道：「不必細講，且教水伯跟我去。待我叫開他門，不要等他出來，就將水往門裏一倒，那怪物一窩子可都澆死，我却去撈師父的屍首，再救活不遲。」

那水伯依命，緊隨行者，轉山坡，竟至洞口，叫聲「妖怪開門！」那把門的小妖聽得是孫大聖的聲音，急又去報道：「孫悟空又來矣！」那魔聞說，帶了寶貝，綽鎗就走，響一聲，開了石門。這水伯將白玉盂向裏一傾，那妖見是水來，撒了長鎗，即忙取出圈子，擋住二門。只見那股

水骨郡都的只往外泛將出來，慌得孫大聖急縱筋斗，與水伯跳在高峯。那天王同衆都駕雲停於高峯之前，觀看那水波濤泛漲，着實狂瀾。好水！真個是——

一勺之多，果然不測。蓋唯神功運化，利萬物而流漲百川。只聽得那潺潺聲振谷，

又見那滔滔勢漫天。雄威響若雷奔走，猛湧波如雪捲顛。千丈波高漫路道，萬層

濤激泛山巖。冷冷如漱玉，滾滾似鳴絃。觸石滄滄噴碎玉，回湍渺渺漩窩圓。低低

凹凹隨流蕩，滿漚平溝上下連。

行者見了，心慌道：『不好啊！水漫四野，澆了民田，未曾灌在他的洞裏，怎奈之何？』喚水

伯急忙收水。水伯道：『小神只會放水，却不會收水。常言道：『潑水難收。』』咦！那座山却也

高峻，這場水只奔低流。須臾間，四散而歸澗壑。又只見那洞外跳出幾個小妖，在外邊吆喝

喝，伸拳選袖，弄棒拈鎗，依舊喜喜歡歡耍子。天王道：『這水原來不曾灌入洞內，枉費一場之

功也！』

行者忍不住心中怒發，雙手輪拳，闖至妖魔門首，喝道：『那裏走！看打！』說得那幾個小

妖，丟了長棒，跑入洞裏，戰兢兢的報道：『大王不好了！打將來了！』那魔王挺長鎗，迎出門前道：『這潑猴老大懶懶！你幾番家敵不過我，縱水火亦不能近，怎麼又踵將來送命？』行者道：『這兒子反說了哩！不知是我送命，是你送命！走過來，吃老外公一拳！』那妖魔笑道：『這猴兒勉強纏帳！我倒使鎗，他却使拳。那般一個筋鬮子拳頭，只好有個核桃兒大小，怎麼稱得個鎚子起也？——罷罷罷！我且把鎗放下，與你走一路拳看看！』行者笑道：『說得是！走上來！』那妖撩衣進步，丟了個架子，舉起兩個拳來，真似打油的鐵鎚模樣。這大聖展足挪身，擺開解數，在那洞門前，與那魔王遞走拳勢。這一場好打！

拽開大四平，踢起雙飛脚。韜脅劈胸墩，剜心摘胆箸。仙人指路，老子騎鶴。餓虎撲食，最傷人。蛟龍戲水能兇惡，魔王使個蚌翻身。大聖却施鹿解角，翹跟淬地龍，扭碗拿天囊。青獅張口來，鯉魚跌脊躍。蓋頂撒花，遶腰貫索。迎風貼扇兒，急雨催花落。妖精便使觀音掌，行者就對羅漢脚。長拳開闊自然鬆，怎比短拳多緊削。兩個相持數十回，一般本事無強弱。

他兩個在那洞門前厮打，只見這高峯頭，喜得個李天王厲聲喝采，火德星鼓掌誇稱。那兩個雷公與哪吒太子，帥衆神跳到跟前，都要來相助；這壁廂羣妖搖旗擂鼓，舞劍輪刀一齊護。孫大聖見事不諧，將毫毛拔下一把，望空撒起，叫『變！』即變做三五十個小猴，一擁上前，把那妖纏住，抱腿的抱腿，扯腰的扯腰，抓眼的抓眼，擗毛的擗毛。那怪物慌了，急把圈子拿將出來。大聖與天王等見他弄出圈套，撥轉雲頭，走上高峯逃陣。那妖把圈子往上拋起，叻喇的一聲，把那三五十個毫毛變的小猴，收爲本相，套入洞中，得了勝，領兵閉門，賀喜而去。

這太子道：『孫大聖還是個好漢！這一路拳，走得似錦上添花，使分身法，正是人前顯貴。』行者笑道：『列位在此遠觀，那怪的本事比老孫如何？』李天道：『他拳鬆腳慢，不如大聖的緊疾。他見我們去時，也就着忙；又見你使出分身法來，他就急了，所以大弄個圈套。』行者道：『魔王好治，只是圈子難降。』

火德與水伯道：『若還取勝，除非得了他那寶貝，然後可擒。』行者道：『他那寶貝如何可得？只除是偷去來。』鄧張二公笑道：『若要行偷禮，除大聖再無能者。想當年大鬧天宮時，

偷御酒，偷蟠桃，偷龍肝鳳髓及老君之丹，那是何等手段！今日正該拿此處用也。」行者道：「好說！好說！既如此，且等老孫打聽去來。」

好大聖，即跳下峯頭，私至洞口，搖身一變，就變做一個麻蒼蠅兒。真個秀溜！你看他——
翎翅薄如竹葉，身軀小似花心。手足比毛更柴，星星眼窟明明。善自聞香逐氣，飛時迅速乘風。稱來剛壓定盤星，可愛些些有用。

輕輕的飛在門上，爬到門縫邊，鑽進去，只見那大小羣妖，舞的舞，唱的唱，排列兩旁；老魔王高坐臺上，面前擺着些蛇肉，鹿脯，熊掌，駝峯，山蔬果品，有一把青磁酒壺，香噴噴的羊酪椰醪，大碗家寬懷暢飲。

行者落於小妖叢裏，又變做一個獾頭精，慢慢的演近臺邊，看覷多時，全不見寶貝放在何方；急抽身轉至臺後，又見那後廳上高吊着火龍吟嘯，火馬號嘶。忽抬頭，見他的那金箍棒靠在東壁，喜得他心癢難撻，忘記了，更容變像，走上前，拿了鐵棒，現原身，丟開解數，一路棒，打

將出去，慌得那羣妖胆戰心驚，老魔王措手不及，却被他推倒三個，放倒兩個，打開一條血路，竟自出了洞門。這纔是——

魔頭驕傲無防備，主杖還歸與本人。

畢竟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鬧金嶼洞

如來暗示主人公

話說孫大聖得了金箍棒，打出門前，跳上高峯，對衆神滿心歡喜。李天道：「你這場如何？」行者道：「老孫變化，進他洞去，那怪物越發唱唱舞舞的，吃得勝酒哩，更不會打聽得他的寶貝在那裏。我轉他後面，忽聽得馬叫龍吟，知是火部之物。東壁廂靠着我的金箍棒，是老孫拿在手中，一路打將出來也。」衆神道：「你的寶貝得了，我們的寶貝何時到手？」行者道：「不難！不難！我有了這根鐵棒，不管怎的，也要打倒他，取寶貝還你。」

正講處，只聽得那山坡下鑼鼓齊鳴，喊聲振地。原來是咒大王帥衆精靈來趕行者。行者見了叫道：「好好好！正合吾意！列位請坐，待老孫再去捉他。」

好大聖，舉鐵棒劈面迎來，喝道：「潑魔那裏去看棍！」那怪使鎗支住，罵道：「你這猴頭！

你怎麼白晝劫吾物件？』行者道：『我把你這個不知死的孽畜！你倒弄圈套白晝搶奪我物！那件兒是你的？不要走！吃老爺一棍！』那怪物輪鎗隔架。這一場好戰：——

大聖施威猛，妖魔不順柔。兩家齊鬪勇，那個肯干休？這一個鐵棒如龍尾，那一個長鎗似蟒頭。這一個棒來解數如風響，那一個鎗架雄威似水流。只見那彩霧朦朧山嶺暗，祥雲靄靄樹林愁。滿空飛鳥皆停翅，四野狼蟲盡縮頭。那陣上小妖吶喊，這壁廂行者抖擻。一條鐵棒無人敵，打遍西方萬里遊。那桿長鎗真對手，永鎮

金嶼稱上籌。相遇這場無好散，不見高低誓不休。

那魔王與孫大聖戰經三個時辰，不分勝敗，早又見天色將晚。妖魔支着長鎗道：『悟空，你住了。天昏地暗，不是個賭鬪之時，且各歇息歇息，明朝再與你比進。』行者罵道：『潑畜休言！老孫的與頭纔來，管甚麼天晚！是必與你定個輸贏！』那怪物喝一聲虛幌，一鎗逃了性命，帥羣妖收轉干戈，入洞中，將門緊緊閉了。這大聖拽棍方回，天神在峯頭賀喜，都道：『是有能有力的大齊天，無量無邊的真本事！』行者笑道：『承過獎！承過獎！』李天王近前道：『此言

實非褒獎，真是一條好漢子！這一陣也不亞當時瞞地網罩天羅也！」

行者道：『且休題風話。那妖魔被老孫打了這一場，必然疲倦。我也說不得辛苦，你們都放懷坐坐，等我再進洞去打聽他的圈子，務要偷了他的，捉住那怪，尋取兵器，奉還汝等歸天。』太子道：『今已天晚，不若安眠一宿，明早去罷。』行者笑道：『這小郎不知世事！那見做賊的好白日裏下手？似這等掏摸的，必須夜去夜來，不知不覺，纔是買賣哩。』火德與雷公道：『三太子休言。這件事我們不知。大聖是個慣家熟套，須教他趁此時候，一則魔頭困倦，二來夜黑無防，就請快去快去！』

好大聖，笑唏唏的，將鐵棒藏了，跳下高峯，又至洞口，搖身一變，變作一個促織兒。真個：嘴硬鬚長皮黑，眼明爪腳丫叉。風清月明叫牆涯，夜靜如同人話。

泣露淒涼景色，聲音斷續堪誇。客牕旅思怕聞他，偏在空階牀下。

蹬開大腿，三五跳，跳到門邊，自門縫裏鑽將進去，蹲在那壁根下，迎着裏面燈光，仔細觀看，只見那大小羣妖，一個個狼餐虎嘍，正都吃東西哩。行者撲撲鎚鎚的叫了一遍，少時間，收

了家伙，又都去安排窩鋪，各各安身。約摸有一更時分，行者纔到他後邊房裏，只聽那老魔傳令，教各門上小的醒睡，恐孫悟空又變甚麼，私入家偷盜。又有些該班坐夜的，得得托托，梆鈴齊響。

這大聖越好行事，鑽入房門，見有一架石牀，左右列幾個抹粉搽胭的山精樹鬼，展鋪蓋伏侍老魔，脫脚的脫脚，解衣的解衣。只見那魔王寬了衣服，左胳膊上，白森森的套着那個圈子。原來像一個連珠鐲頭模樣。你看他更不取下，轉往上摸了兩摸，緊緊的勒在胳膊上，方纔睡下。行者見了，將身又變，變作一個黃皮虻蚤，跳上石牀，鑽入被裏，爬在那怪的胳膊上，着實叮的一口，叮的那怪翻身罵道：『這些少打的奴才！被也不抖，牀也不拂，不知甚麼東西，咬了我這一下！』他却把圈子又掙上兩掙，依然睡下。行者爬上那圈子，又咬一口，那怪睡不得，又翻過身來道：『刺鬧殺我也！』

行者見他關防得緊，寶貝又隨身，不肯除下，料偷他的不得，跳下牀來，還變做促織兒，出了房門，竟至後面，又聽得龍吟馬嘶。原來那層門緊鎖，火龍，火馬，都吊在裏面。行者現了原身，

走近門前，使個解鎖法，念動呪語，用手一抹，挖扞一聲，那鎖雙鎖俱就脫落；推開門，闖將進去觀看，原來那裏面被火器照得明晃晃的，如白日一般。忽見東西兩邊斜靠着幾件兵器，都是太子的砍妖刀等物，并那火德的火弓，火箭等物。

行者映火光，週圍看了一遍，又見那門背後一張石桌子上有一個篋絲盤兒，放着一把毫毛。大聖滿心歡喜，將毫毛拿起來，呵了兩口熱氣，叫聲『變！』即變作三五十個小猴，教他都拿了刀，劍，杵，索，囊，輪，及弓，箭，鎗，車，葫蘆，火鴉，火鼠，火馬，一應套去之物，跨了火龍，縱起火勢，從裏邊往外燒來。只聽得烘烘熾熾，扑扑兵兵，好便似咋雷連炮之聲。慌得那些大小妖精，夢查查的抱着被，朦着頭，喊的喊，哭的哭，一個個走頭無路，被這火燒死大半。美猴王得勝回來，只好有三更時候。

却說那高峯上，李天王衆位，忽見火光幌亮，一擁前來，見行者騎着龍，喝喝呼呼，縱着小猴，徑上峯頭，厲聲高叫道：『來收兵器！來收兵器！』火德與哪吒答應一聲，這行者將身一抖，

那把毫毛復上身來。哪吒太子收了他六件兵器，火德星君着衆火部收了火龍等物，都笑吟吟讚賀行者不題。

却說那金魄洞裏火焰紛紛，說得個咒大王魂不附體，急欠身開了房門，雙手拿着圈子，東推東火滅，西推西火消，滿空中冒煙突火，執着寶貝跑了一遍，四下裏煙火俱熄，急忙收救羣妖，已此燒殺大半，男男女女，收不上百十餘丁；又查看藏兵之內，各件皆無；又去後面看處，見八戒沙僧與長老還細住未解，白龍馬還在槽上，行李擔亦在屋裏。妖魔遂恨道：『不知是那小妖不仔細，失了火，致令如此！』旁有近侍的告道：『大王，這火不干本家之事，多是個偷營劫寨之賊，放了那火部之物，盜了神兵去也。』

老魔方然省悟道：『沒有別人，斷乎是孫悟空那賊！怪道我臨睡時不得安穩，想是那賊猴變化進來，在我這胳膊叮了兩口。一定是要偷我的寶貝，見我摸勒得緊，不能下手，故此盜了兵器，縱着火龍，放此狠毒之心，意欲燒殺我也。——賊猴啊！你枉使機關，不知我的本事！我

但帶了這件寶貝，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赴火池而不能焚哩！這番若拿住那賊，只把刮了點塚，方趁我心！

說着話，懊惱多時，不覺的鷄鳴天曉。那高峯上太子得了六件兵器，對行者道：『大聖，天色已明，不須怠慢。我們趁那妖魔挫了銳氣，與火部等扶助你，再去力戰，庶幾這次可擒拿也。』行者笑道：『說得有理。我們齊了心，耍子兒去耶！』一個個抖擻威風，喜弄武藝，竟至洞口。行者叫道：『潑魔，出來與老孫打者！』原來那裏兩扇石門被火氣化成灰燼，門裏邊有幾個小妖，正然掃地撮灰。忽見衆聖齊來，慌得丟了掃帚，撇下灰耙，跑入裏面，又報道：『孫悟空領着許多天神，又在門外罵戰哩！』

那怪聞報，大驚，挖迸迸，鋼牙咬響；滴溜溜，環眼睜圓；挺着長鎗，帶了寶貝，走出門來，潑口亂罵道：『我把你這個偷營放火的賊猴！你有多大手段，敢這等藐視我也？』行者笑臉兒罵道：『潑怪物！你要知我的手段，且上前來，我說與你聽：——』

『自小生來手段強，乾坤萬里有名揚。當時穎悟修仙道，昔日傳來不老方。立志

拜投方寸地，虔心參見聖人鄉。學成變化無量法，宇宙長空任我狂。閉在山前將虎伏，悶來海內把龍降。祖居花果稱王位，水簾洞裏逞剛強。幾番有意圖天界，數次無知奪上方。御賜齊天名大聖，勅封又贈美猴王。只因宴設蟠桃會，無簡相邀我性剛。暗闖瑤池偷玉液，私行寶閣飲瓊漿。龍肝鳳髓曾偷吃，百味珍饈我竊嘗。千載蟠桃隨受用，萬年丹藥任充腸。天宮異物般般取，聖府奇珍件件藏。

「玉帝訪知吾手段，即發天兵擺戰場。九曜惡星遭我貶，五方兇宿被吾傷。普天神將皆無敵，十萬雄師不敢當。威逼玉皇傳旨意，灌江小聖把兵揚。相持七十單二變，各弄精神個個強。南海觀音來助戰，淨瓶楊柳也相幫。老君又使金剛套，把我擒拿到上方。綁見玉皇張大帝，曹官拷較罪該當。即差大力開刀斬，刀砍頭皮火焰光。百計千方弄不死，將吾押赴老君堂。六丁神火爐中煉，煉得渾身硬似鋼。七七數完開鼎看，我身跳出又兇張。諸神閉戶無遮擋，衆聖商量把佛央。」

「其實如來多法力，果然智慧廣無量。手中賭賽翻筋斗，將山壓我不能強。玉皇

纔設安天會，西域方稱極樂場。壓囚老孫五百載，一些茶飯不曾嘗。當得金蟬長老臨凡世，東土差他拜佛鄉。欲取真經回上國，大唐帝主喪先亡。觀音勸我皈依善，秉教迦持不放狂。解脫高山根下難，如今西去取經章。潑魔休弄獐狐智，還我

唐僧拜法王！

那怪聞言，指着行者道：『你原來是個偷天的大賊！不要走！吃吾一鎗！』這大聖使棒來迎。兩個正自相持，這壁廂哪吒太子生噴，火德星君發狠，即將那六件神兵，火部等物，望妖魔身上拋來。孫大聖更加雄勢，一邊又雷公使搨，天王舉刀，不分上下，一擁齊來。那魔頭巍巍冷笑，袖子中暗暗將寶貝取出，撒手拋起空中，叫聲『着！』唵喇的一下，把六件神兵，火部等物，雷公搨，天王刀，行者棒，盡淨又都撈去。衆神靈依然赤手，孫大聖仍是空拳。妖魔得勝回身，叫：『小的們，搬石砌門，動土修造，從新整理房廊，待齊備了，殺唐僧三衆來謝土，大家散福受用。』衆小妖領命維持不題。

却說那李天王帥衆回上高峯，火德怨哪吒性急，雷公怪天王放刁，惟水伯在旁無語。行者見他們面不顯觀，心有縈思，沒奈何，懷恨強歡，對衆笑道：「列位不須煩惱。自古道：『勝敗兵家之常。』我和他論武藝，也只如此；但是他多了這個圈子，所以爲害，把我等兵器又套將去了。你且放心，待老孫再去查查他的脚色來也。」太子道：「你前啟奏玉帝查勘滿天世界，更無一點踪跡，如今却又何處去查？」

行者道：「我想起來，佛法無邊。如今且上西天問我佛如來，教他着慧眼觀看大地四部洲，看這怪是那方生長，何處鄉貫住居，圈子是件甚麼寶貝。不管怎的，一定要拿他，與列位出氣，還汝等歡喜歸天。」衆神道：「既有此意，快去快去！」好行者，說聲去，就縱筋斗雲，早至靈山。落下祥光，四方觀看，好去處——

靈峯疎傑，疊障清佳，仙岳頂巔摩碧漢。西天瞻巨鎮，形勢壓中華。元氣流通天地，遠威風飛徹滿臺花。時聞鐘磬音長，每聽經聲明朗。又見那青松之下優婆講，翠柏之間羅漢行。白鶴有情來鶯嶺，青鸞有意佇閑亭。玄猴對對擎仙果，壽鹿雙雙

獻紫英。幽鳥聲頻如訴語，奇花色綯不知名。回巒盤繞重重顯，古道灣環處處平。

正是清虛靈秀地，莊嚴大覺佛家風。

那行者正然點看山景，忽聽得有人叫道：『孫悟空，從那裏來往何處去？』急回頭看，原來是比邱尼尊者。大聖作禮道：『正有一事，欲見如來。』比邱尼道：『你這個頑皮！既然要見如來，怎麼不登寶刹，且在這裏看山？』行者道：『初來貴地，故此大膽。』比邱尼道：『你快跟我來也。』這行者緊隨至雷音寺山門下，又見那八大金剛，雄糾糾的，兩邊攔住。比邱尼道：『悟空，暫候片時，等我與你奏上去來。』行者只得住立門外。那比邱尼至佛前合掌道：『孫悟空有事，要見如來。』如來傳旨令入，金剛纔閃路放行。

行者低頭禮拜畢，如來問道：『悟空，前聞得觀音尊者解脫汝身，皈依釋教，保唐僧來此求經，你怎麼獨自到此有何事故？』行者頓首道：『上告我佛。弟子自乘迦持，與唐朝師父西來，行至金嶼山金嶼洞，遇着一個惡魔頭，名喚兇大王，神通廣大，把師父與師弟等攝入洞中。弟子向伊求取，沒好意，兩家比迸，被他將一個白森森的圈子，搶了我的鐵棒。我恐他是天將

思凡，急上界查勘不出。蒙玉帝差遣李天王父子助援，又被他搶了太子的六般兵器。及請火德星君放火燒他，又被他將火具搶去。又請水德星君放水澆他，一毫又澆他不着。弟子費若干精神氣力，將那鐵棒等物偷出，復去索戰，又被他將前物依然套去。無法收降，因此特告我佛：望垂慈與弟子看看，果然是何物出身，我好去拿他家屬四鄰，擒此魔頭，救我師父，合拱虔誠，拜求正果。」

如來聽說，將慧眼遙觀，早已知識，對行者道：「那怪物我雖知之，但不可與你說。你這猴兒口廠，一傳道是我說他，他就不與你鬪，定要嚷上靈山，反遭禍於我也。我這裏着法力助你擒他去罷。」行者再拜稱謝道：「如來助我甚麼法力？」如來即令十八尊羅漢開寶庫取十八粒「金丹砂」與悟空助力。行者道：「金丹砂却如何？」如來道：「你去洞外，叫那妖魔比試。演他出來，却教羅漢放砂，陷住他，使他動不得身，拔不得脚，憑你揪打便了。」行者笑道：「妙妙妙！趁早去來！」那羅漢不敢遲延，即取金丹砂出門。行者又謝了如來，一路查看，止有十六尊羅漢，行者嚷道：「這是那個去處，却賣放人衆！」羅漢道：「那個賣放？」行者道：「原

差十八尊，今怎麼只得十六尊？」

說不了，裏邊走出降龍伏虎二尊，上前道：「悟空，怎麼就這等放刁？我兩個在後聽如來吩咐話的。」行者道：「忒賣法！忒賣法！我要若曠遲了些兒，你敢就不出來了。」衆羅漢笑呵呵，駕起祥雲。

不多時，到了金嶼山界。那李天王見了，帥衆相迎，備言前事。羅漢道：「不必絮繁，快去叫他出來。」這大聖捻着拳頭，來於洞口，罵道：「膽潑怪物，快出來與你孫外公見個上下！」那小妖又飛跑去報。魔王怒道：「這賊猴又不知請誰來猖獗也！」小妖道：「更無甚將，止他一人。」魔王道：「那根棒子已被我收來，怎麼却又一人到此？敢是又要走拳？」隨帶了寶貝，綽鎗在手，叫小妖搬開石塊，跳出門來，罵道：「賊猴！你幾番家不得便宜，就該迴避，如何又來吶喝？」行者道：「這潑魔不識好歹！若要你外公不來，除非你服了降，陪了禮，送出我師父，師弟，我就饒你！」那怪道：「你那三個和尚已被我洗淨了，不久便要宰殺，你還不識起倒去了罷！」

行者聽說「宰殺」二字，挖蹬蹬，腮邊火發；按不住心頭之怒，丟了架子，輪着拳，斜行拘步，望妖魔使個掛面。那怪展長鎗，劈手相迎。行者左跳右跳，哄那妖魔。妖魔不知是計，趕離洞口南來。行者即招呼羅漢把「金丹砂」望妖魔一齊拋下。好砂！正是那——

似霧如煙初散漫，紛紛藹藹下天涯。白茫茫，到處迷人眼；昏漠漠，飛時找路差。打柴的樵子失了伴，採藥的仙童不見家。細細輕飄如麥麵，粗粗翻復似芝蔴。世界朦朧山頂暗，長空迷沒太陽遮。不比鸞塵隨駿馬，難言輕軟襯香車。此砂本是無情物，蓋地遮天把怪拿。只爲妖魔侵正道，阿羅奉法逞豪華。手中就有明珠現，等時刮得眼生花。

那妖魔見飛砂迷目，把頭低了一低，足下就有三尺餘深；慌得他將身一縱，跳在浮上一層，未曾立得穩，須臾，又有一尺餘深。那怪急了，拔出脚來，即忙取圈子，往上一撇，叫聲「着！」唵喇的一下，把十八粒金丹砂又盡套去，拽回步，竟歸本洞。那羅漢一個個空手停雲。行者近前問道：「衆羅漢，怎麼不下砂了？」羅漢道：「適纔響了一聲，金丹砂就不見矣。」行者笑道：

「又是那話兒套將去了。」天王等衆道：「這般難伏啊，却怎麼捉得他，何日歸天，何顏見帝也？」

旁有降龍伏虎二羅漢對行者道：「悟空，你曉得我兩個出門遲滯，何也？」行者道：「老孫只怪你躲避不來，却不知有甚話說。」羅漢道：「如來吩咐我兩個說：『那妖魔神通廣大，如失了金丹砂，就教孫悟空上離恨天兜率宮太上老君處尋他的踪跡，庶幾可一鼓而擒也。』」行者聞言道：「可恨！可恨！如來却也閃賺老孫，當時就該對我說了，却不免教汝等遠涉。」李天王道：「既是如來有此明示，大聖就當早起。」

好行者，說聲去，就縱一道筋斗雲，直入南天門裏。時有四大元帥，擎拳拱手道：「擒怪事如何？」行者且行且答道：「未哩！未哩！如今有處尋根去也。」四將不敢留阻，讓他進了天門。不上靈霄殿，不入斗牛宮，竟至三十三天之外，離恨天兜率宮前，見兩仙童侍立，他也不通姓名，一直竟走，慌得兩童扯住道：「你是何人，往何處去？」行者纔說：「我是齊天大聖，欲尋李老君哩。」仙童道：「你怎這樣粗魯，且住下，讓我們通報。」

行者那容分說，喝了一聲，往裏竟走。忽見老君自內而出，撞個滿懷。行者躬身唱個喏道：「老官，一向少看。」老君笑道：「這猴兒不去取經，却來我處何幹？」行者道：「取經取經，晝夜無停；有些阻礙，到此行行。」老君道：「西天路阻，與我何干？」行者道：「西天西天，你且休言；尋着踪跡，與你纏纏。」老君道：「我這裏乃是無上仙宮，有甚踪跡可尋？」

行者入裏，眼不轉睛，東張西看。走過幾層廊宇，忽見那牛欄邊一個童兒盹睡，青牛不在欄中。行者道：「老官，走了牛也！走了牛也！」老君大驚道：「這孽畜幾時走了？」

正嚷間，那童兒方醒，跪於當面道：「爺爺，弟子睡着，不知是幾時走的。」老君罵道：「你這厮如何盹睡？」童兒叩頭道：「弟子在丹房裏拾得一粒丹，當時吃了，就在此睡着。」老君道：「想是前日煉的「七返火丹」，吊了一粒，被這厮拾吃了。那丹吃一粒，該睡七日哩。那孽畜因你睡着，無人看管，遂乘機走下界去，今亦是七日矣。」即查可曾偷甚寶貝。行者道：「無甚寶貝，只見他有一個圈子，甚是利害。」

老君急查看時，諸般俱在，止不見了「金鋼琢」。老君道：「這孽畜偷了我「金鋼琢」

去了！』行者道：『原來是這件寶貝！當時打着老孫的是他！如今在下界張狂，不知套了我等多少物件！』老君道：『這孽畜在甚地方？』行者道：『現住金嶼山金嶼洞。他捉了我唐僧進去，搶了我金箍棒；請天兵相助，又搶了太子的神兵；及請火德星君，又搶了他的火具；惟水伯雖不能滄死他，倒還不曾搶他物件；至請如來着羅漢下砂，又將「金丹砂」搶去；似你這老官，縱放怪物，搶奪傷人，該當何罪？』老君道：『我那「金鋼琢」乃是我過函關化胡之器，自幼煉成之寶。憑你甚麼兵器水火，俱莫能近他。——若偷去我的「芭蕉扇兒」，連我也不能奈他何矣。』

大聖纔歡歡喜喜，隨着老君。老君執了芭蕉扇，駕着祥雲同行。出了仙宮，南天門外，低下雲頭，竟至金嶼山界，見了十八尊羅漢，雷公，水伯，火德，李天王父子，備言前事一遍。老君道：『孫悟空還去誘他出來，我好收他。』這行者跳下峯頭，又高聲罵道：『膽潑孽畜！趁早出來受死！』那小妖又去報知。老魔道：『這賊猴又不知講誰來也。』急綽鎗帶寶，迎出門來。行者罵道：『你這潑魔，今番坐定是死了！不要走！吃吾一掌！』急縱身跳個滿懷，劈臉打了一個耳

括子，回頭就跑。那魔輪鎗就趕，只聽得高峯上叫道：「那牛兒還不歸家，更待何日？」那魔抬頭，看見是太上老君，就說得心驚胆戰，道：「這賊猴真個是個地裏鬼，却怎麼就訪得我的主公來也？」

老君念個呪語，將扇子搨了一下，那怪將圈子丟來，被老君一把接住；又一搨，那怪物力軟筋麻，現了本相，原來是一隻青牛。老君將「金鋼琢」吹口仙氣，穿了那怪的鼻子，解下勒袍帶，繫於琢上，牽在手中。至今留下個拴牛鼻的拘兒，又名「竇郎」，職此之謂。

老君辭了衆神，跨上青牛背上，駕彩雲，竟歸兜率院；縛妖怪，高昇離恨天。孫大聖纔回天，王等衆打入洞裏，把那百十個小妖盡皆打死，各取兵器，謝了天王父子回天，雷公入府，火德歸宮，水伯回河，羅漢向西；然後纔解放唐僧，八戒，沙僧，拿了鐵棒。他三人又謝了行者，收拾馬匹行裝，師徒們離洞，找大路方走。正走間，只聽得路旁叫：「唐聖僧，吃了齋飯去。」那長老心驚。

畢竟不知是甚麼人叫喚，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禪主吞餐懷鬼孕

黃婆運水解邪胎

德行要修八百，陰功須積三千。均平物我與親冤，始合西天本願。

魔咒刀兵不怕，空勞水火無愆。老君降伏却朝天，笑把青牛牽轉。

話說那大路旁叫喚者誰？乃金峴山山神土地捧着紫金鉢盂，叫道：『聖僧啊，這鉢盂飯是孫大聖向好處化來的。因你等不聽良言，誤入妖魔之手，致令大聖勞苦萬端，今日方救得出。且來吃了飯，再去走路。莫孤負孫大聖一片恭敬之心也。』三藏道：『徒弟，萬分虧你！』言謝不盡。『早知不出圈痕，那有此殺身之害。』行者道：『不瞞師父說。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却教你受別人的圈子。多少苦楚，可嘆！可嘆！』罵八戒：『都是你這孽嘴，孽舌的夯貨，弄師父遭此大難。着老孫翻天覆地，請天兵水火與佛祖丹砂，盡被他使一個白森森的圈子套。』

去。如來暗示了羅漢，對老孫說出那妖的根原，纔請老君來收伏，却是個青牛作怪。」

三藏聞言，感激不盡道：「賢徒，今番經此，下次定然聽你吩咐。遂此四人分喫那飯。那飯熱氣騰騰的。行者道：『這飯多時了，却怎麼還熱？』土地跪下道：『是小神知大聖功完，纔自熱來伺候。』須臾飯畢，收拾了鉢盂，辭了土地山神，那師父纔攀鞍上馬，過了高山，正是滌慮洗心，皈正覺，餐風宿水向西行。行役多時，又值早春天氣，聽了些——

紫燕呢喃，黃鸝呢喃，香嘴困，黃鸝呢喃，巧音頻。滿地落紅如佈錦，遍山發翠似堆茵。嶺上青梅結豆，崖前古柏留雲。野潤煙光淡，沙暄日色曛。幾處園林

花放蕊，陽回大地柳芽新。

正行處，忽遇一道小河，澄澄清水，浩浩寒波。唐長老勒過馬觀看，遠見河那邊有柳陰垂碧，微露看茅屋幾椽。行者遙指那廂道：「那裏人家，一定是擺渡的。」三藏道：「我見那廂也似這般，却不見船隻，未敢開言。」八戒旋下行李，厲聲高叫道：「擺渡的，撐船過來！」連叫幾遍，只見那柳陰裏面，呶呶啞啞的，撐出一隻船兒。不多時，相近這岸。師徒們仔細看了那船兒。

真個是——

短棹分波，輕橈泛浪。檝堂油漆彩，艙板滿平倉。船頭上鐵纜盤窩，船後邊舵樓明亮。雖然是一葦之航，也不亞泛湖浮海。縱無錦纜牙檣，實有松椿桂楫。固不如萬里神舟，真可渡一河之隔。往來只在兩岸邊，出入不離古渡口。

那船兒須臾頂岸，那梢子叫云：『過河的這裏去。』三藏縱馬近前看處，那梢子怎生模樣：——

頭裹錦絨帕，足踏皂絲鞋。身穿百納綿襦，腰束千針布襪。手腕皮粗筋力硬，眼花眉皺面容衰。聲音嬌細如鶯囀，近觀乃是老裙釵。

行者走近船邊道：『你是擺渡的？』那婦人道：『是。』行者道：『梢公如何不在，却着梢婆撐船？』婦人微笑不答，用手拖上跳板。沙和尚將行李挑上去，行者扶着師父上跳，然後順過船來，八戒牽上白馬，收了跳板。那婦人撐開船，搖動槳，頃刻間過了河身，登西岸。長老教沙僧解開包，取幾文錢鈔與他。婦人更不爭多寡，將纜拴在傍水的樁上，笑嘻嘻竟入莊屋裏去。

了。三藏見那水清，一時口渴，便着八戒：『取鉢盂，舀些水來我吃。』那馱子道：『我也正要些兒吃哩。』即取鉢盂，舀了一鉢，遞與師父。師父吃了有一少半，還剩了多半，馱子接來，一氣飲乾，却伏侍三藏上馬。

師徒們找路西行，不上半個時辰，那長老在馬上呻吟道：『腹痛！』八戒隨後道：『我也有些腹痛。』沙僧道：『想是吃冷水了？』說未畢，師父聲喚道：『疼的緊！』八戒也道：『疼得緊！』他兩個疼痛難禁，漸漸肚子大了。用手摸時，似有血團肉塊，不住的骨突骨突亂動。三藏正不穩便，忽然見那路旁有一村舍，樹梢頭挑着兩個草把。行者道：『師父好了。那廂是個賣酒的人家。我們且去化他些熱湯與你吃，就問可有賣藥的，討貼藥，與你治治腹痛。』

三藏聞言甚喜，却打白馬。不一時，到了村舍門口下馬，但只見那門兒外有一個老婆婆端坐在草墩上績麻。行者上前，打個問訊道：『婆婆，貧僧是東土大唐來的。我師父乃唐朝御弟，因為過河吃了河水，覺肚腹疼痛。』那婆婆喜哈哈的道：『你們在那邊河裏吃水來？』行者道：『是在此東邊清河水吃的。』那婆婆欣欣的笑道：『好耍子！好耍子！你都進來，我與你

說。」

行者即攙唐僧，沙僧即扶八戒。兩人聲聲喚喚，腆着肚子，一個個只疼得面黃眉皺，入草舍坐下。行者只叫：『婆婆，是必燒些熱湯與我師父。我們謝你。』那婆婆且不燒湯，笑唏唏跑走後邊，叫道：『你們來看！你們來看！』那裏面，蹣蹣蹣蹣的，又走出兩三個半老不老的婦人，都來望着唐僧灑笑。

行者大怒，喝了一聲，把牙一嗟，說得那一家子跌跌蹣蹣，往後就走。行者上前，扯住那老婆子道：『快早燒湯，我饒了你！』那婆子戰兢兢的道：『爺爺呀，我燒湯也不濟事，也治不得他兩個肚疼。你放了我，等我說。』行者放了他，他說：『我這裏乃是西梁女國。我們這一國盡是女人，更無男子，故此見了你們歡喜。你師父吃的那水不好了。那條河喚做子母河。我那國王城外還有一座迎陽館驛，驛門外有一個「照胎泉」。我這裏人，但得年登二十歲以上，方敢去吃那河裏水。吃水之後，便覺腹痛有胎。至三日之後，到那迎陽館照胎水邊照去。若照得有了雙影，便就降生孩兒。你師吃了子母河水，似此成了胎氣，也不日要生孩子。熱湯怎麼治

得？」

三藏聞言，大驚失色道：「徒弟啊！似此怎了？」八戒扭腰撒膀的哼道：「爺爺呀！要生孩子，我們却是男身！那裏開得產門？如何脫得出來？」行者笑道：「古人云：『瓜熟自落。』若到那個時節，一定從脅下裂個窟窿，鑽出來也。」

八戒見說，戰兢兢，忍不得疼痛道：「罷了，罷了！死了，死了！」沙僧笑道：「二哥，莫扭，莫扭！只怕錯了養兒腸，弄做個胎前病。」那猓子越發慌了，眼中噙淚，扯着行者道：「哥哥！你問這婆婆，看那裏有手輕的穩婆，預先尋下幾個，這半會一陣陣的動蕩得緊，想是摧陣疼，快了快了！」沙僧又笑道：「二哥，既知摧陣疼，不要扭動；只恐擠破漿泡耳。」

三藏哼着道：「婆婆啊，你這裏可有醫家，教我徒弟去買一貼墮胎藥吃了，打下胎來罷。」那婆子道：「就有藥也不濟事。只是我們這正南街上一座解陽山，山中有一個破兒洞，洞裏有一眼『落胎泉』，須得那井裏水吃一口，方纔解了胎氣。却如今取不得水了，向年來了一個道人，稱名如意真仙，把那破兒洞改作聚仙菴，護住落胎泉水，不肯善賜與人，但欲求水。」

者，須要花紅表禮，羊酒果盤，志誠奉獻，只拜求得他一碗兒水哩！你們這行脚僧怎麼得許多錢財買辦？但只可挨命待時而生產罷了。」

行者聞得此言，滿心歡喜道：「婆婆，你這裏到那解陽山有幾多路程？」婆婆道：「有三千里。」行者道：「好了好了！師父放心，待老孫取些水來你吃。」好大聖吩咐沙僧道：「你仔細看着師父。若這家子無禮，侵哄師父，你拿出舊時手段來，裝襲虎說他，等我取水去。」沙僧依命。只見那婆子端出一個大瓦鉢來，遞與行者道：「拿這鉢頭兒去，是必多取些來，與我們留着急用。」行者真個接了瓦鉢，出草舍，縱雲而去。那婆子纔望空禮拜道：「爺爺呀！這和尚會駕雲！」纔進去叫出那幾個婦人來，對唐僧磕頭禮拜，都稱為羅漢菩薩。一壁廂燒湯辦飯，供奉唐僧不題。

那：——
却說那孫大聖勦斗雲起，少頃間，見一座山頭，阻住雲角，即按雲光睜睛看處，好山！但見

幽花擺錦，野草鋪藍。湖水相連落，溪雲一樣閑。重重谷壑藤蘿密，遠遠峯巒樹木繁。鳥啼鴈過，鹿飲猿攀。翠岱如屏幃，青崖似鬢髮。塵埃滾滾真難到，泉石涓涓不厭看。每見仙童採藥去，常逢樵子負薪還。果然不亞天臺景，勝似三峯西華山！

這大聖正然觀看那山，又只見背陰處，有一所莊院。忽聞得犬吠之聲，大聖下山，竟至莊所，却也好個去處。看那——

小橋通活水，茅舍倚青山。村犬汪籬落，幽人自往還。

不時來至門首，見一個老道人，盤坐在綠茵之上。大聖放下瓦鉢，近前道問訊。那道人欠身還禮道：「那方來者？至小菴有何勾當？」行者道：「貧僧乃東土大唐欽差西天取經者。因我師父誤飲了子母河之水，如今腹疼腫脹難禁。問及土人，說是結成胎氣，無方可治。訪得解陽山破兒洞有「落胎泉」，可以消得胎氣，故此特來拜見如意真仙，求些泉水，搭救師父。累煩老道指引指引。」

那道人笑道：「此間就是破兒洞，今改爲聚仙庵了。我却不是別人，卽是如意真仙老爺。」

的大徒弟。你叫做甚麼名字？待我好與你通報。」行者道：「我是唐三藏法師的大徒弟，賤名孫悟空。」那道人問曰：「你的花紅酒禮，都在那裏？」行者道：「我是個過路的掛搭僧，不會辦得來。」道人笑道：「你好痴呀！我老師父護住山泉，並不曾白送與人。你回去辦將禮來，我好通報。不然，請回。莫想！莫想！」行者道：「人情大似聖旨，你去說我老孫的名字，他必然做個人情，或者連井都送我也。」

那道人聞此言，只得進去通報，却見那真仙撫琴，只待他琴終，方纔說道：「師父，外面有個和尚，口稱是唐三藏大徒弟孫悟空，欲求落胎泉水，救他師父。」那真仙不聽說便罷；一聽得說個悟空名字，却就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急起身，下了琴牀，脫了素服，換上道衣，取一把如意鈎子，跳出庵門，叫道：「孫悟空何在？」行者轉頭，觀見那真仙打扮：

頭戴星冠飛彩艷，身穿金縷法衣紅。足下雲鞋堆錦繡，腰間寶帶繞玲瓏。一雙納錦凌波襪，半露裙欄閃繡絨。手拿如意金鈎子，鐮利杵長若蟒龍。鳳眼光明眉蔚豎，鋼牙尖利口翻紅。額下髯飄如烈火，鬚邊赤髮短蓬鬆。形容惡似溫元帥，爭奈

衣冠不同？

行者見了，合掌作禮道：『貧僧便是孫悟空。』那先生笑道：『你真個是孫悟空，却是假名託姓者？』行者道：『你看先生說話，常言道：「君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便是悟空。豈有假託之理？』先生道：『你可認得我麼？』行者道：『我因歸正釋門，秉誠僧教，這一向登山涉水，把我那幼時的朋友也都疎失，未及拜訪，少識尊顏。適間問道子母河西鄉人家，言及先生乃如意真仙，故此知之。』那先生道：『你走你的路，我修我的真，你來訪我怎的？』行者道：『因我師父誤飲了子母河水，腹疼成胎，特來仙府，拜求一碗落胎泉水，解救師難也。』

那先生驚目道：『你師父可是唐三藏麼？』行者道：『正是，正是。』先生咬牙恨道：『你們可曾會着一個聖嬰大王麼？』行者道：『他是號山枯松澗火雲洞紅孩兒妖怪的綽號。真仙問他怎的？』先生道：『是我之舍姪。我乃牛魔王的兄弟。前者家兄處有信來報我，稱說唐三藏的大徒弟孫悟空，將他害了。——我這裏正沒處尋你報仇，你倒來尋我，還要甚麼水哩！』行者陪笑道：『先生差了。你令兄也曾與我做朋友，幼年間也曾拜七弟兄，但只是不

知先生尊府，有失拜望。如今令姪得了好處，現隨着觀音菩薩，做了善財童子，我等尚且不如，怎麼反怪我也？」

先生喝道：「這潑猢猻還弄巧舌！我舍姪還是自在爲王，好還是與人爲奴，好不得無禮！吃我這一鉤！」大聖使鐵棒架住道：「先生莫說打的話，且與些泉水去也。」那先生罵道：「潑猢猻！不知死活！如若三合敵得我，與你水去；敵不過，只把你剝爲肉醬，方與我姪子報仇。」大聖罵道：「我把你不識起倒的孽障！既要打，走上來看棍！」那先生如意鉤劈手相還。二人在聚仙庵好殺——

聖僧誤食成胎水，行者來尋如意仙。那曉真仙原是怪，倚強護住落胎泉。及至相逢講仇隙，爭持決不遂如然。言來語去成傷，意惡情兇要報冤。這一個因師傷命來求水，那一個爲姪亡身不與泉。如意鉤強如蝮毒，金箍棒狠似龍巖。當胸亂刺施威猛，着脚斜鉤展妙玄。陰手棍丟傷處重，過肩鉤起近頭鞭。鎖腰一根鷹持雀，壓頂三鉤螳捕蟬。往來來爭勝敗，返返復復兩回還。鉤擊棒打無前後，不見

輸贏在那邊。

那先生與大聖戰經十數合，敵不得大聖。這大聖越加猛烈，一條棒似滾滾流星，着頭亂打。先生敗了筋力，倒拖着如意鈎，往山上走了。大聖不去趕他，却來庵內尋水。那個道人早把庵門關了。大聖拿着瓦鉢，趕至門前，儘力氣一脚，踢破庵門，闖將進去，見那道人伏在井欄上，被大聖喝了一聲，舉棒要打，那道人往後跑了。却纔尋出吊桶來，正要打水，又被那先生趕到前邊，使如意鈎子把大聖鈎着脚一跌，跌了個嘴破地。大聖爬起來，使鐵棒就打。他却閃在旁邊，執着鈎子道：『看你可取得我的水去！』大聖罵道：『你上來！你上來！我把你這個孽障直打殺你！』那先生也不上來拒敵，只是禁住了，不許大聖打水。大聖見他不動，却使左手輪着鐵棒，右手使吊桶，將索子纜突轆轤的放下。他又來使鈎。大聖一隻手撐持不得，又被他一鈎鈎着脚，扯了個躑躅，連索子通跌下井去了。大聖道：『這厮却是無禮！』爬起來，雙手輪棒，沒頭沒臉的打將上去。那先生依然走了，不敢迎敵。大聖又要去取水，奈何沒有吊桶，又恐怕來鈎扯，心中暗暗想道：『且去叫個帮手來！』

好大聖，撥轉雲頭，竟至村舍門首，叫一聲『沙和尚。』那裏邊三藏忍痛呻吟，豬八戒哼聲不絕，聽得叫喚，二人歡喜道：『沙僧啊，悟空來也。』沙僧連忙出門，接着道：『大哥，取水來了。』大聖進門，對唐僧備言前事。三藏滴淚道：『徒弟啊，似此怎了？』大聖道：『我來叫沙兄弟與我同去。到那庵邊，等老孫和那厮敵鬪，教沙僧乘便取水來救你。』三藏道：『兩個沒病的都去了，丟下我兩個有病的，教誰伏侍？』那個老婆婆在旁道：『老羅漢只管放心，不須要你徒弟，我家自然看顧伏侍你。你們早間到時，我等實有愛憐之意，却纔見這位菩薩雲來霧去，方知你是羅漢菩薩。我家決不敢復害你。』

行者咄的一聲道：『汝等女流之輩，敢傷那個？』老婆子笑道：『爺爺呀，還是你們有造化，來到我家若到第二家，你們也不得囹圄了。』八戒哼哼的道：『不得囹圄，是怎麼的？』婆婆道：『我一家兒四五口都是有幾歲年紀的，把那風月事盡皆休了，故此不肯傷你。若還到第二家，老小衆大，那年小之人，那個肯放過你去？就要與你交合，假如不從，就要害你性命，把你們身上肉都割了去做香袋兒哩。』八戒道：『若這等，我決無傷，他們都是香噴噴的，好做

香袋；我是個臊豬，就割了肉去，也是臊的，故此可以無傷。」行者笑道：「你不必說嘴，省些力氣，好生產也。」那婆婆道：「不必遲疑，快求水去。」行者道：「你家可有吊桶？借個使使。」那婆子卽往後邊取出一個吊桶，又窩了一條索子，遞與沙僧。沙僧道：「帶兩條索子去，恐一時井深要用。」

沙僧接了桶索，卽隨大聖出了村舍，一同駕雲而去。那消半個時辰，却到解陽山界，按下雲頭，竟至庵外。大聖吩咐沙僧道：「你將桶索拿了，且在一邊躲着，等老孫出頭索戰。你待我兩人交戰正濃之時，你乘機進去，取水就走。」沙僧謹依言命。孫大聖掣了鐵棒，近門高叫：「開門開門！」那守門的看見，急入裏通報道：「師父，那孫悟空又來了也。」那先生心中大怒道：「這潑猴老大無狀！一向聞他有些手段，果然今日方知。他那條棒真是難敵。」道人道：「師父，他的手段雖高，你亦不亞與他，正是個對手。」先生道：「前面兩回，被他贏了。」道人道：「前兩回雖贏，不過是一猛之性；後面兩次打水之時，被師父鉤他兩跌，却不是相比肩也？先既無奈而去，今又復來，必然是三藏胎成身重，埋怨得緊，不得已而來也。決有慢他師之心，管

取我師決勝無疑。」

真仙聞言，喜孜孜滿懷春意，笑盈盈一陣威風，挺如意鈎子，走出門來，喝道：「潑猢猻！你又來作甚？」大聖道：「我來只是取水。」真仙道：「泉水乃吾家之井，憑是帝王宰相，也須表禮羊酒來求，方纔僅與些須；况你又是我的仇人，擅敢白手來取？」大聖道：「真個不與？」真仙道：「不與，不與！」大聖罵道：「潑孽障！既不與水，看棍！」丟一個架子，搶個滿懷，不容說，着頭便打。那真仙側身躲過，使鈎子急架相還。這一場比前更勝好殺——

金箍棒，如意鈎，二人奮怒各懷仇。飛砂走石乾坤暗，播土揚塵日月愁。大聖救師來取水，妖仙爲姪不容求。兩家齊努力，一處賭安休。咬牙爭勝負，切齒定剛柔。添機見，越抖擻，噴雲嘖霧鬼神愁。朴朴兵兵鈎棒響，喊聲哮吼振山邱。狂風滾滾催林木，殺氣紛紛過斗牛。大聖愈爭愈喜悅，真仙越打越綢繆。有心有意相爭戰，不定存亡不罷休。

他兩個在庵門外交手，跳跳舞舞的，鬪到山坡之下，恨苦相持不題。

却說那沙和尚提着吊桶，闖進門去，只見那道人在井邊攔住道：『你是甚人，敢來取水！』沙僧放下吊桶，取出降妖寶杖，不對話，着頭便打。那道人躲閃不及，把左臂膊打折，道人倒在地下掙命。沙僧罵道：『我要打殺你這孽畜，怎奈你是個人身！我還憐你，饒你去罷！讓我打水！』那道人叫天叫地的，爬到後面去了。沙僧却纔將吊桶向井中滿滿的打了一吊桶水，走出庵門，駕起雲霧，望着行者喊道：『大哥，我已取了水去也！饒他罷！饒他罷！』

大聖聽得，方纔使鐵棒支住鈎子道：『我本待斬盡殺絕，怎奈你不曾犯法；二來看你令兄牛魔王的情上。先頭來我被鈎了兩下，未得水去；纔然來，我是個調虎離山計，哄你出來爭戰，却着我師弟取水去了。老孫若肯拿出本事來打你，莫說你是一個甚麼如意真仙，就是再有幾個，也打死了。正是打死不如放生，且饒你教你活幾年耳。已後再有取水者，切不可勸搆他。』

那妖仙不識好歹，演一演，就來鈎脚；被大聖閃過鈎頭，趕上前，喝聲『休走！』那妖仙措

手不及，推了一個蹶躓，掙扎不起。大聖奪過如意鉤來，折爲兩段，總拿着又一抉抉作四段，擲之於地道：『潑孽畜！再敢無禮麼？』那妖仙戰戰兢兢，忍辱無言。這大聖笑呵呵，駕雲而起。有詩爲證：

真鉛若鍊須真水，真水調和真汞乾。
真汞真鉛無母氣，靈砂靈藥是仙丹。
嬰兒枉結成胎像，土母施功不費難。
推倒旁門宗正教，心君得意笑容還。

大聖縱着祥光，趕上沙僧，得了真水，喜喜歡歡，回於本處，按下雲頭，竟至村舍。只見豬八戒腆着肚子，倚在門枋上，哼哩。行者悄悄上前道：『馱子，幾時占房的？』馱子慌了道：『哥哥莫取笑。可曾有水來麼？』行者還要耍他，沙僧隨後就到，笑道：『水來了！水來了！』三藏忍痛欠身道：『徒弟呀，累了你們也！』那婆婆却也歡喜，幾口兒都出禮拜道：『菩薩呀，却是難得！難得！』即忙取個花磁盞子，舀了半盞兒，遞與三藏道：『老師父，細細的吃，只消一口，就解了胎氣。』八戒道：『我不用盞子，連吊桶等我喝了罷。』那婆子道：『老爺爺，說殺人罷了，若吃了這吊桶水，好道連腸子肚子都化盡了！』嚇得馱子不敢胡爲，也只吃了半盞。

那裏有頓飯之時，他兩個腹中絞痛，只聽轆轤轆轤三五陣腸鳴。腸鳴之後，那猓子忍不住，大小便齊流。唐僧也忍不住，要往靜處解手。行者道：「師父啊，切莫出風地裏去。怕人子一時冒了風，弄做個產後之疾。」那婆婆即取兩個淨桶來，教他兩個方便。須臾間，各行了幾遍，纔覺住了疼痛，漸漸的銷了腫脹，化了那血團肉塊。那婆婆家又煎些白米粥與他補虛。八戒道：「婆婆，我的身子實落，不用補虛。你去燒些湯水與我洗個澡，却好吃粥。」沙僧道：「二哥，洗不得澡。坐月子的人弄了水漿致病。」八戒道：「我又不曾大生，左右只是個小產，怕他怎的洗洗兒乾淨。」

真個那婆子燒些湯與他兩個淨了手脚。唐僧纔吃兩盞兒粥湯，八戒就吃了十數碗，還只要添。行者笑道：「夯貨！少吃些！莫弄做個沙包肚，不像模樣。」八戒道：「沒事！沒事！我又不是母猪，怕他做甚？」那家子真個又去收拾養飯。老婆婆對唐僧道：「老師父，把這水賜了我罷。」行者道：「猓子不吃水了？」八戒道：「我的肚腹也不疼了，胎氣想是已行散了；洒然無事，又吃水何爲？」行者道：「既是他兩個都好了，將水送你家罷。」

那婆婆謝了行者，將餘剩之水裝於瓦罐之中，埋在後邊地下，對衆老小道：『這罐水，我的棺材本也！』衆老小無不歡喜，整頓齋飯，調開桌凳。唐僧們吃了齋，消消停停，將息了一宿。次日天明，師徒們謝了婆婆家，出離村舍。唐三藏攀鞍上馬，沙和尚挑着行囊，孫大聖前邊引路，豬八戒攏了韁繩。這裏纔是——

洗淨口孽身乾淨，銷化凡胎體自然。

畢竟不知到國界中還有甚麼理會，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 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來逢女國

心猿定計脫烟花

話說三藏師徒別了村舍人家，依路前進，不上三四十里，是那西梁國界。唐僧在馬上指道：「悟空，前面城池相近，市井上人語諠譁，想是西梁女國。汝等須要仔細，謹慎規矩，切休放蕩情懷，紊亂法門教旨。」三人聞言，謹遵嚴命。

言未盡，却至東關廂街口。那裏人都是長裙短襖，粉面油頭，不分老少，盡是婦女。正在兩街上做買賣，忽見他四衆來時，一齊都鼓掌呵呵，整容歡笑道：「人種來了！人種來了！」慌得那三藏勒馬難行。須臾間就塞滿街道，惟聞笑語。八戒口裏亂嚷道：「我是個臊豬！我是個臊豬！」行者道：「馱子，莫胡談，拿出舊嘴臉便是。」

八戒真個把頭搖上兩搖，豎起一雙蒲扇耳，扭動蓮蓬吊搭唇，發一聲喊，把那些婦女們

饒得跌跌爬爬，有詩爲證：

聖僧拜佛到西梁，國內衡陰世少陽。農士工商皆女輩，漁樵耕牧盡紅妝。嬌娥滿

路呼人種，幼婦盈街接粉郎。不是悟能施醜相，煙花園困苦難當！

遂此衆皆恐懼，不敢上前。一個個都捻手撻腰，搖頭咬指，戰戰兢兢，排塞街旁路下，都看唐僧。孫大聖却也弄出醜相開路，沙僧也裝鑿虎維持。八戒探着馬，掬着嘴，擺着耳朵。一行前進，又見那市井上房屋齊整，鋪面軒昂，一般有賣鹽賣米，酒肆茶房，鼓角樓臺，通貨殖，旗亭候館掛簾櫳。

師徒們轉灣抹角，忽見有一女官侍立街下，高聲叫道：『遠來的使客，不可擅入城門，請投館驛註名上簿，待下官執名奏駕，驗引放行。』三藏聞言下馬，觀看那衙門上有一扁，上書「迎陽驛」三字。長老道：『悟空，那村舍人家傳言是實，果有迎陽之驛。』沙僧笑道：『二哥，你却去「照胎泉」邊照照，看可有雙影。』八戒道：『莫弄我！我自喫了那盞兒落胎泉水，已此打下胎來了，還照他怎的？』三藏回頭吩咐道：『悟能，謹言！謹言！』遂上前與那女官作禮。

女官引路，請他們都進驛內，正廳坐下，卽喚看茶。又見那手下人盡是三綰梳頭，兩截穿衣之類。你看他拿茶的也笑。

少頃，茶罷。女官欠身問曰：『使客何來？』行者道：『我等乃東土大唐王駕下欽差上西天拜佛求經者。我師父便是唐王御弟，號曰唐三藏。我乃他大徒弟孫悟空。這兩個是我師弟：豬悟能，沙悟淨。一行連馬五口，隨身有通關文牒，乞爲照驗放行。』那女官執筆寫罷，下來叩頭道：『老爺恕罪。下官乃迎陽驛丞，實不知上邦老爺，知當遠接。』拜畢起身，卽令管事的安排飲饌。道：『爺爺們寬坐一時，待下官進城啓奏我王，倒換關文，打發領給，送老爺們西進。』

三藏欣然而坐不題。

且說那驛丞整了衣冠，竟入城中，五鳳樓前，對黃門官道：『我是迎陽館驛丞，有事見駕。』黃門卽時啓奏，降旨傳宣至殿，問曰：『驛丞有何事來奏？』驛丞道：『微臣在驛，接得東土大唐王御弟唐三藏，有三個徒弟，名喚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連馬五口，欲上西天拜佛取經。特

來啓奏主公，可許他倒換關文放行？」

女王聞奏，滿心歡喜，對衆文武道：「寡人夜來夢見金屏生彩豔，玉鏡展光明，乃是今日之喜兆也。」衆女官擁拜丹墀道：「主公，怎見得是今日之喜兆？」女王道：「東土男人，乃唐朝御弟。我國中自混沌開闢之時，累代帝王，更不會見個男人至此；幸今唐王御弟下降，想是天賜來的。寡人以一國之富，願招御弟爲王，我願爲后，與他陰陽配合，生子生孫，永傳帝業，却不是今日之喜兆也？」

衆女官拜舞稱揚，無不歡悅。驛丞又奏道：「主公之論，乃萬代傳家之好，但只是御弟三徒兇惡，不成相貌。」女王道：「卿見御弟怎生模樣？他徒弟怎生兇醜？」驛丞道：「御弟相貌堂堂，丰姿英俊，誠是天朝上國之男兒，南瞻中華之人物。那三徒却是形容猙獰，相貌如精。」女王道：「既如此，把他徒弟與他傾給，倒換關文，打發他往西天，只留下御弟，有何不可？」

衆官拜奏道：「主公之言極當，臣等欽此欽遵。但只是匹配之事，無媒不可。自古道：「姻緣配合憑紅葉，月老夫妻繫赤繩。」」女王道：「依卿所奏，就着當駕太師作媒，迎驛丞主

婿，先去驛中與御弟求親。待他許可，寡人却擺駕出城迎接。」那太師驛丞領旨出朝。

却說三藏師徒們在驛廳上正享齋飯，只見外面人報：「當駕太師與我們本官老姆來了。」三藏道：「太師來却是何意？」八戒道：「怕是女王請我們也。」行者道：「不是相請，就是說親。」三藏道：「悟空，假如不放，強逼成親，却怎麼是好？」行者道：「師父只管允他，老孫自有處治。」

說不了，二女官早至，對長老下拜。長老一一還禮道：「貧僧出家人，有何德能，敢勞大人下拜？」那太師見長老相貌軒昂，心中暗喜道：「我國中實有造化！這個男子，却也做得我王之夫。」二官拜畢，起來侍立左右，道：「御弟爺爺，萬千之喜了！」三藏道：「我出家人，喜從何來？」

太師躬身道：「此處乃西梁女國，國中自來沒個男子。今幸御弟爺爺降臨，臣奉我王旨意，特來求親。」三藏道：「善哉善哉！我貧僧隻身來到貴地，又無兒女相隨，止有頑徒三個，不

知大人求的是那個親事？驛丞道：『下官纔進朝啓奏，我王十分歡喜道，夜來得一吉夢，夢見金屏生彩豔，玉鏡展光明。知御弟乃中華上國男兒，我王願以一國之富，招贅御弟爺爺爲夫，坐南面稱孤，我王願爲帝后，傳旨着太師作媒，下官主婚，故此特來求這親事也。』

三藏聞言，低頭不語。太師道：『大丈夫遇時，不可錯過。似此招贅之事，天下雖有託國之富，世上實稀。請御弟速允，庶好回奏。』長老越加痴癡。八戒在旁掬着碓挺嘴，叫道：『太師，你去上覆國王：我師父乃久修得道的羅漢，決不愛你託國之富，也不愛你傾國之容；快些兒倒換關文，打發他往西去，留我在此招贅，如何？』

太師聞說，膽戰心驚，不敢回話。驛丞道：『你雖是個男身，但只形容醜陋，不中我王之意。』八戒笑道：『你甚不通變。常言道：「粗柳簸箕細柳斗，世上誰見男兒醜。」』行者道：『馱子，勿得胡談，任師父尊意。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莫要擔關了媒妁工夫。』三藏道：『悟空，憑你怎麼說好。』行者道：『依老孫說，你在這裏也好。自古道，「千里姻緣着線牽」哩。那裏再有這般相應處？』

三藏道：「徒弟，我們在這裏貪圖富貴，誰去西天取經？却不望壞了我大唐之帝主也！」
太師道：「御弟在上，微臣不敢隱言。我王旨意，原只教求御弟爲親，教你三位徒弟，起了會親筵宴，發付領給，倒換關文，往西天取經去哩。」行者道：「太師說得有理。我等不必作難，情願留下師父與你主爲夫。快換關文，打發我們西去，待取經回來，好到此拜爺娘，討盤纏，回大唐也。」

那太師與驛丞對行者作禮道：「多謝老師玉成之恩！」八戒道：「太師，切莫要「口裏擺榮碟兒。」既然我們許諾，且教你主先安排一席，與我們喫鍾肯酒，如何？」太師道：「有，有，有，就教擺設筵宴來也。」那驛丞與天師，歡天喜地，回奏女主不題。

却說唐長老一把扯住行者，罵道：「你這猴頭，弄殺我也！怎麼說出這般話來，教我在此招婚，你們西天拜佛？我就死也不敢如此！」行者道：「師父放心。老孫豈不知你性情？但只是到此地，遇此人，不得不將計就計。」三藏道：「怎麼叫做將計就計？」行者道：「你若使住法

兒不允他，他便不肯倒換關文，不放我們走路。倘或意惡心毒，喝令多人，割了你肉，做甚麼香袋啊，我等豈有善報？一定要使出降魔蕩怪的神通。你知我們的手脚又重，器械又兇，但動動手兒，這一國的人，盡打殺了。他雖然阻當我等，却不是怪物妖精，還是一國人身；你又平素是個好善慈悲的人，在路上一靈不損；若打殺無限的平人，你心何忍？誠爲不善了也。」

三藏聽說，道：「悟空，此論最善。但恐女主招我進去，要行夫婦之禮，我怎肯喪元陽，敗壞了佛家德行；走真精，墜落了本教人身？」行者道：「今日準了親事，他一定以皇帝禮，擺駕出城接你；你更不要推辭，就坐他鳳輦龍車，登寶殿，面南坐下，問女王取出御寶印信來，宣我們兄弟進朝，把通關文牒用了印，再請女王寫個手字花押，僉押了，交付與我們。一壁廂敕擺筵宴，就當與女王會喜，就與我們送行。待筵宴已畢，再叫排駕，只說送我們三人出城，回來與女王配合，哄得他君臣歡悅，更無阻攔之心，亦不起毒惡之念，却待送出城外，你下了龍車鳳輦，教沙僧伺候左右，伏侍你騎上白馬，老孫却使個定身法兒，教他君臣人等皆不能動，我們順大路只管西行。行得一晝夜，我却念個咒，解了術法，還教他君臣們甦醒回城。一則不傷了他

的性命二來不損了你的元神——這叫做「假親脫網」之計，豈非一舉兩全之美也？」

三藏聞言，如醉方醒，似夢初覺，樂以忘憂，稱謝不盡，道：「深感賢徒高見！」四衆同心合意，正自商量不題。

却說那太師與驛丞，不等宣詔，直入朝門，白玉階前，奏道：「主公佳夢最准，魚水之歡就矣。」女王聞奏，捲珠簾，下龍牀，啟櫻唇，露銀齒，笑盈盈嬌聲問曰：「賢卿見御弟，怎麼說來？」太師道：「臣等到驛，拜見御弟畢，即備言求親之事。御弟還有推托之辭，幸虧他大徒弟慨然見允，願留他師父與我王爲夫，而南稱帝，只教先倒換關文，打發他三人西去，取得經回，却到此拜認爺娘，討盤費回大唐也。」女王笑道：「御弟再有何說？」太師奏道：「御弟不言，願配我主；只是他那二徒弟，先要吃席肯酒。」

女王聞言，即傳旨，教光祿寺排宴；一壁廂排大駕，出城迎接夫君。衆女官即欽遵王命，打掃宮殿，鋪設庭臺。一班兒擺宴的，火速安排；一班兒擺駕的，流星整備。你看那西梁國雖是婦

女之邦，那變輿不亞中華之盛。但見——

六龍噴彩，雙鳳生祥。六龍噴彩扶車出，雙鳳生祥駕輦來。馥鄰異香滿，氤氳瑞氣開。金魚玉佩多官擁，寶髻雲鬟衆女排。鴛鴦掌扇遮鸞駕，翡翠珠簾影鳳釵。笙歌音美，絃管聲諧。一片歡情沖碧漢，無邊喜氣出靈臺。三簷羅蓋搖天宇，五色旌旗映御階。此地自來無合卺，女王今日配男才。

不多時，大駕出城，早到迎陽館驛。忽有人報三藏師徒道：『駕到了。』三藏聞言，即與三徒，整衣出廳迎駕。女王捲簾下輦道：『那一位是唐朝御弟？』太師指道：『那欄衣者便是。』女王閃鳳目，簇蛾眉，仔細觀看，果然一表非凡。你看他——

丰姿英偉，相貌軒昂。齒白如銀砌，唇紅口四方。頂平額闊天倉滿，目秀眉清地閣長。兩耳有輪真傑士，一身不俗是才郎。好個妙齡聰俊風流子，堪配西梁窈窕娘。

女王看到那心歡意美之處，不覺淫情汲汲，愛慾恣恣，展放櫻桃小口，呼道：『大唐御弟，還不來占鳳乘鸞也？』三藏聞言，耳紅面赤，羞答答不敢抬頭。豬八戒在旁，掬着嘴，錫眼觀看。

那女王，却也嬌娜，真個——

眉如翠羽，肌似羊脂。臉襯桃花瓣，鬢堆金鳳絲。秋波湛湛妖嬈態，春筍纖纖嬌媚姿。斜軀紅綃飄彩艷，高簪珠翠顯光輝。說甚麼昭君美貌，果然是賽過西施。柳腰微展鳴金珮，蓮步輕移動玉肢。月裏嫦娥難到此，九天仙子怎如斯。宮妝巧樣非

凡類，誠然王母降瑤池。

那獸子看到好處，忍不住口嘴流涎，心頭亂撞；一時間骨軟筋麻，好便似雪獅子向火，不覺的都化去也。只見那女王走近前來，一把扯住三藏，俏語嬌聲，叫道：『御弟哥哥，請上龍車，和我同上金鑾寶殿，匹配夫婦去來。』這長老戰兢兢立站不住，似醉如痴。行者在側，教道：『師父不必太謙，請共師娘上輦。快快倒換關文，等我們取經去罷。』

長老不敢回言，把行者抹了兩抹，止不住落下淚來。行者道：『師父切莫煩惱。這般富貴，不受用，還待怎麼哩？』三藏沒及奈何，只得依從，揩了眼淚，強整歡容，移指近前，與女主——同携素手，共坐龍車。那女主喜孜孜欲配夫妻，這長老憂惶惶只思拜佛。一個要

洞房花燭交鴛侶，一個要西宇靈山見世尊。女帝真情，聖僧假意。女帝真情，指望和諧同到老；聖僧假意，牢藏情意養元神。一個喜見男身，恨不得白晝並頭諧伉儷；一個怕逢女色，只思量即時脫網上雷音。二人和會同登輦，豈料唐僧各有心。

那些文武官，見主公與長老同登鳳輦，並肩而坐，一個個眉花眼笑，撥轉儀從，復入城中。孫大聖纔教沙僧挑着行李，牽着白馬，隨大駕後邊同行。豬八戒往前亂跑，先到五鳳樓前，嚷道：『好自在，好現成呀！這個弄不成！這個弄不成！吃了喜酒進親纔是！』說得些執儀從引導的女官，一個個回至駕邊，道：『主公，那一個長嘴大耳的在五鳳樓前嚷道，要喜酒吃哩。』

女主聞奏，與長老倚香肩，偃並桃腮，開檀口，俏聲叫道：『御弟哥哥，長嘴大耳的是你那個高徒？』三藏道：『是我第二個徒弟。他生得食腸寬大，一生要圖口肥；須是先安排些酒食與他吃了，方可行事。』女主急問：『光祿寺安排筵宴，完否？』女官奏道：『已設葷素兩樣在東閣上哩。』女王又問：『怎麼兩樣？』女官奏道：『臣恐唐朝御弟與高徒等平素吃齋，故有葷素兩樣。』女王却又笑吟吟，偃着長老的香腮道：『御弟哥哥，你吃葷吃素？』三藏道：『貧』

僧喫素，但是未曾戒酒，須得幾杯素酒，與我二徒弟喫些。」

說未了，太師啓奏：「請赴東閣會宴。今宵吉日良辰，就可與御弟爺爺成親。明日天開黃道，請御弟爺爺登寶殿，面南，改年號即位。」女王大喜，即與長老携手相攙，下了龍車，共入端門裏。但見那——

風飄仙樂下樓臺，闔闔中間翠輦來。鳳闕大開光藹藹，皇宮不閉錦排排。麟殿
內爐煙裊，孔雀屏邊房影迴。亭開崢嶸如上國，玉堂金馬更奇哉。

既至東閣之下，又聞得一派笙歌聲韻美，又見兩行紅粉貌嬌嬈。正中堂排設兩般盛宴：左邊上首是素筵，右邊上首是葷筵。下兩路盡是單席。那女王斂袍袖，十指尖尖，捧着玉杯，便來安席。行者近前道：「我師徒都是喫素。先請師父坐了左手素席，轉下三席，分左右，我兄弟們好坐。」太師喜道：「正是，正是。」「師徒如父子，」也不可並肩。」衆女官連忙調了席面。女王一一傳杯，安了他弟兄三位。行者又與唐僧丟個眼色，教師父回禮。三藏下來，却也擎玉杯，與女王安席。那些文武官，朝上拜謝了皇恩，各依品從，分坐兩邊，纔住了音樂請酒。

那八戒那管好歹，放開肚子，只情喫起；也不管甚麼玉屑米飯，蒸餅糖糕，蘑菇，香蕈，笋芽，木耳，黃花菜，石花菜，紫菜，蔓菁，芋頭，蘿藤，山藥，黃精，一骨辣噏了個罄盡；喝了五七杯酒，口裏嚷道：『看添換來！拿大觥來！再喫幾觥，各人幹事去！』沙僧問道：『好筵席不喫，還要幹甚事？』馱子笑道：『古人云：「造弓的造弓，造箭的造箭。」我們如今招的招，嫁的嫁，取經的還去取經，走路的還去走路，莫只管貪杯誤事。快早兒打發關文，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女王聞說，即命取大杯來。近侍官連忙取幾個鸚鵡杯，鸕鶿杓，金叵羅，銀鑿落，玻璃盞，水晶盆，蓬萊碗，琥珀鐘，滿斟玉液，連注瓊漿。果然都各飲一巡。三藏欠身而起，對女王合掌道：『陛下，多蒙盛設，酒已斃了。請登寶殿，倒換關文，趕天早送他三人出城罷。』女王依言，携着長老，散了筵宴，上金鑾寶殿，即讓長老即位。三藏道：『不可！不可！適太師言過，明日天開黃道，貧僧纔敢即位稱孤。今日即印關文，打發他去也。』女王依言，仍坐了龍牀，即取金交椅一張，放在龍牀左手，請唐僧坐了，叫徒弟們拿上通關文牒來。

大聖便教沙僧解開包袱，取出關文。大聖將關文雙手捧上。那女王細看一番，上有大唐

皇帝寶印九顆，下有寶象國印，烏雞國印，車遲國印，女王看罷，嬌滴滴笑語道：「御弟哥哥又姓陳？」三藏道：「俗家姓陳，法名玄奘。因我唐王聖恩，認爲御弟，賜姓我爲唐也。」女王道：「關文上如何沒有高徒之名？」三藏道：「三個頑徒，不是我唐朝人物。」女王道：「既不是你唐朝人物，爲何肯隨你來？」三藏道：「大的個徒弟，乃是東勝神州傲來國人氏；第二個乃西牛賀洲烏斯莊人氏；第三個乃流沙河人氏；他三人都因罪犯天條，南海觀世音菩薩解脫他苦乘善飯，將功折罪，情願保護我上西天取經。皆是途中收得，故此未註法名在牒。」女王道：「我與你添註法名，好麼？」三藏道：「但憑陛下尊意。」

女王卽令取墨筆來，濃磨香翰，飽潤香毫，牒文之後，寫上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三人名諱，却纔取出御印，端端正正印了；又畫個手字花押，傳將下去。孫大聖接了，敎沙僧包裹停當。那女王又賜出碎金散銀一盤，下龍牀，遣與行者道：「你三人將此權爲路費，早上西天待汝等取經回來，寡人還有重謝。」行者道：「我們出家人，不受金銀，途中自有乞化之處。」女王見他不受，又取出綾錦十疋，對行者道：「汝等行色匆匆，裁製不及，將此路上做件衣服遮寒。」

行者道：『出家人穿不得綾錦，自有護體布衣。』女王見他不受教，『取御米三升，在路權爲一飯。』

八戒聽說個「飯」字，便就接了，揷在包袱之間。行者道：『兄弟，行李見今沉重，且倒有氣力挑米？』八戒笑道：『你那裏知道？米好的是個日消貨，只消一頓飯，就了帳也。』遂此合掌謝恩。三藏道：『敢煩陛下相同貧僧送他三人出城，待我囑付他們幾句，教他好生西去，我却回來與陛下永受榮華，無掛無牽，方可會鸞交鳳友也。』女王不知是計，便傳旨擺駕，與三藏並倚香肩，同登鳳輦，出西城而去。滿城中都盪添淨水，爐降真香。一則看女王變駕，二來看御弟男身，沒老沒少，盡是粉容嬌面，綠鬢雲鬢之輩。

不多時，大駕出城，到西關之外。行者、八戒、沙僧，同心合意，結束整齊，竟迎着變輿，厲聲高叫道：『那女王不必遠送，我等就此拜別。』長老慢下龍車，對女王拱手道：『陛下請回，讓貧僧取經去也。』女王聞言，大驚失色，扯住唐僧道：『御弟哥哥，我願將一國之富，招你爲夫，明日高登寶位，卽位稱君，我願爲君之后，喜筵通皆喫了，如何却又變卦？』

八戒聽說，發起個風來，把嘴亂扭，耳朵亂搖，闖至駕前，嚷道：『我們和尚家和你這粉骷
體做甚夫妻！放我師父走路！』那女王見他那等撒潑弄醜，說得魂飛魄散，跌入輦駕之中。沙
僧却把三藏搶出人叢，伏侍上馬。只見那路旁閃出一個女子，喝道：『唐御弟，那裏走？我
和你耍風月兒去來！』沙僧罵道：『賊輩無知！』掣寶杖劈頭就打。那女子弄陣旋風，嗚的一聲，把
唐僧攝將去了，無影無踪，不知下落何處。咦！正是——

脫得煙花網，又遇風月魔。

畢竟不知那女子是人是怪，老師父的性命得死得生，且聽下回分解。

廣遊之紀 第五十四回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戲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壞身

却說孫大聖與豬八戒正要使法定那些婦女，忽聞得風響處，沙僧嚷鬧，急回頭時，不見了唐僧。行者道：『是甚人來搶師父去了？』沙僧道：『是一個女子，弄陣旋風，把師父攝去也。』行者聞言，唵哨跳在雲端裏，用手搭涼篷，四下裏觀看，只見一陣灰塵，風滾滾，往西北上去了；急回頭叫道：『兄弟們，快駕雲同我趕師父去來！』

八戒與沙僧，即把行囊梢在馬上，響一聲，都跳在半空裏去。慌得那西梁國君臣女輩，跪在塵埃，都道：『是白日飛昇的羅漢，我主不必驚疑。唐御弟也是個有道的禪僧，我們都有眼無珠，錯認了中華男子，枉費了這場神思。請主公上輦回朝也。』女王自覺慚愧，多官都一齊回國不題。

却說孫大聖兄弟三人騰空踏霧，望着那陣旋風，一直趕來，前至一座高山，只見灰塵息靜，風頭散了，更不知妖向何方。兄弟們接落雲霧，找路尋訪，忽見一壁廂，青石光明，却似個屏風模樣。三人牽着馬轉過石屏，石屏後有兩扇石門，門上有六個大字，乃是「毒敵山琵琶洞。」

八戒無知，上前就使釘鈿築門。行者急止住道：「兄弟莫忙，我們隨旋風趕便趕到這裏，尋了這會，方遇此門，又不知深淺如何。倘不是這個門兒，却不惹他見怪？你兩個且牽了馬，還轉石屏前立等片時，待老孫進去打聽個有無虛實，却好行事。」沙僧聽說，大喜道：「好好好！正是粗中有細！」他二人牽馬回頭。孫大聖顯個神通，捻着訣，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作蜜蜂兒，真個輕巧！你看他——

翅薄隨風軟，腰輕映日纖。嘴甜曾覓蕊，尾利善降蟾。釀蜜功何淺，投衙禮自謙。如今施巧計，飛舞入門簷。

行者自門縫處鑽將進去，飛過二層門裏，只見正當中花亭子上端坐着一個女妖，左右列幾個彩衣繡服丫髻兩摯的女童，都歡天喜地，正不知講論甚麼。這行者輕輕的飛上去，釘在那花亭格子上，側耳纔聽，又見兩個總角蓬頭女子，捧兩盤熱騰騰的麵食，上亭來道：『奶奶，一盤是人肉餡的董饅饅，一盤是鄧沙餡的素饅饅。』那女怪笑道：『小的們，攙出唐御弟來。』幾個彩衣繡服的女童，走向後房，把唐僧扶出。那師父面黃唇白，眼紅淚滴。行者在暗中嗟嘆道：『師父中毒了！』

那怪走下亭，露春葱，十指纖纖，扯住長老道：『御弟寬心。我這裏雖不是西梁女國的宮殿，不比富貴奢華，其實却也清閑自在，正好念佛看經。我與你做個道伴兒，真個是百歲和諧也。』三藏不語。那怪道：『且休煩惱。我知你在女國中赴宴之時，不曾進得飲食。這裏董素饅饅兩盤，憑你受用些兒壓驚。』三藏沉思默想道：『我待不說話，不吃東西，此怪比那女王不同，——女王還是人身，行動以禮；此怪乃是妖神。——恐爲加害，奈何……我三個徒弟，不知我因陷在於這裏，倘或加害，却不枉丟性命……』以心問心，無計所奈，只得強打精神，開口道：

「董的何如？素的何如？」

女怪道：「董的是人肉餛飩，素的是鄧沙餛飩。」三藏道：「貧僧吃素。」那怪笑道：「女童看熱茶來，與你家長爺爺吃素餛飩。」一女童果捧着香茶一盞，放在長老面前。那怪將一個素餛飩劈破，遞與三藏。三藏將個董餛飩團團遞與女怪。女怪笑道：「御弟，你怎麼不劈破與我？」三藏合掌道：「我出家人，不敢破董。」那女怪道：「你出家人，不敢破董，怎麼前日在子母河邊吃水高，今日又好吃鄧沙餛飩？」三藏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馬行遲。」

行者在格子眼聽着兩個言語相攀，恐怕師父亂了真性，忍不住，現了本相，掣鐵棒喝道：「孽畜無禮！」那女怪見了，口噴一道煙光，把花亭子罩住，教：「小的們，收了御弟！」他却拿一柄三股鋼叉，跳出亭門，罵道：「潑猴慳慳！怎麼敢私入吾家，偷窺我容貌？不要走！吃老娘一叉！」這大聖使鐵棒架住，且戰且退。二人打出洞外。那八戒、沙僧正在石屏前等候，忽見他兩個爭持，慌得八戒將白馬牽過，道：「沙僧，你只管看守行李馬匹，等老豬去幫打幫打。」好獸子，雙手舉鈿，趕上前，叫道：「師兄靠後，讓我打這潑賤！」那怪見八戒來，他又使個手段，噓了

一聲，鼻中出火，口內生煙，把身子抖了一抖，三股叉飛舞沖迎。

那女怪也不知有幾隻手，沒頭沒臉的滾將來。這行者與八戒，兩邊攻住。那怪道：「孫悟空，你好不識進退！我便認得你，你是不認得我。你那雷音寺裏佛如來也還怕我哩。量你這兩個毛人，到得那裏都上來，一個個仔細看打！」這一場怎見得好戰——

女怪威風長，猴王氣概興。天蓬元帥爭功績，亂舉釘耙要顯能。那一個手多叉緊，煙光繞，這兩個性急兵強霧氣騰。女怪只因求配偶，男僧怎肯泄元精？陰陽不對相持鬪，各逞雄才恨苦爭。陰靜養榮思動動，陽收息衛愛清清。致令兩處無和睦，又鈿鐵棒賭輸贏。這個棒有力，鈿更龍，女怪鋼叉丁對丁。毒敵山前三不讓，琵琶洞外兩無情。那一個喜得唐僧諧風侶，這兩個必隨長老取真經。驚天動地來相戰，只殺得日月無光星斗更！

三個戰鬪多時，不分勝負。那女怪將身一縱，使出個倒馬毒椿，不覺的把大聖頭皮上扎了一下。行者叫聲「苦啊！」忍耐不得，負痛敗陣而走。八戒見事不諧，拖着鈿，徹身而退。那怪

得了勝，收了鋼叉。行者抱頭，皺眉苦面，叫聲「利害！利害！」八戒到跟前問道：「哥哥，你怎麼正戰到好處，却就叫苦連天的走了？」行者抱着頭，只叫「疼疼疼！」沙僧道：「想是你頭風發了？」行者跳道：「不是！不是！」八戒道：「哥哥，我不曾見你受傷，却頭疼，何也？」行者哼哼的道：「了不得！了不得！我與他正然打處，他見我破了他的叉勢，他就把身子一縱，不知是件甚麼兵器，着我頭上扎了一下，就這般頭疼難禁，故此敗了陣來。」

八戒笑道：「只這等靜處常誇口，說你的頭是修煉過的，却怎麼就不禁這一下扎？」行者道：「正是。我這頭，自從修煉成真，盜食了蟠桃仙酒，老子金丹，大鬧天宮時，又被玉帝差大力鬼王，二十八宿，押赴斗牛宮外處斬，那些神將使刀斧鎚劍，雷打火燒；及老子把我安在八卦爐，煅煉四十九日，俱未傷損；今日不知這婦人用的是甚麼兵器，把老孫頭弄傷也！」沙僧道：「你放了手，等我看看，莫破了。」行者道：「不破！不破！」八戒道：「我去西梁國討個膏藥你貼貼。」行者道：「又不瘡不破，怎麼貼得膏藥？」八戒笑道：「哥啊，我的胎前產後病倒不會有，你倒弄了個爛門纏了。」沙僧道：「二哥且休取笑。如今天色晚矣，大哥傷了頭，師父又

不知死活，怎的是好？」

行者哼道：「師父沒事。我進去時，變作蜜蜂兒，飛入裏面，見那婦人坐在花亭子上，少頃，兩個丫鬢，捧兩盤饅饅：一盤是人肉餛飩，一盤是鄧沙餛飩，素的。又着兩個女童扶師父出來吃一個壓驚，又要與師父做甚麼道伴兒。師父始初不與那婦人答話，也不吃饅饅；後見他甜言美語，不知怎麼，就開口說話，却說吃素的。那婦人就將一個素的劈開，遞與師父。師父將個團圓葷的遞與那婦人。婦人道：「怎不劈破？」師父道：「出家人不敢破葷。」那婦人道：「既不破葷，前日怎麼在子母河邊飲水高，今日又好吃鄧沙餛飩？」師父不解其意，答他兩句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馬行遲。」我在格子上聽見，恐怕師父亂性，便就現了原身，掣棒就打。他也使神通，噴出煙霧，叫收了御弟，就輪鋼叉，與老孫打出洞來也。」

沙僧聽說，咬指道：「這潑賤也不知從那裏就隨將我們來，把上項事情都知道了！」八戒道：「這等說，便我們安歇不成。莫管甚麼黃昏半夜，且去他門上索戰，嚷嚷鬧鬧，攪他個不睡，莫教他捉弄了我師父。」行者道：「頭疼，去不得！」沙僧道：「不須索戰。一則師兄頭痛；二

來我師父是個真僧，決不以色空亂性。且就在山坡下，閉風處，坐這一夜，養養精神，待天明再作理會。」遂此三個弟兄，拴牢白馬，守護行囊，就在坡下安歇不題。

却說那女怪放下兇惡之心，重整歡愉之色，叫：「小的們，把前後門都關緊了。」——又使兩個支更，防守行者。——「但聽門響，即時通報。」却又教：「女童，將臥房收拾齊整，掌燭焚香，請唐御弟來，我與他交歡。」遂把長老從後邊攙出。那女怪弄出十分嬌媚之態，携定唐僧道：「常言『黃金未爲貴，安樂值錢多。』且和你做會夫妻兒，耍子去也。」

這長老咬定牙關，聲也不透。欲待不去，恐他生心害命，只得戰兢兢，跟着他步入香房。却如痴如癡，那裏抬頭舉目？更不曾看他房裏是甚牀鋪幔帳，也不知有甚箱籠梳妝。那女怪說出的雨意雲情，亦漠然無聽。好和尚，真是——

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他把這錦繡嬌容如糞土，金珠美貌若灰塵。一生只愛參禪，半步不離他地。那裏會惜玉憐香？只曉得修真養性。那女怪，活潑潑，春意無

邊；這長老，死了，禪機有在。一個似軟玉溫香，一個如死灰槁木。那一個，展鴛衾，淫興濃濃；這一個，束褊衫，丹心耿耿。那個要貼胸交股和鸞鳳，這個要面壁歸山訪達摩。女怪解衣，賣弄他肌香膚膩；唐僧歛衽，緊藏了糙肉粗皮。女怪道：『我枕剩衾閑何不睡？』唐僧道：『我頭光服異怎相陪？』那個道：『我願作前朝柳翠翠。』這個道：『貧僧不是月闍黎。』女怪道：『我美若西施還媿娜。』唐僧道：『我越王因此久埋屍。』女怪道：『御弟，你記得寧教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唐僧道：『我的真陽爲至寶，怎肯輕與你這粉骷髏……』

他兩個散言碎語的，直鬪到更深，唐長老全不動念。那女怪扯扯拉拉的不放，這師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直纏。到有半夜時候，把那怪弄得惱了，叫：『小的們，拿繩來！』可憐將一個心愛的人兒，一條繩，綑的像個猓獅模樣；又教拖在房廊下去，却吹滅銀燈，各歸寢處，一夜無詞。

不覺的鷄聲三唱，那山坡下孫大聖欠身道：『我這頭疼了一會，到如今也不疼不麻，只

是有些作癢。」八戒笑道：「癢便再教他扎一下，何如？」行者啐了一口道：「放放放！」八戒又笑道：「放放放！我師父這一夜倒浪浪浪！」沙僧道：「且莫鬪口。天亮了，快趕早兒捉妖怪去。」行者道：「兄弟，你只管在此守馬，休得動身。豬八戒跟我去。」

那獸子抖擻精神，束一束皂錦直裰，相隨行者，各帶了兵器，跳上山崖，竟至石屏之下。行者道：「你且立住。只怕這怪物夜裏傷了師父，先等我進去打聽打聽。倘若被他哄了，喪了元陽，真個虧了德行，却就大家散火；若不亂性情，禪心未動，却好努力相持，打死精怪，救師西去。」八戒道：「你好痴哩！常言道：『乾魚可好與貓兒作枕頭？』就不如此，就不如此，也要抓你幾把！」行者道：「莫胡疑亂說，待我去看。」

好大聖，轉石屏，別了八戒，搖身還變個蜜蜂兒，飛入門裏。見那門裏有兩個丫鬢，頭枕着梆鈴，正然睡哩。却到花亭子觀看，那妖精原來弄了半夜，都辛苦了，一個個都不知天曉，還睡着哩。行者飛來後面，影影的只聽見唐僧聲喚。忽抬頭，見那房廊下四馬攢蹄，細着師父，行者輕輕的釘在唐僧頭上，叫：「師父。」唐僧認得聲音，道：「悟空來了？快救我命！」行者道：「夜

來好事如何？」三藏咬牙道：「我寧死也不肯如此！」行者道：「昨日我見他有相憐相愛之意，却怎麼今日把你這般挫折？」三藏道：「他把我纏了半夜，我衣不解帶，身未沾牀。他見我不肯相從，纔網我在此。你千萬救我取經去也！」

他師徒們正然問答，早驚醒了那個妖精。妖精雖是下狠，却還有流連不舍之意。一覺翻身，只聽見「取經去也」一句，他就滾下牀來，厲聲高叫道：「好夫妻不做，却取甚麼經去？」行者慌了，撇却師父，急展翅飛將出去，現了本相，叫聲「八戒」。那猓子轉過石屏道：「那話兒成了否？」行者笑道：「不會不會！老師父被他摩弄不從，惱了，細在那裏。正與我訴說前情，那妖驚醒了，我慌得出來也。」八戒道：「師父會說甚來？」行者道：「他只說衣不解帶，身未沾牀。」八戒笑道：「好好好！還是個真和尚！我們救他去！」

猓子粗鹵，不容分說，舉釘鈹，望他那石頭門上儘力氣一鈹，叮喇喇築做幾塊。唬得那幾個枕綁鈴睡的丫鬢，跑至二層門外，叫聲「開門！前門被昨日那兩個醜男人打破了！」那女怪正出房門，只見四五個丫鬢跑進去報道：「奶奶，昨日那兩個醜男人又來把前門已打碎

矣。」

那怪聞言，即忙叫：『小的們！燒湯洗面梳妝！』叫：『把御弟連繩抬在後房收了，等我打他去！』好妖精，走出來，舉着三股叉，罵道：『潑猴野處！老大無知！你怎敢打破我門？』八戒罵道：『濫淫賤貨！你倒困陷我師父，返敢硬嘴！我師父是你哄將來做老公的，快快送出饒你！』再說半個不字，老豬一頓鈚，連山也築倒你的！

那怪那容分說，抖擻身軀，依前弄法，鼻口內噴煙冒火，舉鋼叉就刺八戒。八戒側身躲過，着鈚就築。孫大聖使鐵棒並力相幫，那怪又弄神通，也不知是幾隻手，左右遮欄。交鋒三五個回合，不知是甚兵器，把八戒嘴唇上也扎了一下。那獸子拖着鈚，侮着嘴，負痛逃生。行者却也有些怕他，虛丟一棒，敗陣而走。那怪得勝而回，叫小的們搬石塊壘了前門不題。

却說那沙和尚正在坡前放馬，只聽得那裏豬哼。忽抬頭，見八戒侮着嘴，哼將來。沙僧道：『怎的說？』獸子哼道：『了不得了！了不得了！——疼疼疼！』說不了，行者也到跟前，笑道：『好獸

子啊！昨日呖我是腦門癱，今日却也弄做個癩嘴疽了！」八戒哼道：「難，忍難，忍疼得緊利害，利害！」

三人正然難處，只見一個老媽媽兒，左手提着青竹籃兒，自南山路上挑菜而來。沙僧道：「大哥，那媽媽來得近了，等我問他個信兒，看這個是甚妖精，是甚兵器，這般傷人。」行者道：「你且住，等老孫問他去來。」行者急睜睛看，只見頭直上有祥雲蓋頂，左右有香霧籠身。行者認得，即叫：「兄弟們，還不來叩頭？那媽媽是菩薩來也。」慌得猪八戒疼下拜，沙和尚牽馬躬身，孫大聖合掌跪下，叫聲：「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

那菩薩見他們認得元光，即踏祥雲，起在半空，現了真像。原來是魚籃之像。行者趕到空中，拜告道：「菩薩，恕弟子失迎之罪！我等努力救師，不知菩薩下降；今遇魔難難收，萬望菩薩搭救搭救！」菩薩道：「這妖精十分利害。他那三股叉是生成的兩隻鉗脚。扎人痛者，是尾上一個鈎子，喚做「倒馬毒」。本身是個蝎子精。他前者在雷音寺聽佛談經，如來見了，不合用手推他一把，他就轉過鈎子，把如來左手中指上扎了一下。如來也疼難禁，即着金剛拿他。」

他却在這裏。若要救得唐僧，除是別告一位方好。我也是近他不得。」

行者再拜道：「望菩薩指示，別告那位去好，弟子即去請他也。」菩薩道：「你去東天門裏光明宮告求昴日星官，方能降伏。」言罷，遂化作一道金光，竟回南海。孫大聖纔按雲頭，對八戒、沙僧道：「兄弟放心，師父有救星了。」沙僧道：「是那裏救星？」行者道：「纔然菩薩指示，教我告請昴日星官老孫去來。」八戒悔着嘴，哼道：「哥啊！就問星官討些止疼的藥餌來！」行者笑道：「不須用藥，只似昨日疼過夜就好了。」沙僧道：「不必煩敘，快早去罷。」

好行者，急忙駕筋斗雲，須臾到東天門外，忽見增長天王當面作禮道：「大聖何往？」行者道：「因保唐僧西方取經，路遇魔障纏身，要到光明宮見昴日星官走走。」忽又見陶、張、辛、鄧四大元帥，也問何往。行者道：「要尋昴日星官去降妖救師。」四大帥道：「星官今早奉玉帝旨意，上觀星臺巡劄去了。」行者道：「可有這話？」辛天君道：「小將等與他同下斗牛宮，豈敢說假？」陶天君道：「今已許久，或將回矣。」大聖還先去光明宮，如未回，再去觀星臺可也。」大聖遂喜，即別他們，至光明宮門首，果是無人，復抽身就走，只見那壁廂有一行兵士攔

列後面星官來了。那星官還穿的是拜駕朝衣，一身金縷。但見他——

冠簪五岳金光彩，笏執山河玉色瓊。袍掛七星雲霞豔，腰圍八極寶環明。叮噹珮響如敲韻，迅速風聲似擺鈴。翠羽扇開來昴宿，天香飄襲滿門庭。

前行的兵士，看見行者立於光明宮外，急轉身報道：『主公，孫大聖在這裏也。』那星官歛雲霧，整束朝衣，停執事，分開左右，上前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專來拜煩教師父一難。』星官道：『何難？在何地方？』行者道：『在西梁國毒敵山琵琶洞。』星官道：『那山洞有甚妖怪，却來呼喚小神？』行者道：『觀音菩薩適纔顯化，說是一個蝸子精。特舉先生方能治得，因此來請。』星官道：『本欲回奏玉帝，奈大聖至此，又感菩薩舉薦，恐遲誤事，小神不敢請獻茶，且和你去降妖精，却再來回旨罷。』

大聖聞言，即同出東天門，直至西梁國。望見毒敵山不遠，行者指道：『此山便是。』星官按下雲頭，同行者至石屏前山坡之下。沙僧見了道：『二哥起來，大哥請得星官來了。』那獸子還悔着嘴道：『恕罪！恕罪！有病在身，不能行禮。』星官道：『你是個修行之人，何病之有？』

八戒道：『早間與那妖精交戰，被他着我唇上扎了一下，至今還疼哩。』星官道：『你上來，我與你醫治醫治。』獸子纔放了手，口裏哼哼噴噴道：『千萬治治！待好了謝你。』

那星官用手把嘴唇上摸了一摸，吹一口氣，就不疼了。獸子歡喜下拜道：『妙啊！妙啊！』行者笑道：『煩星官也把我頭上摸摸。』星官道：『你未遭毒，摸他何爲？』行者道：『昨日也曾遭過，只是過了夜，纔不疼；如今還有些麻癢，只恐發天陰，也煩治治。』星官真個也把頭上摸了一摸，吹口氣，也就解了餘毒，不麻不癢了。八戒發狠道：『哥哥，去打那潑賤去！』星官道：『正是，正是。你兩個叫他出來，等我好降他。』行者與八戒跳上山坡，又至石屏之後。獸子口裏亂罵，手似撈鉤，一頓釘鉞，把那洞門外壘壘的石塊爬開，闖至一層門，又一釘鉞，將二門築得粉碎。慌得那門裏小妖飛報：『奶奶！那兩個醜男人又把二層門也打破了！』

那怪正教解放唐僧討素茶飯與他吃哩，聽見打破二門，即便跳出花亭子，輪叉來刺八戒。八戒使釘鉞迎架。行者在旁，又使鐵棒來打。那怪趕至身邊，要下毒手，行者與八戒識得方法，回頭就走。那妖怪趕過石屏之後，行者叫聲：『昴宿何在？』只見那星官立於山坡之上，現

出本相。原來是一隻雙冠子大公雞，昂起頭來，約有六七尺高，對着妖怪叫了一聲，那怪即時就現了本像。原來是個琵琶來大小的一個蠅子精。這星官再叫一聲，那怪渾身酥軟，死在坡前。有詩爲證：

花冠繡頸若團纓，爪硬距長目翳睛。
踴躍雄威全五德，崢嶸壯勢羨三鳴。
豈如凡鳥啼茅屋？本是天星顯聖名。
毒蠅枉修人道行，還原反本見真形。

八戒上前，一隻脚躍住那怪的胸前，道：『孽畜！今番使不得倒馬毒了！』那怪動也不動，被獸子一頓釘耙，搗作一團爛醬。那星官復聚金光，駕雲而去。行者與八戒、沙僧，朝天拱謝道：『有累有累！改日赴宮拜酬。』三人謝畢，却纔收拾行李，馬匹都進洞裏。見那大小丫鬢兩邊跪下，拜道：『爺爺，我們不是妖邪，都是西梁國女人，前者被這妖精攝來的。你師父在後邊香房裏坐着哭哩。』行者聞言，仔細觀看，果然不見妖氣，遂入後邊叫道：『師父！』

那唐僧見衆齊來，十分歡喜道：『賢徒，累及你們了！那婦人何如也？』八戒道：『那厮原是個大母蠅子，幸得觀音菩薩指示，大哥去天宮裏請得那昴日星官下降，把那厮收伏。纔被

老猪築做個泥了，方敢深入於此，得看師父之面。『唐僧謝之不盡。又尋些素米，素麵，安排了飲食，吃了一頓，把那些攝將來的女子趕下山，指與回家之路，點上一把火，把幾間房宇，燒燬罄盡，請唐僧上馬，找尋大路西行。正是——

割斷塵緣離色相，推乾金海悟禪心。

畢竟不知幾年上纔得成，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神狂誅草寇

道昧放心猿

靈臺無物謂之清，寂寂全無一念生。猿馬牢收休放蕩，精神謹慎莫睜瞠。除六賊，悟三乘，萬緣都罷自分明。色邪永滅超真界，坐享西方極樂城。

話說唐三藏咬釘嚼鐵，以死命留得一個不壞之身，感蒙行者等打死蝎子精，救出琵琶洞，一路無詞，又早是朱明時節。但見那——

熏風時送野蘭香，濯雨纔晴新竹涼。艾葉滿山無客採，蒲花盈澗自爭芳。海榴嬌

艷遊蜂喜，溪柳陰濃黃雀狂。長路那能包角黍，龍舟應弔汨羅江。

他師徒們行賞端陽之景，虛度中天之節，忽又見一座高山阻路。長老勒馬，回頭叫道：「悟空，前面有山，恐又生妖怪，是必謹防。」行者等道：「師父放心，我等皈命投誠，怕甚妖怪？」

長老聞言甚喜，加鞭催駿馬，放轡縱蛟龍。須臾上了山崖，舉頭觀看，真個是——

頂巔松柏接雲青，石壁荆榛掛野藤。萬丈崔巍，千層懸削。萬丈崔巍峯嶺峻，千層懸削壑崖深。蒼苔碧蘚鋪陰石，古檜高槐結大林。林深處，聽幽禽，巧聲睨院實堪吟。澗內水流如瀉玉，路旁花落似堆金。山勢惡，不堪行，十步全無半步平。狐狸麋鹿成雙遇，白鹿玄猿作對迎。忽聞虎嘯驚人胆，鶴鳴振耳透天庭。黃梅紅杏堪供食，野草閑花不識名。

四衆進山，緩行良久，過了山頭，下西坡，乃是一段平陽之地。豬八戒賣弄精神，教沙和尚挑着擔子，他雙手舉鈚，上前趕馬。那馬更不懼他，憑那會子嗒答答的，還只是緩行不緊。行者道：『兄弟，你趕他怎的？讓他慢慢走罷了。』八戒道：『天色將晚，自上山行了這一日，肚裏餓了，大家走動些，尋個人家化些齋吃。』

行者聞言道：『既如此，等我教他快走。』把金箍棒幌一幌，喝了一聲，那馬韜了韉，如飛似箭，順平路往前去了。你說馬不怕八戒，只怕行者，何也？行者五百年前曾受玉帝封在大羅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大聖，急登高坡細看，認得是夥強人，心中暗喜道：『造化！造化！買賣上門了！』卽轉步，搖身一變，變做個乾乾淨淨的小和尚，穿一領緇衣，年紀只有二八，肩上背着一個藍布包袱，拽開步來到前邊，叫道：『師父，這是怎麼說話？這都是些甚麼歹人？』三藏道：『徒弟呀，還不救我一救？還問甚的？』行者道：『是幹甚勾當的？』三藏道：『這一夥攔路的把我攔住，要買路錢。因身邊無物，遂把我吊在這裏，只等你來計較計較。不然，把這匹馬送與他罷。』

行者聞言，笑道：『師父不濟。天下也有和尚，似你這樣皮鬆的却少。唐太宗差你往西天見佛，誰教你把這龍馬送人？』三藏道：『徒弟呀，似這等吊起來，打着要，怎生是好？』行者道：『你怎麼與他說來？』三藏道：『他打的我急了，沒奈何，把你供出來也。』行者道：『師父，你好沒搭撒。你供我怎的？』三藏道：『我說你身邊有些盤纏，且教他莫打我，是一時救難的話兒。』行者道：『好好好！承你抬舉。正是這樣供。若肯一個月供得七八十遭，老孫越有買賣。』那夥賊見行者與他師父講話，撒開勢，圍將上來道：『小和尚，你師父說你腰裏有盤纏，趁早拿出來，饒你們性命。若道半個不字，就都送了你的殘生。』行者放下包袱道：『列位長

官，不要嚷。盤纏有些在此包袱，不多，只有馬蹄金二十來錠，粉面銀二三十錠，散碎的未曾見數。要時就連包兒拿去，切莫打我師父。古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此是末事。我等出家人，自有化處；若遇着個齋僧的長者，襯錢也有，衣服也有，能用幾何？只望放下我師父來，我就一並奉承。」

那夥賊聞言，都甚歡喜，道：「這老和尚慳吝，這小和尚倒還慷慨。」教：「放下來。」那長老得了性命，跳上馬，顧不得行者，操着鞭，一直跑回舊路。行者忙叫道：「走錯路了。」提着包袱，就要追去。那夥賊攔住道：「那裏走？將盤纏留下，免得動刑！」行者笑道：「說開，盤纏須三分之。」那賊頭道：「這小和尚忒乖，就要瞞着他師父留起些兒——也罷，拿出來看。若多時，也分些與你背地裏買果子吃。」行者道：「哥呀，不是這等說。我那裏有甚盤纏？說你兩個打劫別人的金銀，是必分些與我。」

那賊聞言，大怒，罵道：「這和尚不知死活！你倒不肯與我，返問我要！看打！」輪起一條挖撻藤棍，照行者光頭上打了七八下。行者只當不知，且滿面陪笑道：「哥呀，若是這等打，就

打到來年打罷春也是不當真的。」那賊大驚道：「這和尚好硬頭！」行者笑道：「不敢，不敢，承過獎了。也將就看得過。」那賊那容分說，兩三個一齊亂打。行者道：「列位息怒，等我拿出來。」

好大聖，耳中摸一摸，拔出一個繡花針兒，道：「列位，我出家人，果然不會帶得盤纏，只這一個針兒送你罷。」那賊道：「晦氣呀！把一個富貴和尚放了，却拿住這個窮禿驢！你好道會做裁縫？我要針做甚的？」行者聽說不要，就拈在手中，幌了一幌，變作碗來粗細的一條棍子。那賊害怕道：「這和尚生得小，倒會弄術法兒。」行者將棍子插在地下，道：「列位拿得動，就送你能。」兩個賊上前搶奪，可憐就如蜻蜓撼石柱，莫想弄動半分毫。這條根本是如意金箍棒，天秤稱的一萬三千五百斤重，那夥賊怎麼得知？

大聖走上前，輕輕的拿起，丟一個蟒翻身，均步勢，指着強人道：「你都造化低，遇着我老孫了！」那賊上前來，又打了五六十下。行者笑道：「你也打得手困了，且讓老孫打一棒兒，却休當真。」你看他展開棍子，幌一幌，有井欄粗細，七八丈長短；盪的一棍，把一個打倒在地，嘴

辱搥土，再不做聲。那一個開言罵道：「這禿厮老大無禮！盤纏沒有，轉傷我一個人！」行者笑道：「且消停，且消停！待我一個個打來，一發教你斷了根罷！」盪的又一棍，把第二個又打死，說得那衆嘍囉撇鎗棄棍，四路逃生而走。

却說唐僧騎着馬，往東正跑，八戒、沙僧攔住道：「師父往那裏去？錯走路了。」長老兜馬道：「徒弟啊，趁早去與你師兄說，教他棍下留情，莫要打殺那些強盜。」八戒道：「師父住下，等我去來。」獸子一路跑到前邊，厲聲高叫道：「哥哥，師父教你莫打人哩。」行者道：「兄弟，那曾打人？」八戒道：「那強盜往那裏去了？」行者道：「別個都散了，只是兩個頭兒在這裏睡覺哩。」八戒笑道：「你兩個遭瘟的好道是熬了夜，這般辛苦，不往別處睡，却睡在此處！」獸子行到身邊，看看道：「倒與我是一起的，乾淨張着口睡，淌出些粘涎來了。」行者道：「是老孫一棍子打出豆腐來了。」八戒道：「人頭上又有豆腐？」行者道：「打出腦子來了！」八戒聽說打出腦子來，慌忙跑轉去，對唐僧道：「散了夥也！」三藏道：「善哉善哉！往那

條路上去了。』八戒道：『打也得直了脚，又會往那裏去走哩。』三藏道：『你怎麼說散夥？』八戒道：『打殺了，不是散夥是甚的？』三藏問：『打的怎麼樣？』八戒道：『頭上打了兩個大窟窿。』三藏教：『解開包，取幾文襯錢，快去那裏討兩個膏藥，與他兩個貼貼。』八戒笑道：『師父好沒正經。膏藥只好貼得活人的瘡，那裏好貼得死人的窟窿？』三藏道：『真打死了？』就惱起來，口裏不住的絮絮叨叨，獼猴長，猴子短，兜轉馬與沙僧，八戒，至死人前，見那血淋淋的，倒臥山坡之下。這長老甚不忍見，即着八戒：『快使釘鈹，築個坑子埋了，我與他念卷倒頭經。』八戒道：『師父左使了人也。行者打殺人，還該教他去燒埋，怎麼教老豬做土工？』行者被師父罵惱了，喝着八戒道：『潑懶夯貨，趁早兒去埋！遲了些兒，就是一棍。』獸子慌了，往山坡下築了有三尺深，下面都是石脚石根，攔住鈹齒；獸子丟了鈹，便把嘴拱拱到軟處，一嘴有二尺五，兩嘴有五尺深，把兩個賊屍埋了，盤作一個墳堆。三藏叫：『悟空，取香燭來，待我禱祝，好念經。』

行者努着嘴道：『好不知趣！這半山之中，前不巴村，後不着店，那討香燭？就有錢也無處

去買。」三藏恨恨的道：「猴頭過去等我撮土焚香禱告。」這是三藏離鞍悲野塚，聖僧善念祝荒墳。祝云——

『拜惟好漢，聽禱原因：念我弟子，東土唐人，奉太宗皇帝旨意，上西方求取經文。適來此地，逢爾多人，不知是何府，何州，何縣，都在此山內結黨成羣。我以好話哀告，慫慫爾等不聽，返善生嗔，却遭行者棍下傷身。切念屍骸暴露，吾隨掩上盤墳。折青竹爲香燭，無光彩，有心勤；取頑石作施食，無滋味，有誠真。你到森羅殿下與詞，倒樹尋根，他姓孫，我姓陳，各居異姓。冤有頭，債有主，切莫告我取經僧人。』

八戒笑道：「師父推了乾淨。他打時却也沒有我們兩個。」三藏真個又撮土禱告道：「好漢告狀，只告行者，也不干八戒沙僧之事。」大聖聞言，忍不住笑道：「師父，你老人家忒沒情義。爲你取經，我費了多少慫慫勞苦，如今打死這兩個毛賊，你倒教他去告老孫。雖是我動手打，却也只是爲你。你不往西天取經，我不與你做徒弟，怎麼會來這裏會打殺人索性等我祝他一祝！」掙着鐵棒，望那墳上搗了三下道：「遭瘟的強盜，你聽着我被你前七八棍，後七八

棍打得我不疼不癢的，觸惱了性子，一差二誤，將你打死了，儘你到那裏去告，我老孫實是不怕玉帝認得我，天王隨得我，二十八宿懼我，九曜星官怕我，府縣城隍跪我，東岳天齊怖我，十代閻君曾與我爲僕從，五路猖神曾與我當後生，不論三界五司，十方諸宰，都與我情深面熟，隨你那裏去告！

三藏見說出這般惡話，却又心驚道：「徒弟呀，我這禱祝是教你體好生之德，爲良善之人，你怎麼就認真起來？」行者道：「師父，這不是好耍子的勾當。——且和你趕早尋宿去。」那長老只得懷噴上馬。孫大聖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師徒都面是背非。依大路向西正走，忽見路北下有一座莊院。三藏用鞭指定道：「我們到那裏借宿去。」八戒道：「正是。」遂行至莊舍邊下馬。看時，却也個住場。但見——

野花盈徑，雜樹遮扉。遠岸流山水，平畦種麥葵。兼葭露潤輕鷗宿，楊柳風微倦鳥棲。青柏間松爭翠碧，紅蓬映蓼鬪芳菲。村犬吠，晚鷄啼，牛羊食飽牧童歸。麩煙結露黃粱熟，正是山家入暮時。

長老向前，忽見那村舍門裏走出一個老者，即與相見，道了問訊。那老者問道：『僧家從那裏來？』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求經者。適路過寶方，天色將晚，特來檀府告宿一宵。』老者笑道：『你貴處到我這裏，程途迢遠，怎麼涉水登山，獨自到此？』三藏道：『貧僧還有三個頑徒同來。』老者問：『高徒何在？』三藏用手指道：『那大路旁立的便是。』

老者猛抬頭，看見他們面貌醜陋，急回身往裏就走。被三藏扯住道：『老施主，千萬慈悲，告借一宿！』老者戰兢兢，口難言，搖着手道：『不像——不像人模樣！是幾——是幾個妖精！』三藏陪笑道：『施主切休恐懼。我徒弟生得是這等相貌，不是妖精。』老者道：『爺爺呀，一個夜叉，一個馬面，一個雷公！』行者聞言，厲聲高叫道：『雷公是我孫子，夜叉是我重孫，馬面是我元孫哩！』那老者聽見，魄散魂飛，面容失色，只要進去。三藏攙住他，同到草堂，陪笑道：『老施主，不要怕他。他都是這等粗魯，不會說話。』

正勸解處，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婆婆，携着五六歲的一個小孩兒，道：『爺爺，爲何這般驚恐？』老者纔叫：『媽媽，看茶來。』那婆婆真個丟了孩兒，入裏面，捧出二鍾茶來。茶罷，三藏却

轉下來對婆婆作禮道：「貧僧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的。纔到貴處，拜求尊府借宿，因是我三個徒弟貌醜，老家長見了虛驚也。」婆婆道：「見貌醜的就這等虛驚，若見了老虎豺狼，却怎麼好？」老者道：「媽媽呀，人面醜陋還可，只是言語一發嚇人。我說他像夜叉，馬面，雷公，他吆喝道，雷公是他孫子，夜叉是他重孫，馬面是他元孫。我聽此言，故然悚懼。」唐僧道：「不是，不是，像雷公的，是我大徒弟悟空；像馬面的，是我二徒弟悟能；像夜叉的，是我三徒弟沙悟淨。他們雖是醜陋，却也秉教沙門，皈依善果，不是甚麼惡魔毒怪，怕他怎麼？」

公婆兩個，聞說他名號，皈正沙門之言，却纔定性回驚，教：「請來，請來。」長老出門叫來，又吩咐道：「適纔這老者甚惡你等，今進去相見，切勿抗禮，各要尊重些。」八戒道：「我俊秀，我斯文，不比師兄撒潑。」行者笑道：「不是嘴長，耳大，臉醜，便也是一個好男子！」沙僧道：「莫爭講，這裏不是那耍乖弄俏之處。且進去！且進去！」遂此把行囊，馬匹，都到草堂上，普同唱了個喏，坐定。

那媽媽兒賢慧，即便携轉小兒，吩咐煮飯，安排一頓素齋，他師徒吃了，漸漸晚了，又掌起

燈來，都在草堂上閑敘。長老纔問：『施主高姓？』老者道：『姓楊。』又問年紀。老者道：『七十四歲。』又問：『幾位令郎？』老者道：『止得一個。適纔媽媽携的是小孫。』長老：『請令郎相見拜揖。』老者道：『那厮不中拜。老拙命苦，養不着他，如今不在家了。』三藏道：『何方生理？』老者點頭而嘆：『可憐！可憐！若肯何方生理，是吾之幸也。那厮專生惡念，不務本等，專好打家截道，殺人放火，相交的都是些狐羣狗黨，自五日之前出去，至今未回。』

三藏聞說，不敢言喘，心中暗想道：『或者悟空打殺的就是也。……』長老神思不安，欠身道：『善哉！善哉！如此賢父母，何生惡逆兒？』行者近前道：『老官兒，似這等不良不肖，奸盜邪淫之子，連累父母，要他何用？等我替你尋他來，打殺了罷。』老者道：『我待也要送了他，奈何再無一個人了，縱是不才，一定還留他與老漢掩土。』沙僧與八戒笑道：『師兄，莫管閑事，你我不是官府。他家不肯，與我何干？且告施主，見賜一束草兒，在那廂打鋪睡覺，天明走路。』老者即起身，着沙僧到後園裏拿兩個稻草，教他門在園中草團瓢內安歇。行者牽了馬，八戒挑了行李，同長老俱到團瓢內安歇不題。

却說那夥賊內果有老楊的兒子。自天早在山前被行者打死兩個賊首，他們都四奔逃。生約摸到四更時候，又結了一夥，在門前打門。老者聽得門響，即披衣道：『媽媽，那厮們來也。』媽媽道：『既來，你去開門，放他來家。』老者方纔開門，只見那一夥賊都嚷道：『餓了！餓了！』這老楊的兒子忙入裏面，叫起他妻來，打米煮飯，却廚下無柴，往後園裏拿柴，到廚房裏問妻道：『後園裏白馬是那裏的？』其妻道：『是東土取經的和尚，昨晚至此借宿，公公婆婆管待他一頓晚齋，教他在草園瓢內睡哩。』

那厮聞言，走出草堂，拍手打掌，笑道：『兄弟們，造化造化！冤家在我家裏也！』衆賊道：『那個冤家？』那厮道：『却是打死我們頭兒的和尚，來我家借宿，現睡在草園瓢裏。』衆賊道：『却好！却好！』却好！却好！拿住這些禿驢，一個個剝成肉醬，一則得那行囊白馬，二來與我們頭兒報仇！』那厮道：『且莫忙，你們且去磨刀，等我煮飯熟了，大家吃飽些，一齊下手。』

真個那些賊磨刀的磨刀，磨鎗的磨鎗。那老兒聽得此言，悄悄的走到後園，叫起唐僧四

位道：『那厮領衆來了。知得汝等在此，意欲圖害。我老拙念你遠來，不忍傷害。快早收拾行李，我送你往後門出去罷！』三藏聽說，戰兢兢的，叩頭謝了老者，即喚八戒牽馬，沙僧挑擔，行者拿了九環錫杖。老者開後門，放他去了，依舊悄悄的來前睡下。

却說那厮們磨快了刀鎗，吃飽了飯食，時已五更天氣，一齊來到園中看處，却不見了；即忙點燈着火，尋覓多時，四無踪跡，但見後門開着，都道：『從後門走了走了！』發一聲喊，趕將上來。一個個如飛似箭，直趕到東方日出，却纔望見唐僧。

那長老忽聽得喊聲，回頭觀看，後面有二三十人，鎗刀簇簇而來，便叫：『徒弟啊，賊兵追至，怎生奈何？』行者道：『放心！放心！老孫了他去來！』三藏勒馬道：『悟空，切莫傷人，只嚇退他便罷。』行者那肯聽信，急掣棒回首相迎，道：『列位那裏去？』衆賊罵道：『秃厮無禮！還我大王的命來！』那厮們圈子陣把行者圍在中間，舉鎗刀亂砍亂搗。這大聖把金箍棒幌一幌，翻來相細，把那夥賊打得星落雲散，搥着的就死，挽着的就亡；搥着的骨折，擦着的皮傷；乖些

的跑脫幾個，癡些的都見閻王！

三藏在馬上，見打倒許多人，慌的放馬奔西。豬八戒與沙和尚，緊隨鞭鐙而去。行者問那不死帶傷的賊人道：『那個是那楊老兒的兒子？』那賊哼哼的告道：『爺爺，那穿黃的是！』行者上前，奪過刀來，把個穿黃的割下頭來，血淋淋提在手中，收了鐵棒，拽開雲步，趕到唐僧馬前，提着頭道：『師父，這是楊老兒的逆子，被老孫取將首級來也。』三藏見了，大驚失色，慌得跌下馬來，罵道：『這潑猢猻，誑殺我也！快拿過！快拿過！』八戒上前，將人頭一脚踢下路旁，使釘鈿築些土蓋了。沙僧放下擔子，攙着唐僧道：『師父請起。』

那長老在地下正了性，口中念起緊箍兒咒來，把個行者勒得耳紅面赤，眼脹頭昏，在地下打滾，只教『莫念！莫念！』那長老念數有十餘遍，還不住口。行者翻筋斗，豎蜻蜓，疼痛難禁，只叫『師父饒我罪罷！有話便說。莫念！莫念！』三藏却纔住口道：『沒話說，我不要你跟了，你回去罷！』行者忍疼磕頭道：『師父，怎的就趕我去耶？』

三藏道：『你這潑猴兒惡太甚，不是個取經之人。昨日在山坡下，打死那兩個賊頭，我已

怪你不仁；及晚了到老者之家，蒙他賜齋借宿；又蒙他開後門放我等逃了性命，雖然他的兒子不肖，與我無干，也不該梟他首；况又殺死多人，壞了多少生命，傷了天地多少和氣。屢次勸你，更無一毫善念，要你何爲？——快走！快走！免得又念真言！

行者害怕，只教：『莫念，莫念！我去也！』說聲去，一路筋斗雲，無影無踪，遂不見了。咦！這正是：

心有兇狂丹不熟，神無定位道難成。

畢竟不知那大聖投向何方，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訴苦

假猴王水簾洞謄文

却說孫大聖惱惱悶悶，起在空中，欲待回花果山水簾洞，恐本洞小妖見笑，笑我出乎爾反乎爾，不是個大丈夫之器；欲待要投奔天宮，又恐天宮內不容久住；欲待要投海島，却又羞見那三島諸仙；欲待要奔龍宮，又不伏氣求告龍王。真個是無依無倚，苦自忖量道：『罷！罷！罷！我還去見我師父，還是正果。』遂按下雲頭，竟至三藏馬前，侍立道：『師父，恕弟子這遭，向後再不敢行兇，一一受師父教誨，千萬還得我保你西天去也。』

唐僧見了，更不答應，兜住馬，即念緊箍兒咒，顛來倒去，又念有二十餘遍，把大聖咒倒在地，箍兒陷在肉裏有一寸來深淺，方纔住口道：『你不回去，又來纏我怎的？』行者只教：『莫念！莫念！我是有處過日子的，只怕你無我去不得西天。』三藏發怒道：『你這獼猴殺生害命，』

連累了我多少，如今實不要你了！我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快走！快走！遲了些兒，我又念真言，這番決不住口，把你腦漿都勸出來哩！」

大聖疼痛難忍，見師父更不回心，沒奈何，只得又駕筋斗雲，起在空中；忽然省悟道：「這和尚負了我心，我且向普陀巖告訴觀音菩薩去來。」好大聖，撥回筋斗，那消一個時辰，早至南洋大海，住下祥光，直至落伽山上，撞入紫竹林中，忽見木叉行者迎面作禮道：「大聖何往？」行者道：「要見菩薩。」木叉即引行者至潮音洞口，又見善財童子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告菩薩。」善財聽見一個告字，笑道：「好刁嘴猴兒！還像當時我拿住唐僧被你欺哩！我菩薩是個大慈大悲，大願大乘，救苦救難，無邊無量的聖善菩薩，甚不是處，你要告他？」

行者滿懷悶氣，一聞此言，心中怒發，咄的一聲，把善財童子喝了個倒退；道：「這個背義忘恩的小畜生，着實愚魯！你那時節作怪成精，我請菩薩收了你，皈正迦持，如今得這等極樂長生，自在逍遙，與天同壽，還不拜謝老孫，轉倒這般侮慢！我是有事來告求菩薩，却怎麼說我

刁嘴要告菩薩？善財陪笑道：『還是個急猴子，我與你作笑耍子，你怎麼就變臉了？』

正講處，只見白鸚哥飛來飛去，知是菩薩呼喚，木叉與善財遂向前引導，至寶蓮臺下。行者望見菩薩，倒身下拜，止不住淚如泉湧，放聲大哭。菩薩教木叉與善財扶起道：『悟空，有甚傷感之事，明明說來，莫哭，莫哭，我與你救苦消災也。』行者垂淚再拜道：『當年弟子爲人，曾受那個氣來？自蒙菩薩解脫天災，秉教沙門，保護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經，我弟子捨身拚命，解救他的魔障，就如老虎口裏奪脆骨，蛟龍背上揭生鱗。只指望歸真正果，洗孽除邪，怎知那長老背義忘恩，直迷了一片善緣，更不察皂白之苦。』菩薩道：『且說那皂白原因來我聽。』

行者即將那打殺草寇前後始終細陳了一遍，却說唐僧因他打死多人，心生怨恨，不分皂白，遂念緊箍兒咒，趕他幾次，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特來告訴菩薩。菩薩道：『唐三藏奉旨投西，一心要秉善爲僧，決不輕傷性命。似你有無量神通，何苦打殺許多草寇？草寇雖是不良，到底是個人身，不該打死。比那妖禽怪獸，鬼魅精魔不同，那個打死，是你功績；這人身打死，還是你的不仁。但祛退散，自然救了你師父。據我公論，還是你的不善。』

行者噙淚叩頭道：「縱是弟子不善，也當將功折罪，不該這般逐我。萬望菩薩，捨大慈悲，將鬆箍兒念念，褪下金箍，交還與你，放我仍往水簾洞逃生去罷！」菩薩笑道：「緊箍兒咒，本是如來傳我的。當年差我上東土尋取經人，賜我三件寶貝，乃是錦襴袈裟，九環錫杖，金緊禁三個箍兒。秘授與咒語三篇，却無甚麼鬆箍兒咒。」行者道：「既如此，我告辭菩薩去也。」菩薩道：「你辭我往那裏去？」行者道：「我上西天，拜告如來，求念鬆箍兒咒去也。」菩薩道：「你且住，我與你看看祥晦如何。」行者道：「不消看，只這樣不祥也彀了。」菩薩道：「我不看你，看唐僧的祥晦。」

好菩薩，端坐蓮臺，運心三界，慧眼遙觀，遍周宇宙，霎時間開口道：「悟空，你那師父頃刻之際就有傷身之難，不久便來尋你。你只在此處，待我與唐僧說，教他還同你去取經，了成正果。」孫大聖只得皈依，不敢造次，侍立於寶蓮臺下不題。

却說唐長老自趕回行者，教八戒引馬，沙僧挑擔，連馬四口，奔西走不上五十里遠近，三

藏勸馬道：「徒弟，自五更時出了村舍，又被那弼馬溫着了氣惱，這半日饑又饑，渴又渴，那個去化些齋來我吃？」八戒道：「師父且請下馬，等我看可有鄰近的莊村，化齋去也。」三藏聞言，滾下馬來，獸子縱起雲頭，半空中仔細觀看，一望盡是山嶺，莫想有個人家。八戒按下雲來，對三藏道：「却是沒處化齋。一望之間，全無莊舍。」三藏道：「既無化齋之處，且得些水來解渴也可。」八戒道：「等我去南山湖下取些水來。」沙僧即取鉢盂，遞與八戒。八戒托着鉢盂，駕雲而去。那長老坐在路旁，等穀多時，不見回來，可憐口乾舌苦難熬。有詩爲証——

保神養氣謂之精，情性原來一稟形。心亂神昏諸病作，形衰精敗道元傾。三花不

就空勞碌，四大蕭條枉費爭。土木無功金水絕，法身疎懶幾時成？

沙僧在旁，見三藏饑渴難忍，八戒又取水不來，只得穩了行囊，拴牢了白馬，道：「師父，你自在坐着，等我去催水來。」長老含淚無言，但點頭相答。沙僧急駕雲光，也向南山而去。那師父獨鍊自熬，困苦太甚，正在愴惶之際，忽聽得一聲響亮，說得長老欠身看處，原來是孫行者跪在路旁，雙手捧着一個磁杯，道：「師父，沒有老孫，你連水也不能覈哩。這一杯好涼水，你且

吃口水解渴，待我再去化齋。」長老道：「我不吃你的水！立地渴死，我當任命！不要你了！你去罷！」行者道：「無我你去不得西天也。」三藏道：「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潑猢猻！只管來纏我做甚！」

那行者變了臉，發怒生嗔，喝罵長老道：「你這個狠心的潑禿，十分賤我！輪鐵棒，丟了磁杯，望長老脊背上研了一下。那長老昏暈在地，不能言語，被他把兩個青氈包袱，提在手中，駕筋斗雲，不知去向。」

却說八戒托着鉢盂，只奔山南坡下，忽見山凹之間，有一座草舍人家。原來在先看時，被山高遮住，未曾見得；今來到邊前，方知是個人家。猢猻子暗想道：「我若是這等醜嘴臉，決然怕我，枉勞神思，斷然化不得齋飯……須是變好！須是變好……」

好猢猻子，捻着訣，念個呪，把身搖了七八搖，變作一個食癆病黃胖和尚，口裏哼哼噴噴的，挨近門前，叫道：「施主，廚中有剩飯，路上有饑人。貧僧是東土來，往西天取經的。我師父在路

饑渴，家中有鍋巴冷飯，千萬化些兒救口。」原來那家子男人不在，都去插秧種穀去了；只有兩個女人在家，正纔煮了午飯，盛起兩盆，却收拾往田送去，鍋裏還有些飯與鍋巴，未曾盛了。那女人見他這等病容，却又說東土往西天去的話，只恐他是病昏了胡說；又怕跌倒死在門首，只得哄哄翁翁，將些剩飯鍋巴，滿滿的與了一鉢。馱子拿轉來，現了木像，竟回舊路。

正走間，聽得有人叫「八戒」。八戒抬頭看時，却是沙僧，站在山崖上，喊道：「這裏來！這裏來！」及下崖，迎至面前道：「這洞裏好清水不啻，你往那裏去的？」八戒笑道：「我到這裏見山凹子有個人家，我去化了這一鉢乾飯來了。」沙僧道：「飯也用着；只是師父渴得緊了，怎得水去？」八戒道：「要水也容易；你將衣襟來兜着這飯，等我使鉢盂去舀水。」

二人歡歡喜喜，回至路上，只見三藏面磕地，倒在塵埃；白馬撒韁，在路旁長嘶跑跳；行李擔不見踪影。慌得八戒跌脚搥胸，大呼小叫道：「不消講！不消講！這還是孫行者趕走的餘黨，來此打殺師父，搶了行李去了！」沙僧道：「且去把馬拴住！」只叫：「怎麼好！怎麼好！這誠所謂半途而廢，中道而止也！」叫一聲「師父！」滿眼拋珠，傷心痛哭。八戒道：「兄弟，且休哭。如

今事已到此，取經之事且莫說了。你看着師父的屍靈，等我把馬騎到那個府州縣鄉村店集，賣幾兩銀子，買口棺木，把師父埋了，我兩個各尋道路散夥。」

沙僧實不忍捨，將唐僧扳轉身體，以臉溫臉，哭一聲：「苦命的師父！」只見那長老口中吐出熱氣，胸前溫暖，連叫：「八戒，你來。師父未傷命哩。」那猻子纔近前，扶起長老，甦醒呻吟一會，罵道：「好潑猻猴，打殺我也！」沙僧、八戒問道：「是那個猻猴？」長老不言，只是歎息；却討水吃了幾口，纔說：「徒弟，你們剛去，那悟空更來纏我。是我堅執不收，他遂將我打了一棒，青氈包袱却搶去了。」

八戒聽說，咬響口中牙，發起心頭火道：「叵耐這潑猴子，怎敢這般無禮！」教：「沙僧，你伏侍師父，等我到他家討包袱去。」沙僧道：「你且休發怒。我們扶師父到那山凹人家化些熱茶湯，將先化的飯熱熱，調理師父，再去尋他。」八戒依言，把師父扶上馬，拿着鉢盂，兜着冷飯，直至那家門首。只見那家止有個老婆子在家，忽見他們，慌忙躲過。沙僧合掌道：「老母親，我等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去者。師父有些不快，特拜府上，化口熱茶湯，與他吃飯。」那媽媽

道：「適纔有個食癆病和尚，說是東土差來的，已化齋去了，又有個甚麼東土的，我沒人在家，請別轉轉。」

長老聞言，扶着八戒，下馬躬身道：「老婆婆，我弟子有三個徒弟，合意同心，保護我上天竺國大雷音拜佛求經。只因我大徒弟——喚孫悟空——一生兇惡，不遵善道，是我逐回；不期他暗暗走來，着我背上打了一棒，將我行囊衣鉢搶去。如今要着一個徒弟尋他取討，因在那空路上不是坐處，特來老婆婆府上權安息一時。待討將行李來就行，決不敢久住。」那媽媽道：「剛纔一個食癆病黃胖和尚，他化齋去了，也說是東土往西天去的，怎麼又有一起？」八戒忍不住笑道：「就是我。因我生得嘴長耳大，恐你家害怕，不肯與齋，故變作那等模樣。你不信，我兄弟衣兜裏不是你家鍋巴飯？」

那媽媽認得果是他與的飯，遂不拒他，留他們坐了，却燒了一壺熱茶，遞與沙僧泡飯。沙僧即將冷飯泡了，遞與師父。師父吃了幾口，定性多時，道：「那個去討行李？」八戒道：「我前年因師父趕他回去，我會尋他一次，認得他花果山水簾洞。等我去等我去！」長老道：「你去

不得。那獼猴原與你不和，你又說話粗鹵，或一言兩句之間，有些差池，他就要打你。着悟淨去罷。」沙僧應承道：「我去，我去。」

長老又吩咐沙僧道：「你到那裏，須看個頭勢。他若肯與你包袱，你就假謝謝拿來；若不肯，切莫與他爭競，竟至南海菩薩處，將此情告訴，請菩薩去問他要。」沙僧一一聽從，向八戒道：「我今尋他去，你千萬莫懈怠，好生供養師父。這人家亦不可撒潑，恐他不肯供飯。我去就回。」八戒點頭道：「我理會得。但你去，討得討不得，趁早回來，不要弄做『尖担擔柴兩頭脫』也。」沙僧遂捻了訣，駕起雲光，直奔東勝神州而去。真個是——

身在神飛不守舍，有爐無火怎燒丹。
黃婆別主求金老，木母延師奈病顏。
此去不知何日返，這回難量幾時還。
五行生尅情無順，只待心猿復進關。

那沙僧在半空裏，行經三晝夜，方到了東洋大海。忽聞波浪之聲，低頭觀看，真個是黑霧漲天，陰氣盛，滄溟銜日，曙光寒。他也無心觀看，望仙山渡過瀛洲，向東方直抵花果山界。乘海風，踏水勢，又多時，却望見高峯排戟，峻壁懸屏。即至峯頭，按雲找路下山，尋水簾洞。步近前，只

聽得那山中無數猴精，滔滔亂嚷。沙僧又近前仔細再看，原來是孫行者高坐石臺之上，雙手扯着一張紙，朗朗的念道：

『東土大唐王皇帝李，駕前勅命御弟聖僧陳玄奘法師上西方天竺國娑婆靈山大雷音寺專拜如來佛祖求經。朕因促病侵身，魂遊地府，幸有陽數臻長，感冥君放送回生，廣陳善會，修建度亡道場。盛蒙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金身出現，指示西方有佛有經，可度幽亡超脫，特着法師玄奘，遠歷千山，詢求經偈。倘過西邦諸國，不減善緣，照牒施行。』

『大唐貞觀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別大國以來，經度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孫悟空行者，二徒弟豬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淨和尚。』念了從頭又念。沙僧聽得是通關文牒，立不住近前厲聲高叫：『師兄，師父的關文，你念他怎的？』

那行者聞言，急抬頭，不認得是沙僧，叫：『拿來！拿來！』衆猴一齊圍繞，把沙僧拖拖扯扯，拿近前來，喝道：『你是何人，擅敢近吾仙洞？』沙僧見他變了臉，不肯相認，只得朝上行禮道：

「上告師兄。前者實是師父性暴，錯怪了師兄，把師兄咒了幾遍，逐趕回家。一則弟等未會勸解，二來又爲師父饑渴去尋水化齋。不意師兄好意復來，又怪師父執法不留，遂把師父打倒，昏暈在地。將行李搶去後，我等救轉師父，特來拜兄。若不恨師父，還念昔日解脫之恩，同小弟將行李回見師父，共上西天，了此正果；倘怨恨之深，不肯同去，千萬把包袱賜弟，兄在深山，樂桑榆晚景，亦誠兩全其美也。」

行者聞言，呵呵冷笑道：「賢弟，此論甚不合我意。我打唐僧，搶行李，不因我不上西方，亦不因我愛居此地；我今熟讀了牒文，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經，送上東土，我獨成功，教那南瞻部洲人立我爲祖，萬代傳名也。」沙僧笑道：「師兄言之欠當。自來沒個「孫行者取經」之說。我佛如來造下三藏真經，原着觀音菩薩向東土尋取經人求經，要我們苦歷千山，詢求諸國，保護那取經人。菩薩會言：取經人乃如來門生，號曰金禪長老。只因他不聽佛祖談經，貶下靈山，轉生東土，教他果正西方，復修大道。遇路上該有這般魔障，解脫我等三人，與他做護法。兄若不得唐僧去，那個佛祖肯傳經與你？却不是空勞一場神思也？」

那行者道：「賢弟，你原來慳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諒你說你有唐僧，同我保護，我就沒有唐僧？我這裏另選個有道的真僧在此，自去取經。老孫獨力扶持，有何不可？已選明日起身去矣。你不信，待我請來看。」叫：「小的們，快請老師父出來。」果跑進去，牽出一匹白馬，請出一個唐三藏，跟着一個八戒，挑着行李；一個沙僧，拿着錫杖。這沙僧見了，大怒道：「我老沙不更名，坐不改姓，那裏又有一個沙和尚！不要無禮！吃我一杖！」

好沙僧，雙手舉降妖杖，把一個假沙僧劈頭一下打死，原來這是一個猴精。那行者惱了，輪金箍棒，帥衆猴，把沙僧圍了。沙僧東沖西撞，打出路口，縱雲霧逃生，道：「這潑猴如此慳，我告菩薩去來！」那行者見沙僧打死一個猴精，把沙和尚逼得走了，他也不來追趕，回洞教小的們把打死的妖屍拖在一邊，剝了皮，取肉煎炒，將椰子酒，葡萄酒，同羣猴都吃了，另選一個會變化的妖猴，還變一個沙和尚，從新教道，要上西方不貳。

沙僧離了東海，行經一晝夜，到了南海，早見落伽山不遠，急至前，低停雲霧觀看。好去處！

果然：

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會百川而浴日，滔星歸衆流而生風。漾月潮發，騰凌大鯤化。波翻浩蕩，巨鯨遊。水通西北海，浪合正東洋。四海相連同地脉，仙方洲島各仙宮。休言滿地蓬萊，且看普陀雲洞。好景致！山頭霞彩壯元精，巖下祥風漾月晶。紫竹林中飛孔雀，綠楊枝上語靈鸚。琪花瑤草年年秀，寶樹金蓮歲歲生。白鶴幾番朝頂上，素鸞數次到山亭。遊魚也解修真性，躍浪穿波聽講經。

沙僧徐步落伽山，觀看仙境，只見木叉行者當面相迎道：『沙悟淨，你不保唐僧取經，却來此何幹？』沙僧作禮畢，道：『有一事特來朝見菩薩，煩爲引見。』木叉情知是尋行者，更不題起，即先進去，對菩薩道：『外有唐僧的小徒弟沙悟淨朝拜。』孫行者在臺下聽見，笑道：『這定是唐僧有難，沙僧來請菩薩的。』菩薩卽命木叉門外叫進。這沙僧倒身下拜，拜罷，抬頭正欲告訴前事，忽見孫行者站在旁邊，等不得說話，就掣降妖杖，望行者劈臉便打。這行者更不回头，徹身躲過。沙僧口裏亂罵道：『我把你個犯十惡造反的潑猴！你又來影瞞菩薩。』

哩！』菩薩喝道：『悟淨不要動手。有甚事先與我說。』

沙僧收了寶杖，再拜臺下，氣沖沖的對菩薩道：『這猴一路行兇，不可數計。前日在山坡下打殺兩個剪路的強人，師父怪他，不期晚間就宿在賊窩主家裏，又把一夥賊人盡情殺死，又血淋淋提一個人頭來與師父看。師父諛得跌下馬來，罵了他幾句，趕他回來。分別之後，師父饑渴太甚，教八戒去尋水。久等不來，又着我去尋他。不期孫行者見我二人不在，復回來把師父打一鐵棍，將兩個青氈包袱搶去。我等回來，將師父救醒，特來他水簾洞尋他討包袱，不想他變了臉，不肯認我，將師父關文念了又念。』

『我問他念了做甚，他說不保唐僧，他要自上西天取經，送上東土，算他的功果，立他爲祖，萬古傳揚。我又說：「沒唐僧，那肯傳經與你？」他說他選了一個有道的真僧，及請出，果是一匹白馬，一個唐僧，後跟着八戒，沙僧。我道：「我便是沙和尚，那裏又有個沙和尚？」是我趕上前，打了他一寶杖，原來是個猴精。他就帥衆拿我，是我特來告訴菩薩。不知他會使筋斗雲，預先到此處；又不知他將甚巧語花言，影瞞菩薩也。』

菩薩道：「悟淨，不要賴人。悟空到此，今已四日。我更不會放他回去，那有此事？」沙僧道：「見如今水簾洞有一個孫行者，怎敢欺誑？菩薩道：『既如此，你休發急，教悟空與你同去。』花果山看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到那裏自見分曉。」這大聖聞言，即與沙僧辭了菩薩。這一去，到那——

花果山前分皂白，水簾洞口辨真邪。

畢竟不知如何分辨，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二心攪亂大乾坤

一體難修真寂滅

這行者與沙僧拜辭了菩薩，縱起兩道祥光，離了南海。原來行者筋斗雲快，沙和尚仙雲覺遲，行者就要先行。沙僧扯住道：『大哥不必這等藏頭露尾，先去安排。待小弟與你一同走。』大聖本是良心，沙僧却有疑意。真個二人同駕雲而去。不多時，果見花果山。按下雲頭，二人洞外細看，果見一個行者，高坐石臺之上，與羣猴飲酒作樂。模樣與大聖無異，也是黃髮金箍，金睛火眼，身穿也是錦布直裰，腰繫虎皮裙，手中也拿一條兒金箍鐵棒，足下也踏一雙麂皮鞋，也是這等毛臉雷公嘴，朔腮別土星，查耳額顛闊，獠牙向外生。

這大聖怒發，一撒手，撇了沙和尚，掣鐵棒上前罵道：『你是何等妖邪，敢變我的相貌，敢占我的兒孫，擅居吾仙洞，擅作這威福！』那行者見了，公然不答，也使鐵棒來迎。二行者在一

處，果是不分真假。好打呀！——

兩條棒，二猴精，這場相敵實非輕。都要護持唐御弟，各施功績立英名。真猴實受沙門教，假怪虛稱佛子情。蓋爲神通多變化，無真無假兩相平。一個是混元一氣齊天聖，一個是久煉千靈縮地精。這個是如意金箍棒，那個是隨心鐵桿兵。隔架遮攔無勝敗，撐持抵敵沒輸贏。先前交手在洞外，少頃爭持起半空。

他兩個各踏雲光，跳上九霄雲內。沙僧在旁，不敢下手，見他們戰此一場，誠然難認真假；欲待拔刀相助，又恐傷了真的。忍耐良久，且縱身跳下山崖，使降妖寶杖，打近水簾洞外，驚散羣妖，掀翻石凳，把飲酒食肉的器皿，盡情打碎；尋他的青氈包袱，四下裏全然不見。原來他水簾洞本是一股瀑布飛泉，遮掛洞門，遠看似一條白布簾兒，近看乃是一股水脉，故曰水簾洞。沙僧不知進步來歷，故此難尋。即便縱雲，趕到九霄雲裏，輪着寶杖，又不好下手。

大聖道：「沙僧，你既助不得力，且回覆師父，說我等這般這般，被老孫與此妖打上南海落伽山菩薩前辨個真假。」道罷，那行者也如此說。沙僧見兩個相貌，聲音，更無一毫差別，皂

白難分，只得依言，撥轉雲頭，回復唐僧不題。

你看那兩個行者，且行且鬪，直來到南海，竟至落伽山，打打罵罵，喊聲不絕，早驚動護法諸天，即報入潮音洞裏道：『菩薩，果然兩個孫悟空打將來也。』那菩薩與木叉行者，善財童子，龍女，降蓮臺出門喝道：『那孽畜那裏走！』這兩個遞相揪住道：『菩薩，這厮果然像弟子模樣，纔自水簾洞打起，戰鬪多時，不分勝負。沙悟淨肉眼愚蒙，不能分識，有力難助，是弟子教他回西路去回復師父，我與這厮打到寶山，借菩薩慧眼，與弟子認個真假，辨明邪正。』

道罷，那行者也如此說一遍。衆諸天與菩薩都看良久，莫想能認。菩薩道：『且放了手，兩邊站下，等我再看。』果然撒手，兩邊站定。這邊說：『我是真的！』那邊說：『他是假的！』菩薩喚木叉與善財上前，悄悄吩咐：『你一個幫住一個，等我暗念緊箍兒咒，看那個害疼的便是真，不疼的便是假。』他二人果各幫一個。菩薩暗念真言，兩個一齊喊疼，都抱着頭，地下打滾，只叫『莫念！莫念！』

菩薩不念，他兩個又一齊揪住，照舊鬪。菩薩無計奈何，即令諸天，木叉，上前助力。衆神恐傷真的，亦不敢下手。菩薩叫聲『孫悟空』，兩個一齊答應。菩薩道：『你當年官拜弼馬溫，大鬧天宮時，神將皆認得你；你且上界去分辨回話。』這大聖謝恩，那行者也謝恩。二人扯扯拉拉，口裏不住的嚷鬪，竟至南天門外，慌得那廣目天王，帥馬，趙溫，關，四大天將，及把門大小衆神，各使兵器攔住道：『那裏走！此間可是爭鬪之處？』

大聖道：『我因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在路上打殺賊徒，那三藏趕我回去，我徑到普陀巖見觀音菩薩訴告，不想這妖精，幾時就變作我的模樣，打倒唐僧，搶去包袱。有沙僧至花果山尋討，只見這妖精占了我的巢穴。後到普陀巖告請菩薩，又見我侍立臺下，沙僧誑說是我駕筋斗雲，又先在菩薩處遮飾。菩薩却是個正明，不聽沙僧之言，命我同他到花果山看驗。原來這妖精果像老孫模樣，纔自水簾洞打到落伽山見菩薩，菩薩也難識認，故打至此間，煩諸天眼力，與我認個真假。』

道罷，那行者也似這般這般，說了一遍。衆天神看覷多時，也不能辨。他兩個吆喝道：『你

們既不能認，讓開路，等我們去見玉帝。」衆神搪抵不住，放開天門，直至靈霄寶殿。馬元帥同張葛許邱——四天師——奏道：「下界有一般兩個孫悟空，打進天門，口稱見主。」

說不了，兩個直嚷進來，說得那玉帝即降立寶殿，問曰：「你兩個因甚事擅闖天宮，嚷至朕前尋死？」大聖口稱：「萬歲萬歲！臣今皈命，秉教沙門，再不敢欺心誑上；只因這個妖精變作臣的模樣，——如此如彼，把前情備陳了一遍。——望乞與臣辨個真假！」那行者也如此陳了一遍。玉帝即傳旨宣托塔李天王，教：「把「照妖鏡」來照這厮誰真誰假，教他假滅真存。」

天王即取鏡照住，請玉帝同衆神觀看。鏡中乃是兩個孫悟空的影子；金箍，衣服，毫髮不差。玉帝亦辨不出，趕出殿外。這大聖呵呵冷笑，那行者也哈哈歡喜，揪頭抹頸，復打出天門，墜落西方路上，道：「我和你見師父去！我和你見師父去！」

却說那沙僧自花果山辭他兩個，又行了三晝夜，回至本莊，把前事對唐僧說了一遍。唐

僧自家悔恨道：『當時只說是孫悟空打我一棍，搶去包袱，豈知却是妖精假變的行者！』沙僧又告道：『這妖又假變一個長老，一匹白馬；又有一個八戒挑着我們包袱，又有一個變作是我。我忍不住惱怒，一杖打死，原是一個猴精。因此驚散，又到菩薩處訴告。菩薩着我與師兄又同去識認，那妖果與師兄一般模樣。我難助力，故先來回復師父。』

三藏聞言，大驚失色。八戒哈哈大笑道：『好好好！應了這施主家婆婆之言了！他說有幾起取經的，這却不又是一起？』那家老老小小，都來問沙僧道：『你這幾日往何處討盤纏去的？』沙僧笑道：『我往東勝神州花果山尋大師兄取討行李，又到南海落伽山拜見觀音菩薩，却又到花果山，方纔轉回至此。』那老者又問：『往返有多少路程？』沙僧道：『約有二十餘萬里。』老者道：『爺爺呀，似這幾日，就走了這許多路，只除是駕雲方能彀得到！』八戒道：『不是駕雲，如何過海？』沙僧道：『我們那算得走路；若是我大師兄，只消一二日，可往回也。』那家子聽言，都說是神仙。八戒道：『我們雖不是神仙，——神仙還是我們的晚輩哩！』

正說間，只聽半空中喧譁亂嚷。慌得都出來看，却是兩個行者打將來。八戒見了，忍不住

手癢道：『等我去認認看。』好獸子，急縱身跳起，望空高叫道：『師兄莫嘆，我老豬來也！』那兩個一齊應道：『兄弟，來打妖精！來打妖精！』那家子又驚又喜道：『是幾位騰雲駕霧的羅漢歇在我家，就是發願齋僧的，也齋不着這等好人！』更不計較茶飯，愈加供養。又說：『這兩個行者只怕鬪出不好來，地覆天翻，作禍在那裏！』

三藏見那老者當面是喜，背後是憂，即開言道：『老施主放心，莫生憂嘆。貧僧收伏了徒弟，去惡歸善，自然謝你。』那老者滿口回答道：『不敢！不敢！』沙僧道：『施主休講，師父可坐在這裏，等我和二哥去。』一家扯一個來到你面前，你就念念那話兒，看那個害疼的就是真的，不疼的就是假的。』三藏道：『言之極當。』沙僧果起在半空道：『二位住了手，我同你到師父面前辨個真假去。』

這大聖放了手，那行者也放了手。沙僧攙住一個，叫道：『二哥，你也攙住一個。』果然攙住，落下雲頭，竟至草舍門外。三藏見了，就念緊箍兒咒。二人一齊叫苦道：『我們這等苦鬪，你還呪我怎的？莫念！莫念！』那長老本心慈善，遂住了口不念，却也不認得真假。他兩個掙脫手，

依然又打。這大聖道：『兄弟們，保着師父，等我與他打到闍王前折辨去也！』那行者也如此說。二人抓抓搥搥，須臾，又不見了。

八戒道：『沙僧，你既到水簾洞，看見假八戒挑着行李，怎麼不搶將來？』沙僧道：『那妖精見我使寶杖打他假沙僧，他就亂圍上來要拿，是我顧性命走了。及告菩薩，與行者復至洞口，他兩個打在空中，是我去掀翻他的石凳，打散他的小妖，只見一股瀑布泉水流，竟不知洞門開在何處，尋不着行李，所以空手回復師命也。』八戒道：『你原來不曉得。我前年請他去時，先在洞門外相見，後被我說泛了他，他就跳下去洞裏。換衣來時，我看見他將身往水裏一鑽。那一股瀑布水流，就是洞門。想必那怪將我們包袱收在那裏面也。』

三藏道：『你既知此門，你可趁他都不在，可先到他洞裏取出包袱，我們往西天去罷。他就來，我也不用他了。』八戒道：『我去。』沙僧說：『二哥，他那洞前有千數小猴，你一人恐弄他不過，反爲不美。』八戒笑道：『不怕！不怕！』急出門，縱着雲霧，竟上花果山尋取行李不題。

却說那兩個行者又打嚙到陰山背後，說得那滿山鬼戰戰兢兢，藏藏躲躲。有先跑的，撞入陰司門裏，報上森羅寶殿道：『大王，背陰山上，有兩個齊天大聖打將來也！』慌得那第一殿秦廣王，傳報與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卞城王，五殿閻羅王，六殿平等王，七殿泰山王，八殿都市王，九殿忤官王，十殿轉輪王，一殿轉一殿，霎時間，十王會齊，又着人飛報與地藏王。——盡在森羅殿上，點聚陰兵，等擒真假。只聽得那強風滾滾，慘霧漫漫，二行者一翻一滾的，打至森羅殿下。陰君近前攔住道：『大聖，有何事鬧我幽冥？』

這大聖道：『我因保唐僧西天取經，路過西梁國，至一山，有強賊截劫我師，是老孫打死幾個，師父怪我，把我逐回。我隨到南海菩薩處訴告，不知那妖精怎麼就綽着口氣，假變作我的模樣，在半路上打倒師父，搶奪了行李。師弟沙僧，向我本山取討包袱，這妖假立師名，要往西天取經。沙僧逃遁至南海見菩薩，我正在側。他備說原因，菩薩又命我同他至花果山觀看。果被這厮占了我巢穴。我與他爭辨到菩薩處，其實相貌，言語等，俱一般。菩薩也難辨真假。又與這厮打上天堂，衆神亦果難辨。因見我師，我師念緊箍咒試驗，與我一般疼痛。故此鬧至幽

冥，望陰君與我查看生死簿，看假行者是何出身，快早追他魂魄，免致二心沌亂。」

那怪亦如是說一遍。陰君聞言，即喚管簿判官一一從頭查勘，更無個假行者之名；再看毛蟲文簿，那猴子一百三十條，已是孫大聖幼年得道之時，大鬧陰司，消死名一筆勾之，自後來凡是猴屬，盡無名號。查勘畢，當殿回報。陰君各執笏，對行者道：「大聖，幽冥處既無名號可查，你還到陽間去折辨。」

正說處，只聽得地藏王菩薩道：「且住！且住！等我着諦聽與你聽個真假。」原來那諦聽是地藏菩薩經案下伏的一個獸名。他若伏在地下，一霎時，將四大部洲山川社稷，洞天福地之間，蠃蟲，鱗蟲，毛蟲，羽蟲，昆蟲，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可以照鑒善惡，察聽賢愚。

那獸奉地藏鈞旨，就於森羅庭院之中，俯伏在地。須臾，抬起頭來，對地藏道：「怪名雖有，但不可當面說破，又不能助力擒他。」地藏道：「當面說出便怎麼？」諦聽道：「當面說出，恐妖精惡發，搔擾寶殿，致令陰府不安。」又問：「何爲不能助力擒拿？」諦聽道：「妖精神通，與孫大聖無二。幽冥之神，能有多少法力？故此不能擒拿。」地藏道：「似這般怎生祛除？」諦聽

言：『佛法無邊。』

地藏早已省悟，即對行者道：『你兩個形容如一，神通無二，若要辨明，須到雷音寺釋迦如來那裏，方得明白。』兩個一齊嚷道：『說的是！說的是！我和你西天佛祖之前折辨去。』那十殿陰君送出，謝了地藏，回上翠雲宮，着鬼使閉了幽冥關隘不題。

看那兩個行者，飛雲奔霧，打上西天。有詩爲証——

人有二心生禍災，天涯海角致疑猜。欲思寶馬三公位，又憶金鑾一品臺。南征北討無休歇，東攬西除未定哉。禪門須學無心訣，靜養嬰兒結聖胎。

他兩個在那半空裏，扯扯拉拉，抓抓搔搔，且行且鬪，直嚷至大西天靈鷲仙山雷音寶刹之外。早見那四大菩薩，八大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比丘尼，比丘僧，優婆塞，優婆夷，諸大聖衆，都到七寶蓮臺之下，淨聽如來說法。那如來正講到這——

不有中，有不中，不無中，無不色，不空中，非有爲，有非無爲，無非色爲色，非空爲

空空卽是空，色卽是色。色無定色，色卽是空。空無定空，空卽是色。知空不空，知色

不色。名爲照了，始達妙音。

概衆稽首皈依。流通誦讀之際，如來降天花普散繽紛，卽離寶座，對大衆道：「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競鬪而來也。」大衆舉目看之，果是兩個行者，唵天喝地，打至雷音勝境。慌得那八大金剛，上前攔住道：「汝等欲往那裏去？」這大聖道：「妖精變作我的模樣，欲至寶蓮臺下，煩如來爲我辨個虛實也。」衆金剛抵攔不住，直嚷至臺下，跪於佛祖之前，拜告道：「弟子保護唐僧，來造寶山，求取真經，一路上煉魔縛怪，不知費了多少精神。前至中途，偶遇強徒劫擄，委是弟子二次打傷幾個。師父怪我趕回，不容同拜如來金身。弟子無奈，只得投奔南海，見觀音訴告。不期這個妖精，假變弟子聲音，相貌，將師父打倒，把行李搶去。師弟悟淨尋至我山，被這妖假捏巧言，說有真僧取經之故。悟淨脫身至南海，備說詳細。觀音知之，遂令弟子同悟淨再至我山。因此，兩人比併真假，打至南海，又打到天宮，又曾打見唐僧，打見冥府，俱莫能辨認。故此大胆輕造，千乞大開方便之門，廣垂慈憫之念，與弟子辨明邪正，庶好保護唐僧親

拜金身，取經回東土，永揚大教。」

大衆聽他兩張口一樣聲俱說一遍，衆亦莫辨；惟如來則通知之。正欲道破，忽見南下彩雲之間，觀音來了，參拜我佛。我佛合掌道：「觀音尊者，你看那兩個行者，誰是真？誰是假？」菩薩道：「前日在弟子荒境，委不能辨。他又至天宮地府，亦俱難認。特來拜告如來，千萬與他辨明辨明。」如來笑道：「汝等法力廣大，只能普閱周天之事，不能徧識周天之物，亦不能廣會周天之種類也。」

菩薩又請示周天種類。如來纔道：「周天之內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蟲：乃蠃、鱗、毛、羽、昆。這厮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蠃，非鱗，非毛，非羽，非昆。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類之種。」菩薩道：「敢問是那四猴？」如來道：——

- 「第一是靈明石猴，通變化，識天時，知地利，移星換斗。
- 「第二是赤尻馬猴，曉陰陽，會人事，善出入，避死延生。
- 「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縮千山，辨休咎，乾坤摩弄。

「第四是六耳獼猴，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後，萬物皆明。

「此四猴者，不入十類之種，不達兩間之名，我觀假悟空乃六耳獼猴也。此猴若立一處，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說話，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後，萬物皆明。——與真悟空同像同音者，六耳獼猴也。」

那獼猴聞得如來說出他的本像，胆戰心驚，急縱身跳起來就走。如來見他走時，即令大眾下手。早有四菩薩，八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觀音，木叉，一齊圍繞。孫大聖也要上前。如來道：「悟空休動手，待我與你擒他。」那獼猴毛骨悚然，料着難脫，即忙搖身一變，變作個蜜蜂兒，往上便飛。如來將金鉢盂撒起去，正蓋着那蜂兒，落下來。大眾不知，以為走了。如來笑云：「大眾休言妖精未走，見在我這鉢盂之下。」大眾一發上前，把鉢盂揭起，果然見了本像，是一個六耳獼猴。

孫大聖忍不住，輪起鐵棒，劈頭一下打死，至今絕此一種。如來不忍，道聲「善哉！善哉！」大聖道：「如來不該慈憫他，他打傷我師父，搶奪我包袱，依律問他個得財傷人，白晝搶奪也。」

「該個斬罪哩！」如來道：「你自快去保護唐僧來此求經罷。」大聖叩頭謝道：「上告如來得知。那師父定是不要我；我此去，若不收留，却不又勞一番神思，望如來方便，把鬆箍兒咒一念，褪下這個金箍，交還如來，放我還俗去罷。」如來道：「你休亂想，切莫放刁。我教觀音送你去，不怕他不收。好生保護他去，那時功成歸極樂，汝亦坐蓮臺。」

那觀音在旁聽說，即合掌謝了聖恩，領悟空，輒駕雲而去。隨後木叉行者，白鸚哥，一同趕上。不多時，到了中途草舍人家。沙和尚看見，急請師父拜門迎接。菩薩道：「唐僧，前日打你的，乃假行者六耳獼猴也。幸如來知識，已被悟空打死。你今須是收留悟空。一路上魔障未消，必得他保護你，纔得到靈山，見佛取經，再休嗔怪。」三藏叩頭道：「謹遵教旨。」

正拜謝時，只聽得正東上狂風滾滾，豬八戒背着兩個包袱，駕風而至。馱子見了菩薩，倒身下拜，道：「弟子前日別了師父，至花果山水簾洞尋得包袱，果見一個假唐僧，假八戒，都被弟子打死，原是兩個猴身，却入裏方尋着包袱。當時查點，一物不少，却駕風轉此，更不知兩行者下落如何？」菩薩把如來識怪之事說了一遍。那馱子十分歡喜，稱謝不盡。師徒們拜謝了，

菩薩回海，都依舊合意同心，洗冤解怒；又謝了那村舍人家，整束行囊，馬匹找大路而行。正是：

中道分離亂五行，降妖聚會合元明。神歸心舍禪方定，六識祛降丹自成。

畢竟這去不知三藏幾時得面佛求經，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燄山

孫行者一調芭蕉扇

若干種性本來同，海納無窮。千思萬慮終成妄，般般色色和融。有日功完行滿，明法性高隆。

休教差別走西東，緊鎖牢韉。收來安放丹爐內，煉得金烏一樣紅。朗朗輝輝嬌豔，任教出入乘龍。

詔表三藏遵菩薩教旨，收了行者，與八戒，沙僧，剪斷二心，鎖韉猿馬，同心戮力，趕奔西天。說不盡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歷過了夏月炎天，却又值三秋霜景。但見那——

薄雲斷絕西風緊，鶴鳴遠岫霜林錦。光景正蒼涼，山長水更長。征鴻來北塞，玄鳥歸南陌。客路怯孤單，袷衣容易寒。

師徒四衆，進前行處，漸覺熱氣蒸人。三藏勒馬道：「如今正是秋天，却怎返有熱氣？」八戒道：「原來不知。西方路上有個斯哈哩國，乃日落之處，俗呼爲「天盡頭」。若到申酉時，國王差人上城，搥鼓吹角，混雜海沸之聲。日乃太陽真火，落於西海之間，如火淬水，接聲滾沸；若無鼓角之聲混耳，即振殺城中小兒。此地熱氣蒸人，想必到日落之處也。」大聖聽說，忍不住笑道：「獸子莫亂談！若論斯哈哩國，正好早哩。似師父朝三暮二的，這等擔閣，就從小至老，老了又小，老小三生，也還不到。」八戒道：「哥啊，據你說，不是日落之處，爲何這等酷熱？」沙僧道：「想是天時不正，秋行夏令，故也。」

他三個正都爭講，只見那路旁有座莊院，乃是紅瓦蓋的房舍，紅磚砌的垣牆，紅油門扇，紅漆板榻，一片都是紅的。三藏下馬道：「悟空，你去那人家問個消息，看那炎熱之故何也。」大聖收了金箍棒，整肅衣裳，扭捏作個斯文氣象，綽下大路，竟至門前觀看。那門裏忽然走出一個老者，但見他——

穿一領黃不黃，紅不紅的葛布深衣；戴一頂青不青，皂不皂的篾絲涼帽。手中拄

一根彎不彎，直不直，暴節竹杖；足下踏一雙新不新，舊不舊，揜靴鞵鞋。面似紅銅，鬚如白鍊。兩道壽眉遮碧眼，一張哈口露金牙。

那老者猛抬頭，看見行者，吃了一驚，拄着竹杖，喝道：『你是那裏來的怪人？在我這門首何幹？』行者答禮道：『老施主，休怕我。我不是甚麼怪人。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上西方求經者。師徒四人，適至寶方，見天氣蒸熱，一則不解其故，二來不知地名，特拜問指教一二。』那老者却纔放心，笑云：『長老勿罪。我老漢一時眼花，不識尊顏。』行者道：『不敢。』老者又問：『令師在那條路上？』行者道：『那南首大路上立的不是？』老者教：『請來，請來。』

行者歡喜，把手一招，三藏即同八戒、沙僧，牽白馬，挑行李近前，都對老者作禮。老者見三藏丰姿標致，八戒、沙僧，相貌奇稀，又驚又喜，只得請入裏坐，教小的們看茶，一壁廂辦飯。三藏聞言，起身稱謝道：『敢問公公貴處遇秋，何返炎熱？』老者道：『敝地喚做火燄山，無春無秋，四季皆熱。』三藏道：『火燄山却在那邊？可阻西去之路？』老者道：『西方却去不得。那山離此有六十里遠，正是西方必由之路，却有八百里火燄，四週圍寸草不生。若過得山，就是銅腦。』

蓋鐵身軀，也要化成汁哩。」

三藏聞言，大驚失色，不敢再問。只見門外一個少年男子，推一輛紅車兒，住在門旁，叫聲「賣糕！」大聖拔根毫毛，變個銅錢，問那人買糕。那人接了錢，不論好歹，揭開車兒上衣裏，熱氣騰騰，拿出一塊糕，遞與行者。行者托在手中，好似火裏燒的灼炭，煤爐內的紅釘。你看他左手倒在右手，右手換在左手，只道：「熱，熱，熱，難吃，難吃！」那男子笑道：「怕熱，莫來這裏。這裏是這等熱。」行者道：「你這漢子，好不明理。常言道：『不冷不熱，五穀不結。』他這等熱得很，你這糕粉，自何而來？」那人道：「若知糕粉米，敬求鐵扇仙。」行者道：「鐵扇仙怎的？」那人道：「鐵扇仙有柄『芭蕉扇。』求得來，一扇息火，二扇生風，三扇下雨，我們就布種，及時收割，故得五穀養生；不然，誠寸草不能生也。」

行者聞言，急抽身走入裏面，將糕遞與三藏道：「師父放心，且莫隔年焦着。吃了糕，我與你說。」長老接糕在手，向本宅老道：「公公請糕。」老道：「我家的茶飯未奉，敢吃你糕？」行者笑道：「老人家，茶飯倒不必賜，我問你鐵扇仙在那裏住？」老道：「你問他怎的？」行

者道：『適纔那賣糕人說，此仙有柄「芭蕉扇」。』求將來，一扇息火，二扇生風，三扇下雨，你這方布種收割，纔得五穀養生。我欲尋他討來，掘息火燄山過去，且使這方依時收種，得安生也。』老者道：『固有此說；你們却無禮物，恐那聖賢不肯來也。』三藏道：『他要甚禮物？』老者道：『我這裏人家，十年拜求一度。四猪四羊，花紅表裏，異香時果，鷄鵝美酒，沐浴虔誠，拜到那仙山，請他出洞，至此施爲。』

行者道：『那山坐落何處？喚甚地名？有幾多里數？等我問他要扇子去。』老者道：『那山在西南方，名喚翠雲山。山中有一仙洞，名喚芭蕉洞。我這裏人去拜仙山，往回要走一月，計有一千四百五六十里。』行者笑道：『不打緊，就去就來。』那老者道：『且住，吃些茶飯，辦些乾糧，須得兩人做伴。那路上沒有人家，又多狼虎，非一日可到。莫當耍子。』行者笑道：『不用，不用！我去也！』說一聲，忽然不見。那老者慌張道：『爺爺呀！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人也！』

且不說這家子供奉唐僧加倍，却說那行者霎時竟到翠雲山，按住祥光，找尋洞口，只聞

得丁丁之聲，乃是一個樵夫伐木。行者即趨步至前，又聞得他道：

『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草路難尋。西山望見朝來雨，南瀾歸時渡處深。』

行者近前作禮道：『樵哥，問訊了。』那樵子撇了柯斧，答禮道：『長老何往？』行者道：

『敢問樵哥，這可是翠雲山？』樵子道：『正是。』行者道：『有個鐵扇仙的芭蕉洞，在何處？』

樵子笑道：『這芭蕉洞雖有，却無個鐵扇仙，只有個鐵扇公主，又名羅刹女。』行者道：『人說

他有一柄「芭蕉扇」，能熄得火燄山，敢是他麼？』樵子道：『正是，正是。這聖賢有這件寶貝，

善能熄火，保護那方人家，故此稱爲鐵扇仙。我這裏家用不着他，只知他叫做羅刹女，乃大

力牛魔王妻也。』

行者聞言，大驚失色，心中暗想道：『又是冤家了！……當年伏了紅孩兒，說是這厮養的。

前在那解陽山破兒洞遇他叔子，尚且不肯與水，要作報仇之意；今又遇他父母，怎生借得這

扇子耶……』

樵子見行者沉思默慮，嗟嘆不已，便笑道：『長老，你出家人，有何憂疑？這條小路兒向東

去，不尙五六里，就是芭蕉洞。休得心焦。』行者道：『不瞞樵哥說，我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求經的唐僧大徒弟。前年在火雲洞，曾與羅刹之子紅孩兒有些言語，但恐羅刹懷仇不與，故生憂疑。』樵子道：『大丈夫鑒貌辨色，只以求扇爲名，莫認往時之沒話，管情借得。』

行者聞言，深深唱個大喏道：『謝樵哥教誨，我去也。』遂別了樵夫，竟至芭蕉洞口。但見那兩扇門緊閉牢關，洞外風光秀麗，正是那——

山以石爲骨，石作土之精。煙霞含宿潤，苔蘚助新青。嵯峨勢聳欺蓬島，幽靜花香若海瀛。幾樹喬松棲野鶴，數株衰柳語山鶯。誠然是千年古跡，萬載仙踪。碧梧鳴彩鳳，活水隱蒼龍。曲逕蘿蘿垂掛，石梯藤葛攀籠。猿嘯翠巖忻月上，鳥啼高樹喜晴空。兩林竹簷涼如雨，一逕花濃沒繡絨。時見白雲來遠岫，略無定體漫隨風。

行者上前，叫：『牛大哥，開門！開門！』呀的一聲，洞門開了，裏邊走出一個毛兒女，手中提着一花籃，肩上擔着鋤子，真個是一身藍縷無妝飾，滿面精神有道心。行者上前迎着合掌道：『女童，累你轉報公主一聲。我本是取經的和尙，在西方路上，難過火燄山，特來拜借芭蕉扇一

用。」那毛女道：「你是那寺裏和尚？叫甚名字？我好與你通報。」行者道：「我是東土來的，叫做孫悟空和尚。」那毛女即便回身，轉於洞內，對羅剎跪下道：「奶奶，洞門外有個東土來的孫悟空和尚，要見奶奶，拜求芭蕉扇，過火燄山一用。」

那羅剎聽見「孫悟空」三字，便似撮鹽入火，火上澆油；骨都都，紅生臉上；惡狠狠，怒發心頭；口中罵道：「這潑猴！今日來了！」叫：「丫鬢，取披掛，拿兵器來！」隨即取了披掛，拿兩口青鋒寶劍，整束出來。行者在洞外閃過偷看，怎生打扮，只見他——

頭裏團花手帕，身穿納錦雲袍。腰間雙束虎筋纏，微露繡裙偏綃。鳳嘴弓鞋三寸，龍鬚膝襪金銷。手提寶劍怒聲高，兇比月婆容貌。

那羅剎出門，高叫道：「孫悟空何在？」行者上前，躬身施禮道：「嫂嫂，老孫在此奉揖。」羅剎咄的一聲道：「誰是你的嫂嫂！那個要你奉揖！」行者道：「尊府牛魔王，當初曾與老孫結義，乃七兄弟之親。今聞公主是牛大哥令正，安得不以嫂嫂稱之？」羅剎道：「你這潑猴！既有兄弟之親，如何坑陷我子？」行者伴問道：「令郎是誰？」羅剎道：「我兒是號山枯松湖火

雲洞聖嬰大王紅孩兒，被你傾了，我們正沒處尋你報仇，你今上門納命，我肯饒你！行者滿臉陪笑道：『嫂嫂原來不察理，錯怪了老孫。你令郎因是捉了師父，要蒸要煮，幸虧了觀音菩薩收他去，救出我師。他如今現在菩薩處做善財童子，實受了菩薩正果，不生不滅，不垢不淨，與天地同壽，日月同庚。你倒不謝老孫保命之恩，返怪老孫，是何道理？』

羅剎道：『你這個巧嘴的潑猴！我那兒雖不傷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幾時能見一面？』行者笑道：『嫂嫂要見令郎，有何難處？你且把扇子借我，搨息了火，送我師父過去，我就到南海菩薩處請他來見你，就送扇子還你，有何不可？那時節，你看他可曾損傷一毫。有些須之傷，你也怪得有理；如比舊時標緻，還當謝我。』羅剎道：『魔猴！少耍饒舌，伸過頭來，等我砍上幾劍！若受得疼痛，就借扇子與你；若忍耐不得，教你早見閻君！』行者叉手向前，笑道：『嫂嫂切莫多言。老孫伸着光頭，任尊意砍上多少，但沒氣力便罷。是必借扇子用用。』

那羅剎不容分說，雙手輪劍，照行者頭上乒乒乓乓，砍有十數下，這行者全不認真。羅剎害怕，回頭要走。行者道：『嫂嫂，那裏去快借我使使！』那羅剎道：『我的寶貝原不輕借。』行

者道：『既不肯借，吃你老叔一棒！』好猴王，一隻手扯住，一隻手去耳內掣出棒來，幌一幌，有碗來粗細。那羅刹掙脫手，舉劍來迎。行者隨又輪棒便打。兩個在翠雲山前，不論親情，却只講仇隙。這一場好殺：

裙釵本是修成怪，爲子懷仇恨潑猴。行者雖然生狠怒，因師路阻讓娥流。先言拜借芭蕉扇，不展驍雄耐性柔。羅刹無知輪劍砍，猴王有意說親由。女流怎與男兒鬪？到底男剛壓女流。這個金箍鐵棒多兇猛，那個霜刃青鋒甚緊綢。劈面打，照頭丟，恨苦相持不能休。左攔右遮施武藝，前迎後架聘奇謀。却纔鬪到沉酣處，不覺

西方墜日頭。羅刹忙將真扇子，一搥揮動鬼神愁。

那羅刹女與行者相持到晚，見行者棒重，却又解數周密，料鬪他不過，即便取出芭蕉扇，幌一幌，一扇陰風，把行者搗得無影無形，莫想收留得住。這羅刹得勝回歸，那大聖飄飄蕩蕩，左沉不能落地，右墜不得存身。就如旋風翻敗葉，流水淌殘花。滾了一夜，直至天明，方纔落在一座山上，雙手抱住一塊峯石，定性良久，仔細觀看，却纔認得是小須彌山。大聖長嘆一聲道：

「好利害婦人怎麼就把老孫送到這裏來了！我當年會記得在此處告求靈吉菩薩降黃風，怪救我師父。那黃風嶺至此直南上有三千餘里，今在西路轉來，乃東南方隅，不知有幾萬里。等我下去問靈吉菩薩一個消息，好回舊路。」

正躊躇間，又聽得鐘聲響亮，急下山坡，竟至禪院。那門前道人認得行者的形容，即入裏面報道：「前年來請菩薩去降黃風怪的那個毛臉大聖又來了。」菩薩知是悟空，連忙下寶座，相迎入內，施禮道：「恭喜取經來耶？」悟空答道：「正好未到早哩，早哩！」靈吉道：「既未曾得到雷音，何以回顧荒山？」行者道：「自上年蒙盛情降了黃風怪，一路上不知歷過多少苦楚。今到火燄山，不能前進，詢問土人，說有個鐵扇仙，「芭蕉扇」搨得火滅，老孫特去尋訪。原來那仙是牛魔王的妻，紅孩兒的母。他說我把他兒子做了觀音菩薩的童子，不得常見，恨我爲仇，不肯借扇，與我爭鬪。他見我的棒重難撐，遂將扇子把我一搨，搨得我悠悠蕩蕩，直至於此，方纔落住。故此輕造禪院，問個歸路。此處到火燄山，不知有多少里數？」

靈吉笑道：「那婦人喚名羅刹女，又叫做鐵扇公主。他的那芭蕉扇本是崑崙山後，自混

沌闢闢以來，天地產成的一個靈寶，乃太陰之精葉，故能滅火氣。假若搨着人，要飄八萬四千里，方息陰風。我這山到火燄山，只有五萬餘里。此還是大聖有留雲之能，故止住了；若是凡人，正好不得住也。」行者道：「利害利害！我師父却怎生得度那方？」靈吉道：「大聖放心。此一來，也是唐僧的緣法，合教大聖成功。」行者道：「怎見成功？」靈吉道：「我當年受如來教旨，賜我一粒『定風丹』，一柄『飛龍杖』。飛龍杖已降了風魔。這定風丹尚未會見用，如今送了大聖，管教那厮搨你不動，你却要了扇子，搨息火，却不就立此功也。」

行者低頭作禮，感謝不盡。那菩薩即於衣袖中取出一個錦袋兒，將那一粒定風丹與行者安在衣領裏邊，將針線緊緊縫了，送行者出門道：「不及留欸。往西北上去，就是羅剎的山場也。」行者辭了靈吉，駕筋斗雲，竟返翠雲山。頃刻而至，使鐵棒打着洞門，叫道：「開門！開門！老孫來借扇子使使哩！」慌得那門裏女童即忙來報：「奶奶，借扇子的又來了！」

羅剎聞言，心中悚懼道：「這潑猴真有本事！我的寶貝，搨着人，要去八萬四千里，方能停止；他怎麼纔吹去就回來也？這番等我一連搨他兩三扇，教他找不着歸路！」急縱身，結束整

齊，雙手提劍，走出門來道：『孫行者！你不怕我，又來尋死！』行者笑道：『嫂嫂勿得慳吝，是必借我使使。保得唐僧過山，就送還你。我是個志誠有餘的君子，不是那借物不還的小人。』羅刹又罵道：『潑猢猻！好沒道理，沒分曉！奪子之仇，尙未報得；借扇之意，豈得如心？你不要走！吃我老娘一劍！』

大聖公然不懼，使鐵棒劈手相迎。他兩個往往來來，戰經五七回合，羅刹女手軟難輪，孫行者身強善敵。他見事勢不諧，即取扇子，望行者擲了一扇，行者巍然不動。行者收了鐵棒，笑吟吟的道：『這番不比那番！任你怎麼擲來，老孫若動一動，就不算漢子！』那羅刹又擲兩扇，果然不動。羅刹慌了，急收寶貝，轉回走入洞裏，將門緊緊關上。

行者見他閉了門，却就弄個手段，拆開衣領，把定風丹噙在口中，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蠅蟲兒，從他門隙處鑽進。只見羅刹叫道：『渴了！渴了！快拿茶來！』近侍女童，即將香茶一壺，沙沙的滿斟一碗，沖起茶沫漕漕。行者見了歡喜，嚶的一翅，飛在茶沫之下。那羅刹渴極，接過茶，兩口氣都吃了。行者已到他肚腹之內，現原身，厲聲高叫道：『嫂嫂，借扇子我使使！』羅刹

大驚失色，叫：『小的們，關了前門否？』俱說：『關了。』他又說：『既關了門，孫行者如何在家裏叫喚？』女童道：『在你身上叫哩。』羅剎道：『孫行者，你在那裏弄術哩？』行者道：『老孫一生不會弄術，都是些真手段，實本事，已在尊嫂尊腹之內耍子，已見其肺肝矣。我知你也餓渴了，我先送你個坐碗兒解渴。』却就把脚往下一登。那羅剎小腹之中，疼痛難禁，坐於地下叫苦。行者道：『嫂嫂休得推辭，我再送你個點心充饑。』又把頭往上一頂。

那羅剎心痛難禁，只在地上打滾，疼得他面黃唇白，只叫：『孫叔叔饒命！』行者却纔收了手脚道：『你纔認得叔叔麼？我看牛大哥情上，且饒你性命，快將扇子拿來我使使。』羅剎道：『叔叔，有扇有扇，你出來拿了去。』行者道：『拿扇子我看了出來。』羅剎即叫女童拿一柄芭蕉扇，執在旁邊。行者探到喉嚨之上見了道：『嫂嫂，我既饒你性命，不在腰肋之下搗個窟窿出來，還自口出。你把口張三張兒。』那羅剎果張開口。行者還作個蟻蟻蟲，先飛出來，丁在芭蕉扇上。那羅剎不知，連張三次，叫：『叔叔出來罷。』行者化身，拿了扇子，叫道：『我在此間不是謝借了謝借了！』拽開步，往前便走。小的們連忙開了門，放他出洞。

這大聖撥轉雲頭，竟回東路。霎時按落雲頭，立在紅磚壁下。八戒見了，歡喜道：『師父，師兄來了來了！』三藏即與本莊老者同沙僧出門接着，同至舍內。把芭蕉扇靠在旁邊道：『老官兒，可是這個扇子？』老者道：『正是正是！』唐僧喜道：『賢徒有莫大之功。求此寶貝，甚勞苦了。』行者道：『勞苦倒也不說。那鐵扇仙，你道是誰？那厮原來是牛魔王的妻，紅孩兒的母，名喚羅刹女，又喚鐵扇公主。我尋到洞外借扇，他就與我講起仇隙，把我砍了幾劍。是我使棒嚇他，他就把扇子搨了我一下，飄飄蕩蕩，直刮到小須彌山。幸見靈吉菩薩，送了我一粒定風丹，指與歸路，復至翠雲山，又見羅刹女。羅刹女又使扇子搨我不動，他就回洞。是老孫變作一個蠅螋蟲，飛入洞去。那厮正討茶吃，是我又鑽在茶沫之下，到他肚裏，做起手脚。他疼痛難禁，不住口的叫我做叔叔饒命，情願將扇借與我，我却饒了他，拿將扇來。待過了火燄山，仍送還他。』

三藏聞言，感謝不盡。師徒們俱拜辭老者。一路西來，約行有四十里遠近，漸漸酷熱蒸人。沙僧只叫：『脚底烙得慌！』八戒又道：『瓜子燙得痛！』馬比尋常又快。只因地熱難停，十分

難進，行者道：『師父且請下馬，兄弟們莫走。等我搨息了火，待風雨之後，地土冷些，再過山去。』行者果舉扇，徑至火邊，儘力一搨，那山上火光烘烘騰起；再一扇，更着百倍；又一扇，那火足有千丈之高，漸漸燒着身體。行者急回，已將兩股毫毛燒淨，徑跑至唐僧面前，叫：『快回去，快回去！火來了，火來了！』那師父爬上馬，與八戒、沙僧，復東來有二十餘里，方纔歇下，道：『悟空，如何了呀！』行者丟下扇子道：『不停當！不停當！被那厮哄了！』

三藏聽說，愁促眉尖，悶添心上，止不住兩淚交流，只道：『怎生是好！』八戒道：『哥哥，你急急忙忙叫回去是怎麼說？』行者道：『我將扇子搨了一下，火光烘烘；第二扇，火氣愈盛；第三扇，火頭飛有千丈之高。若是跑得不快，把毫毛都燒盡矣！』八戒笑道：『你常說雷打不傷，火燒不損，如今何又怕火？』行者道：『你這猢猻子，全不知事！那時節用心防備，故此不傷；今日只爲搨息火光，不曾捻避火訣，又未使護身法，所以把兩股毫毛燒了。』沙僧道：『似這般火盛，無路通西，怎生是好？』八戒道：『只揀無火處走便罷。』三藏道：『那方無火？』八戒道：『東方，南方，北方，俱無火。』又問：『那方有經？』八戒道：『西方有經。』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經』

處去哩！沙僧道：『有經處有火，無火處無經，誠是進退兩難！』

師徒們正自胡談亂講，只聽得有人叫道：『大聖不須煩惱，且來吃些齋飯再議。』四衆回看時，見一老人，身披飄風氅，頭頂偃月冠，手持龍頭杖，足踏鐵勒靴，後帶着一個鴨嘴魚腮鬼，鬼頭上頂着一個銅盆，盆內有些蒸餅糕糜，黃糧米飯，在於西路下躬身道：『我本是火燄山土地，知大聖保護聖僧，不能前進，特獻一齋。』行者道：『吃齋小可，這火光幾時滅得，讓我師父過去？』土地道：『要滅火光，須求羅刹女借芭蕉扇。』行者去路旁拾起扇子道：『這不是那火光越搨越着，何也？』土地看了，笑道：『此扇不是真的，被他哄了。』行者道：『如何方得真的？』那土地又挖背躬身，微微笑道：——

『若還要借真蕉扇，須是尋求大力王。』

畢竟不知大力王有甚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四遊記 第五十九回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罷戰赴華筵

孫行者二調芭蕉扇

土地說：『大力王卽牛魔王也。』行者道：『這山本是牛魔王放的火，假名火燄山。』土地道：『不是，不是。大聖若肯赦小神之罪，方敢直言。』行者道：『你有何罪？直說無妨。』土地道：『這火原是大聖放的。』行者怒道：『我在那裏，你這等亂談！我可是放火之輩。』土地道：『是你也認不得我了。此間原無這座山；因大聖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被顯聖擒了，壓赴老君，將大聖安於八卦爐內，煅煉之後，開鼎，被你蹬倒丹爐，落了幾個磚來，內有餘火，到此處化爲火燄山。我本是兜率宮守爐的道人，當被老君怪我失守，降下此間，就做了火燄山土地也。』

豬八戒聞言，恨道：『怪道你這等打扮，原來是道士變的七地。』行者半信不信道：『你

且說，早尋大力王何故？土地道：『大力王乃羅刹女丈夫。他這向撒了羅刹，現在積雷山摩雲洞。有個萬年狐王。那狐王死了，遺下一個女兒，叫做玉面公主。那公主有百萬家私，無人掌管；二年前，訪着牛魔王神通廣大，情願倒陪家私，招贅爲夫。那牛王棄了羅刹，久不回顧。若大聖尋着牛王，拜求來此，方借得真扇。一則撮息火燄，可保師父前進；二來永除火患，可保此地生靈；三者教我歸天，回繳老君法旨。』行者道：『積雷山坐落何處？到彼有多少程途？』土地道：『在正南方。此間到彼，有三千餘里。』

行者聞言，卽吩咐沙僧，八戒，保護師父；又教土地，陪伴勿回；隨卽忽的一聲，渺然不見。那裏消半個時辰，早見一座高山。按落雲頭，站立巔峯之上，觀看，真是好山——

① 高不高，頂摩碧漢；大不大，根扎黃泉。山前日暖，嶺後風寒。山前日暖，有三冬草木無知；嶺後風寒，見九夏冰霜不化。龍潭接澗水長流，虎穴依崖花放早。水流千派似飛瓊，花放一心如布錦。灣環嶺上灣環樹，挖掇石外挖掇松。真個是，高的山，峻的嶺，陡的崖，深的澗，香的花，美的果，紅的藤，紫的竹，青的松，翠的柳。八節四時顏

不改，千年萬古色如龍。

大聖看穀多時，步下尖峯，入深山找尋路徑。正自沒個消息，忽見松陰下有一女子，手折了一枝香蘭，嬈嬈娜娜而來。大聖閃在怪石之旁，定睛觀看那女子怎生模樣：——

嬌嬌傾國色，緩緩步移蓮。貌若王嬈，顏如楚女。如花解語，似玉生香。高髻堆青髻，碧鴉雙睛蘸綠橫。秋水湘裙半露弓鞋小，翠袖微舒粉腕長。說甚麼暮雨朝雲，真個是朱唇皓齒。錦江滑膩蛾眉秀，賽過文君與薛濤。

那女子漸漸走近石邊，大聖躬身施禮，緩緩而言曰：『女菩薩何往？』那女子未曾觀看，聽得叫問，却自抬頭，忽見大聖的相貌醜陋，老心驚，欲退難退，欲行難行，只得戰兢兢，勉強答道：『你是何方來者？敢在此間問誰？』

大聖沉思道：『我若說出取經求扇之事，恐這廝與牛王有親，——且只以假親托意，來請魔王之言而答方可……』那女子見他不語，變了顏色，怒聲喝道：『你是何人，敢來問我！』大聖躬身陪笑道：『我是翠雲山來的，初到貴處，不知路徑，敢問菩薩：此間可是積雷山？』那

女子道：『正是。』大聖道：『有個摩雲洞，坐落何處？』那女子道：『你尋那洞做甚？』大聖道：『我是翠雲山芭蕉洞鐵扇公主來請牛魔王的。』

那女子一聽鐵扇公主請牛魔王之言，心中大怒，徹耳根子通紅，潑口罵道：『這賤婢，着實無知！牛王自到我家，未及二載，也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銀，綾羅緞疋，年供柴，月供米，自在在受用，還不識羞，又來請他怎的！』

大聖聞言，情知是玉面公主，故意掣出金箍棒，大喝一聲道：『你這潑賤，將家私買住牛王，誠然是陪錢嫁漢！你倒不羞，却敢罵誰！』那女子見了，唬得魄散魂飛，沒好步，亂躡金蓮；戰兢兢，回頭便走。這大聖吆吆喝喝，隨後相跟。原來穿過松陰，就是摩雲洞口。女子跑進去，撲的把門關了。大聖却纔收了金箍棒，停步看時，好所在——

樹林森密，崖削峻嶒。薜蘿陰冉冉，蘭蕙味馨馨。流泉漱玉穿修竹，巧石知機帶落英。煙霞籠遠岫，日月照雲屏。龍吟虎嘯，鶴唳鶯啼。一片清幽真可愛，琪花瑤草景

常明。不亞天台仙洞，勝如海上蓬瀛。

且不言行者這裏觀看景致。却說那女子跑得粉汗淋漓，謊得關心吸吸，竟入書房裏面。原來牛魔王正在那裏靜翫丹書。這女子沒好氣，倒在懷裏，抓耳撓腮，放聲大哭。牛王滿面陪笑道：「美人，休得煩惱。有甚話說？」那女子跳天索地，口中罵道：「潑魔害殺我也！」牛王笑道：「你爲甚事罵我？」女子道：「我因父母無依，招你護身養命。江湖中說你是條好漢，原來是個懼內的庸夫！」

牛王聞說，將女子抱住道：「美人，我有那些不是處，你且慢慢說來，我與你陪禮。」女子道：「適纔我在洞外閑步花陰，折蘭採蕙，忽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猛地前來施禮，把我嚇了個梭掙。及定定性，問是何人，他說是鐵扇公中央。他來請牛魔王的。被我說了兩句，他倒罵了我一場，將一根棍子，趕着我打。若不是走得快些，幾乎被他打死。這不是招你爲禍害殺我也！」

牛王聞言，却與他整容陪禮。溫存良久，女子方纔息氣。魔王却發狠道：「美人在上，不敢

相瞞。那芭蕉洞雖是僻靜，却清幽自在。我山妻自幼修持，也是個得道的女仙，却是家門嚴謹，內無一尺之童，焉得有雷公嘴的男子來？這想是那裏來的妖怪，或者假綽名聲，至此訪我，等我出去看看。」

好魔王，拽開步，出了書房，上大廳，取了披掛，結束了，拿了一條混鐵棍，出門高叫道：「是誰人在我這裏無狀？」行者在旁，見他那模樣，與五百年前又大不同。只見——

頭上戴一頂水磨銀亮熟鐵盔；身上貫一副絨穿錦繡黃金甲；足下踏一雙捲尖粉底麀皮鞋；腰間束一條攢絲三股獅蠻帶。一雙眼光如明鏡，兩道眉艷似紅霓。口若血盆，齒排銅板。吼聲響震山神怕，行動威風惡鬼慌。四海有名稱混世，西方

大力號魔王。

這大聖整衣上前，深深的唱個大喏，道：「長兄，還認得小弟麼？」牛王答禮道：「你是齊天大聖孫悟空麼？」大聖道：「正是，正是一向久別未拜。適纔到此，聞一女子，方得見兄。丰采果勝當可賀也！」牛王喝道：「且休巧舌！我聞你闖了天宮，被佛祖降壓在五行山下，近解脫

天災，保護唐僧西天見佛求經，怎麼在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把我小兒牛聖嬰害了？正在這裏惱你，你却怎麼又來尋我？」大聖作禮道：「長兄勿得誤怪小弟。當時令郎捉住吾師，要食其肉，小弟近他不得，幸觀音菩薩欲救我師，勸他歸正；現今做了善財童子，比兄長還高，享極樂之門堂，受逍遙之永壽，有何不可，返怪我耶？」

牛王罵道：「這個乖嘴的猢猻！害子之情，被你說過，你纔欺我愛妾，打上我門，何也？」大聖笑道：「我因拜謁長兄不見，向那女子拜問，不知就是二嫂嫂；因他罵了我幾句，是小弟一時粗鹵，驚了嫂嫂。望長兄寬恕寬恕！」牛王道：「既如此說，我看故舊之情，饒你去罷。」大聖道：「既蒙寬恩，感謝不盡；但尚有一事奉瀆，萬望周濟周濟。」牛王罵道：「這猢猻不識起倒，饒了你，倒還不走，反來纏我！甚麼周濟周濟？」大聖道：「實不瞞長兄，小弟因保唐僧西進，路阻火燄山，不能前進。詢問土人，知尊嫂羅刹女有一柄芭蕉扇，欲求一用。昨到舊府，奉拜嫂嫂，嫂嫂堅執不借，是以特求長兄。望兄長開天地之心，同小弟到大嫂處一行，千萬借扇搧滅火燄，保得唐僧過山，即時完璧。」

牛王聞言，心如火發，咬響鋼牙，罵道：「你說你不無禮，你原來是借扇之故！一定先欺我山妻，山妻想是不肯，故來尋我！且又趕我愛妾！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妾，不可滅。』你既欺我妻，又滅我妾，多大無禮？上來吃我一棍！」大聖道：「哥要說打，弟也不懼。但求寶貝，是我真心，萬乞借我使使！」牛王道：「你若三合敵得我，我着山妻借你；如敵不過，打死你，與我雪恨！」大聖道：「哥說得是。小弟這一向疎懶，不曾與兄相會，不知這幾年武藝比昔日如何，我兄弟們請演演棍看。」

這牛王那容分說，掣混鐵棍，劈頭就打。這大聖持金箍棒，隨手相迎。兩個這場好鬪——

金箍棒，混鐵棍，變臉不以朋友論。那個說：「正怪你這猢猻害子情！」這個說：

「你令郎已得道，休嗔恨！」那個說：「你無知怎敢上我門？」這個說：「我有因

特地來相問。」一個要求扇子保唐僧，一個不借芭蕉貳鄙客。語去言來失舊情，

舉家無義皆生忿。牛王棍起賽蛟龍，大聖棒迎神鬼遁。初時爭鬪在山前，後來齊

駕祥雲進。半空之內顯神通，五彩光中施妙運。兩條棍響振天關，不見輸贏皆傍

寸。

這大聖與那牛王鬪經百十回合，不分勝負。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只聽得山峯上有人叫道：『牛爺爺，我大王多多拜上，幸賜早臨，好安座也。』牛王聞說，使混鐵棍支住金箍棒，叫道：『猢猻，你且住了，等我去一個朋友家赴會來者！』言畢，按下雲頭，竟至洞裏，對玉面公主道：『美人，纔那雷公嘴的男子，乃孫悟空猢猻，被我一頓棍打走了，再不敢來。你放心耍子。我到一個朋友處吃酒去也。』他纔卸了盔甲，穿一領鴉青剪絨襖子，走出門，跨上一辟水金睛獸，」着小的們看守門庭，半雲半霧，一直向西北方而去。

大聖在高峯上看着，心中暗想道：『這老牛不知又結識甚麼朋友，往那裏去赴會。』等老孫跟他走走。』好行者，將身幌一幌，變作一陣清風趕上，隨着同走。不多時，到了一座山中。那牛王寂然不見。大聖聚了原身，入山尋看，那山中有一面清水深潭，潭邊有一座石碣，碣上有六個大字，乃「亂石山碧波潭。」大聖暗想道：『老牛斲然下水去了。水底之精，若不是蛟精，

定是龍精，魚精，或龜鼈鼉鼉之精。等老孫也下水去看看。」

好大聖，捻着訣，念個呪語，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螃蟹的模樣，不大不小，撲的跳在水中，竟沉潭底。忽見一座玲瓏剔透的牌樓，樓下拴着個辟水金睛獸。進牌樓裏面，却就沒水。大聖爬進去，仔細看時，只見那壁廂一派音樂之聲，但見——

朱宮貝闕，與世不殊。黃金爲屋瓦，白玉作門樞。屏開玳瑁甲，檻砌珊瑚珠。祥雲瑞
鷲輝蓮座，上接三光下入衢。非是天宮并海藏，果然此處賽蓬壺。高堂設宴羅賓
主，大小官員冠冕珠。忙呼玉女捧牙槃，催喚仙娥調律呂。長鯨鳴，巨蟹舞，繁吹笙，
鼙擊鼓，颺頷之珠照樽俎。烏篆之文列翠屏，鰓鬚之簾掛廊廡。八音迭奏雜仙韶，
宮商響徹遏雲霄。青頭鱸妓撫瑤瑟，紅眼馬郎品玉簫。鱸婆頂獻香獐脯，龍女頭
響金鳳翹。吃的是，天廚八寶珍羞味；飲的是，紫府瓊漿熟醞醪。

那上面坐的是牛魔王；左右有三四個蛟精；前面坐着一個老龍精；兩邊乃龍子，龍孫，龍
婆，龍女。正在那裏觥籌交錯之際，孫大聖一直走將上去，被老龍看見，即命：『拿下那個野蠻

來！龍子，龍孫，一擁上前，把大聖拿住。大聖忽作人言，叫：『饒命！饒命！』老龍道：『你是那裏來的野蟹？怎麼敢上廳堂，在尊客之前，橫行亂走？快早供來，免汝死罪！』好大聖，假捏虛言，對衆供道：

『生自湖中爲活，傍崖作窟權居。蓋因日久得身舒，官受橫行介士。

踏草拖泥落索，從來未習行儀。不知法度冒王威，伏望尊慈恕罪！』

座上衆精聞言，都拱身對老龍作禮道：『蟹介士初入瑤宮，不知王禮，望尊公饒他去罷。』老龍稱謝了，衆精即教：『放了那厮，且記打外面伺候。』大聖應了一聲，往外逃命，竟至牌樓之下，心中暗想道：『這牛王在此貪杯，那裏等得他散……就是散了，也不肯借扇與我。不如偷了他的金睛獸，變做牛魔王去哄那羅刹女，騙他扇子，送我師父過山爲妙……』好大聖，即現本像，將金睛獸解了韁繩，撲一把跨上雕鞍，竟直騎出水底；到於潭外，將身變作牛王模樣，打着獸，縱着雲。不多時，已至翠雲山芭蕉洞口，叫聲：『開門！』那洞門裏有兩個女童，聞得聲音，開了門，看見是牛魔王嘴臉，即入報：『奶奶，爺爺來家了。』那羅刹聽言，忙整雲鬢，

急移蓮步，出門迎接。這大聖下雕鞍，牽進金睛獸；弄大胆，驅騙女佳人。羅刹女肉眼，認他不出，即携手而入，着丫鬢設座看茶。一家子見是主公，無不敬謹。

須臾間，叙及寒溫。牛王道：『夫人久闊。』羅刹道：『大王萬福。』又云：『大王寵幸新婚，拋撇奴家，今日是那陣風兒吹你來的？』大聖笑道：『非敢拋撇，只因玉面公主招後，家事繁冗，朋友多顧，是以稽留在外，却也又治得一個家當了。』又道：『近聞悟空那厮，保唐僧，將近火燄山界，恐他來問你借扇子。我恨那厮害子之仇未報，但來時，可差人報我，等我拿他，分屍萬段，以雪我夫妻之恨。』羅刹聞言，滴淚告道：『大王，常言說：「男兒無婦財無主，女子無夫身無主。」我的性命，險些兒被這個獼猴害了！』

大聖聽得，故意發怒，罵道：『那潑猴幾時過去了？』羅刹道：『還未去。昨日到我這裏借扇子，我因他害孩兒之故，披掛了輪寶劍出門，就砍那獼猴。他忍着疼，叫我做嫂嫂，說大王曾與他結義。』大聖道：『是五百年前曾拜爲七弟兄。』羅刹道：『被我罵也不敢回言，砍也不敢動手。後被我一扇子搨去，不知在那裏尋得個定風法兒，今早又在門外叫喚。是我又使扇

擲，莫想得動。急輪劍砍時，他就不讓我了。我怕他棒重，就走入洞裏，緊關上門，不知他又從何處鑽在我肚腹之內，險被他害了性命！是我叫他幾聲叔叔，將扇與他去也。」

大聖又假意搥胸道：「可惜！可惜！夫人錯了，怎麼就把這寶貝與那獼猴？惱殺我也！」羅刹笑道：「大王息怒，與他的是假扇，但哄他去了。」大聖問：「真扇在於何處？」羅刹道：「放心！我收着哩。」叫丫鬚整酒接風賀喜，遂擎杯奉出道：「大王，燕爾新婚，千萬莫忘結髮，且吃一杯鄉中之水。」大聖不敢不接，只得笑吟吟，舉觴在手道：「夫人先飲，我因圖治外產，久別夫人，早晚蒙護守家門，權爲酬謝。」羅刹復接杯斟起，遞與大王道：「自古道：『妻者，齊也。』夫乃養身之父，謝甚麼？」

他兩人謙謙講講，方才坐下巡酒。大聖不敢破葷，只吃幾個果子，與他言言語語。酒至數巡，羅刹覺有半酣，色情微動，就和孫大聖挨挨擦擦，搭搭拈拈，携着手，俏語温存，並着肩，低聲俯就，將一杯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却又哺果。大聖假意虛情，相陪相笑，沒奈何，也與他相倚相偎。果然是——

釣詩鉤，掃愁筭，破除萬事無過酒。男兒立節放襟懷，女子忘情開笑口。面赤似天桃，身搖如嫩柳。絮絮叨叨話語多，捻捻招招風情有。時見掠雲鬢，又見輪尖手。幾番常把脚兒蹺，數次每將衣袖抖。粉項自然低，蠻腰漸覺扭。合歡言語不曾丟，酥胸半露鬆金鈕。醉來真個玉山頹，錫眼摩娑幾弄醜。

大聖見他這等酣然，暗自留心挑鬪道：「夫人，真扇子，你收在那裏早晚仔細。但恐孫行者變化多端，却又來騙去。」羅刹笑嘻嘻的，口中吐出，只有一個杏葉兒大小，遞與大聖道：「這個不是寶貝？」大聖接在手中，却又不信，暗想着：「這些些兒，怎生搨得火滅……怕又是假的。」羅刹見他看着寶貝沉思，忍不住上前，將粉面搨在行者臉上，叫道：「親親，你收了寶貝，吃酒罷。只管出神想甚麼哩？」

大聖就趁脚兒蹺，問他一句道：「這般小小之物，如何搨得八百里火燄？」羅刹酒掏真性，無忌憚，就說出方法道：「大王，與你別了二載，你想是晝夜貪歡，被那玉面公主弄傷了神思；怎麼自家的寶貝事情，也都忘了——只將左手大指頭捻着那柄兒上第七縷紅絲，念一

聲「咽噓呵吸嘻吹呼」即長一丈二尺長短。這寶貝變化無窮！那怕他八萬里火燄，可一扇而消也。」

大聖聞言，切切記在心上，却把扇兒也噙在口裏，把臉抹一抹，現了本像，厲聲高叫道：「羅刹女！你看我！可是你親老公！就把我纏了這許多醜勾當！不差！不差！」那女子一見是孫行者，慌得推倒桌席，跌落塵埃，羞愧無比，只叫「氣殺我也！氣殺我也！」

這大聖，不管他死活，掙脫手，拽大步，竟出了芭蕉洞。正是無心貪美色，得意笑顏回。將身一縱，踏祥雲，跳上高山，將扇子吐出來，演演方法。將左手大拇指頭捻着那柄上第七縷紅絲，念了一聲「咽噓呵吸嘻吹呼」，果然長了有一丈二尺長短。拿在手中，仔細看了一看，比前番假的果是不同：只見祥光幌幌，瑞氣紛紛，上有三十六縷紅絲，穿經度絡，表裏相聯。原來行者只討了個長的方法，不曾討他個小的口訣，左右只是那等長短。沒奈何，只得塞在肩上，找舊路而回，不題。

却說那牛魔王在碧波潭底與衆精散了筵席，出得門來，不見了辟水金睛獸。老龍王聚衆精問道：『是誰偷放牛爺的金睛獸也？』衆精跪下道：『沒人敢偷。我等俱在筵前供酒捧盤，供唱奏樂，更無一人在前。』老龍道：『家樂兒斷乎不敢，可曾有甚生人進來？』龍子龍孫道：『適纔安座之時，有個蟹精到此。那個便是生人。』牛王聞說，頓然省悟道：『不消講了！早間賢友着人邀我時，有個孫悟空保唐僧取經，路遇火燄山難過，曾問我求借芭蕉扇。我不曾與他，他和我賭鬪一場，未分勝負，我却丟了他，竟赴盛會。那猴子千般伶俐，萬樣機關，斷乎是那厮變作蟹精，來此打探消息，偷了我獸，去山妻處騙了那把芭蕉扇兒也！』

衆精見說，一個個胆戰心驚，問道：『可是那大鬧天宮的孫悟空麼？』牛王道：『正是。列公若在西天路上，有不是處，切要躲避他些兒。』老龍道：『似這般說，大王的駿騎，却如之何？』牛王笑道：『不妨，不妨。列公各散，等我趕他去來。』遂而分開水路，跳出潭底，駕黃雲，竟至翠雲山芭蕉洞。只聽得羅刹女跌脚捶胸，大呼小叫，推開門，又見辟水金睛獸拴在下邊，牛王高叫：『夫人，孫悟空那廝去了！』

衆女童看見牛魔，一齊跪下道：『爺爺來了！』羅刹女扯住牛王，磕頭撞腦，口裏罵道：『潑老天殺的！怎樣這般不謹慎，着那猢猻偷了金睛獸，變作你的模樣，到此騙我！』牛王切齒道：『猢猻那廂去了？』羅刹捶着胸膛，罵道：『那潑猴賺了我的寶貝，現出原身走了！』我也！』牛王道：『夫人保重，勿得心焦。等我趕上猢猻，奪了寶貝，剝了他皮，剉碎他骨，擺出他的心肝，與你出氣！』叫：『拿兵器來！』女童道：『爺爺的兵器，不在這裏。』牛王道：『拿你奶奶的兵器來罷！』

侍婢將兩把青鋒寶劍捧出。牛王脫了那赴宴的鴉青絨襖，束一束貼身的小衣，雙手綽劍，走出芭蕉洞，竟奔火燄山上趕來。正是那——

忘恩漢，騙了痴心婦；
烈性魔，來近木叉人。

畢竟不知此去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四遊記 第六十四回

第六十一回

豬八戒助力破魔王

孫行者三調芭蕉扇

話表牛魔王趕上孫大聖，只見他肩膀上揹着那柄芭蕉扇，怡顏悅色而行。魔王大驚道：「獼猴原來把運用的方法兒也叨餽得來了！我若當面問他索取，他定然不與。倘若搆我一扇，要去十萬八千里遠，却不遂了他意，我聞得唐僧在那大路上等候。他二徒弟豬精，三徒弟沙流精，我當年做妖怪時，也曾會他。且變作豬精的模樣，返騙他一場。料獼猴以得意爲喜，必不詳細隄防。」好魔王，他也有七十二變武藝，也與大聖一般，只是身子狼狽些，欠鑽疾，不活達些；把寶劍藏了，念個咒語，搖身一變，即變作八戒一般嘴臉，抄下路，當面迎着大聖，叫道：「師兄，我來也！」

這大聖果然歡喜。古人云：『得勝的貓兒歡似虎。』也只倚着強能，更不察來人的意思。

見是個八戒的模樣，便就叫道：『兄弟，你往那裏去？』牛魔王綽着經兒道：『師父見你許久不回，恐牛魔王手段大，你關他不過，難得他的寶貝，教我來迎你的。』行者笑道：『不必費心，我已得了手了。』牛王又問道：『你怎麼得的？』行者道：『那老牛與我戰經百十合，不分勝負，他就撇了我，去那亂石山碧波潭底，與一夥蛟精龍精飲酒，是我暗跟他去，變作個螃蟹，偷了他所騎的辟水金睛獸，變了老牛的模樣，竟至芭蕉洞哄那羅剎女。那女子與老孫結了一場乾夫妻，是老孫設法騙將來的。』牛王道：『却是生受了。哥哥勞碌太甚，可把扇子我拿。』

孫大聖那知真假，也慮不及此，遂將扇子遞與他。原來那牛王，他知那扇子收放的根本，接過手，不知捻個甚麼訣兒，依然小似一片杏葉，現出本像，開言罵道：『潑猢猻！認得我麼？』行者見了，心中自悔道：『是我的不是了！』恨了一聲，跌足高呼道：『啜！逐年家打鴈，今却被小鴈兒鵠了眼睛。』狠得他暴躁如雷，掣鐵棒，劈頭便打。那魔王就使扇子搯他一下，不知那大聖先前變蠨螋蟲入羅剎女腹中之時，將定風丹噙在口裏，不覺的嚙下肚裏，所以五臟皆牢，皮骨皆固，憑他怎麼搯，再也搯他不動。

牛王慌了，把寶貝丟入口中，雙手輪劍就砍。那兩個在那半空中這一場好殺——

齊天孫大聖，混世潑牛王，只爲芭蕉扇，相逢各聘強。粗心大聖將人騙，大胆牛王把扇驅。這一個金箍棒起無情義，那一個雙刃青鋒有智量。大聖施威噴彩霧，牛王放潑吐毫光。齊鬪勇，兩不良，咬牙剉齒氣昂昂。播土揚塵天地暗，飛砂走石鬼神藏。這個說：『你敢無知返騙我！』那個說：『我妻許你共相將！』言村語潑，性烈情剛。那個說：『你哄人妻女真該死！告到官司有罪殃！』伶俐的齊天聖，兇頑的大力王，一心只要殺，更不待商量。棒打劍迎齊努力，有些鬆慢見閻王。

且不說他兩個相鬪難分，却表唐僧坐在途中。一則火氣蒸人，二來心焦口渴，對火燄山土地道：『敢問尊神，那牛王法力如何？』土地道：『那牛王神通不小，法力無邊，正是孫大聖的敵手。』三藏道：『悟空是個會走路的，往常家二千里路，一霎時便回，怎麼如今去了一日？』斷是與牛王賭鬪。叫：『悟能，悟淨，你兩個，那一個去迎你師兄一迎，倘或遇敵，就當用力相

助求得扇子來，解我煩躁，早早過山，趕路去也。」八戒道：「今日天晚，我想着要去接他，但只是不認得積雷山路。」土地道：「小神認得，且教捲簾將軍與你師父做伴，我與你去來。」三藏大喜道：「有勞尊神，功成再謝。」

那八戒抖擻精神，束一束皂錦直裰，擎着鈿，即與土地縱起雲霧，竟向東方而去。正行時，忽聽得喊殺聲高，狂風滾滾。八戒按住雲頭看時，原來孫行者與牛王厮殺哩。土地道：「天蓬不上前，還待怎的？」馱子掣釘鈿，厲聲高叫道：「師兄，我來也！」行者恨道：「你這夯貨，誤了我多少大事！」八戒道：「師父教我來迎你，因認不得山路，商議良久，教土地引我，故此來遲；如何誤了大事？」行者道：「不是怪你來遲。這潑牛十分無禮！我向羅刹處弄得扇子來，却被這厮變作你的模樣，口稱迎我，我一時歡悅，轉把扇子遞在他手，他却現了本像，與老孫在此比併，所以誤了大事也。」

八戒聞言大怒，舉釘鈿，當面罵道：「我把你這血皮脹的遭瘟，你怎敢變作你祖宗的模樣，騙我師兄，使我兄弟不睦！」你看他沒頭沒臉的，使釘鈿亂築。那牛王，一則是與行者鬪了

一日，力倦神疲；二則是見八戒的釘鈹兇猛，遮架不住，敗陣就走。只見那火燄山土地，帥領陰兵，當面攔住道：『大力王，且住手。唐三藏西天取經，無神不保，無天不佑，三界通知，十方擁護。快將芭蕉扇來搨息火燄，教他無災無障，早過山去；不然，上天責你罪愆，定遭誅也。』牛王道：『你這土地，全不察理！那潑猴奪我子，欺我妾，騙我妻，番番無道，我恨不得囫圇吞他下肚，化作大便喂狗，怎麼肯將寶貝借他！』

說不了，八戒趕上，罵道：『我把你個結心癩！快拿出扇來，饒你性命！』那牛王只得回頭，使寶劍又戰八戒。孫大聖舉棒相幫。這一場在那裏好殺——

成精豕，作怪牛，兼上偷天得道猴。禪性自來能戰煉，必當用上合元由。釘鈹九齒尖還利，寶劍雙鋒快更柔。鐵棒捲舒爲主仗，土神助力結丹頭。三家刑剋相爭競，各展雄才要運籌。捉牛耕地金錢長，喚豕歸爐木氣收。心不在焉何作道，神常守舍要拴猴。胡亂嚷，苦相求，三般兵刃響搜搜。鈹築劍傷無好意，金箍棒起有因由。只殺得星不光兮，月不皎，一天寒霧黑悠悠！

那魔王奮勇爭強，且行且鬪，鬪了一夜，不分上下，早又天明。前面是他的積雷山摩雲洞，他三個與土地陰兵，又誼譁振耳，驚動那玉面公主，喚丫鬘看是那裏人。只見守門小妖來報：『是我家爺爺與昨日那雷公嘴漢子並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尙同火燄山土地等衆，厮殺哩！』

玉面公主聽言，即命外護的大小頭目，各執鎗刀助力。前後點起七長八短，有百十餘口。一個個賣弄精神，拈鎗並棒，齊告：『大王爺爺，我等奉奶奶內旨，特來助力也！』牛王大喜道：『來得好！來得好！』衆妖一齊上前亂砍。八戒措手不及，倒拽着鋸，敗陣而走。大聖縱筋斗雲，跳出重圍。衆陰兵亦四散奔走。老牛得勝，聚羣妖歸洞，緊閉了洞門不題。

行者道：『這厮驍勇，自昨日申時前後，與老孫戰起，直到今夜，未定輸贏，却得你兩個來助力。如此苦鬪半日一夜，他更不見勞困。纔這一夥小妖，却又莽壯。他將洞門緊閉不出，如之奈何？』八戒道：『哥哥，你昨日幾時離了師父？怎麼到申時纔與他鬪起？你那兩三個時辰，在

那裏的？」行者道：「別你後，頃刻就到這座山上，見一個女子，問訊，原來就是他愛妾玉面公主。被我使鐵棒誑他一謊，他就跑進洞，叫出那牛王來，與老孫劖言劖語，嘍了一會，又與他交手，鬪了有一個時辰。正打處，有人請他赴宴去了。是我跟他到那亂石山碧波潭底，變作一個螃蟹，探了消息，偷了他辟水金睛獸，假變牛王模樣，復至翠雲山芭蕉洞，騙了羅刹女，哄得他扇子出門試演試演方法，把扇子弄長了，只是不會收小。正搨了走處，被他假變做你的嘴臉，返騙了去。故此就攔兩三個時辰也。」

八戒道：「這正是俗語云：『大海裏翻了豆腐船，湯裏來，水裏去。』如今難得他扇子，如何保得師父過山？且回去轉路走他娘罷！」土地道：「大聖休焦惱，天蓬莫懈怠。但說轉路，就是入了旁門，不成個修行之類，豈可轉走？——你那師父，在正路上坐着，眼巴巴只望你們成勁哩！」行者發狠道：「正是，正是！馱子莫要胡談！土地說得有理。我們正要與他——」

「賭輸贏，弄手段，等我施爲地煞變。自到西方無對頭，牛王本是心猿變。今番正好會源流，斷要相持借寶扇。趁清涼，息火燄，打破頑空參佛面。行滿超昇極樂天，」

大家同赴龍華宴！

那八戒聽言，便生努力，慫勸道：

「是是是，是去去去，去管甚牛王會不會，木生在亥配爲豬，牽轉牛兒歸土類，申下生金本是猴，無刑無剋多和氣，用芭蕉爲水意，燄火消除成旣濟，晝夜休離苦盡功，

功完趕赴孟蘭會。」

他兩個領着土地陰兵，一齊上前，使釘鈿輪鐵棒，乒兵乒兵，把一座摩雲洞的前門，打得粉碎。說得那外護頭目，戰戰兢兢，闖入裏邊，報道：「大王！孫悟空率衆打破前門也！」那牛王正與玉面公主備言其事，懊恨孫行者哩。聽說打破前門，十分發怒，急披掛，拿了鐵棍，從裏邊罵出來道：「潑猢猻！你是多大個人兒，敢這等上門撒潑，打破我門扇？」八戒近前亂罵道：「潑老剝皮！你是個甚樣人物，敢量那個大小！不要走！看鈿！」牛王喝道：「你這個曠糟食的奔貨，不見怎的！快叫那猴兒上來！」行者道：「不知好歹的餉草！我昨日還與你論兄弟，今日就是仇人了！仔細吃吾一棒！」

那牛王奮勇而迎。這場比前番更勝。三個英雄，厮混在一處，好殺！——

釘鈹鐵棒逞神威，同帥陰兵戰老曠。犧牲獨展兇強性，遍滿同天法力恢。使鈹築着棍搗，鐵棒英雄又出奇。三般兵器叮嚙響，隔架遮攔誰讓誰？他道他爲首，我道我奪魁。士兵爲証難分解，木土相煎上下隨。這兩個說：『你如何不借芭蕉扇！』

那一個道：『你焉敢欺心騙我妻！趕妾害兒仇未報，敲門打戶又驚疑！』這個說：『你仔細提防如意棒，擦着些兒就破皮！』那個說：『好生躲避鈹頭齒，一傷九孔血淋漓！』牛魔不怕施威猛，鐵棍高擎有先機。翻雲覆雨隨來往，吐霧噴風任發揮。恨苦這場都拚命，各懷惡念喜相持。丟架手，讓高低，前迎後擋總無虧。兄弟二人齊努力，單身一棍獨施爲。卯時戰到辰時後，戰罷牛魔束手回。

他三個舍死忘生，又鬪有百十餘合。八戒發起獸性，仗着行者神通，舉鈹亂築。牛王遮架不住，敗陣回頭，就奔洞門，却被土地陰兵攔住洞門，喝道：『大力王，那裏走？吾等在此！』那老牛不得進洞，急抽身，又見八戒行者趕來，慌得卸了盔甲，丟了鐵棍，搖身一變，變做一隻天鵝，

望空飛走。行者看見，笑道：『八戒，老牛去了。』那馱子漠然不知，土地亦不能曉，一個個東張西覷，只在積雷山前後亂找。行者指道：『那空中飛的不是？』八戒道：『那是一隻天鵝。』行者道：『正是老牛變的。』土地道：『既如此，却怎麼好？』行者道：『你兩個打進此門，把羣妖盡情勦除，拆了他的窩巢，絕了他的歸路，等老孫與他賭變化去。』那八戒與土地依言攻破洞門不題。

這大聖收了金箍棒，捻訣念呪，搖身一變，變作一個海東青，颯的一翅，鑽在雲眼裏，倒飛下來，落在天鵝身上，抱住頸項，賺眼。那牛王也知是孫行者變化，急忙抖抖翅，變作一隻黃鷹，返來嘍海東青。行者又變作一個烏鳳，專一趕黃鷹。牛王識得，又變作一隻白鶴，長嘆一聲，向南飛去。

行者立定，抖抖翎毛，又變作一隻丹鳳，高鳴一聲。那白鶴見鳳是鳥王，諸禽不敢妄動，刷的一翅，墜下山崖，將身一變，變作一隻香獐，也些些，在崖前吃草。行者認得，也就落下翅來，

變作一隻餓虎，剪尾跑蹄，要來趕獐作食。魔王慌了手脚，又變作一隻金錢花斑的大豹，要傷餓虎。行者見了，迎着風，把頭一幌，又變作一隻金眼狻猊，聲如霹靂，鐵額銅頭，復轉身要食大豹。牛王着了急，又變作一個人熊，放開脚，就來擒那狻猊。行者打個滾，就變作一隻賴象，鼻似長蛇，牙如竹筍，撒開鼻子，要去捲那人熊。

牛王嘻嘻的笑了一笑，現出原身，一隻大白牛，頭如峻嶺，眼若閃光，兩隻角似兩座鐵塔，牙排利刃，連頭至尾，有千餘丈長短；自蹄至背，有八百丈高下。對行者高叫道：『潑猢猻！你如今將奈我何？』行者也就現了原身，抽出金箍棒來，把腰一躬，喝聲叫『長！』長得身高萬丈，頭如泰山，眼如日月，口似血池，牙似門扇，手執一條鐵棒，着頭就打。那牛王硬着頭，使角來觸。這一場，真個是撼嶺搖山，驚天動地，有詩爲證——

道高一尺魔千丈，奇巧心猿用力降。若得火山無烈焰，必須寶扇有清涼。黃婆矢

志扶元老，木母留情掃蕩妖。和睦五行歸正果，煉魔滌垢上西方。

他兩個大展神通，在半山中賭鬪，驚得那過往虛空，一切神衆與金頭揭諦，六甲六丁，一

十八位護教伽藍，都來圍困魔王。那魔王公然不懼，你看他東一頭，西一頭，直挺挺，光耀耀的兩隻鐵角，往來抵觸；南一撞，北一撞，毛森森，筋暴暴的一條硬尾，左右敲搖。孫大聖當面迎，衆多神四面打，牛王急了，就地一滾，復本像，便投芭蕉洞去。行者也收了法像，與衆多神隨後追襲。那魔王闖入洞裏，閉門不出。衆神把一座翠雲山圍得水泄不通。

正都上門攻打，忽聽得八戒與土地陰兵，嚷嚷而至。行者見了，問曰：『那摩雲洞事體如何？』八戒笑道：『那老牛的娘子，被我一鈹築死，剝開衣看，原來是個玉面狸精。那夥孽妖，俱是些驢，驢，特，攏，狐，貉，獐，羊，虎，麋，鹿，等類。已此盡皆勦戮，又將他洞府房廊放火燒了。土地說他還有一處家小，住居此山，故又來這裏掃蕩也。』行者道：『賢弟有功，可喜！可喜！老孫空與那老牛賭變化，未曾得勝。他變做無大不大的白牛，我變了法天象地的身量，正和他抵觸之間，幸蒙諸神下降，圍困多時，他却復原身，走進洞去矣。』八戒道：『那可是芭蕉洞麼？』行者道：『正是！正是！羅刹女正在此間。』八戒發狠道：『既是這般，怎麼不打進去，勦除那厮，問他要扇子，倒讓他停留長智，兩口兒叙情？』好猊子，抖擻威風，舉鈹照門一築，忽辣的一聲，將那

石崖連門築倒了一邊，慌得那女童忙報：『爺爺！不知甚人把前門都打壞了！』

牛王方跑進去，喘噓噓的，正告訴羅刹女與孫行者奪扇子賭鬪之事，聞報，心中大怒，就口中吐出扇子，遞與羅刹女。羅刹女接扇在手，滿眼垂淚道：『大王！把這扇子送與那獼猴，教他退兵去罷。』牛王道：『夫人啊，物雖小而恨則深。你且坐着，等我再和他比併去來。』那魔重整披掛，又選兩口寶劍，走出門來。正遇着八戒使鎚築門，老牛更不打話，掣劍劈頭便砍。八戒舉鎚迎着，向後倒退了幾步，出門來，早有大聖輪棒當頭。

那牛魔即駕狂風，跳離洞府，又都在那翠雲山上相持。衆多神四面圍繞，土地兵左右攻擊。這一場，又好殺哩！——

雲迷世界，霧罩乾坤。颯颯陰風砂石滾，巍巍怒氣海波連。重磨劍二口，復掛甲全身。結冤深似海，懷恨越生噴。你看齊天大聖因功績，不講當年老故人。八戒施威求扇子，衆神護法捉牛君；牛王雙手無停息，左遮右擋弄精神。只殺得那過鳥難飛，皆斂翅；遊魚不躍，盡潛鱗；鬼泣神嚎，天地暗；龍愁虎怕，日光昏！

那牛王拚命捐軀，鬪經五十餘合，抵敵不住，敗了陣，往北就走，早有五臺山秘魔巖神通廣大潑法金剛阻住，喝道：『牛魔，你往那裏去！我蒙釋迦牟尼佛祖差來佈列天羅地網，至此擒汝也！』

正說間，隨後有大聖，八戒，衆神趕來。那魔王慌轉身，向南而走，又撞着蛾眉山清涼洞法力無量勝至金剛攔住，喝道：『吾奉佛旨，在此正要拿你也！』牛王心慌脚軟，急把身往東便走，却逢着須彌山摩耳崖毘盧沙門大力金剛迎住，喝道：『老牛何往！我蒙如來密令，教來捕獲你也！』牛王又悚然而退，向西就走，又遇着崑崙山金霞嶺不壞尊王永住金剛敵住，喝道：『這厮又將安走！我領西天大雷音寺佛老親言，在此把截，誰放你也？』

那老牛心驚胆戰，悔之不及。見那四面八方都是佛兵天將，真個似羅網高張，不能脫命。正在倉惶之際，又聞得行者帥衆趕來，他就駕雲頭，望上便走。却好有托塔李天王並哪吒太子，領魚肚藥叉，巨靈神將，慢住空中，叫道：『慢來！慢來！吾奉玉帝旨意，特來此勦除你也！』牛王急了，依前搖身一變，還變做一隻大白牛，使兩隻鐵角去觸天王。天王使刀來砍。隨後孫行

者又到。哪吒太子厲聲高叫：『大聖，衣甲在身，不能爲禮。憑父子昨日見佛如來，發檄奏聞玉帝，言唐僧路阻火燄山，孫大聖難伏牛魔王，玉帝傳旨，特差我父王領衆助力。』行者道：『這厮神通不小，又變作這等身軀，却怎奈何？』太子笑道：『大聖勿疑，你看我擒他。』

這太子即喝一聲『變！』變得三頭六臂，飛身跳在牛王背上，使斬妖劍望頸項上一揮，不覺得把個牛頭斬下。天王丟刀，却纔與行者相見。那牛王腔子裏又鑽出一個頭來，口吐黑氣，眼放金光。被哪吒又砍一劍，頭落處，又鑽出一個頭來。一連砍了十數劍，隨即長出十數個頭。哪吒取出火輪兒掛在那老牛的角上，便吹真火，燄燄烘烘，把牛王燒得張狂哮吼，搖頭擺尾。纔要變化脫身，又被托塔天王將照妖鏡照住本像，騰挪不動，無計逃生，只叫『莫傷我命！情願歸順佛家也！』

哪吒道：『既惜身命，快拿扇子出來！』牛王道：『扇子在我山妻處收着哩。』哪吒見說，將縛妖索子解下，跨在他那頸項上，一把拿住鼻頭，將索穿在鼻孔裏，用手牽來。孫行者却會聚了四大金剛，六丁六甲，護教伽藍，托塔天王，巨靈神將並八戒，土地陰兵，簇擁着白牛，回至

芭蕉洞口老牛叫道：『夫人，將扇子出來，救我性命！』

羅刹聽叫，急卸了釵環，脫了色服，挽青絲如道姑，穿縞素似比丘，雙手捧那柄丈二長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門，又見有金剛衆聖與天王父子，慌忙跪在地下，磕頭禮拜道：『望菩薩饒我夫妻之命，願將此扇奉承孫叔叔成功去也！』行者近前接了扇，同大衆共駕祥雲，徑回東路。

却說那三藏與沙僧，立一會，坐一會，盼望行者，許久不回，何等憂慮！忽見祥雲滿空，瑞光滿地，飄飄飄飄，各衆神行將近，這長老害怕道：『悟淨！那壁廂是誰神兵來也？』沙僧認得道：『師父啊，那是四大金剛，金頭揭諦，六甲六丁，護教伽藍與過往衆神。牽牛的是哪吒三太子。拿鏡的是托塔李天王。大師兄執着芭蕉扇，二師兄並土地隨後。其餘的都是護衛神兵。』

三藏聽說，換了毘盧帽，穿了袈裟，與悟淨拜迎衆聖，稱謝道：『我弟子有何德能，敢勞列位尊聖臨凡也？』四大金剛道：『聖僧喜了！十分功行將完！吾等奉佛旨差來助汝，汝當竭力』

修持，勿得須臾怠惰。」三藏叩齒叩頭，受身受命。孫大聖執着扇子，行近山邊，儘氣力揮了一扇，那火燄山平平息燄，寂寂除光；又搨一扇，只聞得習習瀟瀟，清風微動；第三扇，滿天雲，漠漠細雨落霏霏，有詩爲證：

火燄山遙八百程，火光大地有聲名。火煎五漏丹難熟，火燎三關道不清。時借芭

蕉施雨露，幸蒙天將助神功。牽牛歸佛休顛劣，水火相聯性自平。

此時三藏解燥除煩，清心了意。四衆皈依，謝了金剛，各轉寶山。六丁六甲，升空保護。過往神祇四散。天王太子，牽牛徑歸佛地回繳。止有本山土地，押着羅剎女，在旁伺候。行者道：「那羅剎，你不走路，還立在此等甚？」羅剎跪道：「萬望大聖垂慈，將扇子還了我罷。」八戒喝道：「潑賤人，不知高低！饒了你的性命，就殺了，還要討甚麼扇子，我們拿過山去，不會賣錢買點心吃？費了許多精神力氣，又肯與你雨濛濛的，還不去哩！」羅剎再拜道：「大聖原說搨息了火還我。我等也修成人道，只是未歸正果。見今真身現象歸西，我再不敢妄作。願賜本扇，從立自新，修身養命去也。」土地道：「趁此女深知息火之法，斷絕火根，還他扇子，小神居此苟

安，拯救這方生民，求些血食，誠爲恩便。」行者道：「我當時問着鄉人說：『這山攝息火，只收得一年五穀，便又火發。』如何始得除根？」羅剎道：「要是斷絕火根，只消連攝四十九扇，永遠再不發了。」

行者聞言，執扇子，使着筋力，望山頭連攝四十九扇，那山上大雨滂滂，果然是寶貝有火處，下雨，無火處，天晴。他師徒們立在這無火處，不遭雨溼，坐了一夜，次早纔收拾馬匹，行李，把扇子還了羅剎，又道：「老孫若不與你，恐人說我言而無信。你將扇子回山，再休生事。看你得了人身，饒你去罷！」

那羅剎接了扇子，念個呪語，捏做個杏葉兒，噙在口裏，拜謝了衆聖，隱姓修行。後來也得正果，經藏中萬古流名。羅剎土地，俱感激謝恩，隨後相送。行者八戒，沙僧，保着三藏前進，身體清涼，足下滋潤，誠所謂——

坎離既濟真元合，水火均平大道成。

畢竟不知幾年纔回東土，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滌垢洗心惟掃塔

縛魔歸正乃修身

十二時中忘不得，行功百刻全收。五年十萬八千周，休教神水涸，莫縱火光愁。

水火調停無損處，五行聯絡如鈎。陰陽和合上雲樓，乘鸞登紫府，跨鶴赴瀛洲。

這一篇詞，牌名臨江仙。單道唐三藏師徒四衆，水火既濟，本性清涼，借得純陰寶扇，搨息燥火過山。不一日，行過了八百之程。師徒們，散誕逍遙，向西而去，正值秋末冬初時序，見了些：

野菊殘英落，新梅嫩蕊生。村村納禾稼，處處食香羹。平林木落遠山現，曲澗霜濃幽壑清。應鍾氣，閉蟄營。純陰陽，月帝元溟；盛水德，舜日憐晴。地氣下降，天氣上升。虹藏不見影，池沼漸生冰。懸崖掛索藤花敗，松竹凝寒色更青。

四衆行殼多時，前又遇城池相近。唐僧勸住馬，叫徒弟：『悟空，你看那廂樓閣崢嶸，是個

甚麼去處？行者抬頭觀看，乃是一座城池。真個是——

龍蟠形勢，虎踞金城。四垂華蓋近，百轉紫壩平。玉石橋，欄排巧獸；黃金臺，座列寶明。真個是神洲都會，天府璠京。萬里邦畿固，千年帝業隆。蠻夷拱服君恩遠，海岳潮元聖會盈。御階潔淨，輦路清寧。酒肆歌聲鬧，花樓瑞氣生。未央宮外長春樹，應

許朝陽彩鳳鳴。

行者道：『師父，那座城池，是一國帝王之所。』八戒笑道：『天下府有府城，縣有縣城，怎麼就見是帝王之所？』行者道：『你不知帝王之居與府縣自是不同。你看他四面有十數座門，週圍有百十餘里，樓臺高聳，雲霧繽紛。非帝京邦國，何以有此壯麗？』沙僧道：『哥哥眼明，雖識得是帝王之處，却喚做甚麼名色？』行者道：『又無牌匾旌號，何以知之？須到城中詢問，方可知也。』長老策馬，須臾到門，下馬過橋，進門觀看，只見六街三市，貨殖通財；又見衣冠隆盛，人物豪華。

正行時，忽見有十數個和尚，一個個披枷戴鎖，沿門乞化，着實的藍縷不堪。三藏歎曰：

「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叫：「悟空，你上前去問他一聲，爲何這等遭罪？」行者依言，即叫：「那和尚，你是那寺裏的？爲甚事披枷戴鎖？」衆僧跪倒道：「爺爺，我等是金光寺負屈的和尚。」行者道：「金光寺坐落何方？」衆僧道：「轉過隅頭就是。」行者將他帶在唐僧前，問道：「怎生負屈，你說我聽。」衆僧道：「爺爺，不知你們是那方來的？我等似有些面善，不敢在此奉告，請到荒山，具說苦楚。」長老道：「也是。我們且到他那寺中去，仔細詢問緣由。」

同至山門，門上橫寫七個金字，「勅建護國金光寺。」師徒們進得門來觀看，但見那古殿香燈冷，虛廊葉掃風。凌雲千尺塔，養性幾株松。滿地落花無客過，簷前蛛網任攀籠。空架鼓，枉懸鐘，繪壁塵多彩像朦。講座幽然僧不見，禪堂靜矣鳥常逢。淒涼堪歎息，寂寞苦無窮。佛前雖有香爐設，灰冷花殘事事空。

三藏心酸，止不住眼中出淚。衆僧們頂着枷鎖，將正殿推開，請長老上殿拜佛。長老進殿，奉上心香，叩齒三匝，却轉於後面。見那方丈簷柱上，又鎖着六七個小和尚，三藏甚不忍見。及到方丈，衆僧俱來叩頭，問道：「列位老爺像貌不一，可是東土大唐來的麼？」行者笑道：「這

和尚有甚未卜先知之法？我們正是你怎麼認得？」衆僧道：「爺爺，我等有甚未卜先知之法，只是痛負了屈苦，無處分明，日逐家只是叫天叫地，想是驚動天神，昨日夜間，各人都得一夢，說有個東土大唐來的聖僧，救得我等性命，庶此冤苦可伸。今日果見老爺這般異像，故認得也。」

三藏聞言，大喜道：「你這裏是何地方，有何冤屈？」衆僧跪告：「爺爺，此城名喚祭賽國，乃西邦大去處。當年有四夷朝貢：南，月陀國；北，高昌國；東，西梁國；西，本鉢國。年年進貢美玉明珠，嬌妃駿馬。我這裏不動干戈，不去征討，他那裏自然拜爲上邦。」

三藏道：「既拜爲上邦，想是你這國王有道，文武賢良。」衆僧道：「爺爺，文也不賢，武也不良，國王也不是有道。我這金光寺，自來寶塔上祥雲籠罩，瑞藹高升；夜放霞光，萬里有人曾見；晝噴彩氣，四國無不同瞻。故此以爲天府神京，四夷朝貢。只是三年之前，孟秋朔日，夜半子時，下了一場血雨。天明時，家家害怕，戶戶生悲。衆公卿奏上國王，不知天公甚事見責。當時延請道士打醮，和尚看經，答天謝地。誰曉得我這寺裏黃金寶塔污了，這兩年外國不來朝貢。」

「我王欲要征伐，衆臣諫道：我寺裏僧人偷了塔上寶貝，所以無祥雲瑞藹，外國不朝。昏君更不察理。那些賊官，將我僧衆拿了去，千般拷打，萬樣追求。當時我這裏有三輩和尚：前兩輩已被拷打不過，死了；如今又捉我輩，問罪枷鎖。老爺在上，我等怎敢欺心，盜取塔中之寶。萬望爺爺憐念，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捨大慈大悲，廣施法力，拯救我等性命！」

三藏聞言，點頭歎道：「這樁事，暗昧難明。一則是朝廷失政，二來是汝等有災。既然天降血雨，污了寶塔，那時節何不啟本奏君，致令受苦？」衆僧道：「爺爺，我等凡人，怎知天意？況前費俱未辨得，我等如何處之？」三藏道：「悟空，今日甚時分了？」行者道：「有申時前後。」三藏道：「我欲面君倒換關文，奈何這衆僧之事不得明白，難以對君奏言。我當時離了長安，在法門寺裏立願：上西方逢廟燒香，遇寺拜佛，見塔掃塔。今日至此，遇有受屈僧人，乃因寶塔之累。你與我辦一把新符箓，待我沐浴了，上去掃掃，即看這污穢之事，不放光之故，何如？訪着端的，方好面君奏言，解救他們這苦難也。」

這些枷鎖的和尙聽說，連忙去廚房取把廚刀，遞與八戒道：「爺爺，你將此刀打開那柱

子上鎖的小和尚鐵鎖，放他去安排齋飯香湯，伏侍老爺進齋沐浴。我等且上街化把新笤帚來與老爺掃塔。八戒笑道：『開鎖有何難哉？我那位毛臉老爺，他是開鎖的積年。』行者真個近前，使個解鎖法，用手一抹，幾把鎖俱退落下。那小和尚俱跑到廚中，淨刷鍋竈，安排茶飯。三藏師徒們吃了齋，漸漸天昏，只見那枷鎖的和和尚拿了兩把笤帚進來，三藏甚喜。

正說處，一個小和尚，點了燈來請洗澡。此時滿天星月光輝，譙樓上更鼓齊發。正是那：

四壁寒風起，萬家燈火明。六街關戶牖，三市閉門庭。釣艇歸深樹，耕犁罷短繩。樵

夫柯斧歇，學子誦書聲。

三藏沐浴畢，穿了小袖褌衫，束了環縵，足下換一雙軟公鞋，手裏拿一把新笤帚，對衆僧道：『你等安寢，待我掃塔去來。』行者道：『塔上既被血雨所污，又况日久無光，恐生惡物，一則夜靜風寒，又沒個伴侶，自去恐有差池。老孫與你同上，如何？』三藏道：『甚好！甚好！』兩人各持一把，先到大殿上，點起琉璃燈，燒了香，佛前拜道：『弟子陳玄奘奉東土大唐差往靈山參見我佛如來取經，今至祭賽國金光寺，遇本僧言寶塔被污，國王疑僧盜竊，啣冤取罪，上下

難明。弟子竭誠掃塔，望我佛威靈，早示污塔之原因，莫致凡夫之冤屈。」

祝罷，與行者開了塔門，自下層望上而掃。只見這塔，真是——

崢嶸倚漢，突兀凌空。正喚做五色琉璃塔，千金舍利峯。梯轉如穿磔，門開似出籠。寶瓶影射天邊月，金鐸聲傳海上風。但見那虛簷拱斗，作成鵝石穿花鳳；絕頂留雲，造就浮屠遶霧龍。遠眺可觀千里外，高登似在九霄中。層層門上琉璃燈，有塵無火；步步簷前白玉欄，積垢飛蟲。塔心裏，佛座上，香煙盡絕；窻樞外，神面前，蛛網牽曠。爐中多鼠糞，盞內少油鐸。只因暗失中間寶，苦殺僧人命落空。三藏發心將塔掃，管教重見舊時容。

唐僧用筓子掃了一層，又上一層。如此掃至第七層上，却早二更時分，那長老漸覺困倦。行者道：「困了，你且坐下，等老孫替你掃罷。」三藏道：「這塔是多少層數？」行者道：「怕不有十三層哩。」長老就着勞倦道：「是必掃了，方趁本願。」又掃了三層，腰酸腿痛，就於十層上坐倒道：「悟空，你替我把那三層掃淨下來罷。」行者抖擻精神，登上第十一層，霎時又上

到第十二層。

正掃處，只聽得塔頂上有人言語。行者道：「怪哉！怪哉！這早晚有三更時分，怎麼得有人在這頂上言語？斷乎是邪物也！且去看看去。」

好猴王，輕輕的挾着筴箒，撒起衣服，鑽出前門，踏着雲頭觀看，只見第十三層塔心裏坐着兩個妖精，面前放一盤下飯，一隻碗，一把壺，在那裏猜拳吃酒哩。行者使個神通，丟了筴箒，掣出金箍棒，攔住塔門，喝道：「好怪物！偷塔上寶貝的原來是你！」兩個怪物慌了，急起身，拿壺拿碗亂攢，被行者橫鐵棒攔住道：「我若打死你，沒人供狀。」只把棒逼將去。那怪貼在壁上，莫想掙扎得動，口裏只叫：「饒命！饒命！不干我事，自有偷寶貝的在那裏也。」行者使個拿法，一隻手抓將過來，徑拿下第十層塔中，報道：「師父，拿住個偷寶貝之賊了！」

三藏正自盹睡，忽聞此言，又驚又喜道：「是那裏拿來的？」行者把怪物揪到面前跪下道：「他在塔頂上猜拳吃食耍子，是老孫聽得喧譁，一縱雲，跳到頂上攔住，未曾着力，但恐一棒打死，沒人供狀，故此輕輕捉來。師父可取他個口詞，看他是那裏妖神，偷的寶貝在於何

處。」

那怪物戰戰兢兢，口叫「饒命！」遂從實供道：「我兩個是亂石山碧波潭萬聖龍王差來巡塔的。他叫做奔波兒瀟，我叫做瀟波兒奔。他是鮎魚怪，我是黑魚精。因我萬聖老龍生了一個女兒，就喚做萬聖公主。那公主花容月貌，有二十分人才。招得一個駙馬，喚做九頭駙馬，神通廣大。前年與龍王來此，顯大法力，下了一陣血雨，污了寶塔，偷了塔中的舍利子佛寶。公主又去大羅天上，靈霄殿前，偷了王母娘娘的玉葉靈芝草，養在那潭底下，金光霞彩，晝夜光明。近日聞得有個孫悟空，往西天取經，說他神通廣大，沿路上專一尋人的不是，所以這些時常差我等來此巡攔。若還有那孫悟空到時，好準備也。」

行者聞言，嘻嘻冷笑道：「那孽畜等這等無禮！怪道前日請牛魔王在那裏赴會，原來他結交這夥潑魔，專幹不良之事！」

說未了，只見八戒與兩三個小和尚自塔下提着兩個燈籠，走上來道：「師父，掃了塔，不去睡覺，在這裏講甚麼哩？」行者道：「師弟，你來正好。塔上的寶貝，乃是萬聖老龍偷了去。」

着這兩個小妖巡塔，探聽我等來的消息，却纔被我拿住也。」八戒道：「叫做甚麼名字，甚麼妖精？」行者道：「纔然供了口詞，一個叫做奔波兒灑，一個叫做灑波兒奔；一個是鮎魚怪，一個是黑魚精。」八戒掣鈚就問道：「既是妖精，取了口詞，不打死待何時？」行者道：「你不知且留着活的，好去見皇帝講話，又好做作眼去尋賊追竄。」

好獸子，真個收了鈚，一家一個，都抓下塔來。那怪只叫：「饒命！」八戒道：「正要你鮎魚，黑魚，做些鮮湯，與那負冤屈的和尙吃哩！」兩三個小和尚，喜喜歡歡，提着燈籠，引長老下了塔。一個先跑報衆僧道：「好了！好了！我們得見青天了！偷寶貝的妖怪，已是爺爺們捉將來矣！」行者教：「拿鐵索來，穿了琵琶骨，鎖在這裏。汝等看守，我們睡覺去，明日再做理會。」那些和尚都緊緊的守着，讓三藏們安寢。

不覺的天曉。長老道：「我與悟空入朝，倒換關文去來。」長老即穿了錦襴袈裟，戴了毘盧帽，整束威儀，拽步前進。行者也束一束虎皮裙，整一整錦布直裰，取了關文同去。八戒道：

「怎麼不帶這兩個妖賊去？」行者道：「待我們奏過了，自有駕帖着人來提他。」遂行至朝門外，看不盡那朱雀黃龍，清都絳闕。三藏到東華門，對開門大使作禮道：「煩大人轉奏，貧僧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經者，意欲面君，倒換關文。」那黃門官果與通報，至階前奏道：「外面有兩個異容異服僧人，稱言南瞻部洲東土大唐差往西方拜佛求經，欲朝我王，倒換關文。」

國王聞言，傳旨教宣長老，即引行者入朝。衆文武見了行者，無不驚怕。有的說是猴和尚，有的說是雷公嘴和尚。個個悚然，不敢久視。長老在階前舞蹈山呼的行拜，大聖叉着手，斜立在旁，公然不動。長老啟奏道：「臣僧乃南瞻部洲東土大唐國差來拜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佛，求真經者。路經寶方，不敢擅過。有隨身關文，乞倒驗方行。」那國王聞言大喜，傳旨教宣唐朝聖僧上金鑾殿，安繡墩賜坐。長老獨自上殿，先將關文捧上，然後謝恩啟坐。

那國王將關文看了一遍，心中喜悅道：「似你大唐王有疾，能選高僧，不避路途遙遠，拜佛取經，寡人這裏和尚，專心只是做賊，敗國傾君！」三藏聞言，合掌道：「怎見得敗國傾君？」

國王道：「寡人這國，乃是西域上邦，常有四夷朝貢，皆因國內有個金光寺，寺內有座黃金寶塔，塔上有光彩冲天。近被本寺賊僧暗竊了其中之寶，三年無有光彩，外國這三年也不來朝，寡人心痛恨之。」三藏合掌笑道：「萬歲，「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貧僧昨晚到於天府，一進城門，就見十數個枷紐之僧，問及何罪，他道是金光寺負冤屈者。因到寺細審，更不干本寺僧人之事。貧僧至夜掃塔，已獲那偷寶之妖賊矣。」國王大喜道：「妖賊安在？」三藏道：「現被小徒鎖在金光寺裏。」

那國王急降金牌，着錦衣衛：「快到金光寺取妖賊來，寡人親審。」三藏又奏道：「萬歲，雖有錦衣衛，還得小徒弟方可。」國王道：「高徒在那裏？」三藏用手指道：「那玉階旁立者便是。」國王見了，大驚道：「聖僧如此丰姿，高徒怎麼這等像貌？」孫大聖聽見了，厲聲高叫道：「陛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若愛丰姿者，如何捉得妖賊也？」國王聞言，回驚作喜道：「聖僧說的是。朕這裏不選人材，只要獲賊得寶歸塔爲上。」再着當駕官看車蓋，教錦衣衛好生伏侍聖僧去取妖賊來。那當駕官即備大轎一乘，黃傘一柄，錦衣衛點起校尉，將行者

八抬八綽，大四聲喝路，徑至金光寺，自此驚動滿城百姓，無處無一人不來看聖僧及那妖賊。
八戒，沙僧，聽得喝道，只說是國王差官，急出迎接，原來是行者坐在轎上。馱子當面笑道：
「哥哥，你得了本身也！」行者下了轎，攙着八戒道：「我怎麼得了本身？」八戒道：「你打着黃傘，抬着八人轎，却不是猴王之職分？故說你得了本身。」行者道：「且莫取笑。」遂解下兩個妖物，押見國王。沙僧道：「哥哥也帶挈小弟帶挈。」行者道：「你只在此看守行李馬匹。」那枷鎖之僧道：「爺爺們都去承受皇恩，我們在此看守。」行者道：「既如此，我等去奏過國王，却來放你。」八戒揪着一個妖賊，沙僧揪着一個妖賊，孫大聖依舊坐了轎，擺開頭踏，將兩個妖怪押赴當朝。

須臾，至白玉階，對國王道：「那妖賊已取來了。」國王遂下龍牀，與唐僧及文武多官，同日視之。那怪一個是暴腮烏甲，尖嘴利牙；一個是滑皮大肚，巨口長鬚。雖然是有足能行，大抵是變成的人像。國王問曰：「你是何方賊怪，那處妖精？幾年侵吾國土，何年盜我寶貝？一夥共有多少？賊徒都喚做甚麼名字？從實一一供來！」二怪朝上跪下，頸內血淋淋的，更不知疼痛，

供：

『三載之外，七月初一，有個萬聖龍王，帥領許多親戚，住居在本國東南，離此處路有百十潭，號碧波，山名亂石。生女多嬌，妖嬈美色。招贅一個九頭附馬，神通無敵。他知你塔上珍奇，與龍王合伴做賊，先下血雨一場，後把舍利偷訖。見如今照耀龍宮，縱黑夜明如白日。公主施能，寂寂密密，又偷了王母靈芝，在潭中溫養寶物。我兩個不是賊頭，乃龍王差來小卒。今夜被擒，所供是實。』

國王道：『既取了供，如何不供自家名字？』那怪道：『我喚做奔波兒瀟，他喚做瀟波兒奔。奔波兒瀟是個鮎魚怪，瀟波兒奔是個黑魚精。』國王教錦衣衛好生收監，傳旨赦了金光寺衆僧的枷鎖，快教光祿寺排宴，就於麒麟殿上謝聖僧獲賊之功，議請聖僧捕擒賊首。光祿寺即時備了葷素兩樣筵席。國王請唐僧四衆上麒麟殿叙坐，問道：『聖僧尊號？』唐僧合掌道：『貧僧俗家姓陳，法名玄奘。蒙君賜姓唐，賤號三藏。』國王又問：『聖僧高徒何號？』三藏道：『小徒俱無號。第一個名孫悟空，第二個名豬悟能，第三個名沙悟淨。此乃南海觀世音菩

薩起的名字。因拜貧僧爲師，貧僧又將悟空叫做行者；悟能叫做八戒；悟淨叫做和尚。

國王聽畢，請三藏坐了上席；孫行者坐了側首左席；豬八戒、沙和尚，坐了側首右席。俱是素果、素菜、素茶、素飯。前面一席葷的，坐了國王；下首有百十席葷的，坐了文武多官。衆臣謝了君恩，告了師罪，坐定。國王把盞，三藏不敢飲酒，他三個各受了安席酒。下邊只聽得管絃齊奏，乃是教坊司動樂。你看八戒放開食噪，真個是虎咽狼吞，將一席果菜之類，吃得罄盡。少頃間，添換湯飯又來，又吃得一毫不剩。巡酒的來，又杯杯不辭。這場筵席，直樂到午後方散。

三藏謝了盛宴，國王又留住道：「這一席聊表聖僧獲怪之功。」教光祿寺：「快翻席到建章宮裏，再請聖僧定捕賊首取寶歸塔之計。」三藏道：「既要捕賊取寶，不勞再宴。貧僧等就此辭王，就擒捉妖怪去也。」國王不肯，一定請到建章宮，又吃了一席。國王舉酒道：「那位聖僧帥衆出師，降妖捕怪？」三藏道：「教大徒弟孫悟空去。」大聖拱手應承。國王道：「孫長老既去，用多少人馬？幾時出城？」八戒忍不住，高聲叫道：「那裏用甚麼人馬！又那裏管甚麼時辰！趁如今酒醉飯飽，我共師兄去，手到擒來！」三藏甚喜道：「八戒這一向勤緊啊！」行者

道：『既如此，着沙僧弟保護師父，我兩個去來。』那國王道：『二位長老既不用人馬，可用兵器？』八戒笑道：『你家的兵器，我們用不得。我弟兄自有隨身器械。』

國王聞說，即取大觥來，與二位長老送行。孫大聖道：『酒不吃了，只教錦衣衛把兩個小妖拿來，我們帶了他去做鑿眼。』國王傳旨，即時提出。二人扯着兩個小妖，駕風頭，使個攝法，竟上東南去了。噫他那——

君臣一見騰風霧，纔識師徒是聖僧。

畢竟不知此去如何擒獲，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二僧蕩怪鬧龍宮

羣聖除邪獲寶貝

却說祭賽國王與大小公卿見孫大聖與八戒騰雲駕霧，提着兩個小妖，飄然而去，一個個朝天禮拜道：『話不虛傳！今日方知有此輩神仙活佛！』又見他遠去無踪，却拜謝三藏。沙僧道：『寡人肉眼凡胎，只知高徒有力量，拿住妖賊便了；豈知乃騰雲駕霧之上仙也。』三藏道：『貧僧無些法力，一路上多虧這三個小徒。』

沙僧道：『不瞞陛下說。我大師兄乃齊天大聖皈依，他曾大鬧天宮，使一條金箍棒，十萬天兵，無一個對手，只鬧得太上老君害怕，玉皇大帝心驚。我二師兄乃天蓬元帥果正，他也曾掌管天河八萬水兵大衆。惟我弟子無法力，乃捲簾大將受戒。愚弟兄若幹別事無能，若說擒妖縛怪，拿賊捕亡，伏虎降龍，踢天弄井，以至攪海翻江之類，略通一二。這騰雲駕霧，喚雨呼風，

與那換斗移星，擔山趕月，特餘事耳，何足道哉？」

國王聞說，愈十分加敬，請唐僧上坐，口口稱爲「老佛」；將沙僧等皆稱爲「菩薩」。滿朝文武欣然，一國黎民頂禮不題。

却說孫大聖與八戒駕着狂風，把兩個小妖攝到亂石山碧波潭，住定雲頭，將金箍棒吹了一口仙氣，叫「變！」變作一把戒刀，將一個黑魚怪割了耳朵，鮎魚精割了下唇，撇在水裏，喝道：「快早去對那萬聖龍王報知，說我齊天大聖孫爺爺在此，着他即送祭賽國金光寺塔上的寶貝出來，免他一家性命！若迸半個不字，我將這潭水攪淨，教他一門兒老幼遭誅！」

那兩個小妖，得了命，負痛逃生，拖着鎖索，淬入水內，謊得那些鼉龜龜鼈，蝦蟹魚精，都來圍住，問道：「你兩個爲何拖繩帶索？」一個掩着耳，搖頭擺尾；一個侮着嘴，跌脚捶胸，都嚷嚷鬧鬧，竟上龍王宮殿，報：「大王，禍事了！」那萬聖龍王正與九頭駙馬飲酒，忽見他兩個來，即停杯問何禍事。那兩個即告道：「昨夜巡邏，被唐僧、孫行者、掃塔捉獲，用鐵索拴鎖。今早見國

王，又被那行者與豬八戒抓着我兩個，一個割了耳朵，一個割了嘴唇，拋在水中，着我來報，要索那塔頂寶貝。」遂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

那老龍聽說是孫行者齊天大聖，唬得魂不附體，魄散九霄，戰兢兢對駙馬道：「賢婿啊，別個來還好計較，若果是他，却不善也！」駙馬笑道：「太岳放心。愚婿自幼學了些武藝，四海之內，也曾會過幾個豪傑，怕他做甚？等我出去與他交戰三合，管取那厮縮首歸降，不敢仰視。」好妖怪，急縱身，披掛了，使一般兵器，叫做月牙鏢，步出宮，分開水道，在水面上叫道：「是甚麼齊天大聖？快上來納命！」行者與八戒，立在岸邊，觀看那妖精怎生打扮：——

戴一頂爛銀盔，光欺白雪；貫一副兜鍪甲，亮敵秋霜。上置着錦征袍，真個是彩雲籠玉；腰束着犀紋帶，果然像花蟒纏金。手執着月牙鏢，霞飛電掣；脚穿着豬皮鞋，水利波分。遠看時一頭一面，近視處四面皆人。前有眼，後有眼，八方通見；左也口，右也口，九口俱言。一聲吆喝，長空振，似鶴飛鳴貫九天。

他見無人對答，又叫一聲：「那個是齊天大聖？」行者按一按金箍，理一理鐵棒，道：「老

孫便是。」那怪道：「你家居何處？身出何方？怎生得到祭賽國，與那國王守塔，却大胆獲我頭目，又敢行兇，上吾寶山索戰？」行者罵道：「你這賊怪，原來不識你孫爺爺哩！你上前，聽我道：」

「老孫祖住花果山，大海之間水簾洞。自幼修成不壞身，玉皇封我齊天聖。只因大鬧斗牛宮，天上諸神難取勝。當請如來展妙高，無邊智慧非凡用。爲翻觔斗賭神通，手化爲山壓我重。整到如今五百年，觀音勸解方逃命。大唐三藏上西天，遠拜靈山求佛頌。解脫吾身保護他，煉魔淨怪從修行。路逢西域祭賽城，屈害僧人三代命。我等慈悲問舊情，乃因塔上無光映。」

「吾師掃塔探分明，夜至三更天籟靜。捉住妖精取實供，他言汝等偷寶珍。合伴爲盜有龍王，公主連名稱萬聖。血雨澆淋塔上光，將他寶貝偷來用。殿前供狀更無虛，我奉君言馳此境。所以相尋索戰爭，不須再問孫爺姓。快將寶貝獻還他，免汝老幼全家命。敢若無知聘勝強，教你水涸山頽都蹬蹬！」

那駙馬聞言，微微冷笑道：「你原來是取經的和尚，沒要緊，羅織管事！我偷他的寶貝，你取佛的經文，與你何干，却來厮鬪？」行者道：「這賊怪甚不達理！我雖不受國王的恩惠，不食他的水米，不該與他出力；但是你偷他的寶貝，污他的寶塔，屢年屈苦金光寺僧人，他是我一門同氣，我怎麼不與他出力，辨明冤枉？」駙馬道：「你既如此，想是要行賭鬪。常言道：『武不善作。』」但只怕起手處，不得留情，一時間傷了你的性命，誤了你去取經！」

行者大怒，罵道：「這潑賊怪，有甚強能，敢開大口走上來，吃老爺一棒！」那駙馬更不心慌，把月牙鏟架住鐵棒，就在那亂石山頭，——這一場真個好殺：

妖魔盜寶塔無光，行者擒妖報國王。小怪逃生回水內，老龍破胆各商量。九頭駙馬施威武，披掛前來展素強。怒發齊天孫大聖，金箍棒起十分剛。那怪物，九個頭，顯十八眼，前前後後放毫光；這行者，一雙鐵臂千斤力，藹藹紛紛併瑞祥。鏟似一陽初現月，棒如萬里徧飛霜。他說：「你無干休把不平報！」我道：「你有意偷寶，真不良！那潑賤，少輕狂，還他寶貝得安康！」棒迎鏟架爭高下，不見輸贏練戰場。

他兩個往往來來，鬪經三十餘合，不分勝負。豬八戒立在山前，見他們戰到甜美之處，舉着釘鈹，從妖精背後一築。原來那怪九個頭，轉轉都是眼睛，看得明白。見八戒在背後來時，即使鏟蹲架着釘鈹，鏟頭抵着鐵棒。又耐戰五七合，擋不得前後齊輪，他却打個滾，騰空跳起，現了本像，乃是一個九頭蟲，形像十分醜惡。見此身模，怕殺人他生得——

毛羽鋪錦，團身結絮。方圓有丈二規模，長短似鼉鼉樣式。兩隻脚尖利如鈎，九個頭攢環一處。展開翅，極善飛揚；縱大鵬無他力氣，發起聲，遠振天涯。比仙鶴還能高唳，眼多烟灼幌金光，氣傲不同凡鳥類。

豬八戒看見心驚道：『哥啊！我自爲人，也不會見這等個惡物，是甚血氣生此禽獸也？』行者道：『真個罕有！真個罕有！等我趕上打去！』好大聖，急縱祥雲，跳在空中，使鐵棒照頭便打。那怪物大顯身，展翅斜飛，颺的打個轉身，掠到山前，半腰裏又伸出一個頭來，張開口如血盆相似，把八戒一口咬着，駝半拖半扯，捉下碧波潭水內而去。及至龍宮外，還變作前番模樣，將八戒擲之於地，叫：『小的們何在？』

那裏面鯖鮓鯉鱖之魚精，龜鼈鼉鼉之介怪，一擁齊來，道聲『有！』駙馬道：『把這個和尙綁在那裏，與我巡攔的小卒報仇！』衆精推推嚷嚷，抬進八戒去時，那老龍王歡喜，迎出道：『賢塔有功，怎生捉他來也？』那駙馬把上項原故說了一遍。老龍即命排酒賀功不題。

却說孫行者見妖精擒了八戒，心中懼道：『這厮恁般利害！我待回朝見師，恐那國王笑我；待要開言罵戰，怎奈我又單身？况水面之事不慣。且等我變化了進去，看那怪把獸子怎生擺佈。若得便，且偷他出來幹事。』好大聖，捻着訣，搖身一變，還變做一個螃蟹，淬於水內，竟至牌樓之前。原來這條路是他前番襲牛魔王盜金睛獸走熟了的。直至那宮闕之下，橫爬過去，又見那老龍王與九頭蟲合家兒歡喜飲酒。行者不敢相近，爬過東廊之下，見幾個蝦精蟹精，紛紛紆紆耍子。

行者聽了一會言談，却就學語學話，問道：『駙馬爺爺拿來的那長嘴和尚，這會死了不會？』衆精道：『不曾死，縛在那西廊下，啣的不是？』行者聽說，又輕輕的爬過西廊，真個那獸

子綁在柱上，哼哩。行者近前道：『八戒，認得我麼？』八戒聽得聲音，知是行者，道：『哥哥，怎麼了！反被這厮捉住我也！』行者四顧無人，將掛咬斷索子，叫走那猓子，脫了手，道：『哥哥，我的兵器被他收了，又奈何？』行者道：『你可知道收在那裏？』八戒道：『當被那怪拿上宮殿去了。』行者道：『你先去牌樓下等我。』

八戒逃生，悄悄的溜出。行者復身爬上宮殿觀看，左首下有光彩森森，乃是八戒的釘鈿放光，使個隱身法，將鈿偷出，到牌樓下，叫聲：『八戒接兵器！』猓子得了鈿，便道：『哥哥，你先走，等老豬打進宮殿。若得勝，就捉住他一家子；若不勝，敗出來，你在這潭岸上救應。』行者大喜，只教仔細。八戒道：『不怕他水裏本事，我略有些兒。』行者丟了他，負出水面不題。

這八戒束了皂直裰，雙手纏鈿，一聲喊，打將進去，慌得那大小水族，奔奔波波，跑上宮殿，吆喝道：『不好了！長嘴和尚掙斷繩，返打進來了！』那老龍與九頭蟲並一家子，俱措手不及，跳起來，藏藏躲躲。這猓子不願死活，闖上宮殿，一路鈿，築破門扇，打破桌椅，把些吃酒的家伙

之類，盡皆打碎。有詩爲證——

木母遭逢水怪擒，心猿不捨苦相尋。暗施巧計偷開鎖，大顯神威怒恨深。駙馬忙

携公主躲，龍王戰慄絕聲音。水宮絳闕門窗損，龍子龍孫盡沒魂。

這一場，被八戒把玳瑁屏打得粉碎，珊瑚樹攢得凋零。那九頭蟲將公主安藏在內，急取月牙鏢，趕至前宮，喝道：『潑夯豕廝！怎敢欺心驚吾眷族！』八戒罵道：『這賊怪，你焉敢將我捉來！這場不干我事，是你請我來家打的！快拿寶貝還我，回見國王了事；不然，決不饒你一家命也！』

那怪那肯容情，咬定牙齒，與八戒交鋒。那老龍纔定了神思，領龍子，龍孫，各執鎗刀，齊來攻取。八戒見事體不諧，虛幌一鉞，撒身便走。那老龍帥衆追來。須臾，攆出水中，都到潭面上翻騰。

却說孫行者立於潭岸等候，忽見他們追趕八戒，出離水中，就半踏雲霧，掣鐵棒，喝聲

『休走！』只一下，把個老龍頭打得稀爛。可憐血濺潭中紅水泛，屍飄浪上敗鱗浮。說得那龍子，龍孫，各各逃命；九頭駙馬，收龍屍，轉宮而去。

行者與八戒且不追襲，回上岸，備言前事。八戒道：『這厮銳氣挫了，被我那一路鈹，打進去時，打得落花流水，魂散魄飛！正與那駙馬厮鬪，却被老龍王趕着，却虧了你打死。那厮們回去，一定停喪掛孝，決不肯出來。今又天色晚了，却怎奈何？』行者道：『管甚麼天晚！乘此機會，你還下去攻戰。務必取出寶貝，方可回朝。』那馱子意懶情疎，徻徻推托。行者催逼道：『兄弟不必多疑，還像剛纔引出來，等我打他。』

兩人正自商量，只聽得狂風滾滾，慘霧陰陰，忽從東方竟往南去。行者仔細觀看，乃二郎顯聖，領梅山六兄弟，架着鷹犬，挑着狐兔，抬着獐鹿，一個個腰挎彎弓，手持利刃，縱風霧踴躍而來。行者道：『八戒，那是我七聖兄弟，倒好留請他們，與我助戰。若得成功，倒是一場大機會也。』八戒道：『既是兄弟，極該留請。』行者道：『但內有顯聖大哥，我曾受他降伏，不好見他。你去攔住雲頭，叫道：「真君，且略住住。齊天大聖在此進拜。」他若見是我，斷然住了。待他安

下，我却好見。」

那馱子急縱雲頭，上山攔住，厲聲高叫道：「真君，且慢車駕。有齊天大聖請見哩。」那爺爺見說，即傳令，就停住六兄弟，與八戒相見畢，問：「齊天大聖何在？」八戒道：「現在山下聽呼喚。」二郎道：「兄弟們，快去請來。」六兄弟乃是康、張、姚、李、郭，直各各出營叫道：「孫悟空哥哥，大哥有請。」行者上前，對衆作禮，遂同上山。二郎爺爺迎見，攜手相攙，一同相見道：「大聖，你去脫大難，受留沙門，刻日功完，高登蓮座，可賀！可賀！」

行者道：「不敢。向蒙莫大之恩，未展斯須之報。雖然脫難西行，未知功行何如。今因路遇祭賽國，答救僧災，在此擒妖索寶，偶見兄長車駕，大胆請留一助。未審兄長自何而來，肯見愛否？」二郎笑道：「我因閑暇無事，同衆兄弟採獵而回。幸蒙大聖不棄留會，足感故舊之情。若命挾力降妖，敢不如命？却不知此地是何怪賊？」六聖道：「大哥忘了此間是亂石山，山下乃碧波潭，萬聖之龍宮也。」二郎驚訝道：「萬聖老龍，却不生事，怎麼敢偷塔寶？」

行者道：「他近日招了一個駙馬，乃是九頭蟲成精。他郎丈兩個做賊，將祭賽國下了一

場血雨，把金光寺塔頂舍利佛寶偷來。那國王不解其意，苦拿着僧人拷打。是我師父慈悲，夜來掃塔，當被我在塔上拿住兩個小妖——是他差來巡探的。今早押赴朝中，實實供招了。那國王就請我師收降，師命我等到此。先一場戰，被九頭蟲腰裏伸出一個頭來，把八戒啣了去，我却又變化下水，解了八戒。纔然大戰一場，是我把老龍打死，那厮們收屍掛孝去了。我兩個正義索戰，却見兄長儀仗降臨，故此輕瀆也。」

二郎道：「既傷了老龍，正好與他攻擊，使那厮不能措手，却不連窩巢都滅絕了？」八戒

道：「雖是如此，奈天晚何？」二郎道：「兵家云：『征不待時，』何怕天晚？」康姚郭直道：「大

哥莫忙。那厮家眷在此，料無處去。孫二哥也是貴客，豬剛鬣又歸了正果，我們營內，有隨帶的

酒餚，教小的們取火，就在此舖設。一則與二位賀喜，二來也當敘情。且歡會這一夜，待天明索

戰何遲？」二郎大喜道：「賢弟說得極當。」却命小校安排。行者道：「列位盛情，不敢固却。但

自做和尙，都是齋戒，恐葷素不便。」二郎道：「有素果品。酒也是素的。」衆兄弟在星月光前，

幕天席地，舉杯敘舊。

正是寂寞更長，歡娛夜短。早不覺東方發白。那八戒幾鍾酒吃得興抖抖的，道：『天將明了，等老豬下水去索戰也。』二郎道：『元帥仔細。只要引他出來，我兄弟們好下手。』八戒笑道：『我曉得我曉得！』你看他斂衣纏鈹，使分水法，跳將下去，竟至那牌樓下，發聲喊，打入殿內。此時那龍子披了麻，看着龍屍哭；龍孫與那駙馬，在後面收拾棺材哩。這八戒罵上前，手起處，鈹頭着重，把個龍子夾腦連頭，一鈹築了九個窟窿。說得那龍婆與衆，往裏亂跑，哭道：『長嘴和尚又把我兒打死了！』

那駙馬聞言，即使月牙鏟，帶龍孫往外殺來。這八戒舉鈹迎敵，且戰且退，跳出水中。這岸上齊天大聖與七兄弟一擁上前，鎗刀亂下，把個龍孫剝成幾斷肉餅。那駙馬見不停當，在山前打個滾，又現了本像，展開翅，旋繞飛騰。二郎即取金弓，安上銀彈，扯滿弓，往上就打。那怪急鍛翅，掠到山邊，要咬二郎；半腰裏，纔伸出一個頭來，被那頭細犬攔上去，汪的一口，把頭血淋淋的咬將下來。那怪物負痛逃生，竟投北海而去。八戒便要趕去。行者止住道：『且莫趕他。正是「窮寇勿追。」他被細犬咬了頭，必定是多死少生。等我變做他的模樣，你分開水路，趕我

進去尋那宮主，詐他寶貝來也。」二郎與六聖道：「不趕他，倒也罷了；只是遺這種類在世，必爲後人之害。」至今有個九頭蟲滴血，是遺種也。

那八戒依言，分開水路。行者變作怪像前走，八戒吆吆喝喝後追。漸漸追至龍宮，只見那萬聖宮主道：「駙馬，怎麼這等慌張？」行者道：「那八戒得勝，把我趕將進來，覺道不能敵他。你快把寶貝好生藏了！」那宮主急忙難識真假，即於後殿裏取出一個渾金匣子來，遞與行者道：「這是佛寶。」又取出一個白玉匣子，也遞與行者道：「這是九葉靈芝。你拿這寶貝藏去，等我與豬八戒鬪上兩三合，攔住他。你將寶貝收好了，再出來與他合戰。」

行者將兩個匣兒收在身邊，把臉一抹，現了本像道：「宮主，你看我，可是駙馬麼？」宮主慌了，便要搶奪匣子，被八戒跑上去，着肩一鎚，築倒在地。還有一個老龍婆徹身就走，被八戒扯住，舉鎚纔築。行者道：「且住！莫打死他。留個活的，好去國內見功。」遂將龍婆提出水面。行者隨後捧着兩個匣子上岸，對二郎道：「感兄長威力，得了寶貝，掃淨妖賊也。」二郎道：「一則是那國王洪福齊天，二則是賢昆玉神通無量，我何功之有？」兄弟們俱道：「孫二哥既已

功成，我們就此告別。」行者感謝不盡，欲留同見國王。諸公不肯，遂帥衆回灌口去訖。

行者捧着匣子，八戒拖着龍婆，半雲半霧，頃刻間到了國內。原來那金光寺解脫的和尙都在城外迎接。忽見他兩個雲霧定時，近前磕頭禮拜，接入城中。那國王與唐僧正在殿上講論。這裏有先走的和尙，仗着胆，入朝門奏道：「萬歲，孫豬二老爺擒賊獲寶而來也。」那國王聽說，連忙下殿，共唐僧、沙僧，迎着稱謝神功不盡，隨命排筵謝恩。三藏道：「且不須賜飲，着小徒歸了塔中之寶，方可飲宴。」三藏又問行者道：「汝等昨日離國，怎麼今日纔來？」行者把那戰駙馬，打龍王，逢真君，敗妖精，及變作詐寶貝之事，細說了一遍。三藏與國王，大小文武，俱喜之不勝。

國王又問：「龍婆能人言語否？」八戒道：「乃是龍王之妻，生了許多龍子，龍孫，豈不知人言？」國王道：「既知人言，快早說前後做賊之事。」龍婆道：「偷佛寶，我全不知，都是我那夫君龍鬼與那駙馬九頭蟲，知你塔上之光，乃是佛家舍利子，三年前，下了血雨，乘機盜去。」又問：「靈芝草是怎麼偷的？」龍婆道：「只是小女萬聖宮主，私入大羅天上，靈霄殿前，偷的

王母娘娘九葉靈芝草。那舍利子得這草的仙氣，溫養着，千年不壞，萬載生光，去地下，或田中，掃一掃，即有萬道霞光，千條瑞氣。如今被你奪來，弄得我夫死子絕，塔喪女亡，千萬饒了我的命罷！八戒道：『正不饒你哩！』行者道：『家無全犯——我便饒你，只便要你長遠替我看塔。』龍婆道：『好死不如惡活，但留我命，憑你教做甚麼。』

行者叫取鐵索來，當駕官即取鐵索一條，把龍婆琵琶骨穿了。教沙僧：『請國王來看我們安塔去。』那國王即忙排駕，遂同三藏携手出朝，並文武多官，隨至金光寺上塔。將舍利子安在第十三層塔頂寶瓶中間，把龍婆鎖在塔心柱上，念動真言，喚出本國土地城隍與本寺伽藍們，三日進飲食一餐，與這龍婆度口；少有差訛，即行處斬。衆神暗中領諾。行者却將芝草把十三層塔層層掃過，安在瓶內，溫養舍利子。這纔是整舊如新，霞光萬道，瑞氣千條，依然八方共覩，四國同瞻。

下了塔門，國王就謝道：『不是老佛與三位菩薩到此，怎生得明此事也？』行者道：『陛下，「金光」二字不好，不是久住之物；金乃流動之物，光乃烟灼之氣。貧僧爲你勞碌這場，將

此寺改作伏龍寺，教你永遠常存。」那國王即命換了字號，懸上新扁，乃是勅建護國伏龍寺。一壁廂安排御宴，一壁廂召丹青寫下四乘生形，五鳳樓註了名號。國王擺鑾駕，送唐僧師徒，賜金玉酬答。師徒們堅辭，一毫不受。這真個是——

邪怪剪除諸境靜，寶塔回光大地明。

畢竟不知此去前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

第六十三回

第六十四回

荆棘嶺悟能努力

木仙菴三藏談詩

話表祭賽國王謝了唐三藏師徒獲寶擒怪之恩。所贈金玉，分毫不受，却命當駕官照依四位常穿的衣服，各做兩套，鞋襪各做兩雙，緋環各做兩條，外備乾糧烘炒，倒換了通關文牒，大排鑾駕，並文武多官，滿城百姓，伏龍寺僧人，大吹大打，送四衆出城。約有二十里，先辭了國王。衆人又送二十里辭回。伏龍寺僧人，送有五六十里不回。有的要同上天，有的要修行伏侍。行者見都不肯回去，遂弄個手段，把毫毛拔了三四十根，吹口仙氣，叫「變！」都變作斑斕猛虎，攔住前路，哮吼踴躍。衆僧方懼，不敢前進。大聖纔引師父策馬而去。少時間，去得遠了。衆僧人放聲大哭，都喊「有恩有義的老爺！我等無緣，不肯度我們也！」

且不說衆僧啼哭，却說師徒四衆，走上大路，却纔收回毫毛，一直西去。正是時序易遷，又早冬殘春至，不暖不寒，正好逍遙行路。忽見一條長嶺，嶺頂上是路。三藏勒馬觀看，那嶺上荆棘丫叉，薛羅牽繞。雖是有道路的痕迹，左右却都是荆棘刺針。唐僧叫：「徒弟，這路怎生走得？」行者道：「怎麼走不得？」又道：「徒弟啊，路痕在下，荆棘在上，只除是蛇蟲伏地而遊，方可去了；若你們走，腰也難伸，教我如何乘馬？」八戒道：「不打緊，等我使出鈹柴手來，把釘鈹分開荆棘，莫說騎馬，就抬轎也包你過去。」三藏道：「你雖有力，長遠難熬，却不知有多少遠近，怎生費得這許多精神？」行者道：「不須商量，等我去看看。」將身一縱，跳在半空看時，一望無際。真個是——

匝地遠天，凝煙帶雨。夾道柔茵亂，漫山翠蓋張。密密搓搓初發葉，攀攀扯扯正芬芳。遙望不知何所盡，近觀一似綠雲茫。蒙蒙茸茸鬱鬱蒼蒼，風聲飄索索，日影映煌煌。有松有柏還有竹，多梅多柳更多桑。薛羅纏古樹，藤葛繞垂楊。盤圍似架，聯絡如牀。有處花開真佈錦，無端卉發遠生香。爲人誰不遭荆棘，那見西方荆棘長。

行者看罷多時，將雲頭按下道：「師父，這去處遠哩！」三藏問：「有多少遠？」行者道：「一望無際，似有千里之遙。」三藏大驚道：「怎生是好？」沙僧笑道：「師父莫愁，我們也學燒荒的，放上一把火，燒絕了荆棘過去。」八戒道：「莫亂談，燒荒的須在十來月，草衰木枯，方好引火。如今正是蕃盛之時，怎麼燒得？」行者道：「就是燒得，也怕人了。」三藏道：「這般怎生得度？」八戒笑道：「要得度，還依我。」

好獸子，捻個訣，念個呪語，把腰躬一躬，叫「長！」就長了有二十丈高下的身軀，把釘鈹幌一幌，教「變！」就變了有三十丈長短的鈹柄，拽開步，雙手使鈹，將荆棘左右撐開。『請師父跟我來也！』三藏見了甚喜，卽策馬緊隨後面。沙僧挑着行李，行者也使鐵棒撥開。這一日未曾住手，行有百十里。將次天晚，見有一空闊處。當路上有一通石碣，上有三個大字，乃「荆棘嶺」。下有兩行十四個小字，乃「荆棘蓬攀八百里，古來有路少人行。」八戒見了，笑道：「等我老豬與他添上兩句：『自今八戒能開破，直透西方路盡平！』」

三藏欣然下馬道：「徒弟啊，累了你也，我們就在此住過了今宵，待明日天明再走。」八

戒道：『師父莫住，趁此天色清明，我等有興，連夜搜開路走他娘！』那長老只得相從。八戒上前努力，師徒們人不住手，馬不停蹄，又行了一日一夜，却又天色晚矣。那前面蓬蓬結結，又聞得風敲竹韻，颯颯松聲。却好又有一段空地，中間乃是一座古廟。廟門之外，有松柏凝青，桃梅鬪麗。三藏下馬，與三個徒弟同看，只見——

巖前古廟枕寒流，落日荒煙鎖廢坵。白鶴叢中深歲月，綠蕪臺下自春秋。竹搖青
瓊疑聞語，鳥弄餘音似訴愁。雞犬不通人跡少，閑花野蔓遶牆頭。

行者看了道：『此地少吉多凶，不宜久坐。』沙僧道：『師兄差疑了。似這杳無人煙之處，又無個怪獸妖禽，怕他怎的？』

說不了，忽見一陣陰風，廟門後轉出一個老者，頭戴角巾，身穿淡服，手持拐杖，足踏芒鞋，後跟着一個青臉獠牙，紅鬚赤身鬼使，頭頂着一盤麪餅，跪下道：『大聖，小神乃荆棘嶺土地。知大聖到此，無以接待，特備蒸餅一盤奉上。』師父各請一餐。此地八百里，更無人家，聊吃些兒充饑。』

八戒歡喜，上前舒手，就欲取餅。不知行者端詳已久，喝一聲：「且住！這厮不是好人！休得無禮！你是甚麼土地，來誑老孫看棍！」那老者見他打來，將身一轉，化作一陣陰風，呼的一聲，把個長老攝將起去，不知何所。慌得那大聖沒跟尋處；八戒、沙僧俱相顧失色；白馬亦祇自驚吟。三兄弟連馬四口，恍恍忽忽，遠望高張，並無一毫下落，前後找之不題。

却說那老者同鬼使把長老抬到一座煙霞石屋之前，輕輕放下，與他携手相攙道：「聖僧休怕，我等不是歹人，乃荆棘嶺十八公是也。因風清月霽之宵，特請你來會友談詩，消遣情懷故耳。」那長老却纔定性，睜眼仔細觀看，真個是——

漠漠煙雲去所，清清仙境人家。正好潔身修煉，堪宜種竹栽花。每見翠巖來鶴，時聞青沼鳴蛙。更賽天台丹竈，仍期華岳明霞。說甚耕雲釣月，此間隱逸堪誇。坐久幽懷如海，朦朧月上窗紗。

三藏正自點看，漸覺月明星朗，只聽得人語相談，都道：「十八公請得聖僧來也。」長老

抬頭觀看，乃是三個老者：前一個霜姿丰采，第二個綠鬢婆娑，第三個虛心黛色，各各面貌，衣服，俱不相同，都來與三藏作禮。長老還了禮，道：「弟子有何德行，敢勞列位仙翁下愛？」十八公道：「一向聞知聖僧有道，等待多時，今幸一見。如果不吝珠玉，寬坐叙懷，足見禪機真派。」

三藏躬身道：「敢問仙長大號？」十八公道：「霜姿者號孤直公，綠鬢者號凌空子，虛心者號

拂雲叟。老拙號曰勁節。」三藏道：「四翁尊壽幾何？」孤直公道：——

「我歲今經千歲古，撐天葉茂四時春。香枝鬱鬱龍蛇狀，碎影重重霜雪身。自幼堅剛能耐老，從今正直喜修真。鳥棲鳳宿非凡輩，落落森森遠俗塵。」

凌空子笑道：——

「吾年千載傲風霜，高幹靈枝力自剛。夜靜有聲如雨滴，秋晴蔭影似雲張。盤根已得長生訣，受命尤宜不老方。留鶴化龍非俗輩，蒼蒼爽爽近仙鄉。」

拂雲叟笑道：——

「歲寒虛度有千秋，老景瀟然清更幽。不雜蟄塵終冷淡，飽經霜雪自風流。七賢

作侶同談道，六逸爲朋共唱酬。憂玉敲金非瑣瑣，天然悟性與仙遊。」

勁節十八公笑道：

「我亦千年約有餘，蒼然貞秀自如如。堪憐雨露生成力，借得乾坤造化機。萬壑風煙惟我盛，四時洒落讓吾疎。蓋張翠影留仙客，博奕調琴講道書。」

三藏稱謝道：「四位仙翁，俱享高壽，但勁節翁又千歲餘矣。高年得道，丰采清奇，得非漢時之「四皓」乎？」四老道：「承過獎！承過獎！吾等非四皓，乃深山之「四操」也。敢問聖僧，妙齡幾何？」三藏合掌躬身答曰：——

「四十年前出母胎，未產之時命已災。逃生落水隨波滾，幸遇金山脫本骸。養性看經無懈怠，誠心拜佛敢俄捱。今蒙皇上差西去，路遇仙翁下愛來。」

四老俱稱道：「聖僧自出娘胎，即從佛教，果然是從小修行，真中自有道之上僧也。我等幸接台顏，敢求大教。望以禪法指教一二，足慰生平。」長老聞言，慨然不懼，即對衆言曰：——

「禪者，靜也；法者，度也。靜中之度，非悟不成。悟者，洗心滌慮，脫俗離塵是也。夫人

身難得，中土難生，正法難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至德妙道，渺漠希夷，六根六識，遂可掃除。菩提者，不死不生，無餘無欠，空色包羅，聖凡俱遣。訪真了元，始鉗錠，悟實了牟尼手段，發揮象罔，踏碎涅槃。必須覺中覺了，悟中悟，一點靈光全保護。放開烈焰照婆娑，法界縱橫獨顯露。至幽微，更守固，玄關口說誰人度？我本元修大覺禪，有緣有志方記悟。」

四老側耳受了，無邊喜悅。一個個稽首皈依，躬身拜謝道：「聖僧乃禪機之悟本也！」拂雲叟道：「禪雖靜，法雖度，須要性定心誠。縱爲大覺真仙，終坐無生之道。我等之玄，又大不同。」

三藏云：「道乃非常，體用合一，如何不同？」拂雲叟笑云：——

「我等生來堅實，體用比爾不同。感天地以生身，蒙雨露而滋色。笑傲風霜，消磨日月。一葉不凋，千枝節操。似這話不叩沖虛，你執持梵語。道也者，本安中國，反來求證西方。空費了草鞋，不知尋個甚麼？石獅子剜了心肝，野狐涎灌徹骨髓。忘本參禪，妄求佛果，都是我荆棘嶺葛藤謎語，羅罽渾言。此般君子，怎生接引？這等規

模，如何印授？必須要檢點見前面目，靜中自有生涯。沒底竹籃汲水，無根鐵樹生花。靈寶峯頭牢着脚，歸來雅會上龍華。」

三藏聞言，叩頭拜謝。十八公用手攙扶。孤直公將身扯起。凌空子打個哈哈道：「拂雲之言，分明漏泄。聖僧請起，不可盡信。我等趁此月明，原不爲講論修持，且自吟哦逍遙，放蕩襟懷也。」拂雲叟笑指石屋道：「若要吟哦，且入小菴一茶，何如？」長老真個欠身，向石屋前觀看。門上有三個大字，乃「木仙菴」。遂此同入，又叙了坐次。忽見那赤身鬼使，捧一盤茯苓膏，將五盞香湯奉上。四老請唐僧先吃，三藏驚疑，不敢便吃。那四老一齊享用，三藏却纔吃了兩塊，各飲香湯收去。三藏留心偷看，只見那裏玲瓏光彩，如月下一般——

水自石邊流出，香從花裏飄來。滿座清虛雅致，全無半點塵埃。

那長老見此仙境，以爲得意，情樂懷開，十分歡喜，忍不住念了一句道：「禪心似月迥無涯。」勁節老笑而即聯道：「詩興如天青更新。」孤直公道：「好句漫裁擗錦繡。」凌空子道：「佳文不點唾奇珍。」拂雲叟道：「六朝一洗繁華盡，四始重刪雅頌分。」

三藏道：『弟子一時失口，胡談幾字，誠所謂「班門弄斧」。適聞列仙之言，清新飄逸，真詩翁也。』勁節老道：『聖僧不必開敝。出家人全始全終。既有起句，何無結句？望卒成之。』三藏道：『弟子不能，煩十八公結而成篇爲妙。』勁節道：『你好心腸！你起的句，如何不肯結果？怪吝珠璣，非道理也。』

三藏只得續後句云：『半枕松風茶未熟，吟懷瀟灑滿腔春。』十八公道：『好個「吟懷瀟灑滿腔春」！孤直公道：『勁節，你深知詩味，所以只管囁。何不再起一篇？』十八公亦慨然不辭道：『我却是頂針字起，春不榮華冬不枯，雲來霧往只如無。』凌空子道：『我亦體前頂針二句，無風搖拽婆婆影，有客欣憐福壽圖。』拂雲叟亦頂針道：『圖似西山堅節老，清如南國沒心夫。』孤直公亦頂針道：『夫因側葉稱梁棟，臺爲橫柯作憲烏。』

長老聽了，讚嘆不已道：『真是陽春白雪，浩氣沖霄！弟子不才，敢再起兩句。』孤直公道：『聖僧乃有道之士，大養之人也。不必再相聯句，請賜教全篇，庶我等亦好勉強而和。』三藏無已，只得笑吟一律曰：——

「杖錫西來拜法王，願求妙典遠傳揚。金芝三繡詩壇瑞，寶樹千花連蕊香。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立行藏。修成玉像莊嚴體，極樂門前是道場。」

四老聽畢，俱極讚揚。十八公道：「老拙無能，大胆攙越也。勉和一首。」云——

「勁節孤高笑木王，靈樁不似我名揚。山空百丈龍蛇影，泉汲千年琥珀香。解與乾坤生氣概，喜因風雨化行藏。衰殘自愧無仙骨，惟有蒼膏結壽場。」

孤直公道：「此詩起句英雄，聯句有力，但結句自謙太過矣。堪羨堪羨！老拙也和一首。」

曰：

「霜姿常喜宿禽王，四絕堂前大器揚。露重珠纓蒙翠蓋，風輕石齒碎寒香。長廊夜靜吟聲細，古殿秋陰淡影藏。元日迎春曾獻壽，老來寄傲在山場。」

凌空子笑而言曰：「好詩！好詩！真個是月會天心，老拙何能爲和？但不可空過，也須扯淡

幾句。」云——

「梁棟之材近帝王，太清宮外有聲揚。晴軒恍若來青氣，暗壁尋常度翠香。壯節

凜然千古秀，深根結矣九泉藏。凌雲世蓋婆娑影，不在羣芳豔麗場。」

拂雲叟道：「三公之詩，高雅清淡，正是放開錦繡之囊也。我身無力，我腹無才，得三公之教，茅塞頓開，無已也。打油幾句，幸勿哂焉。」曰：——

淇澳園中樂聖王，渭川千畝任分揚。翠筠不染湘娥淚，班籛堪傳漢史香。霜葉自來顏不改，煙梢從此色何藏？子猷去世知音少，亘古留名翰墨場。」

三藏道：「衆仙老之詩，真個是吐鳳噴珠，游夏莫贊。厚愛高情，感之極矣。但夜已深沉，三個小徒，不知在何處等我。弟子不能久留，敢此告回尋訪，尤無窮之至愛也。望老仙指示歸路。」四老笑道：「聖僧勿慮。我等也是千載奇逢。况天已晴爽，月明如晝，再請寬坐，待天曉自當遠送過嶺，高徒一定可相會也。」

正話間，只見石屋之外，有兩個青衣女童，挑一對絳紗燈籠，後引着一個仙女。那仙女攬着一枝杏花，笑吟吟進門相見。那仙女怎生模樣？他生得——

青姿妝翡翠，丹臉賽胭脂。星眼光還彩，蛾眉秀又齊。下襯一條五色梅淺紅裙子，

上穿一件煙裏火比甲輕衣，弓鞋彎鳳嘴，綾縷錦拖泥，妖嬈嬌似天台女，不亞當年俏筍姬。

年俏筍姬。

四老欠身問道：『杏仙何來？』那女子對衆道了萬福，道：『知有佳客在此，賡酬，特來相訪，敢求一見。』十八公指着唐僧道：『佳客在此，何勞求見？』三藏躬身，不敢言語。那女子叫：『快獻茶來。』又有兩個黃衣女童，捧一個紅漆丹盤，盤內有六個細磁茶盃，盃內設幾品異果，橫擔着匙兒，提一把白鐵嵌黃銅的茶壺，壺內香茶噴鼻。斟了茶，那女子微露春葱，捧磁盃，先奉三藏，次奉四老，然後一盞自取而陪。

凌空子道：『杏仙爲何不坐？』那女子方纔去坐。茶畢，欠身問道：『仙翁今宵盛樂，佳句請教一二，如何？』拂雲叟道：『我等皆鄙俚之言，惟聖僧真盛唐之作，甚可嘉羨。』那女子道：『如不吝教，乞賜一觀。』四老即以長老前詩後詩並禪法論宣了一遍。那女子滿面春風，對衆道：『妾身不才，不當獻醜，但聆此佳句，似不可虛也。勉強將後詩奉和一律，如何？』遂朗吟道：

『上蓋留名漢武王，周時孔子立壇揚。董仙愛我成林積，孫楚曾憐寒食香。雨潤紅姿嬌且嫩，煙蒸翠色顯還藏。自知過熟微酸意，落處年年伴麥場。』

四老聞詩，人人稱賀，都道：『清雅脫塵，句內包含春意。好個「雨潤紅姿嬌且嫩」！「雨潤紅姿嬌且嫩」！那女子笑而悄啟道：『惶恐！惶恐！適聞聖僧之章，誠然錦心繡口。如不吝珠玉，賜教一閱，如何？』唐僧不敢答應。那女子漸有見愛之情，挨挨軋軋，漸近坐邊，低聲悄語，呼道：『佳客，莫者趁此良宵，不要子，待要怎的人生光景，能有幾何？』十八公道：『杏仙儘有仰高之情，聖僧豈可無俯就之意？如不見憐，是不知趣了也。』孤直公道：『聖僧乃有道有名之士，決不苟且行事。如此樣舉措，是我等取罪過了。污人名，壞人德，非遠達也。果是杏仙有意，可教拂雲叟與十八公做媒，我與凌空子保親，成此姻眷，何不美哉？』

三藏聽言，遂變了顏色，跳起來高叫道：『汝等皆是一類怪物，這般誘我當時只以砥礪之言，談玄談道，可也；如今怎麼以美人局來騙害貧僧？是何道理？』四老見三藏發怒，一個個咬指胆驚，再不復言。那赤身鬼使，暴躁如雷道：『這和尚好不識抬舉我這姐姐，那些兒不好？』

他人材俊雅，玉質嬌姿，不必說那女工針指，只這一段詩材，也配得你過！你怎麼這等推辭？休錯過了！孤直公之言甚當。如果不可苟合，待我再與你主婚。」

三藏大驚失色，憑他們怎麼胡談亂講，只是不從。鬼使又道：「你這和尚，我們好言好語，你不聽從，若是我們發起村野之性，還把你攝了去，教你和尚不得做，老婆不得取，却不枉爲人一世？」那長老心如金石，堅執不從，暗想道：「我徒弟們不知在那裏尋我哩……」說一聲，止不住眼中墮淚。那女子陪着笑，挨至身邊，翠袖中，取出一個蜜合綾汗巾來，與他揩淚道：「佳客勿得煩惱。我與你倚玉偎香，耍子去來。」

長老咄的一聲吆喝，跳起身來就走，被那些人扯扯拽拽，嚷到天明，忽聽得那裏叫聲：「師父師父！你在那方言語也？」原來那孫大聖與八戒、沙僧，牽着馬，挑着擔，一夜不曾住脚，穿荆度棘，東尋西找，却好半雲半霧的，過了八百里荆棘嶺西下，聽得唐僧吆喝，却就喊了一聲。那長老掙出門來，叫聲「悟空，我在這裏哩。快來救我！快來救我！」那四老與鬼使，那女子與女童，幌一幌，都不見了。

須臾間，八戒、沙僧俱到跟前道：『師父，你怎麼得到此也？』三藏扯住行者道：『徒弟啊，多累了你們了！』昨日晚間見的那個老者，言說土地送齋一事，是你喝聲要打，他就把我攝到此方。他與我攜手相攙，走入門，又見三個老者，來此會我，俱道我做『聖僧』。一個個言談清雅，極善吟詩。我與他廣和相攀，覺有夜半時候，又見一個美貌女子，花燈火也來這裏會我，吟了一首詩，稱我做『佳客』。因見我相貌，欲求配偶，我方省悟。正不從時，又被他做媒的做媒，保親的保親，主婚的主婚，我立誓不肯。正欲掙着要走，與他嚷鬧，不期你們到了。一則天明，二來還是怕你，只纔還扯扯拽拽，忽然就不見了。』行者道：『你既與他叙話談詩，就不曾問他個名字？』三藏道：『我曾問他之號。那老者喚做十八公，號勁節；第二個號孤直公；第三個號凌空子；第四個號拂雲叟；那女子，稱他做杏仙。』八戒道：『此物在於何處，纔往那方去了？』三藏道：『去向何方，不知何所；但只談詩之處，去此不遠。』

他三人同師父看處，只見一座石崖，崖上有『木仙菴』三字。三藏道：『此間正是。』行者仔細觀之，却原來是一株大檜樹，一株老柏，一株老松，一株老竹。竹後有一株丹楓。再看崖

那邊，還有一株老杏，二株臘梅，二株丹桂。行者笑道：『你可曾看見妖怪？』八戒道：『不曾。』行者道：『你不知，就是這幾株樹木在此成精也。』八戒道：『哥哥怎得知成精者是樹？』行者道：『十八公乃松樹；孤直公乃柏樹；凌空子乃檜樹；拂雲叟乃竹竿；赤身鬼乃楓樹；杏仙即杏樹；女童即丹桂，即臘梅也。』

八戒聞言，不論好歹，一頓釘耙，三五長嘴，連拱帶築，把兩顆臘梅，丹桂，老杏，楓楊，俱揮倒在地，果然那根下俱鮮血淋漓。三藏近前扯住道：『悟能，不可傷了他！他雖成了氣候，却不曾傷我。我等找路去罷。』行者道：『師父不可惜他，恐日後成了大怪，害人不淺也。』那猢猻子索性一頓釘耙，將松，柏，檜，竹，一齊皆築倒，却纔請師父上馬，往大路一齊西行。

畢竟不知前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四遊記 第六十四回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設小雷音

四衆皆遭大厄難

這回因果，勸人爲善，切休作惡。一念生，神明照鑒，任他爲作。拙蠢乖能，君怎學兩般，還是無心藥。趁生前有道正該修，莫浪泊。認根源，脫本殼。訪長生，須把捉。要時時明見，醍醐斟酌。貫徹三關填黑海，管教善者乘鸞鶴。那其間，惑故更慈悲，登極樂。

話表唐三藏一念虔誠，且休言天神保護，似這草木之靈，尙來引送，雅會一宵，脫出荆棘針刺，再無蘿蘆攀纏。四衆西進，行轂多時，又值冬殘，正是那三春之日：

物華交泰，斗柄回寅。草芽遍地綠，柳眼滿堤青。一嶺桃花紅錦沅，半溪煙水碧羅明。幾多風雨，無限心情。日晒花心豔，燕啣苔蕊輕。山色王維畫濃淡，鳥聲季子舌

縱橫芳菲鋪繡無人賞，蝶舞蜂喧却有情。

師徒們也自尋芳踏翠，緩隨馬步。正行之間，忽見一座高山，遠望着與天相接。三藏揚鞭指道：「悟空，那座山也不知有多少高，可便似接着青天，透沖碧漢。」行者道：「古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但言山之極高，無可與他比並。豈有接天之理？」八戒道：「若不接天，如何把崑崙山號爲「天柱」？」行者道：「你不知自古「天不滿西北」。崑崙山在西北乾位上，故有頂天塞空之意，遂名天柱。」沙僧笑道：「大哥把這好話兒莫與他說。他聽了去，又降別人。我們且走路。等上了那山，就知高下也。」

那獸子趕着沙僧，厮耍厮鬪。老師父馬快如飛。須臾到那山崖之邊，一步步往上行來，只見那山——

林中風颯颯，湖底水潺潺。鴉雀飛不過，神仙也道難。千崖萬壑，億曲百灣。塵埃滾滾無人到，怪石森森不厭看。有處有雲如水滉，是方是樹鳥聲繁。鹿啣芝去，猿摘桃還。狐貉往來崖上跳，麋獐出入嶺頭頑。忽聞虎嘯驚人胆，斑豹蒼狼把路攔。

唐三藏一見心驚，孫行者神通廣大，你看他一條金箍棒，哮吼一聲，嚇過了狼蟲虎豹，剖開路，引師父直上高山。行過嶺頭，下西平處，忽見神光藹藹，彩霧紛紛，有一所樓臺殿閣，影影的鐘磬悠揚。三藏道：「徒弟們，看是個甚麼去處。」行者抬頭，用手搭涼篷，仔細觀看，好個所在！真個是——

珍樓寶座，上刹名方。谷虛繁地籟，境寂散天香。青松帶雨遮高閣，翠竹留雲護講堂。霞光縹緲龍宮顯，彩色飄飄沙界長。朱欄玉戶，畫棟雕梁。談經香滿座，語籙月當窗。鳥啼丹樹內，鶴飲石泉旁。四圍花發琪園秀，三面門開舍衛光。樓臺突兀門迎嶂，鐘磬虛徐聲韻長。窗開風細，簾捲煙茫。有僧情散淡，無俗意和昌。紅塵不到真仙境，靜土招提好道場！

行者看罷，回復道：「師父，那去處是便是座寺院，却不知禪光瑞藹之中，又有些凶氣，何也。觀此景象，也是雷音，却又路道差池。我們到那廂，決不可擅入，恐遭毒手。」唐僧道：「既有雷音之景，莫不就是靈山？你休誤了我誠心，擔擱了我來意。」行者道：「不是，不是！靈山之路，

我也走過幾遍，那是這路途！」八戒道：「縱然不是，也必有個好人居住。」沙僧道：「不必多疑。此條路未免從那門首過，是不是一見可知也。」行者道：「悟淨說得有理。」

那長老策馬加鞭，至山門前，見「雷音寺」三個大字，慌得滾下馬來，倒在地下，口裏罵道：「潑猢猻！害殺我也！現是雷音寺，還哄我哩！」行者陪笑道：「師父莫惱，你再看看。山門上乃四個字，你怎麼只念出三個來，倒還怪我？」長老戰兢兢的爬起來再看，真個是四個字，乃「小雷音寺。」三藏道：「就是小雷音寺，必定也有個佛祖在內。經上言三千諸佛，想是不在。」一方似觀音在南海，普賢在峨眉，文殊在五臺。這不知是那一位佛祖的道場。古人云：「有佛有經，無方無寶。」我們可進去來。」行者道：「不可進去。此處少吉多凶。若有禍患，你莫怪我。」三藏道：「就是無佛，也必有個佛像。我弟子心願遇佛拜佛，如何怪你？」即命八戒取袈裟，換僧帽，結束了衣冠，舉步前進。只聽得山門裏有人叫道：「唐僧，你自東土來拜見我佛，怎麼還這等怠慢？」

三藏聞言，即使下拜。八戒也磕頭，沙僧也跪倒，惟大聖牽馬，收拾行李在後。方入到二層

門內，就見如來大殿。殿門外寶臺之下，擺列着五百羅漢，三千揭諦，四金剛，八菩薩，比邱尼，優婆塞，無數的聖僧道者。真個也香花豔麗，瑞氣繽紛。慌得那長老與八戒、沙僧，一步一拜，拜上靈臺之間。行者公然不拜。又聞得蓮臺座上厲聲高叫道：『那孫悟空見如來怎麼不拜？』不知行者又仔細觀看，見得是假，遂丟了馬匹，行囊，掣棒在手，喝道：『你這夥孽畜，十分胆大！怎麼假倚佛名，敗壞如來清德！不要走！』雙手輪棒，上前便打。只聽得半空中叮噹一聲，撇下一副金鏡，把行者連頭帶足，合在金鏡之內。慌得個猪八戒、沙和尚，連忙使起鈹杖，就被些阿羅揭諦、聖僧道者，一擁近前圍繞。他兩個措手不及，盡被拿了。將三藏捉住，一齊都繩穿索綁，緊縛牢拴。

原來那蓮花座上裝佛祖者，乃是個妖王，衆阿羅等都是些小怪。遂收了佛祖體像，依然現出妖身，將三衆抬入後邊收藏；把行者合在金鏡之中，永不開放，只攔在寶臺之上，限三晝夜化爲膿水。化後纔將鐵籠蒸他三個受用。這正是——

碧眼糊兒識假真，禪機見像拜金身。
黃婆盲目同參禮，木母痴心共話論。
那怪生

強欺本性，魔頭懷惡詐天人。誠爲道小魔頭大，錯入旁門枉費身。

那時羣妖將唐僧三衆，收藏在後，把馬拴在後邊，把他的袈裟、僧帽，安在行李擔內，亦收藏了；一壁廂嚴緊不題。

却說行者合在金鏡裏，黑洞洞的，燥得滿身流汗，左拱右撞，不能得出；急得他使鐵棒亂打，莫想得動分毫。他心裏沒了算計，將身往外一掙，却裏掙破那金鏡，遂捻着一個訣，就長有千百丈高，那金鏡也隨他身長，全無一些環縫光明，却又捻訣把身子往下一小，小如芥菜子兒，那鏡也就隨身小了，更無些些孔竅。他又把鐵棒，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旛竿一樣，撐住金鏡。他却把腦後毫毛，選長的，拔下兩根，叫『變！』即變做梅花頭，五瓣鑽兒，挨着棒下，鑽有千百下，只鑽得蒼蒼響，再不鑽動一些。

行者急了，却捻個訣，念一聲『唵嚩靜法界，乾元亨利貞』的呪語，拘得那五方揭諦，六丁六甲，一十八位護教伽藍，都在金鏡之外，道：『大聖，我等俱保護你師父，不教妖魔傷害，你

又拘喚我等做甚？」行者道：「我那師父，不聽我勸解，就弄死他也不虧——但只你等怎麼快作法將這鏡鉞掀開，放我出來，再作處治。這裏面不通光亮，滿身暴躁，却不悶殺我也。」衆神真個掀鏡，就如長就的一般，莫想揭動分毫。金頭揭諦道：「大聖，這鏡鉞不知是件甚麼寶貝，連上帶下，合成一塊。小神力薄，不能掀動。」行者道：「我在裏面，不知使了多少神通，也不得動。」

揭諦聞言，即着六丁神保護着唐僧，六甲神看守着金鏡，衆伽藍前後照察；他却縱起祥光，須臾間，闖入南天門裏，不待宣召，直上靈霄寶殿之下，見玉帝，俯伏啟奏道：「主公，臣乃五方揭諦使。今有齊天大聖保唐僧取經，路遇一山，名小雷音寺。唐僧錯認靈山進拜，原來是妖魔假設，困陷他師徒，將大聖合在一副金鏡之內，進退無門，看看至死，特來啟奏。」即傳旨，差二十八宿星辰快去釋厄降妖。那星宿不敢少緩，隨同揭諦，出了天門，至山門之內，有二更時分，那些大小妖精，因獲了唐僧，老妖俱犒賞了，各去睡覺。衆星宿更不驚張，都到鏡鉞之外，報道：「大聖，我等是玉帝差來二十八宿，到此救你。」

行者聽說大喜，便教：『動兵器打破，老孫就出來了！』衆星宿道：『不敢打，此物乃渾金之寶，打着必響；響時驚動妖魔，却難救拔。——等我們用兵器搯他，你那裏但見有一些光處就走。』行者道：『正是。』你看他們使鎗的使鎗，使劍的使劍，使刀的使刀，使斧的使斧，扛的扛，抬的抬，掀的掀，搯的搯，弄到有三更天氣，漠然不動，就是鑄成了團圓的一般。那行者在裏邊，東張張，西望望，爬過來，滾過去，莫想看見一些光亮。亢金龍道：『大聖啊，且休焦躁。觀此寶定是個如意之物，斷然也能變化。你在那裏面，於那合縫之處，用手摸着，等我使角尖兒拱進來，你可變化了，順鬆處脫身。』

行者依言，真個在裏面亂摸。這星宿把身變小了，那角尖兒就似個針尖一樣，順着鉞，合縫口上，伸將進去。可憐用盡千斤之力，方能穿透裏面。却將本身與角使法像，叫『長長長！』角就長有碗來粗細。那鉞口倒也不像金鑄的，好似皮肉長成的，順着亢金龍的角，緊緊噙住，四下裏更無一絲拔縫。行者摸着他的角，叫道：『不濟事！上下沒有一毫鬆處，沒奈何，你忍着些兒疼，帶我出去。』好大聖，即將金箍棒變作一把鋼鑽兒，將他那角尖上鑽了一個孔竅，把

身子變得似個芥菜子兒，拱在那鑽眼裏蹲着，叫：『扯出角去！扯出角去！』

這星宿又不知費了多少力，方纔拔出，使得力盡筋柔，倒在地下。行者却從他角尖鑽眼裏鑽出，現了原身，掣出鐵棒，照鐃鉞噲的一聲打去，就如崩倒銅山，咋開金礦。可惜把個佛門之器，打做個千百塊散碎之金，謊得那二十八宿驚張，五百揭諦髮豎，大小羣妖皆夢醒。老妖王睡裏慌張，急起來，披衣擂鼓，聚點羣妖，各執器械。此時天將黎明，一擁趕到寶臺之下，只見孫行者與列宿圍在碎破金鐃之外，大驚失色，即令：『小的們！緊關了前門，不要放出人去！』行者聽說，即携星衆，駕雲跳在九霄空裏。那妖王收了碎金，排開妖卒，列在山門外。妖王懷恨，沒奈何，披掛了，使一根短軟狼牙棒，出營高叫：『孫行者！好男子！不可遠走高飛！快向前與我交戰三合！』行者忍不住，即引星衆，按落雲頭，觀看那妖精怎生模樣。但見他——

蓬着頭，勒一條扁薄金箍；光着眼，簇兩道黃眉的豎。懸胆鼻，孔竅開查；四方口，牙齒尖利。穿一副叩結連環鎧，勒一條生絲攢穗縑。脚踏烏喇鞋一對，手執狼牙棒一根。此形似獸不如獸，相貌非人却似人。

行者挺着鐵棒喝道：『你是個甚麼怪物，擅敢假裝佛祖，侵占山頭，虛設小雷音寺！』那妖王道：『這猴兒是也不知我的姓名，故來冒犯仙山。此處喚做小西天。因我修行，得了正果，天賜與我的寶閣珍樓。我名乃是黃眉老佛。這裏人不知，但稱我爲黃眉大王，黃眉爺爺。一向久知你往西去，有些手段，故此設像顯能，誘你師父進來，要和你打個賭賽。如若鬪得過我，饒你師徒，讓汝等成個正果；如若不能，將汝等打死，等我去見如來取經，果正中華也。』

行者笑道：『妖精，不必海口！既要賭，快上來領棒！』那妖王喜孜孜，使狼牙棒抵住。這一場好殺——

兩條棒，不一樣，說將起來有形狀：一條短軟佛家兵，一條堅硬藏海藏。都有隨心變化功，今番相遇爭強壯。短軟狼牙雜錦妝，堅硬金箍蛟龍像。若粗若細實可誇，要短要長甚停當。猴與魔，齊打杖，這場真個無虛誑。馴猴秉教作心猿，潑怪欺天弄假像。嗔嗔恨恨各無情，惡惡兇兇都有樣。那一個當頭手起不放鬆，這一個架丟劈面難推讓。噴雲照日昏，吐霧遮峯障。棒來棒去兩相迎，忘生忘死因三藏。

看他兩個鬪經五十回合，不見輸贏。那山門口，鳴鑼擂鼓，衆妖精吶喊搖旗。這壁廂有二十八宿天兵，共五方揭諦衆聖，各掬器械，吆喝一聲，把那魔頭圍在中間，嚇得那山門外羣妖，雞搗鼓，戰兢兢，手軟不敲鑼。老妖魔公然不懼，一隻手使狼牙棒，架着衆兵；一隻手去腰間解下一條舊白布搭包兒，往上一拋，滑的一聲響亮，把孫大聖，二十八宿與五方揭諦，一搭包兒通裝將去，挎在肩上，拽步回身。衆小妖個個歡然得勝而回。老妖教小的們取了三五十條麻索，解開搭包，拿一個，細一個。一個個都骨軟筋麻，皮膚窠皺，細了，拾去後邊，不分好歹，俱擲之於地。妖王又命排筵暢飲，自旦至暮方散，各歸寢處不題。

却說孫大聖與衆神細至夜半，忽聞有悲泣之聲。側耳聽時，却原來是三藏聲音。哭道：

「悟空啊！我——」

「自恨當時不聽伊，致令今日受災危。金饒之內傷了你，麻繩細我有誰知！四衆遭逢緣命苦，三千功行盡傾頽。何由解得迤邐難，坦蕩西方去復歸！」

行者聽言，暗自憐憫道：「那師父雖是未聽吾言，今遭此害，然於患難之中，還有憶念老孫之意，趁此夜靜妖眠，無人防備，且去解脫衆等逃生也。」好大聖，使了個遁身法，將身一小，脫下繩來，走近唐僧身邊，叫聲「師父」。長老認得聲音，叫道：「你爲何到此？」行者悄悄的把前項事告訴了一遍。長老甚喜道：「徒弟！快救我一救！向後事，但憑你處，再不強了！」

行者纔動手，先解了師父，放了八戒，沙僧，又將二十八宿，五方揭諦，個個解了；又牽過馬來，教快先走出去；方出門，却不知行李在何處，又來找尋。亢金龍道：「你好重物輕人！既救了你師父就殼了，又還尋甚行李？」行者道：「人固要緊，衣鉢尤要緊。包袱中有通關文牒，錦襪袈裟，紫金鉢盂，俱是佛門至寶，如何不要？」八戒道：「哥哥，你去找尋，我等先去路上等你。」你看那星衆，簇擁着唐僧，使個攝法，共弄神通，一陣風，撮出垣圍，奔大路，下了山坡，却屯於平處等候。

約有三更時分，孫大聖輕挪慢步，走入裏面，原來一層層門戶甚緊。他就爬上高樓看時，窗牖皆關，欲要下去，又恐怕窗櫺兒響，不敢推動，捻着訣，搖身一變，變做一個仙鼠，俗名蝙蝠。

你道他怎生模樣——

頭尖還似鼠，眼亮亦如之。有翅黃昏出，無光白晝居。藏身穿瓦穴，覓食撲蚊兒。偏

喜晴明月，飛騰最識時。

他順着不封瓦口椽子之下鑽將進去，越門過戶，到了中間看時，只見那第三重樓窗之下，爛灼灼一道毫光，也不是燈燭之光，螢火之光，又不是飛霞之光，掣電之光，心半飛半跳，近於窗前看時，却是包袱放光。那妖精把唐僧的袈裟脫了，不會摺，就亂亂的摺在包袱之內。那袈裟本是佛寶，上邊有如意珠，摩尼珠，紅瑪瑙，紫珊瑚，舍利子，夜明珠，所以透的光彩。他見了此衣鉢，心中大喜，就現了本像，拿將過來，也不管擔繩偏正，抬上肩，往下就走；不期脫了一頭，撲的落在樓板上，唳的一聲響。有這般事：可的老妖精在樓下睡覺，一聲響，把他驚醒，跳起來，亂叫道：『有人了！有人了！』那些大小妖都起來，點燈打火，一齊吆喝，前後去看。有的來報道：『唐僧走了！』又有的來報道：『行者衆人俱走了！』老妖急傳號令，教：『各門上謹慎！』

行者聽言，恐又遭他羅網，挑不成包袱，縱筋斗，就跳出樓窗外走了。那妖精前前後後，尋

不着唐僧等，又見天色將明，取了棒，帥衆來趕，只見那二十八宿與五方揭諦等神，雲霧騰騰，屯住山坡之下。妖王喝了一聲：『那裏去吾來也！』角木蛟急喚：『兄弟們！怪物來了！』亢金龍，女土蝠，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牛，氐土貉，虛日鼠，危月燕，室火豬，壁水獫，奎木狼，婁金狗，胃土彘，昂日鷄，畢月烏，觜火猴，參水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領着金頭揭諦，銀頭揭諦，六甲六丁神，護教伽藍，同八戒，沙僧，不領唐三藏，丟了白龍馬，各執兵器，一擁而上。

這妖王見了，呵呵冷笑，叫一聲哨子，有四五千大小妖精，一個個威強力勝，渾戰在西山坡上。好殺！

魔頭潑惡欺真性，真性溫柔怎奈魔。百計施爲難脫苦，千方妙用不能和。諸天來擁護，衆聖助干戈。留情虧木母，定志感黃婆。渾戰驚天並振地，強爭設網與張羅。那壁廂，搖旗吶喊；這壁廂，擂鼓篩鑼。鎗刀密密寒光蕩，劍戟紛紛殺氣多。妖卒兇還勇，神兵怎奈何。愁雲遮日月，慘霧罩山河。苦捫苦拽來相戰，皆因三藏拜彌陀。

那妖精倍加勇猛，帥衆上前掩殺。正在那不分勝敗之際，只聞得行者叱咤一聲道：『老孫來了！』八戒迎着道：『行李如何？』行者道：『老孫的性命幾乎難免，却便說甚麼行李！』沙僧執着寶杖道：『且休叙話，快去打妖精也！』那星宿揭諦，丁甲等神，被羣妖圍在垓心，渾殺，老妖使棒來打他三個。這行者，八戒，沙僧，丟開棍杖，輪着釘鈚抵住。真個是地暗天昏，不能取勝。只殺得太陽星，西沒山根；太陰星，東生海嶼。

那妖見天晚，打個哨子，教羣妖各各留心，他却取出寶貝。孫行者看得分明，那怪解下搭包，拿在手中。行者道聲：『不好了！走啊！』他就顧不得八戒，沙僧，諸天等衆，一路勦斗，跳上九霄空裏。衆神，八戒，沙僧，不解其意，被他拋起去，又都裝在裏面，只是行者走了。那妖王收兵回寺，又教取出繩索，照舊綁了，將唐僧，八戒，沙僧，懸梁高吊；白馬拴在後邊；諸神亦俱綁縛，抬在地窖子內，封鎖了蓋。那衆妖遵依，一一收了不題。

却說孫行者跳在九霄，全了性命，見妖兵回轉，不張旗號，已知衆等遭擒。他却按下祥光，

落在那東山頂上，咬牙恨怪物，滴淚想唐僧，仰面朝天望，悲嗟忽失聲；叫道：『師父啊！你是那世裏造下這迤邐難，今世裏步步遇妖精，似這般苦楚難逃，怎生是好！』獨自一個，嗟嘆多時，復又寧神思慮，以心問道：『這妖魔不知是個甚麼搭包子，那般裝得許多物件，如今將天神，天將許多人，又都裝進去了。我待求救於天，奈恐玉帝見怪。我記得有個北方真武，號曰蕩魔天尊，他如今現在南贍部洲武當山上，等我去請他來搭救師父一難。』正是——

仙道未成猿馬散，心神無主五行枯。

畢竟不知此去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諸神遭毒手

彌勒縛妖魔

話表孫大聖無計可施，縱一朶祥雲，駕筋斗，竟轉南瞻部洲去拜武當山，參請蕩魔天尊，解釋三藏，八戒，沙僧，天兵等衆之災。他在半空裏無停止。不一日，早望見祖師仙境，輕輕按落雲頭，定睛觀看，好去處——

巨鎮東南，中天神岳。芙蓉峯竦傑，紫蓋嶺巍峨。九江水盡荆揚遠，百越山連翼軫多。上有太虛之寶洞，朱陸之靈臺。三十六宮金磬響，百千萬客進香來。舜巡禹禱，玉簡金書。樓閣飛青鳥，幢幡擺赤裾。地設名山雄宇宙，天開仙境透空虛。幾樹榔梅花正放，滿山瑤草色皆舒。龍潛湖底，虎伏崖中。幽舍如訴語，馴鹿近人行。白鶴伴雲棲老檜，青鸞丹鳳向陽鳴。玉虛師相真仙地，金闕仁慈治世門。

上帝祖師乃淨樂國王與喜勝皇后，夢吞日光，覺而有孕，懷胎一十四個月，於開皇元年甲辰之歲，三月初一日午時，降誕於王宮。那爺爺——

幼而勇猛，長而神靈。不統王位，惟務修行。父母難禁，棄舍皇宮。參玄入定，在此山中。功完行滿，白日飛昇。玉皇勅號，真武之名。玄虛上應，龜蛇合形。周天六合，皆稱萬靈。無幽不察，無顯不成。劫終劫始，剪伐魔精。

孫大聖玩着仙境景致，早來到一天門，二天門，三天門。却至太和宮外，忽見那祥光瑞氣之間，簇擁着五百靈官。那靈官上前迎着道：「那來的是誰？」大聖道：「我乃齊天大聖孫悟空，要見師相。」衆靈官聽說，隨報祖師即下殿，迎到太和宮。行者作禮道：「我有一事奉勞。」問：「何事？」

行者道：「保唐僧西天取經，路遭險難。至西牛賀洲，有座山，喚小西天，小雷音寺，有一妖魔。我師父進得山門，見有阿羅揭諦，比丘聖僧排列，以爲真佛，倒身纔拜，忽被他拿住綁了。我又失於防閑，被他拋一副金鏡，將我罩在裏面，無纖毫之縫，口合如鉗。甚虧金頭揭諦請奏，玉

帝欽差二十八宿，當夜下界，掀揭不起。幸得亢金龍將角透入鏡內，將我度出，被我打碎金鏡，驚醒怪物。趕戰之間，又被撒一個白布搭包兒，將我與二十八宿並五方揭諦，盡皆裝去，復用繩細了。是我當夜脫逃，救了星辰等衆，與我唐僧等。後爲找尋衣鉢，又驚醒那怪，與天兵趕戰。那怪又拿出搭包兒，理弄之時，我却知到前音，遂走了。衆等被他依然裝去。我無計可施，特來拜求師相一助力也。」

祖師道：「我當年威鎮北方，統攝真武之位，剪伐天下妖邪，乃奉玉帝勅旨；後又被髮跣足，踏騰蛇神龜，領五雷神將，巨虬獅子，猛獸毒龍，收降東北方黑氣妖氛，乃奉元始天尊符召。今日靜享武當山，安逸太和殿，一向海岳平寧，乾坤清泰。奈何我南瞻部洲並北具蘆洲之地，妖魔剪伐，邪鬼潛踪。今蒙大聖下降，不得不行；只是上界無有旨意，不敢擅動干戈。假若法遣衆神，又恐玉帝見罪；十分却了大聖，又是我逆了人情。我諒着那西路上縱有妖魔，也不爲大害；我今着龜蛇二將並五大神龍與你助力，管教擒妖精，救你師之難。」

行者拜謝了祖師，卽同龜蛇、龍神，各帶精銳之兵，復轉西方之界。不一日，到了小雷音寺，

接下雲頭，徑至山門外叫戰。

却說那黃眉大王聚衆怪在寶閣下，說：『孫行者這兩日不來，又不知往何方去借兵也。』說不了，只見前門上小妖報道：『行者引幾個龍蛇龜相在門外叫戰！』妖魔道：『這猴兒怎麼得個龍蛇龜相此等之類，却是何方來者？』隨即披掛，走出山門高叫：『汝等是那路龍神，敢來造我仙境？』五龍、二將，相貌崢嶸，精神抖擻，喝道：『那潑怪！我乃武當山太和宮混元教主蕩魔天尊之前五位龍神，龜蛇二將。今蒙齊天大聖相邀，我天尊符召，到此捕你。你這妖精，快送唐僧與天星等出來，免你一死！不然，將這一山之怪，碎劈其屍，幾間之房，燒爲灰燼！』

那怪聞言，心中大怒道：『這畜生，有何法力，敢出大言！不要走！吃吾一棒！』這五條龍，翻雲使雨，那兩員將，播土揚沙，各執鎗刀劍戟，一擁而攻。孫大聖又使鐵棒隨後。這一場好殺：

兇魔施武，行者求兵。兇魔施武，擅據珍樓施佛像；行者求兵，遠參寶境借龍神。龜蛇生水火，妖怪動刀兵。五龍奉旨來西路，行者因師在後收。劍戟光明搖彩電，鎗

刀晃閃電虹。這個狼牙棒，強能短軟；那個金箍棒，隨意如心。只聽得挖扑響聲，如爆竹，叮噹音韻似敲金。水火齊來征怪物，刀兵共簇繞精靈。喊殺驚狼虎，誼譁

振鬼神。渾戰正當無勝處，妖魔又取寶和珍。

行者帥五龍，二將與妖魔戰經半個時辰，那妖精即解下搭包在手。行者見了心驚，叫道：「列位仔細！那龍神、蛇龜，不知甚麼仔細，一個個都停住兵，近前抵擋。那妖精幌的一聲，把搭包兒撇將起去；——孫大聖顧不得五龍，二將，駕筋斗，跳在九霄逃脫。——他把個龍神、龜蛇，一搭包子又裝將去了。妖精得勝回寺，也將繩網了，抬在地窖子裏蓋住不題。

你看那大聖落下雲頭，斜欹在山巔之上，沒精沒采，懊恨道：「這怪物十分利害！」不覺的合着眼，似睡一般。猛聽得有人叫道：「大聖，你推睡，快早上緊求救。你師父性命，只在須臾間矣！」行者急睜睛跳起來看，原來是日值功曹。行者喝道：「你這毛神，一向在那方貪圖血食，不來點卯，今日却來驚我？你伸過孤拐來，讓老孫打兩棒解悶！」功曹慌忙施禮道：「大聖，你

是人間之喜仙，何悶之有？我等早奉菩薩旨令，教我等暗中護佑唐僧，乃同土地等神，不敢暫離左右，是以不得常來參見。怎麼反見責也？」行者道：「你既是保護，如今那衆星揭諦，伽藍並我師等，被妖精困在何方？受甚罪苦？」功曹道：「你師父、師弟，都弔在寶殿廊下；星辰等衆，都收在地窰之間受罪。這兩日不聞大聖消息，却纔見妖精拿了神龍、龜蛇，又送在地窰裏去了，方知是大聖請來的兵，小神特來尋大聖。大聖莫辭勞倦，千萬再急急去求救援！」

行者聞言及此，不覺對功曹滴淚道：「我如今愧上天宮，羞臨海藏，怕問菩薩之原由，愁見如來之玉像，纔拿去者，乃真武師相之龜蛇五龍聖衆，教我再無方求救，奈何？」功曹笑道：「大聖寬懷。小神想起一處精兵，請來斷然可降。適纔大聖至武當，是南瞻部洲之地；這枝兵也在南瞻部洲盱眙山蠃城，即今泗洲是也。那裏有個大聖國師王菩薩，神通廣大。他手下有一個徒弟，喚名小張太子，還有四大神將，昔年曾降伏水母娘娘。你今親去請他。他來施恩相助，准可捉怪救師也。」

行者心喜道：「你且去保護我師父，勿令傷他，待老孫去請也。」行者縱起筋斗雲，躲離

怪處直奔盱眙山。不一日，早到，細觀，真好去處——

南近江津，北臨淮水，東通海嶠，西接封浮。山頂上有樓觀崢嶸，山凹裏有湧泉浩湧。嵯峨怪石，檠秀喬松。百般果品應時新，千樣花枝迎日放。人如蟻陣往來多，虹似鴈行歸去廣。上邊有瑞巖觀，東岳宮，五顯祠，龜山寺，鍾韻香煙沖碧漢；又有玻璃泉，五塔峪，八仙臺，杏花園，山光樹色映嬾城。白雲橫不度，幽鳥倦還鳴。說甚秦嵩衡華秀，此間仙景若蓬瀛。

大聖觀玩不盡，徑過了淮河，入嬾城之內，到大聖禪寺山門外，又見那殿宇軒昂，長廊彩麗，有一座寶塔崢嶸。真是——

插雲倚漢高千丈，仰視金瓶透碧空。上下有光凝宇宙，東西無影映簾櫳。風吹寶鐸聞天樂，日映冰虬對梵宮。飛宿靈禽時訴語，遙瞻淮水渺無窮。

行者且觀且走，直至二層門下。那國師王菩薩早已知之，即與小張太子出門迎迓。相見敘禮畢，行者道：「我保唐僧西天取經，路上有個小雷音寺，那裏有個黃眉怪，假充佛祖。我師

父不辨真僞，就下拜，被他拿了。又將金鏡把我罩住，幸虧天降星辰救出。是我打碎金鏡，與他賭鬪，又將一個布搭包兒，把天神揭諦，伽藍，與我師父，師弟，盡皆裝了進去。我前去武當山請元天上帝救援，他差五龍龜蛇拿怪，又被他一搭包子裝去。弟子無依無倚，故不拜請菩薩，大展威力，將那收水母之神通，拯生民之妙用，同弟子去救師父一難！取得經回，永傳中國，揚我佛之智慧，與般若之波羅也。」

國師王道：「你今日之事，誠我佛教之興隆，理當親去；奈時值初夏，正淮水泛漲之時，新收了水猿大聖，那厮遇水即興，恐我去後，他乘空生頑，無神可治。今着小徒領四將和你去助力煉魔收伏罷。」行者稱謝，即同四將並小張太子，又駕雲回小西天。直至小雷音寺，小張太子使一條楮白鎗，四大將輪四把銀鏢劍，和孫大聖上前罵戰。小妖又去報知，那妖王復帥羣妖，鼓噪而出，道：「猢猻！你今又請得何人來也？」

說不了，小張太子，指揮四將，上前喝道：「潑妖精！你面上無肉，不認得我等在此！」妖王道：「是那方小將，敢來與他助力？」太子道：「吾乃泗洲大聖國師王菩薩弟子，帥領四大神

將，奉令擒你！」妖王笑道：「你這孩兒有甚武藝，擅敢到此輕薄？」太子道：「你要知我武藝，等我道來——」

「祖居西土流沙國，我父原爲沙國王。自幼一身多疾苦，命干華蓋惡星妨。因師違慕長生訣，有分相逢捨藥方。半粒丹砂祛病退，願從修行不爲王。學成不老同天壽，容顏永似少年郎。也曾趕赴龍華會，也曾騰雲到佛堂。捉霧拿風收水怪，擒龍伏虎鎮山場。撫民高立浮屠塔，靜海深明舍利光。楮白鎗尖能縛怪，淡緇衣袖把妖降。如今靜樂蟻城內，大地揚名說小張！」

妖王聽說，微微冷笑道：「那太子，你捨了國家，從那國師王菩薩，修的是甚麼長生不老之術？只好收捕淮河水怪，却怎麼聽信孫行者誑謬之言，千山萬水，來此納命？看你可長生可不老也！」小張聞言，心中大怒，纏鎗當面便刺。四大將一擁齊攻，孫大聖使鐵棒上前又打。好妖精，公然不懼，輪着他那短軟狼牙棒，左遮右架，直挺橫衝。這場好殺——

小太子，楮白鎗，四柄銀鏃劍更強。悟空又使金箍棒，齊心圍繞殺妖王。妖王其實

神通大，不懼分毫左右。狼牙棒是佛中寶，劍砍鎗輪莫可傷。只聽狂風聲吼吼，又觀惡氣混茫茫。那個有意思，凡弄本事，這個專心拜佛取經章。幾番馳騁，數次張狂。噴雲霧，閉三光，奮怒懷噴各不良。多時三乘無上法，致令百藝苦相將。

概衆爭戰多時，不分勝負。那妖精又解搭包兒。行者又叫：「列位仔細！」太子並衆等不知仔細之意。那怪滑的一盤，把四大將與太子，一搭包又裝將進去，只是行者預先知覺走了。那妖王得勝回寺，又教取繩細了，送在地窖，牢封固鎖不題。

這行者縱筋斗雲，起在空中，見那怪回兵閉門，纔按下祥光，立於西山坡上，悵望悲啼道：「師父啊我——」

「自從秉教入禪林，感荷菩薩脫難深。保你西來求大道，相同輔助上雷音。只言平坦羊腸路，豈料崔巍怪物侵。百計千方難救你，東求西告枉勞心。」

大聖正當悽慘之時，忽見那西南上一朵彩雲墜地，滿山頭大雨繽紛，有人叫道：「悟空，

「認得我麼？」行者急走前看處，那個人——

大耳橫頤方面相，肩查腹滿身軀胖。一腔春意喜盈盈，兩眼秋波光蕩蕩。敞袖飄

然福氣多，芒鞋洒落精神壯。極樂場中第一尊，南無彌勒笑和尚。

行者見了，連忙下拜道：「東來佛祖，那裏去？弟子失迴避了。萬罪！萬罪！」佛祖道：「我此來，專爲這小雷音妖怪也。」行者道：「多蒙老爺盛德大恩，敢問那妖是那方怪物？何處精魔？不知他那搭包兒是件甚麼寶貝，煩老爺指示指示。」佛祖道：「他是我面前司磬的一個黃眉童兒。三月三日，我因赴元始會去，留他在宮看守，他把我這幾件寶貝拐出，假佛成精。那搭包兒是我的後天袋子，俗名喚做「人種袋」。那條狼牙棒是個敲磬的槌兒。」

行者聽說，高叫一聲道：「好個笑和尚！你走了這童兒，教他誑稱佛祖，陷害老孫，未免有個家法不謹之過！」彌勒道：「一則是不謹，走失人口；二則是你師徒們魔障未完，故此百靈下界，應該受難。我今來與你收他去也。」行者道：「這妖神通廣大，你又無些兵器，何以收之？」勒彌笑道：「我住這山坡下，設一草菴，種一田瓜果在此，你去與他索戰。交戰之時，許

敗不許勝，引他到我這瓜田裏。我別的瓜都是生的，你却變做一個大熟瓜。他來定要瓜吃，我却將你與他吃。吃下肚中，任你怎麼在內擺佈他。那時等我取了他的搭包兒，裝他回去。」

行者道：「此計雖妙，你却怎麼認得變的熟瓜？他怎麼就肯跟我來此？」彌勒笑道：「我爲治世之尊，慧眼高明，豈不認得你？憑你變作甚物，我皆知之。但恐那怪不肯跟來耳。我却教你一個法術。」行者道：「他斷然是以搭包兒裝我，怎肯跟來？有何法術可來也？」彌勒笑道：「你伸手來。」行者即舒左手，遞將過去。彌勒將右手食指，蘸着口中神水，在行者掌上寫了一個「禁」字，教他捏着拳頭，見妖精當面放手，他就跟來。

行者揜拳，欣然領教，一隻手輪着鐵棒，直至山門外，高叫道：「妖魔，你孫爺爺又來了！可快出來，與你見個上下！」小妖又忙忙奔告。妖王問道：「他又領多少兵來叫戰？」小妖道：「別無甚兵，止他一個。」妖王笑道：「那猴兒計窮力竭，無處求人，斷然是送命來也。」隨又結束整齊，帶了寶貝，舉着那輕軟狼牙棒，走出門來，叫道：「孫悟空，今番掙挫不得了！」行者罵道：「潑怪物！我怎麼掙挫不得？」妖王道：「我見你計窮力竭，無處求人，獨自個強來支持，如今

拿住，再沒個甚麼神兵救拔，此所以說你掙挫不得也。」行者道：「這怪不知死活，莫說嘴吃我一棒！」那妖王見他一隻手輪棒，忍不住笑道：「這猴兒，你看他弄巧，怎麼一隻手使棒支吾？」行者道：「兒子！你禁不得我兩隻手打，若是不使搭包子，再着三五個，也打不過老孫這一隻手！」

妖王聞言道：「也罷也罷！我如今不使寶貝，只與你實打，比個雌雄。」即舉狼牙棒，上前來鬪。孫行者迎着面，把拳頭一放，雙手輪棒。那妖精着了禁，不思退步，果然不弄搭包，只顧使棒來趕。行者虛幌一下，敗陣就走。那妖精直趕到西山坡下。行者見有瓜田，打個滾，鑽入裏面，即變做一個大熟瓜，又熟又甜。那妖精停身四望，不知行者那方去了，他却趕至菴邊叫道：「瓜是誰人種的？」彌勒變作一個種瓜叟，出草菴答道：「大王，瓜是小人種的。」妖王道：「可有熟瓜麼？」彌勒道：「有熟的。」妖王叫：「摘個熟的來，我解渴。」

彌勒卽把行者變的那瓜，雙手遞與妖王。妖王更不察情，到此接過手，張口便啃。那行者乘此機會，一穀鞭鑽入咽喉之下，等不得好歹，就弄手脚，抓腸崩腹，翻根頭，豎蜻蜓，任他在裏

面擺佈。那妖精疼得咬牙俛嘴，眼淚汪汪，把一塊種瓜之地，滾得似個打麥之場，口中只叫：『罷了罷了！誰人救我一救！』

彌勒却現了本像，嘻嘻笑笑，叫道：『孽畜！認得我麼？』那妖抬頭看見，慌忙跪倒在地，雙手揉着肚子，磕頭撞腦，只叫：『主人公饒我命罷！饒我命罷！再不敢了！』彌勒上前，一把揪住，解了他的後天袋兒，奪了他的敲磬槌兒，叫：『孫悟空，看我面上，饒他命罷。』

行者十分恨苦，却又左一拳，右一脚，在裏面亂掏亂搗。那怪萬分疼痛難忍，倒在地下。彌勒又道：『悟空，他也斃了，你饒他罷。』行者纔叫：『你張開口，等老孫出來。』那怪雖是肚腹絞痛，還未傷心。俗語云：『人未傷心不得死，花殘葉落是根枯。』他聽見叫張口，即便忍着疼，把口大張。行者方纔跳出，現了本像，急掣棒還要打時，早被佛祖把妖精裝在袋裏，斜跨在腰間，手執着磬槌，罵道：『孽畜！金鏡偷了那裏去了？』那怪却只要憐生，在後天袋內哼哼噴嚏的道：『金鏡是孫悟空打破了。』佛祖道：『鏡破，還我金來。』那怪道：『碎金堆在殿蓮臺上哩。』那佛祖提着袋子，執着磬槌，嘻嘻笑笑，叫道：『悟空，我和你去尋金還我。』

行者見此法力，怎敢違誤，只得引佛上山，回至寺內，收取碎金。只見那山門緊閉，佛祖使槌一指，門開，入裏看時，那些小妖，已得知老妖被擒，各自收拾囊底，都要逃生四散。被行者見一個，打一個；見兩個，打兩個；把五七百個小妖，盡皆打死。各現原身，都是些山精樹怪，獸孽禽魔。佛祖將金收攢一處，吹口仙氣，念聲呪語，即時返本還原，復得金鏡一副，別了行者，駕祥雲徑轉極樂世界。這大聖却纔解下唐僧，八戒，沙僧。

那馱子弔了幾日，餓得慌了，且不謝大聖，却就鰓着腰，跑到廚房尋飯吃。原來那怪正安排了午飯，因行者索戰，還未得吃。這馱子看見，即吃了半鍋，却拿出兩鉢頭與師父師弟們。各吃了兩碗，然後纔謝了行者，問及妖怪原由。行者把先請祖師龜蛇，後請大聖，借太子，並彌勒收降之事，細陳了一遍。三藏聞言，謝之不盡，頂禮了諸天道：『徒弟，這些神聖，困於何所？』行者道：『昨日日值功曹對老孫說，都在地窖之內。』叫：『八戒，我與你去解脫他等。』

那馱子得食力壯，尋着他的釘鈿，即同大聖到後面，打開地窖，將衆等解了繩，請出珍樓之下。三藏披了袈裟，朝上一拜謝。這大聖纔送五龍二將回武當，送小張太子與四將回蟻

城，後送二十八宿歸天府，發放揭諦伽藍各回境。師徒們寬住了半日，喂飽了白馬，收拾行囊，至次早登程。臨行時，放上一把火，將那些珍樓寶座，高閣講堂，俱盡燒爲灰燼。這裏纔——

無罣無牽逃難去，消災消障脫身行。

畢竟不知幾時纔到大雷音，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拯救駝羅禪性穩

脫離穢污道心清

話說三藏四衆，躲離了小西天，欣然上路。行經個月程途，正是春深花放之時，見了幾處園林皆綠暗，一番風雨又黃昏。三藏勸馬道：「徒弟啊，天色晚矣，往那條路上求宿去？」行者笑道：「師父放心。若是沒有借宿處，我三人都有些本事，叫八戒砍草，沙和尚扳松，老孫會做木匠，就在那路上搭個蓬庵，好道也住得年把。你忙怎的？」八戒道：「哥呀，這個所在，豈是住場？滿山多虎豹狼蟲，遍地有魍魎魍魎。白日裏尚且難行，黑夜裏怎生敢宿？」行者道：「獸子！越發不長進了！不是老孫海口，只這條棒子，搯在手裏，就是塌下天來，也撐得住！」

師徒們正然講論，忽見一座山莊不遠。行者道：「好了，有宿處了！」長老問：「在何處？」行者指道：「那樹叢裏不是個人家？我們去借宿一宵，明早走路。」長老欣然促馬，至莊門外

下馬，只見那柴扉緊閉。長老敲門道：『開門，開門。』裏面有一老者，手拖藜杖，足踏蒲鞋，頭頂烏巾，身穿素服，開了門，便問：『是甚人在此大呼小叫？』三藏合掌當胸，躬身施禮道：『老施主，貧僧乃東土差往西天取經者。適到貴地，天晚，特造尊府借宿一宵。萬望方便方便。』老者道：『和尚，你要西行，却是去不得啊。此處乃小西天。若到大西天，路途甚遠。且休道前去艱難，只這個地方，已是難過。』

三藏問：『怎麼難過？』老者用手指道：『我這莊村西去三十餘里，有一條稀柿衢，山名七絕。』三藏道：『何爲「七絕」？』老者道：『這山徑過有八百里，滿山盡是柿果。古云：「柿樹有七絕：一，益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枝葉肥大。」故名七絕山。我這敵處地闊人稀，那深山亘古無人走到。每年家熟爛柿子落在路上，將一條夾石衢衢，盡皆填滿；又被雨露雪霜，經徹過夏，作成一路污穢。這方人家，俗呼爲稀屎衢。但刮西風，有一股穢氣，就是淘東園，也不是這般惡臭。如今正值春深，東南風大作，所以還不聞見也。』

三藏心中煩悶不言。行者忍不住，高叫道：『你這老兒甚不通！我等遠夜投宿，你就說出

這許多話來說人！十分你家窄逼沒處睡，我等在此樹下蹲一蹲，也就過了此宵；何故這般絮聒？」那老者見了他相貌醜陋，便也揀住口，驚噉噉的，硬着胆，喝了一聲，用藜杖指定道：「你這厮，骨鬚臉，磕額頭，塌鼻子，凹頰腮，毛眼毛睛，癆病鬼，不知高低，尖着個嘴，敢來沖撞我老人家！」行者陪笑道：「老官兒，你原來有眼無珠，不識我這癆病鬼哩！相法云：『形容古怪，石中有美玉之藏。』你若以言貌取人，便就差了。我雖醜便醜，却倒有些手段。」老者道：「你是那方人氏？姓甚名誰？有何手段？」行者笑道：「我——」

「祖居東勝大神洲，花果山前自幼修。身拜靈臺方寸祖，學成武藝甚全周。也能攪海降龍母，善會擔山趕日頭。縛怪擒魔稱第一，移星換斗鬼神愁。偷天轉地英

名大，我是變化無窮美石猴！」

老者聞言，回曠作喜，躬着身，便教：「請入寒舍安置。」遂此，四衆牽馬挑擔，一齊進去。只見那荆針棘刺，鋪設兩邊；二層門是磚石壘的牆壁，又是荆棘苦蓋；入裏纔是三間瓦房。老者便扯椅安坐待茶，又叫辦飯。少頃，移過桌子，擺着許多麵筋，豆腐，芋苗，蘿蔔，辣芥，蔓菁，香稻米

飯，醋燒葵湯，師徒們儘飽一餐。吃畢，八戒扯過行者，背云：「師兄，這老兒始初不肯留宿，今返設此盛齋，何也？」行者道：「這個能值多少錢！到明日，還要他十果十菜送我們哩！」八戒道：「不差！憑你那幾句大話，哄他一頓飯吃了，明日却要跑路，他又管待送你怎的？」行者道：「不要忙，我自有個處治。」

不多時，漸漸黃昏，老者又叫掌燈。行者躬身問道：「公公高姓？」老者道：「姓李。」行者道：「貴地想就是李家莊了？」老者道：「不是，這裏喚做駝羅莊，共有五百多人家居住，別姓俱多，惟我姓李。」行者道：「李施主，府上有何善意，賜我等盛齋？」那老者起身道：「纔聞得你說會拿妖怪，我這裏却有個妖怪，累你替我們拿拿，自有重謝。」行者就朝上唱個喏，道：「承照顧了！」八戒道：「你看他惹禍聽見說拿妖怪，就是他外公，也不這般親熱，預先就唱個喏！」行者道：「賢弟，你不知。我唱個喏就是下了個定錢，他再不去請別人了。」

三藏聞言道：「這猴兒凡事便要自尊，倘或那妖精神通廣大，你拿他不住，可不是我出家人打誑語麼？」行者笑道：「師父莫怪，等我再問了看。」那老者道：「還問甚？」行者道：

「你這貴處，地勢清平，又許多人家居住，更不是偏僻之方，有甚麼妖精，敢上你這高門大戶？」老者道：「實不瞞你說，我這裏久矣康寧。只這三年六月間，忽然一陣風起，那時人家甚忙，打麥的在場上，插秧的在田裏，俱着了忙，只說是天變了。誰知風過處，有個妖精，將人家牧放的牛馬吃了，豬羊吃了，見雞鶩團團嚇，遇男女夾活吞。自從那次，這二年常來傷害。——長老啊，你若果有手段，拿了妖怪，掃淨此土，我等決然重謝，不敢輕慢。」

行者道：「這個却是難拿。」八戒道：「真是難拿。我們乃行脚僧，借宿一宵，明日走路，拿甚麼妖精！」老者道：「你原來是騙飯吃的和尚！初見時誇口弄舌，說會換斗移星，降妖縛怪，及說起此事，就推却難拿！」行者道：「老兒，妖精好拿；只是你這方人家不齊心，所以難拿。」老者道：「怎見得人心不齊？」行者道：「妖精攪擾了三年，也不知傷害了多少生靈。我想着每家只出銀一兩，五百家可湊五百兩銀子，不拘到那裏，也尋一個法官把妖拿了，却怎麼就甘受他三年磨折？」

老者道：「若論說使錢，好道也羞殺人！我們那家不花費三五兩銀子，前年曾訪着山南

裏有個和尚，請他到此拿妖，未曾得勝。」行者道：「那和尚怎的拿來？」老者道：——

「那個僧伽，披頭袈裟，先談孔雀，後念法華。香焚爐內，手把鈴拿。正然念處，驚動妖邪。風生雲起，徑至莊家。僧和怪鬪，其實堪誇：一遞一拳搗，一遞一把抓。和尚還相應，相應沒頭髮。須臾妖怪勝，徑直返煙霞。原來晒乾疤。我等近前看，光頭打的似個爛西瓜！」

行者笑道：「這等說，吃了虧也。」老者道：「他只拚得一命，還是我們吃虧。與他買棺木殮葬，又把些銀子與他徒弟。那徒弟心還不歇，至今還要告狀，不得乾淨！」行者道：「可曾再請甚麼人拿他？」老者道：「舊年又請了一個道士。」行者道：「那道士怎麼拿他？」老者道：「那道士——

「頭戴金冠，身穿法衣。令牌敲響，符水施爲。驅神使將，拘到妖魍。狂風滾滾，黑霧迷迷。即與道士兩個相持。鬪到天晚，怪返雲霓。乾坤清朗朗，我等衆人齊出來尋道士，滄死在山溪。撈得上來大家看，却如一個落湯鷄！」

行者笑道：「這等說，也吃虧了。」老者道：「他也只捨得一命，我們又使穀悶數錢糧。」行者道：「不打緊，不打緊，等我替你拿他來。」老者道：「你若果有手段，拿得他，我請幾個本莊長者與你寫個文書，若得勝，憑你要多少銀子相謝，半分不少；如若有虧，切莫和我等放賴，各聽天命。」行者笑道：「這老兒被人賴怕了，我等不是那樣人，快請長者去。」

那老者滿心歡喜，即命家僮請幾個左鄰右舍，表弟、姨兄、親家、朋友，共有八九位老者，都來相見。會了唐僧，言及妖怪一事，無不欣然。衆老問：「是那一位高徒去拿？」行者叉手道：「是我小和尚。」衆老悚然道：「不濟！不濟！那妖神通廣大，身體狼狽，你這個長老，瘦瘦小，還不彀他填牙齒縫哩！」行者笑道：「老官兒，你估不出人來。我小自小，結實，都是吃了磨刀水的秀氣在內哩！」

衆老見說，只得依從道：「長老，拿住妖精，你要多少謝禮？」行者道：「何必說要甚麼謝禮！俗語云：『說金子幌眼，說銀子傻白，說銅錢腥氣。』我等乃積德的和尚，決不要錢。」衆老道：「既如此說，都是受戒的高僧，既不要錢，豈有空勞之理？我等各人俱以魚田爲活，若果降

了妖孽，淨了地方，我等每家送你兩畝良田，共湊一千畝，坐落一處，你師徒們在上起蓋寺院，打坐參禪，強似方上雲遊。」行者又笑道：「越不停當，但說要了田，就要養馬當差，納糧辦草，黃昏不得睡，五鼓不得眠，好倒弄殺人！」衆老道：「諸般不要，却將何謝？」行者道：「我出家人，但只是一茶一飯，便是謝了。」衆老喜道：「這容易，但不知你怎麼拿他？」行者道：「他但來，我就拿住他。」衆老道：「那妖大着哩！上拄天，下拄地；來時風，去時霧。你却怎生近得他？」行者笑道：「若論呼風駕霧的妖精，我把他當孫子罷了；若說身體長大，有那手段打他！」

正講處，只聽得呼呼風響，慌得那八九個老者，戰戰兢兢道：「這和尚鹽醬口說妖精，妖精就來了！」那老李開了腰門，把幾個親戚，連唐僧，都叫：「進來！進來！妖怪來了！」說得那八戒也要進去，沙僧也要進去。行者兩隻手扯住兩個，道：「你們忒不循理！出家人，怎麼不分內外？站住！不要走！跟我去天井裏看看，是個甚麼妖精。」八戒道：「哥啊，他們都是經過帳的，風響便是妖來。他都去躲，我們又不與他有親，又不相識，又不是交契故人，看他做甚？」原來行

者力量大，不容說，一把拉在天井裏站下。那陣風越發大了。好風——

倒樹摧林，狼虎憂，播江攪海，鬼神愁。掀翻華岳三峯石，提起乾坤四部洲。村舍人家皆閉戶，滿莊兒女盡藏頭。黑雲漠漠遮星漢，燈火無光遍地幽。

慌得那八戒，戰戰兢兢，伏之於地，把嘴拱開土，埋在地下，却如釘了釘一般。沙僧蒙着頭，臉也難睜。行者聞風認怪，一霎時，風頭過處，只見那半空中，隱隱的兩盞燈來，即低頭叫道：『兄弟們風過了！起來看！』那馱子扯出嘴來，抖抖灰土，仰着臉，朝天一望，見有兩盞燈光，忽失聲笑道：『好耍子！好耍子！原來是個有行止的妖精！該和他做朋友！』沙僧道：『這般黑夜，又不曾覩面相逢，怎麼就知好歹？』八戒道：『古人云：「夜行以燭無燭則止。」你看他打一對燈籠引路，必定是個好的。』沙僧道：『你錯看了，那不是一對燈籠，是妖精的兩隻眼亮。』那馱子就說矮了三寸，道：『爺爺呀！眼有這般大啊，不知口有多少大哩！』行者道：『賢弟莫怕，你兩個護持着師父，待老孫上去討他個口氣，看他甚妖精。』八戒道：『哥哥，不要供出我們來。』

好行者，縱身打個唿哨，跳到空中，執鐵棒，厲聲高叫道：『慢來！慢來！有吾在此！』那怪見了，挺住身軀，將一根長鎗亂舞。行者執了棍勢，問道：『你是那方妖怪？何處精靈？』那怪更不答應，只是舞鎗。行者又問，又不答，只是舞鎗。行者暗笑道：『好是耳聾口啞！不要走！看棍！』那怪更不怕，亂舞鎗遮攔。在那半空中，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鬪到三更時分，未見勝敗。

八戒，沙僧，在李家天井裏，看得明白。原來那怪只是舞鎗遮架，更無半分兒攻殺。行者一條棒不離那怪的頭上。八戒笑道：『沙僧，你在這裏護持，讓老豬去幫打幫打，莫教那猴子獨幹這功，領頭一鍾酒。』好馱子，跳起雲頭，趕上就築。那怪物又使一條鎗抵住。兩條鎗，就如飛蛇掣電。八戒誇獎道：『這妖精好鎗法！不是「山後鎗」，乃是「纏絲鎗」；也不是「馬家鎗」，却叫做個「軟柄鎗」。』行者道：『馱子莫胡說！那裏有個甚麼「軟柄鎗」。』八戒道：『你看他使出鎗尖來架住我們，不見鎗柄，不知收在何處。』行者道：『或者是個「軟柄鎗」；但這怪物還不會說話，想是還未歸人道，陰氣還重。只怕天明時陽氣勝，他必要走。但走時，一定趕上，不可放他。』八戒道：『正是！正是！』

又鬪多時，不覺東方發白。那怪不敢戀戰，回頭就走。行者與八戒，一齊趕來，忽聞得污穢之氣逼人，乃是七絕山稀柿衞也。八戒道：『是那家淘毛廁哩！』行者侮着鼻子，只叫：『快趕妖精！快趕妖精！』那怪物攛過山去，現了本像，乃是一條紅鱗大蟒。你看他——

眼射曉星，鼻噴朝霧。密密牙排鋼劍，彎彎爪曲金鈎。頭戴一條肉角，好便似千千塊瑪瑙攢成；身披一派紅鱗，却就如萬萬片胭脂砌就。盤地只疑爲錦被，飛空錯認作虹霓。歇臥處有腥氣冲天，行動時有赤雲罩體。大不大，兩邊人不見東西；長不長，一座山跨占南北。

八戒道：『原來是這般一個長蛇！若要吃人啊，一頓也得五百個，還不飽足！』行者道：『那軟柄鎗乃是兩條信棒。我們趕他軟了，從後打出去！』這八戒縱身趕上，將鈹便築。那怪物一頭鑽進窟裏，還有七八尺長尾巴露在外邊。八戒放下鈹，一把攔住道：『着手！着手！』儘力氣往外亂扯，莫想扯得動一毫。行者笑道：『馱子！放他進去，自有處置，不要這等倒扯蛇。』八戒真個撒了手，那怪縮進去了。八戒怨道：『纔不放手時，半截子已是我們的了！是這般縮

了，却怎麼得他出來？這不是叫做沒蛇弄了？」行者道：「這厮身體狼狽，窟穴窄小，斷然轉身不得，一定是個照直擲的，定有個後門出頭。你快去後門外攔住，等我在前門外打。」

那獸子真個一溜煙，跑過山去。果見有個孔窟，他就扎定脚，還不會站穩，不期行者在前門外使棍子往裏一搗，那怪物護疼，徑往後門擲出。八戒未曾防備，被他一尾巴打了一跌，莫能掙扎得起，睡在地下忍疼。行者見窟中無物，塞着棒，跑過來叫趕妖怪。那八戒聽得吆喝，自己害羞，忍着疼，爬起來，使鈹亂撲。行者見了，笑道：「妖怪走了，你還撲甚的了？」八戒道：「老猪在此「打草驚蛇」哩！」行者道：「活獸子快趕上！」

二人趕過湖去，見那怪盤做一團，豎起頭來，張開巨口，要吞八戒。八戒慌得往後便走。這行者反迎上前，被他一口吞之。八戒搥胸跌脚，大叫道：「哥耶！傾了你耶！」行者在妖精肚裏，支着鐵棒道：「八戒莫愁，我叫他搭個橋兒你看！」那怪物躬起腰來，就似一條路東虹。八戒道：「雖是像橋，只是沒人敢走。」行者道：「我再叫他變做個船兒你看！」在肚裏將鐵棒撐着肚皮。那怪物肚皮貼地，翹起頭來，就似一隻贛保船。八戒道：「雖是像船，只是沒有桅篷，不

好使風。」行者道：「你讓開路，等我叫他使個風你看。」又在裏面儘着力把鐵棒從脊背上擲將出去，約有五六丈長，就似一根桅杆。那厮忍疼掙命，往前一擡，比使風更快，攆回舊路，下了山，有二十餘里，却纔倒在塵埃，動蕩不得，嗚呼喪矣。

八戒隨後趕上來，又舉鈹亂築。行者把那物穿了一個大洞，鑽將出來道：「馱子！他死也死了，你還築他怎的？」八戒道：「哥啊，你不知我老豬一生好打死蛇。」遂此收了兵器，抓着尾巴，倒拉將來。

却說那駝羅莊上，李老兒與衆等，對唐僧道：「你那兩個徒弟，一夜不回，斷然傾了命也。」三藏道：「決不妨事。我們出去看看。」須臾間，只見行者與八戒，拖着一條大蟒，吶吶喝喝前來，衆人却纔歡喜。滿莊上老幼男女，都來跪拜道：「爺爺正是這個妖精，在此傷人！今幸老爺施法，斬怪除邪，我輩庶各得安生也！」衆家都是感激，東請西邀，各各酬謝。師徒們被留住五七日，苦辭無奈，方肯放行。又各家見他不要錢物，都辦些乾糧果品，騎驃壓馬，花紅綵旗，

盡來餞行。此處五百人家，到有七八百個人相送。一路上喜喜歡歡。不時到了七絕山，柿柿口，三藏聞得那般惡穢，又見路道填塞，道：「悟空，似此怎生過得？」行者侮着鼻子道：「這個却難也。」

三藏見行者說難，便就眼中垂淚。李老兒與衆上前道：「老爺勿得心焦。我等送到此處，都已約定意思了。令高徒與我們降了妖精，除了一莊禍害，我們各辦虔心，另開一條好路，送老爺過去。」行者笑道：「你這老兒俱言之欠當。你初然說這山徑過有八百里，你等又不是大禹的神兵，那裏會開山鑿路？若要我師父過去，還得我們着力，你們都成不得。」三藏下馬，道：「悟空，怎生着力麼？」行者笑道：「眼下就要過山，却也是難；若說再開條路，却又難也。須是還從舊路過去，只恐無人管飯。」李老兒道：「長老說那裏話！憑你四位擔擱多少時，我等俱養得起，怎麼說無人管飯？」行者道：「既如此，你們去辦得兩石米的乾飯，再做些蒸餅饅頭來，等我那長嘴和尚吃飽了，變了大豬，拱開舊路，我師父騎在馬上，我等扶持着，管情過去了。」

八戒聞言，道：『哥哥，你們都要圖個乾淨，怎麼獨教老豬受臭？』三藏道：『悟能，你果有本事，拱開衙衙，領我過山，註你這場頭功。』八戒笑道：『師父在上，列位施主們都在此，休笑話。我老豬本來有三十六般變化。若說變輕巧華麗飛騰之物，委實不能；若說變山，變樹，變石塊，變土墩，變賴象，科豬，水牛，駱駝，真個全會。只是身體變得大，肚腸越發大。須是吃得飽了，纔好幹事。』衆人道：『有東西！有東西！我們都帶得有乾糧果品，燒餅餛飩在此。原要開山相送的，且都拿出來，憑你受用。待變化了，行動之時，我們再着人回去做飯送來。』

八戒滿心歡喜，脫了皂直裰，丟了九齒鈹，對衆道：『休笑話，看老豬幹這場臭功。』好猷子，捻着訣，搖身一變，果然變做一個大豬。真個是——

嘴長毛短半脂臙，自幼山中食藥苗。黑面環睛如日月，圓頭大耳似芭蕉。修成堅骨同天壽，煉就粗皮比鐵牢。豔豔鼻音呱呱叫，喳喳喉響噴啞啞。白蹄四隻高千尺，劍鬣長身百丈饒。從見人間肥豕蔬，未觀今日老豬魑。唐僧等衆齊稱讚，羨美天蓬法力高。

行者見八戒變得如此，即命那些相送人等，快將乾糧等物推攢一處，叫八戒受用。那
 馱子不分生熟，一湧食之，却上前拱路。行者叫沙僧脫了脚，好生挑擔，請師父穩坐雕鞍。他也
 脫了鞵鞋，吩咐衆人回去：『若有情，快早送些飯來與我師弟接力。』那些人有七八百相送，
 隨行多一半有騾馬的，飛星回莊做飯；還有三百人步行的，立於山下遙望他行。原來此莊至
 山，有三十餘里；待回取飯來，又三十餘里；往回擔攔，約有百里之遙，他師徒們已此去得遠了。
 衆人不捨，催攢騾馬進衙，連夜趕至。次日方纔趕上，叫道：『取經的老爺，慢行慢行！我等送
 飯來也！』長老問言，謝之不盡，道：『真是善信之人！』叫八戒住了，再吃些飯食壯神。那馱子
 拱了兩日，正在飢餓之際。那許多人何止有七八石飯食，他也不知米飯、麵飯，收積來一湧用
 之；飽餐一頓，却又上前拱路。三藏與行者、沙僧，謝了衆人，分手兩別。正是——

駝羅莊客回家去，八戒開山過衙來。三藏心誠神力擁，悟空法顯怪魔衰。千年稀

柿今朝淨，七絕衙衙此日開。六慾塵情皆剪絕，平安無阻拜蓮臺。

這去不知還有多少路程，還遇甚麼妖怪，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朱紫國唐僧論前世

孫行者施爲三折肱

善正萬緣收，名譽傳揚四部洲。智慧光明登彼岸，颯颯雲生天際頭。諸佛共相酬，永住瑤臺萬萬秋。打破人間蝴蝶夢，休休滌淨塵氛不惹愁。

話表三藏師徒，洗污穢之衞衞，上遙道之道路，光陰迅速，又值炎天。正是——

海榴舒錦彈，荷葉綻青盤。兩路綠楊藏乳燕，行人避暑扇搖紈。

進前行處，忽見有一城池相近。三藏勒馬，叫：『徒弟們，你看那是甚麼去處？』行者道：『師父原來不識字！虧你怎麼領唐王旨意離朝也！』三藏道：『我自幼爲僧，千經萬典皆通，怎麼說我不識字？』行者道：『既識字，怎麼那城頭上杏黃旗，明書三個大字，就不認得，却問是甚去處，何也？』三藏喝道：『這潑猴胡說！那旗被風吹得亂擺，縱有字也看不明白！』行者道：『老

孫偏怎看見？八戒，沙僧道：『師父，莫聽師兄搗鬼。這般遙望，城池尙不明白，如何就見是甚字號？』行者道：『却不是朱紫國三字？』三藏道：『朱紫國必是西邦王位，却要倒換關文。』行者道：『不消講了。』

不多時，至城門下馬，過橋，入進三層門裏，真個好個臯州！但見——

門樓高聳，梁疊齊排。周圍活水通流，南北高山相對。六街三市貨賫多，萬戶千家生意盛。果然是個帝王都會處，天府大京城。絕域梯航至，遐方玉帛盈。形勝連山遠，宮垣接漢清。三關嚴鎖鑰，萬古樂昇平。

師徒們在那大街市上行時，但見人物軒昂，衣冠齊整，言語清朗，真不亞大唐世界。那兩邊做買做賣的，忽見猪八戒相貌醜陋，沙和尚面黑身長，孫行者臉毛額廓，丟了買賣，都來爭看。三藏只叫：『不要撞禍，低着頭走！』八戒遵依，把個蓮蓬嘴揣在懷裏；沙僧不敢仰視，惟行者東張西望，緊隨唐僧左右。那些人，有知事的，看看兒就回去了；有那遊嬉好閑的，並那頑童們，烘烘笑笑，都上前拋瓦丟磚，與八戒作戲。唐僧捏着一把汗，只教：『莫要生事！』那獸子不

敢抬頭。

不多時，轉過隅頭，忽見一座門牆，上有「會同館」三字。唐僧道：「徒弟，我們進這衙門去也。」行者道：「進去怎的？」唐僧道：「會同館乃天下通會通同之所，我們也打攪得。且到裏面歇下，待我見駕，倒換了關文，再趕出城走路。」八戒聞言，掣出嘴來，把那些隨看的人，說倒了數十個。他上前道：「師父說的是。我們且到裏邊藏下，免得這夥烏龜噪嚷。」遂進館去。那些人方漸漸而退。

却說那館中有兩個館使，乃是一正一副，都在廳上查點人夫，要往那裏接官。忽見唐僧來到，個個心驚，齊道：「是甚麼人？是甚麼人？往那裏走？」三藏合掌道：「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寶方，不敢私過，有關文欲倒驗放行，權借高衙暫歇。」那兩個館使聽言，屏退左右，一個個整冠束帶，下廳迎上相見，即命打掃客房安歇，教辦清素支應。三藏謝了，二官帶領人夫出廳而去。手下人請老爺客房安歇，三藏便走。行者恨道：「這厮憊想怎麼！」

不讓老孫在正廳？」三藏道：「他這裏不服我大唐管屬，又不與我國相連，況不時又有上司過客來往，所以不好留此相待。」行者道：「這等說，我偏要他相待！」

正說處，有管事的送支應來，乃是一盤白米，一盤白麵，兩把青菜，四塊豆腐，兩個麵筋，一盤乾筍，一盤木耳。三藏教徒弟收了，謝了管事的。管事的道：「西房裏有乾淨鍋竈，柴火方便，請自去做飯。」三藏道：「我問你一聲，國王可在殿上麼？」管事的道：「我萬歲爺爺久不坐朝，今日乃黃道良辰，正與文武多官議出黃榜。你若倒換關文，趁此急去，還趕上到明日，就不能穀了，不知還有多少時伺候哩。」三藏道：「悟空，你們在此安排齋飯，等我急急去驗了關文回來，吃了走路。」八戒急取出袈裟關文。三藏整束了進朝，只是吩咐徒弟不可出外去生事。

不一時，已到五鳳樓前。說不盡那殿閣崢嶸，樓臺壯麗。直至端門外，煩奏事官轉達天廷，欲倒驗關文。那黃門官果至玉階前，啟奏道：「朝門外有東土大唐欽差一員僧，前往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經，欲倒換通關文牒，聽宣。」國王聞言，喜道：「寡人久病，不曾登基，今上殿出榜。」

招醫，就有高僧來國！即傳旨，宣至階下。三藏即禮拜俯伏。國王又宣上金殿賜坐，命光祿寺辦齋。三藏謝了恩，將關文獻上。

國王看畢，十分歡喜道：「法師，你那大唐幾朝君正，幾輩臣賢，至於唐王，因甚作疾回生，着你遠涉山川求經？」這長老因問，即欠身合掌道：「貧僧那裏——」

「三皇治世，五帝分倫。堯舜正位，禹湯安民。成周子衆，各立乾坤。倚強欺弱，分國稱君。邦君十八，分野邊塵。後成十二，宇宙安淳。因無車馬，却又相吞。七雄爭勝，六國歸秦。天生魯沛，各懷不仁。江山屬漢，約法欽遵。漢歸司馬，晉又紛紜。南北十二，宋齊梁陳。列祖相繼，大隋紹真。賞花無道，塗炭多民。我王李氏，國號唐君。高祖晏駕，當今世民。河清海晏，大德寬仁。茲因長安城北，有個怪水龍神，刻減甘雨，應該損身。夜間託夢，告王救逆。王言准赦，早召賢臣。欵留殿內，慢把棋輪。時當日午，那賢臣夢斬龍身。」

國王聞言，忽作呻吟之聲，問道：「法師，那賢臣是那邦來者？」三藏道：「就是我王駕前

丞相，姓魏，名徵。他識天文，知地理，辨陰陽，乃安邦立國之大宰輔也。因他夢斬了涇河龍王，那龍王告到陰司，說我王許救，又殺之，故我王遂得促病，漸覺身危。魏徵又寫書一封，與我王帶至陰司，寄與酆都城判官崔珏。少時，唐王身死，至三日復得回生。虧了魏徵，感崔判官改了文書，加王二十年壽。今要做水陸大會，故遣貧僧遠跡道途，詢求諸國，拜佛祖，取大乘經三藏，超度孽苦昇天也。」

那國王又呻吟嘆道：「誠乃是天朝大國，君正臣賢，似我寡人生病多時，並無一臣拯救。」長老聽說，偷睛觀看，見那皇帝面黃肌瘦，形脫神衰。長老正欲啟問，有光祿寺官，奏請唐僧奉齋。王傳旨，教「在披香殿，連朕之膳擺下，與法師同享。」三藏謝了恩，與王同進膳進齋不題。

却說行者在會同館中，着沙僧安排茶飯，並整治素菜。沙僧道：「茶飯易煮，蔬菜不好安排。」行者問道：「如何？」沙僧道：「油，鹽，醬，醋，俱無也。」行者道：「我這裏有幾文襯錢，教八戒上街買去。」那馱子懶道：「我不敢去，嘴臉欠俊，恐惹下禍來，師父怪我。」行者道：「公

平交易又不化他，又不搶他，何禍之有？」

八戒道：「你纔不會看見獐智？在這門前扯出嘴來，把人說倒了十來個；若到鬧市叢中，也不知說殺多少人哩！」行者道：「你只知鬧市叢中，你可曾看見那市上賣的是甚麼東西？」八戒道：「師父只教我低着頭，莫撞禍，實是不曾看見。」行者道：「酒店，米鋪，磨坊，並綾羅雜貨，不消說着實有好茶房，麵鋪，大燒餅，大饅饅飯店；又有好湯飯，好椒料，好蔬菜，與那異品的糖糕，蒸酥，點心，饅子，油食，蜜食……無數好東西，我去買些兒請你，如何？」

那馱子見說，口內流涎，喉嚨裏嚶嚶的嚙唾，跳起來道：「哥哥！這遭我擾你，待下次纔錢，我也請你回席。」行者暗笑道：「沙僧，好生煮飯，等我去買調和來。」沙僧也知是耍馱子，只得順口應承道：「你們去，須是多買些，吃飽了來。」那馱子撈個碗盞拿了，就跟行者出門。有兩個在官人問道：「長老那裏去？」行者道：「買調和。」那人道：「這條街往西去，轉過拐角鼓樓，那鄭家雜貨店，憑你買多少油，鹽，醬，醋，薑，椒，茶葉，俱全。」

他二人携手相攙，徑上街西而去。行者過了幾處茶房，幾家飯店，當買的不買，當吃的不

吃。八戒叫道：「師兄，這裏將就買些用罷。」那行者原是要他，那裏肯買，道：「賢弟，你好不經紀！再走走，揀大的買吃。」

兩個人說說話兒，又領了許多人，跟隨爭看。不時到了鼓樓邊，只見那樓下無數人喧嚷，擠擠挨挨，填街塞路。八戒見了道：「哥哥，我不去了。那裏人嚷得緊，只怕是拿和尚的。又況是面生可疑之人，拿了去，怎的了？」行者道：「胡談和尚又不犯法，拿我怎的？我們走過去，到鄰家店買些調和來。」八戒道：「罷罷罷！我不撞禍。這一擠到人叢裏，把耳朵摔了兩摔，謊得他跌跌爬爬，跌死幾個，我倒償命哩！」行者道：「既然如此，你在这壁根下站定，等我過去買了回來，與你買素麵燒餅吃罷。」

那馱子將碗盞遞與行者，把嘴拄着牆根，背着臉，死也不動。這行者走在樓邊，果然擠塞，直挨入人叢裏聽時，原來是那皇榜張掛樓下，故多人爭看。行者擠到近處，閃開火眼金睛，仔細看時，那榜上却云——

「朕，西牛賀洲朱紫國王，自立業以來，四方平服，百姓清安。近因國事不祥，沉疴

伏枕淹延日久難痊。本國太醫院，屢選良方，未能調治。今出此榜文，普招天下賢士。不拘北往東來，中華外國，若有精醫藥者，請登寶殿，療理朕躬。稍得病愈，願將社稷平分，決不虛示。爲此出給張掛，須至榜者。」

覽畢，滿心歡喜道：「古人云：『行動有三分財氣。』早是不在館中默坐，卽此不必買甚調和，且把取經事寧耐一日，等老孫做個醫生耍耍。」好大聖，彎倒腰，丟了碗盞，拈一撮土，往上洒去，念聲呪語，使個隱身法，輕輕的上前，揭了榜文，朝着巽地上吸口仙氣吹來。那陣旋風起處，他却回身，徑到八戒站處，只見那馱子嘴拄着牆根，却是睡着了一般。行者更不驚他，將榜文摺了，輕輕揣在他懷裏，拽轉步，先往會同館去了不題。

却說那樓下衆人，見風起時，各各蒙頭閉眼。不覺風過時，沒了皇榜，衆皆悚懼。那榜原有十二個太監，十二個校尉，早朝領出，纔掛不上三個時辰，被風吹去，戰兢兢左右追尋。忽見猪八戒懷中露出個紙邊兒來，衆人近前道：「你揭了榜來耶？」那馱子猛抬頭，把嘴一插，諷得

那幾個校尉，跟跟蹣蹣，跌倒在地。他却轉身要走，又被面前幾個胆大的，扯住道：「你揭了招醫的皇榜，還不進朝醫治我萬歲去，却待何往？」

那獸子慌慌張張道：「你兒子便揭了皇榜，你孫子便會醫治。」校尉道：「你懷中揣的是甚？」獸子却纔低頭看時，真個有一張字紙，展開一看，咬着牙罵道：「那獼猴害殺我也！」

恨一聲，便要扯破，早被衆人架住道：「你是死了！此乃當今國王出的榜文，誰敢扯壞你！既揭在懷中，必有醫國之手，快同我去！」八戒喝道：「汝等不知，這榜不是我揭的，是我師兄孫悟空揭的。他暗暗揣在我懷中，他却丟下我去了。若得此事明白，我與你尋他去。」衆人道：「說甚麼亂話！現鐘不打下鑄鐘！」你現揭了榜文，教我們尋誰？不管你扯了去見主上！」那夥人不分清白，將獸子推推扯扯。這獸子立定脚，就如生了根一般，十來個人也弄他不動。八戒道：「汝等不知高低，再扯一會，扯得我獸性子發了，你却休怪！」

不多時，鬧動了街坊，將他圍繞。內有兩個年老的太監道：「你這相貌稀奇，聲音不對，是那裏來的，這般村強？」八戒道：「我們是東土差往西天取經的。我師父乃唐王御弟法師，却

纔入朝，倒換關文去了。我與師兄來此買辦調和。我見樓下人多，未曾敢去，是我師兄教我在
此等候。他原來見有榜文，弄陣旋風揚了，暗揣我懷內，先去了。」那太監道：「我先前見個白
面胖和尚，徑奔朝門而去，想就是你師父？」八戒道：「正是，正是。」太監道：「你師兄往那裏
去了？」八戒道：「我們一行四衆，師父去倒換關文，我三衆並行囊，馬匹，俱歇在會同館。師兄
弄了我，他先回館中去了。」太監道：「校尉不要扯他。我等同到館中，便知端的。」八戒道：「你
這兩個奶奶知事。」衆校尉道：「這和尚委不識貨，怎麼趕着公公叫起奶奶來耶？」八戒笑
道：「不差！你這反了陰陽的！他二位老嫗嫗兒，不叫他做婆婆，奶奶，倒叫他做公公！」衆人道：
「莫弄嘴！快尋你師兄去。」

那街上人噪鬧鬧，何止三五百，共扛到館門首。八戒道：「列位住了。我師兄却不比我，
任你們作戲。他却是個猛烈認真之士。汝等見他，須要行個大禮，叫他聲「孫老爺」，他就招
架了。不然啊，他就變了嘴臉，這事却弄不成也。」衆太監校尉俱道：「你師兄果有手段，醫好
國王，他也該有一半江山，我等合該下拜。」

那些閑雜人都在門外諠譁。八戒領着一行太監，校尉徑入館中，只聽得行者與沙僧在客房裏正說那揭榜之事要笑哩。八戒上前扯住，亂嚷道：『你可成個人！哄我去買素麵，燒餅，饅饅我吃，原來都是空頭！又弄旋風，揭了甚麼皇榜，暗暗的揣在我懷裏，拿我裝胖！這可成個弟兄！』行者笑道：『你這馱子，想是錯了路，走向別處去。我過鼓樓，買了調和，急回來尋你不見，我先來了。在那裏揭甚皇榜？』八戒道：『現有看榜的官員在此。』

說不了，只見那幾個太監，校尉，朝上禮拜道：『孫老爺，今日我王有緣，天遣老爺下降，是必大展經綸手，微施三折肱。治得我王病愈，江山有分，社稷平分也。』行者聞言，正了聲色，接了八戒的榜文，對衆道：『你們想看榜的官麼？』太監叩頭道：『奴婢乃司禮監內臣。這幾個是錦衣校尉。』行者道：『這招醫榜，委是我揭的，故遣我師弟引見。既然你主有病，一常言道：「藥不輕賣，病不討醫。」——你去教那國王親來請我，我有手到病除之功。』

太監聞言，無不驚駭。校尉道：『口出大言，必有度量。我等着一半在此啞請，着一半入朝啟奏。』當分了四個太監，六個校尉，更不待宣召，徑入朝，當階奏道：『主公萬千之喜！』那國

王正與三藏膳畢清談，忽聞此奏，問道：「喜自何來？」太監奏道：「奴婢等早領出招醫皇榜，鼓樓下張掛，有東土大唐遠來取經的一個聖僧孫長老揭了，現在會同館內，要王親自去請他，他有手到病除之功，故此特來啟奏。」

國王聞言，滿心歡喜，就問唐僧道：「法師有幾位高徒？」三藏合掌答曰：「貧僧有三個頑徒。」國王問：「那一位高徒善醫？」三藏道：「實不瞞陛下說，我那頑徒，俱是山野庸才，只會挑包背馬，轉湖尋波，帶領貧僧登山踔嶺，或者到峻險之處，可以伏魔擒怪，捉虎降龍而已；更無一個能知藥性者。」國王道：「法師何必太謙，朕當今日登殿，幸遇法師來朝，誠天緣也。高徒既不知醫，他怎肯揭我榜文，教寡人親迎？斷然有醫國之能也。」叫：「文武衆卿，寡人身虛力怯，不敢乘輦；汝等可替寡人，俱到朝外，敦請孫長老，看朕之病。汝等見他，切不可輕慢，稱他做「神僧孫長老」，皆以君臣之禮相見。」

那衆臣領旨，與看榜的太監、校尉，徑至會同館，排班參拜。誠得那八戒躲在廂房，沙僧閃於壁下。那大聖看他坐在當中，端然不動。八戒暗地裏怨惡道：「這猢猻活活的折殺也！怎麼

這許多官員禮拜，更不還禮，也不站將起來？」

不多時，禮拜畢，分班啟奏道：「上告神僧孫長老。我等俱朱紫國王之臣，今奉王旨，敬以潔禮參請神僧入朝看病。」行者方纔立起身來，對衆道：「你王如何不來？」衆人道：「我王身虛力怯，不敢乘輦，特令臣等行代君之禮，拜請神僧也。」行者道：「既如此說，列位請前行，我常隨至。」衆臣各依品從，作隊而走。行者整衣而起。八戒道：「哥哥，切莫攀出我們來。」行者道：「我不攀你，只要你兩個與我收藥。」沙僧道：「收甚麼藥？」行者道：「凡有人送藥來與我，點數收下，待我回來取用。」二人領諾不題。

這行者即同多官，頃刻便到。衆臣先走，奏知那國王，高捲珠簾，閃龍睛鳳眼，開金口御言，便問：「那一位是神僧孫長老？」行者進前一步，厲聲道：「老孫便是。」那國王聽得聲音兇狠，又見相貌刁鑽，說得戰兢兢，跌在龍牀之上，一慌得那女官內宣，急扶入宮中。道：「說殺寡人也！」衆官都嗔怨行者道：「這和尚怎麼這等粗魯村疎！怎敢就擅揭榜！」

行者聞言，笑道：『列位錯怪了我也。若像這等慢人，你國王之病，就是一千年也不得好。』
衆臣道：『人生能有幾多陽壽？就一千年也還不好？』行者道：『他如今是個病君，死了是個病鬼，再轉世也還是個病人，却不是一千年也還不好？』衆臣怒曰：『你這和尚，甚不知禮！怎麼敢這等滿口胡柴！』行者笑道：『不是胡柴，你都聽我道來——』

『醫門理法至微玄，大要心中有轉旋。望聞問切四般事，缺一之時不備全：第一望他神氣色，潤枯肥瘦起和眠；第二聞聲清與濁，聽他真語及狂言；三問病原經幾日，如何飲食怎生便；四纔切脉明經絡，浮沉表裏是何般。我不望聞並問切，今生莫想得安然。』

那兩班文武叢中，有太醫院官，一聞此言，對衆稱揚道：『這和尚也說得有理，就是神仙看病，也須望聞問切，謹合着神聖功巧也。』衆官依此言，着近侍傳奏道：『長老要用「望聞問切」之理，方可認病用藥。』那國王睡在龍牀上，聲聲喚道：『叫他去罷！寡人見不得生人面了！』近侍的出宮來道：『那和尚，我王旨意，教你去罷，見不得生人面哩。』

行者道：『若見不得生人面啊，我會「懸絲診脈」。』衆官暗喜道：『懸絲診脈，我等耳聞，不曾眼見。再奏去來。』那近侍的又入宮奏道：『主公，那孫長老不見主公之面，他會懸絲診脈。』國王心中暗想道：『寡人病了三年，未曾試此，宣他進來。』近侍的即忙傳出道：『主公已許他懸絲診脈，快宣孫長老進宮診視。』

行者却就上了寶殿。唐僧迎着罵道：『你這潑猴，害了我也！』行者笑道：『好師父，我倒與你壯觀，你返說我害你？』三藏喝道：『你跟我這幾年，那曾見你醫好誰來！你連藥性也不知，醫書也未讀，怎麼大胆撞這個大禍！』行者笑道：『師父，你原來不曉得。我有幾個草頭方兒，能治大病，管情醫得他好便了。就是醫死了，也只問得個庸醫殺人罪名，也不該死，你怕怎的？不打緊，不打緊，你且坐下，看我的脈理如何。』

長老又道：『你那曾見素問，難經，本草，脈訣，是甚般章句，怎生註解，就這等胡說亂道，會甚麼懸絲診脈！』行者笑道：『我有金線在身，你不曾見哩。』即伸手下去，尾上拔了三根毫毛，捻一把，叫聲『變！』即變作三條絲線，每條各長二丈四尺，按二十四氣，托於手內，對唐僧

道『這不是我的金線？』近侍宦官在旁道：『長老且休講口，請入宮中診視去來。』行者別了唐僧，隨着近侍入宮看病。正是那——

心有秘方能治國，內藏妙訣註長生。

畢竟這去不知看出甚麼病來，用甚麼藥品。欲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 第六十八回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間修藥物

君王筵上論妖邪

話表孫大聖同近侍宦官到於皇宮內院，直至寢宮門外立定，將三條金線與宦官拿入裏面，吩咐：『教內宮妃后，或近侍太監，先繫在聖躬左手腕下，——按寸，關尺，三部上，——却將線頭從窗櫺兒穿出與我。』真個那宦官依此言，請國王坐在龍牀，接寸，關尺，以金線一頭繫了，一頭理出窗外。行者接了線頭，以自己右手大指，先托着食指，看了寸脉，次將中指，按大指，看了關脉；又將大指，托定無名指，看了尺脉；調停自家呼吸，分定四氣，五鬱，七表，八裏，九候，浮中沉，沉中浮，辨明了虛實之端；又教解下左手，依前繫在右手腕下部位。

行者即以左手指，一一從頭說視畢，却將身抖了一抖，把金線收上身來，厲聲高呼道：『陛下左手寸脉強而緊，關脉瀟而緩，尺脉扎且沉；右手寸脉浮而滑，關脉遲而結，尺脉數而

牢。夫左寸強而緊者，中虛心痛也；關瀉而緩者，汗出肌麻也；尺芤而沉者，小便赤而大便帶血也。右手寸脉浮而滑者，內結經閉也；關遲而結者，宿食留飲也；尺數而牢者，煩滿虛寒相持也。

——診此貴恙是一個驚恐憂思，號爲「雙鳥失羣」之證。

那國王在內聞言，滿心歡喜，打起精神，高聲應道：「指下明白！指下明白！果是此疾！請出外面用藥來也。」大聖却纔緩步出宮。早有在旁看見的太監，已先對衆報知。須臾，行者出來，唐僧即問如何。行者道：「診了脉，如今對證製藥哩。」衆官上前道：「神僧長老，適纔說「雙鳥失羣」之證，何也？」行者笑道：「有雌雄二鳥，原在一處同飛，忽被暴風驟雨驚散，雌不能見雄，雄不能見雌，雌乃想雄，雄亦想雌——這不是「雙鳥失羣」也？」衆官聞說，齊聲喝采道：「真是神僧！真是神醫！」稱讚不已。

嘗有太醫官問道：「病勢已看出矣，但不知用何藥治之？」行者道：「不必執方，見藥就要。」醫官道：「經云：『藥有八百八味，人有四百四病。』病不在一人之身，藥豈有全用之理？如何見藥就要？」行者道：「古人云：『藥不執方，合宜而用。』故此全徵藥品，而隨便加減。」

也。」那醫官不復再言，即出朝門之外，差本衙當值之人，徧曉滿城生熟藥舖，即將藥品，每味各辦三斤，送與行者。行者道：「此間不是製藥處，可將諸藥之數並製藥一應器皿，都送入會同館，交與我師弟二人收下。」

醫官聽命，即將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及藥碾，藥磨，藥羅，藥乳，並乳鉢，乳槌之類，都送至館中，一一交付收訖。行者往殿上請師父同至館中製藥。那長老正起身，忽見內宮傳旨，教閣下留住法師，同宿文華殿，待明朝服藥之後，病痊酬謝，倒換關文送行。三藏大驚道：「徒弟啊，此意是留我做當頭哩。若醫得好，歡喜起送；若醫不好，我命休矣。你須仔細上心，精虔製度也！」行者笑道：「師父放心，在此受用。老孫自有醫國之手。」

好大聖，別了三藏，辭了衆臣，徑至館中。八戒迎着笑道：「師兄，我知道你了。」行者道：「你知甚麼？」八戒道：「知你取經之事不果，欲作生涯無本，今日見此處富庶，設法要開藥舖哩。」行者喝道：「莫胡說！醫好國王，得意處，辭朝走路，開甚麼藥舖！」八戒道：「終不然，這八百八味藥，每味三斤，共計二千四百二十四斤，只醫一人，能用多少？不知多少年代方吃得

了哩！行者道：『那裏用得許多？他那太醫院官都是些愚官之輩，所以取這許多藥品，教他沒處捉摸，不知我用的是那幾味，難識我神妙之方也。』

正說處，只見兩個館使，當面跪下道：『請神僧老爺進晚齋。』行者道：『早間那般待我，如今却跪而請之，何也？』館使叩頭道：『老爺來時，下官有眼無珠，不識尊顏，今聞老爺大展三折之肱，治我一國之主，若主上病愈，老爺江山有分，我輩皆臣子也，禮當拜請。』行者見說，欣然登堂上坐。八戒、沙僧分坐左右，擺上齋來。沙僧便問道：『師兄，師父在那裏哩？』行者笑道：『師父被國王留住作當頭哩。只待醫好了病，方纔酬謝送行。』沙僧又問：『可有些受用麼？』行者道：『國王豈無受用我來時，他已有三個閣老陪侍，左右請入文華殿去也。』八戒道：『這等說，還是師父大哩。他倒有關老陪侍，我們只得兩個館使奉承——且莫管他，讓老豬喫頓飽飯也。』

兄弟們遂自在受用一番。天色已晚，行者叫館使：『收了家伙，多辦些油蠟，我等到夜靜時，方好製藥。』館使果送若干油蠟，各命散訖。至半夜，天街人靜，萬籟無聲。八戒道：『哥哥，製

何藥？趕早幹事。我瞌睡了。」行者道：「你將大黃取一兩來，碾爲細末。」沙僧乃道：

「大黃味苦，性寒，無毒，其性沉而不浮，其用走而不守，奪諸鬱而無壅滯，定禍亂而致太平，名之曰「將軍」。」

「此行藥耳。但恐久病虛弱，不可用此。」行者笑道：「賢弟不知，此藥利痰順氣，蕩肚中凝滯之寒熱。你莫管我，你去取一兩巴豆，去殼去膜，搥去油毒，碾爲細末來。」八戒道：

「巴豆味辛，性熱，有毒，削堅積，蕩肺腑之沉寒，通閉塞，利水穀之道路，乃斬關奪門之將，不可輕用。」

行者道：「賢弟，你也不知，此藥破結宣腸，能理心膨水脹，快製來。我還有佐使之味輔之也。」他二人即時將二藥碾細，道：「師兄，還用那幾十味？」行者道：「不用了。」八戒道：「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只用此二兩，誠爲起奪人了。」行者將一個花磁盞子，道：「賢弟莫講，你拿這個盞兒，將鍋臍灰刮半盞過來。」八戒道：「要怎的？」行者道：「藥內要用。」沙僧道：「小弟不曾見藥內用鍋灰。」行者道：「鍋灰名爲「百草霜」，能調百病，你不知道。」

那馱子真個刮了半盞，又碾細了。行者又將盞子遞與他道：『你再去把我們的馬尿等半盞來。』八戒道：『要他怎的？』行者道：『要丸藥。』沙僧又笑道：『哥哥，這事不是耍子。馬尿腥臊，如何入得藥品？我只見醋糊爲丸，陳米糊爲丸，煉蜜爲丸，或是清水爲丸，那曾見馬尿爲丸？那東西腥腥臊臊，脾虛的人，一聞就吐；再服巴豆、大黃，弄得人上吐下瀉，可是耍子？』行者道：『你不知就裏。我那馬，不是凡馬。他本是西海龍身。若得他肯去便溺，憑你何疾，服之即愈。但急不可得耳。』

八戒聞言，真個去到馬邊。那馬斜伏地下睡哩。馱子一頓脚踢起，襯在肚下，等了半會，全不見撒尿。他跑將來，對行者說：『哥啊，且莫去醫皇帝，且快去醫醫馬來。那亡人乾結了，莫想尿得出一點兒！』行者笑道：『我和你去。』沙僧道：『我也去看看。』

三人都到馬邊，那馬跳將起來，口吐人言，厲聲高叫道：『師兄，你豈不知我本是西海飛龍，因爲犯了天條，觀音菩薩救了我，將我鏹了角，退了鱗，變作馬，馱師父往西天取經，將功折罪。我若過水撒尿，水中遊魚，食了成龍；過山撒尿，山中草頭得味，變作靈芝，仙僮採去，長壽我

怎肯在此塵俗之處輕拋却也？」行者道：「兄弟謹言。此間乃西方國王，非塵俗也，亦非輕拋棄也。常言道：『衆毛攢裘。』要與本國之王治病哩。醫得好時，大家光輝。」

那馬纔叫聲『等着。』你看他往前撲了一撲，往後蹲了一蹲，咬得那滿口牙齒支支的響，僅努出幾點兒，將身立起。八戒道：「這個亡人就是金汁子，再撒些兒也罷。」那行者見有少半盞道：「殼了殼了！拿去罷。」沙僧方纔歡喜。三人回至廳上，把前項藥餌攪和一處，搓了三個大丸子。行者道：「兄弟，忒大了。」八戒道：「只有核桃大。若論我吃，還不殼一口哩。」遂此收在一個小盒兒裏。兄弟們連衣睡下，一夜無詞。

早是天曉，却說那國王耽病設朝，請唐僧見了，即命衆官快往會同館參拜神僧孫長老取藥去。多官隨至館中，對行者拜伏於地道：「我王特命臣等拜領妙劑。」行者叫八戒取盒兒，揭開蓋子，遞與多官。多官啟問：「此藥何名好見王回話？」行者道：「此名『烏金丹。』」八戒二人暗中作笑道：「鍋灰拌的，怎麼不是烏金！」

多官又問道：『用何引子？』行者道：『藥引兒兩般都下得。有一般易取者，乃六物煎湯送下。』多官問：『是何六物？』行者道：

「半空飛的老鴉屁，緊水負的鯉魚尿；王母娘娘搽臉粉，老君爐裏煉丹灰；玉皇戴破的頭巾要三塊，還要五根困龍鬚；六物煎湯送此藥，你王憂病等時除。」

多官聞言道：『此物乃世間所無者。請問那一般引子是何？』行者道：『用無根水送下。』多官笑道：『這個易取。』行者道：『怎見得易取？』多官道：『我這裏人家俗論：若用無根水，將一個碗蓋到井邊，或河下，昏了水，急轉步，更不落地，亦不回頭，到家與病人吃藥，便是。』行者道：『井中河內之水，俱是有根的。我這無根水，非此之論，乃是天上落下的，不沾地就吃，纔叫做「無根水」。』多官又道：『這也容易。等到天陰下雨時，再吃藥便罷了。』遂拜謝了行者，將藥持回獻上。

國王大喜，即命近侍接上來，看了道：『此是甚麼丸子？』多官道：『神僧說是「烏金丹」，用無根水送下。』國王便教宮人取無根水。衆官道：『神僧說，無根水不是井河中者，乃是天

上落下不沾地的纔是。」國王即喚當駕官傳旨，教請法官求雨。衆官遵依出榜不題。

却說行者在會同館廳上，叫豬八戒道：「適間允他天落之水，纔可用藥，此時急忙，怎麼得個雨水？我看這王倒也是個大賢大德之君，我與你助他些兒雨下藥，如何？」八戒道：「怎麼樣助？」行者道：「你在我左邊立下，做個輔星。」又叫沙僧，「你在我右邊立下，做個弼宿。」等老孫助他些無根水兒。」

好大聖，步了罡訣，念聲呪語，早見那正東上，一朵烏雲，漸近於頭頂上，叫道：「大聖，東海龍王敖廣來見。」行者道：「無事，不敢相煩，請你來助些無根水與國王下藥。」龍王道：「大聖呼喚時，不會說用水，小龍隻身來了，不曾帶得雨器，亦未有風雲雷電，怎生降雨？」行者道：「如今用不着風雲雷電，亦不須多雨，只要些須引藥之水便了。」龍王道：「既如此，待我打兩個噴涕，吐些涎津，溢與他吃藥罷。」行者大喜道：「最好！最好！不必遲疑，趁早行事。」

那老龍在空中，漸漸低下烏雲，直至皇宮之上，隱身全像，噴一口津唾，遂化作甘霖。那滿

朝官齊聲喝采道：『我主萬千之喜！天公降下甘雨來也！』國王即傳旨教：『取器皿盛着，不拘宮內外及官大小，都要等貯仙水，拯救寡人。』你看那文武多官並三宮六院妃嬪與三千彩女，八百嬌娥，一個個擎杯把盞，舉碗持盤，等接甘雨。

那老龍在半空，運化津涎，不離了王宮前後。將有一個時辰，龍王辭了大聖回海。衆臣將杯盃盞盞收來，也有等着一點兩點者，也有等着三點五點者，也有一點不曾等着者，共合一處，約有三盞之多，總獻至御案。真個是異香滿襲金鑾殿，佳味薰飄天子庭！

那國王辭了法師，將着「烏金丹」並甘雨，至宮中，先吞了一丸，吃了一盞甘雨；再吞了一丸，又飲了一盞甘雨；三次，三丸俱吞了，三盞甘雨俱送下。不多時，腹中作響，如轆轤之聲不絕，即取淨桶，連行了三五次，服了些米飲，欹倒在龍牀之上。有兩個妃子，將淨桶檢看，說不盡那穢污痰涎，內有糯米飯塊一團。妃子近龍牀前來報：『病根都行下來也！』

國王聞此言，甚喜，又進一次米飯。少頃，漸覺胸心寬泰，氣血調和，就精神抖擻，脚力強健，下了龍牀，穿了朝服，即登寶殿，見了唐僧，輒倒身下拜。那長老忙忙還禮拜畢，以御手扶着，使

教閣下，『快具簡帖，帖上寫朕「再拜頓首」字樣，差官奉請法師高徒三位，一壁廂大開東閣，光祿寺排宴酬謝。』多官領旨，具簡的具簡，排宴的排宴，霎時俱完。

却說八戒見官投簡，喜不自勝，道：『哥啊，果是好妙藥！今來酬謝，乃兄之功。』沙僧道：『二哥說那裏話！常言道：「一人有福，帶挈一屋。」我們在此合藥，俱是有功之人。只管受用去，再休多話。』咦！你看他弟兄們俱歡歡喜喜，徑入朝來。衆官接引，上了東閣，早見唐僧國王，閣老已都在那裏安排筵宴哩。

這行者與八戒、沙僧，對師父唱了個喏，隨後衆官都至。只見那上面有四張素桌面，都是吃一看十的筵席；前面有一張葷桌面，也是吃一看十的珍饈。左右有四五百張單桌面，真個排得整齊——

古云：「珍饈百味，美祿千鍾。瓊膏酥酪，錦縷肥紅。」寶妝花彩豔，果品味香濃。斗糖龍繚列獅仙，餅錠拖爐擺鳳侶。葷有豬羊雞鵝魚鴨般般肉，素有蔬葷笋芽木

耳並蘑菇。幾樣香湯餅，數次透酥糖。滑軟黃粱飯，清新菰米糊。色色粉湯香又辣，
般般添換美還甜。君臣舉盞方安席，名分品級慢傳壺。

那國王御手擎杯，先與唐僧安坐。三藏道：『貧僧不會飲酒。』國王道：『素酒。法師飲此
一杯，何如？』三藏道：『酒乃僧家第一戒。』國王甚不過意，道：『法師戒飲，却以何物爲敬？』
三藏道：『頑徒三衆代飲罷。』國王却纔歡喜，轉金卮，遞與行者。行者接了酒，對衆禮畢，吃了
一杯。國王見他吃得爽利，又奉一杯。行者不辭，又吃了。國王笑道：『吃個三寶鍾兒。』行者不
辭，又吃了。國王又命斟上，『吃個四季杯兒。』八戒在旁，見酒不到他，忍得他嘔嘔嚙唾；又見
那國王苦勸行者，他就叫將起來道：『陛下，吃的藥也虧了我那藥裏有馬——』

這行者聽說，恐怕馱子走了消息，却將手中酒遞與八戒。接着就吃，却不言語。國王問道：
『神僧說藥裏有馬，是甚麼馬？』行者接過口來道：『我這兄弟，是這般口廠。他有個經驗的
好方兒，他就要說與人。陛下早間吃藥，內有馬兜鈴。』國王問衆官道：『馬兜鈴是何品？能
醫何證？』時有太醫院官在旁道：『主公——』

「兜鈴味苦寒無毒，定喘消痰大有功。通氣最能除血蠱，補虛寧嗽又寬中。」

國王笑道：「用得當！用得當！豬長老再飲一杯。」獸子亦不言語，却也吃了個三寶鍾。國王又遞了沙僧酒，也吃了三杯，却俱敝坐。飲宴多時，國王又擎大爵，奉與行者。行者道：「陛下請坐。老孫依巡痛飲，決不敢推辭。」國王道：「神僧恩重如山，寡人酬謝不盡。好歹進此一巨觥，朕有話說。」行者道：「有甚話說了，老孫好飲。」國王道：「寡人有數載憂疑病，被神僧一貼靈丹打通，所以就好了。」

行者笑道：「昨日老孫看了陛下，已知是憂疑之疾，但不知憂疑何事。」國王道：「古人云：『家醜不可外談。』奈神僧是朕恩主——惟不笑，方可告之。」行者道：「怎敢笑話，請說無妨。」國王道：「神僧東來，不知經過幾個邦國？」行者道：「經有五六處。」又問：「他國之后，不知是何稱呼？」行者道：「國王之后，都稱爲正宮，東宮，西宮。」國王道：「寡人不是這等稱呼，將正宮稱爲金聖宮，東宮稱爲玉聖宮，西宮稱爲銀聖宮。現今只有銀玉二后在宮。」行者道：「金聖宮因何不在宮中？」國王道：「不在已三年矣。」行者道：「向那廂去了？」

國王道：『三年前，正值端陽之節，朕與嬪后都在御花園海榴亭下解粽插艾，飲菖蒲雄黃酒，看鬪龍舟，忽然一陣風至，半空中現出一個妖精，自稱賽太歲，說他在麒麟山獬豸洞居住，洞中少個夫人，訪得我金聖宮生得美貌嬌姿，要做個夫人，教朕快早送出。如若三聲不獻出來，就要先吃寡人，後吃衆臣，將滿城黎民，盡皆吃絕。』

『那時節，朕却憂國憂民，無奈，將金聖宮推出海榴亭外，被那妖響一聲攝將去了。寡人爲此着了驚恐，吃那粽子，凝滯在內；況又晝夜憂思不息，所以成此苦疾三年。今得神僧靈丹服後，行了數次，盡是那三年前積滯之物，所以這會體健身輕，精神如舊。今日之命，皆是神僧所賜，豈但如泰山之重而已乎？』

行者聞得此言，滿心喜悅，將那巨觥之酒，兩口吞之，笑問國王曰：『陛下原來是這般驚憂？今遇老孫，幸而獲愈。但不知可要金聖宮回國？』那國王滴淚道：『朕切切思思，無晝無夜，但只是沒一個能獲得妖精的。豈有不要他回國之理？』行者道：『我老孫與你去伏妖邪，何如？』國王跪下道：『若救得朕后，朕願領三宮九嬪，出城爲民，將一國江山，盡付神僧，讓你爲』

八戒在旁，見出此言，行此禮，忍不住呵呵大笑道：『這皇帝失了體統！怎麼爲老婆不就要江山，跪着和尚？』行者急上前，將國王攙起道：『陛下，那妖精自得金聖宮去後，這一向可會再來？』國王道：『他前年五月節攝了金聖宮，至十月間來，要取兩個宮娥去伏侍娘娘，朕即獻出兩個。至舊年三月間，又來要兩個宮娥；七月間，又要去兩個；今年二月裏，又要去兩個；不知到幾時又要來也。』行者道：『似他這等頻來，你們可怕他麼？』國王道：『寡人見他來得多遭，一則懼怕，二來又恐有傷害之意，舊年四月內，是朕命工起了一座避妖樓，但聞風響，知是他來，即與二后、九嬪，入樓躲避。』行者道：『陛下不棄，可携老孫去看那避妖樓一番，何如？』

那國王即將左手携着行者出席，衆官一齊起身。豬八戒道：『哥哥，你不達理！這般御酒不吃，搖席破坐的，且去看甚麼哩？』國王聞說，情知八戒是爲嘴，即命當駕官抬兩張素桌面，看酒在避妖樓外伺候。馱子却纔不喚，同師父、沙僧，笑道：『翻席去也。』一行文武官引導，那

國王並行者相攙，穿過皇宮到了御花園後，更不見樓臺殿閣。行者道：『避妖樓何在？』

說不了，只見兩個太監，拿兩根紅漆杠子，往那空地上掬起一塊四方石板。國王道：『此間便是。這底下有二丈多深，挖成的九間朝殿。內有四個大缸，缸內滿注清油，點着燈火，晝夜不息。寡人聽得風響，就入裏邊躲避，外面着人蓋上石板。』行者笑道：『那妖精還是不害你；若要害你，這裏如何躲得？』

正說間，只見那正南上，呼呼的，吹得風響，播土揚塵。謊得那多官齊聲報怨道：『這和尚鬻醬口，講甚麼妖精，妖精就來了！』慌得那國王丟了行者，即鑽入地穴。唐僧也就跟入。衆官亦躲個乾淨。八戒、沙僧，也都要躲，被行者左右手扯住他兩個道：『兄弟們，不要怕得。我和你認他一認，看是個甚麼妖精。』八戒道：『可是扯淡！認他怎的？衆官躲了，師父藏了，國王避了，我們不去了罷。銜的是那家世！』

那獸子左掙右掙，掙不得脫手，被行者拿定多時，只見那半空裏閃出一個妖精。你看他
怎生模樣——

九尺長身多惡獠，一雙環眼閃金燈。兩輪查耳如撐扇，四個鋼牙似插釘。鬚繞紅毛眉豎焰，鼻垂精準孔開明。髭髻幾縷硃砂線，顴骨峻嶒滿面青。兩臂紅筋藍腕手，十條尖爪把鎗擎。豹皮裙子腰間繫，赤脚蓬頭若鬼形。

行者見了道：『沙僧，你可認得他？』沙僧道：『我又不曾與他相識，那裏認得？』又問：『八戒，你可認得他？』八戒道：『我又不曾與他會茶會酒，又不是賓朋鄰里，我怎麼認得他？』行者道：『他却像東嶽天齊手下把門的那個醜面金睛鬼。』八戒道：『不是！不是！』行者道：『你怎知他不是？』八戒道：『鬼乃陰靈也，一日至晚，交申酉戌亥時方出。今日還在巳時，那裏有鬼敢出來？就是鬼，也不會駕雲縱會弄風，也只是一陣旋風耳，有這等狂風？或者他就是賽太歲也。』行者笑道：『好獸子！倒也有些論頭。既如此說，你兩個護持在此，等老孫去問他個名號，好與國王收取金聖宮來朝。』八戒道：『你去自去，切莫供出我們來。』行者昂然不答，急縱祥光，跳將上去。唵！正是——

安邦先却君王病，守道須除愛惡心。

畢竟不知此去，到於空中，勝敗如何，怎麼擒得妖怪，救得金聖宮，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妖魔竇放煙沙火

悟空計盜紫金鈴

却說那孫行者抖擻神威，持着鐵棒，踏祥光，起在空中，迎面喝道：『你是那裏來的邪魔，待往何方猖獗！』那怪物厲聲高叫道：『吾乃麒麟山獬豸洞賽太歲大王爺爺部下先鋒。今奉大王命，到此取宮女二名，伏侍金聖娘娘。你是何人，敢來問我！』行者道：『我乃齊天大聖孫悟空。因保東土唐僧西天拜佛，路過此國，知你這夥邪魔欺主，特展雄才，治國祛邪。正沒處尋你，却來此送命！』

那怪聞言，不知好歹，展長鎗就刺行者。行者舉鐵棒劈面相迎。在半空裏這場好殺：棍是龍宮鎮海珍，鎗乃人間轉煉鐵。凡兵怎敢比仙兵，擦着些兒神氣泄。大聖原來太乙仙，妖精本是邪魔孽。鬼祟焉能近正人，一正之時邪就滅。那個弄風播土

虜皇王，這個踏霧騰雲遮日月，丟開架手賭輸贏，無能誰敢誇豪傑？還是齊天大

聖能，兵兵一根鎗先折。

那妖精被行者一鐵棒把根鎗打做兩截，慌得顧性命，撥轉風頭，竟往西方敗走。行者且不趕他，按下雲頭，來至避妖樓地穴之外，叫道：『師父，請同陛下出來。怪物已趕去矣。』那唐僧纔扶着君王，同出穴外。見滿天清朗，更無妖邪之氣，那皇帝即至酒席前，自己拿壺把盞，滿斟金杯，奉與行者道：『神僧，權謝權謝！』這行者接杯在手，還未回言，只聽得朝門外有官來報：『西門上火起了！』

行者聞說，將金杯連酒望空一撇，噹的一聲響亮，那個金杯落地。君王着了忙，躬身施禮道：『神僧，恕罪！恕罪！是寡人不是了禮，當請上殿拜謝，只因有這方便酒在此，故就奉耳。』神僧却把杯子撇了，却不是有見怪之意？行者笑道：『不是這話，不是這話。』

少頃間，又有官來報：『好雨呀！纔西門上起火，被一場大雨，把火滅了。滿街上流水，盡都是酒氣。』行者又笑道：『陛下，你見我撇杯，疑有見怪之意，非也。那妖敗走西方，我不曾趕他，

他就放起火來。這一杯酒，却是我滅了妖火，救了西城裏外人家，豈有他意？」

國王更十分歡喜加敬，即請三藏四衆，同上寶殿，就有推位讓國之意。行者笑道：「陛下，纔那妖精，他稱是賽太歲部下先鋒，來此取宮女的。他如今戰敗而回，定然報與那厮。那厮定要來與我相爭。我恐他一時與師帥衆，未免又驚傷百姓，恐謫陛下，欲去迎他一迎，就在那半空中擒了他，取回聖后。但不知向那方去？這裏到他那山洞有多少遠近？」國王道：「寡人曾差「夜不收」軍馬到那裏探聽聲息，往來要行五十餘日。坐落南方，約有三千餘里。」

行者聞言，叫：「八戒，沙僧，護持在此，老孫去來。」國王扯住道：「神僧且從容一日，待安排些乾糧烘炒，與你些盤纏銀兩，選一匹快馬，方纔可去。」行者笑道：「陛下說得是。巴山轉嶺步行之話。我老孫不瞞你說，似這三千里路，斟酒在鍾不冷，就打個往回。」國王道：「神僧，你不要怪我說。你這尊貌，却像個猿猴一般，怎生有這等法力會走路也？」行者道：——

「我身雖是猿猴數，自幼打開生死路。徧訪明師把道傳，山前修煉無朝暮。倚天爲頂地爲爐，兩般藥物團烏兔。採取陰陽水火交，時間頓把玄關悟。全仗天罡搬

運功也，憑斗柄遷移步。退爐進火最依時，抽鉛添汞相交顧。攢簇五行造化生，合和四象分時度。二氣歸於黃道間，三家會在金丹路。悟通法律歸四肢，本來觔斗如神助。一縱縱過太行山，一打打過靈雲渡。何愁峻嶺幾千重？不怕長江百十數。

只因變化沒遮欄，一打十萬八千路！

那國王見說，又驚又喜，笑吟吟，捧着一杯御酒，遞與行者道：「神僧遠勞，進此一杯引意。」這大聖一心要去降妖，那裏有心吃酒，只叫：「且放下，等我去了回來再飲。」好行者，說聲去，唳哨一聲，寂然不見。那一國君臣皆驚訝不題。

却說行者將身一縱，早見一座高山，阻住霧角，即按雲頭，立在那巔峯之上，仔細觀看。好山！

沖天占地，礙日生雲。沖天處，尖峯聳聳；占地處，遠脈迢迢。礙日的乃嶺頭松鬱鬱，生雲的乃崖下石磷磷。松鬱鬱，四十八節常青；石磷磷，萬載千年不改。林中每聽

夜猿啼，湖內常聞妖蟒過。山禽聲咽咽，山獸吼呼呼。山獐山鹿，成雙作對紛紛走；山鴉山鵲，打陣攢羣密密飛。山草山花看不盡，山桃山果映時新。雖然倚險不堪行，却是妖仙隱逸處。

這大聖看之不厭，正欲尋洞口，只見那山凹裏火光撲天，紅焰之中，冒出一股惡煙，比火更毒。好煙但見那——

火光迸萬點金燈，火焰飛千條紅虹。那煙不是竈箒煙，不是草木煙，煙却有五色；青紅白黑黃，燻着南天門外柱，燎着靈霄殿上梁。燒得那窩中走獸連皮爛，林中飛禽羽盡光。但看這煙如此惡，怎入深山伏怪王？

大聖正自恐懼，又見那山中迸出一道沙來。好沙！你看——

紛紛絃絃徧天涯，鄧鄧渾渾大地遮。細塵到處迷人目，粗灰滿谷滾芝蔴。採藥仙童迷失伴，打柴樵子沒尋家。手中有明珠現，時間刮得眼生花。

這行者只顧看玩，不覺沙灰飛入鼻內，癢斯斯的，打了兩個噴嚏，即回頭伸手，在岩下摸

了兩個鵝卵石，塞住鼻子；搖身一變，變做一個攢火的鷓子，飛入煙火中間，募了幾募，却就沒了沙灰，煙火也息了；急現本像下來，又看時，只聽得丁丁東東的，一個銅鑼聲響，却道：『我走錯了路也！這裏不是妖精住處。鑼聲似鋪兵之鑼。想是通國的大路，有鋪兵去下文書。且等老孫去問他一問。』

正走處，忽見似個小妖兒，擔着黃旗，背着文書，敲着鑼兒，急走如飛而來。行者笑道：『原來是這厮打鑼。他不知送的是甚麼書信，等我聽他一聽。』好大聖，搖身一變，變做個猛蟲兒，輕輕的飛在他書包之上。只聽得那妖精敲着鑼，緒緒聒聒的自念自誦道：『我家大王，忒也心毒。三年前到朱紫國強奪了金聖皇后，一向無緣，未得沾身，只苦了要來的宮女頂缸。兩個來弄殺了，四個來也弄殺了。前年要了，去年又要，今年又要；如今還要，却撞個對頭來了。那個要宮女的先鋒被個甚麼孫行者打敗了，不發宮女。我大王因此發怒，要與他國爭持，教我去下甚麼戰書。這一去，那國王不戰則可，戰必不利。我大王使煙火飛沙，那國王君臣百姓等，莫想一個得活。那時我等占了他的城池，大王稱帝，我等稱臣——雖然也有個大小官爵，只是

天理難容也！

行者聽了，暗喜道：「妖精也有存心好的。似他後邊這兩句話說，「天理難容」却不是個好的——但只說金聖皇后一向無緣，未得沾身，此話却不解其意。等我問他一問。」嚶的一聲，一翅飛離了妖精，轉向前路，有十數里地，搖身一變，又變做一個道童——

頭挽雙丫髻，身穿百衲衣。手敲魚鼓筒，口唱道情詞。

轉山坡，迎着小妖，打個起手道：「長官，那裏去送的是甚麼公文？」那妖物就像認得他的一般，住了鑼槌，笑嘻嘻的還禮道：「我大王差我到朱紫國下戰書的。」行者接口問道：「朱紫國那話兒，可曾與大王配合哩？」小妖道：「自前年攝得來，當時就有一個神仙，送一件五彩仙衣與金聖宮妝新。他自穿了那衣，就渾身上下都生了針刺，我大王摸也不敢摸他。一摸，但挽着些兒，手心就痛，不知是甚緣故。自始至今，尚未沾身。早間差先鋒去要宮女伏侍，被一個甚麼孫行者戰敗了。大王奮怒，所以教我去下戰書，明日與他交戰也。」行者道：「怎的大王却着惱？」小妖道：「正在那裏着惱哩。你去與他唱個道情詞兒解解悶也。」

好行者，拱手抽身就走。那妖依舊敲鑼前行。行者就行起兇來，掣出棒，復轉身，望小妖腦後一下，可憐就打頭爛血流漿迸出，皮開頸折命傾之收了棍子，却又自悔道：『急了些兒，不曾問他叫做甚麼名字——罷了！』却去取下他的戰書，藏於袖內，將他黃旗、銅鑼，藏在路旁草裏；因扯着脚要往澗下摔時，只聽噹的一聲，腰間露出一個鑲金的牙牌。牌上有字，寫道：

『心腹小校一名，有來有去。五短身材，挖撻臉，無鬚。長用懸掛，無牌即假。』

行者笑道：『這厮名字叫做有來有去，這一棍子，打得「有去無來」！』將牙牌解下，帶在腰間，欲要摔下屍骸，却又思量起煙火之毒，且不敢尋他洞府，即將棍子舉起，着小妖胸前搗了一下，挑在空中，徑回本國，且當報一個頭功。你看他自思自念，吻哨一聲，到了國界。那八戒在金鑾殿前，正護持着王師，忽回頭看見行者半空中將個妖精挑來，他却怨道：『喫不打緊的買賣！早知老豬去拿來，却不算我一功！』

說未畢，行者按落雲頭，將妖精摔在階下。八戒跑上去，就築了一耙道：『此是老豬之功！』

行者道：『是你甚功？』八戒道：『莫賴我！我有證見！你不看一鈿築了九個眼子哩！』行者道：『你看看可有頭沒頭。』八戒笑道：『原來是沒頭的！我道如何築他也不動動兒。』行者道：『師父在那裏？』八戒道：『在殿裏與王叙話哩。』行者道：『你且去請他出來。』八戒急上殿，點點頭。三藏即便起身下殿，迎着行者。行者將一封戰書，揣在三藏袖裏道：『師父收下，且莫與國王看見。』

說不了，那國王也下殿，迎着行者道：『神僧長老來了，拿妖之事如何？』行者用手指道：『那階下不是妖精，被老孫打殺了也。』國王見了道：『是便是個妖屍，却不是賽太歲。賽太歲寡人親見他兩次，身長丈八，膊闊五停，面似金光，聲如霹靂；那裏是這般鄙矮。』行者笑道：『陛下認得，果然不是。這是一個報事的小妖，撞見老孫，却先打死，挑回來報功。』

國王大喜道：『好好好！該算頭功！寡人這裏常差人去打探，更不會得個的實。似神僧一出，就捉了一個回來，真神通也！』叫：『看暖酒來與長老賀功。』行者道：『吃酒還是小事。我問陛下，金聖宮別時，可曾留下個甚麼表記？你與我些兒。』那國王聽說「表記」二字，却似

刀劍剜心，忍不住失聲淚下，說道：

「當年佳節慶朱明，太歲兇妖發喊聲。強奪御妻爲壓寨，寡人獻出爲蒼生更無會話並離話，那有長亭共短亭？表記香囊全沒影，至今撇我苦伶仃！」

行者道：「陛下在邇何以爲惱？那娘娘旣無表記，他在宮內，可有甚麼心愛之物，與我一件也罷。」國王道：「你要怎的？」行者道：「那妖王實有神通，我見他放煙，放火，放沙，果是難收。縱收了，又恐娘娘見我面生，不肯跟我回國。須是得他平日心愛之物一件，他方信我，我好帶他回來。爲此故要帶去。」國王道：「昭陽宮裏，梳妝閣上，有一雙黃金寶串，原是金聖宮手上帶的。只因那日端午，要縛五色彩線，故此褪下，不曾帶上。此乃是他心愛之物。如今現收在簡妝盒裏。寡人見他遭此離別，更不忍見。一見即如見他玉容，病又重幾分也。」行者道：「且休題這話。且將金串取來。如捨得，都與我拿去；如不捨，卽拿一隻去也。」

國王遂命玉聖宮取出。取出卽遞與國王。國王見了，叫了幾聲：「知疼着熱的娘娘。」遂遞與行者。行者接了，套在胳膊上。好大聖，不吃得功酒，且駕觔斗雲，啣哨一聲，又至麒麟山上，

無心玩景，徑尋洞府而去。正行時，只聽得人語喧嚷，即竚立凝睛觀看。原來那獬豸洞口把門的大小頭目，約摸有五百名，在那裏——

森森羅列，密密挨排。森森羅列執干戈，映日光明；密密挨排展旌旗，迎風飄閃。虎將熊師能變化，豹頭彪帥弄精神。蒼狼多猛烈，獬象更驍雄。狡兔乖獐輪劍戟，長

蛇大蟒跨刀弓。猩猩能解人言語，引陣安營識汎風。

行者見了，不敢前進，抽身徑轉舊路。你道他抽身怎麼？不是怕他，他却至那打死小妖之處，尋出黃旗銅鑼，迎風捏訣，想像騰挪，即搖身一變，變做那有來有去的模樣，乒乓敲着鑼，大踏步，一直前來，徑撞至獬豸洞。正欲看看洞景，只聞得猩猩出語道：『有來有去，你回來了？』

行者只得答應道：『來了。』猩猩道：『快走！大王爺爺正在剝皮亭上等你回話哩。』

行者聞言，拽開步，敲着鑼，徑入前門裏看處，原來是懸崖削壁，石屋虛堂，左右有琪花瑤草，前後多古柏喬松。不覺又至二門之內，忽抬頭見一座八窗明亮的亭子，亭子中間有一張戲金的交椅，椅子上端坐着一個魔王，真個生得惡像。但見他——

幌幌霞光生頂上，威威殺氣進胸前。口外獠牙排利刃，鬚邊焦髮放紅煙。嘴上髭鬚如插箭，遍體昂毛似疊氈。眼突銅鈴欺太歲，手持鐵杵若摩天。

行者見了，公然傲慢那妖精，更不循一些兒禮法，調轉臉，朝着外，只管敲鑼。妖王問道：『你來了？』行者不答。又問：『有來有去，你來了？』也不答應。妖王上前扯住道：『你怎麼到了家還篩鑼問之又不答，何也？』行者把鑼往地下一擲道：『甚麼何也何也！我說我不去，你却教我去。行到那廂，只見無數的人馬列成陣勢，見了我，都就叫「拿妖精拿妖精！」把我推扯扯，拽拽扛扛，拿進城去，見了那國王，國王便教斬了。幸虧那兩班謀士道：「兩家相爭，不斬來使。」把我饒了，收了戰書，又押出城外，對軍前打了三十順腿，放我來回話。他那裏不久就要來此與你交戰哩。』

妖王道：『這等說，是你吃虧了。怪不得問你更不言語。』行者道：『却不是怎的；只爲護疼，所以不曾答應。』妖王道：『那裏有多少人馬？』行者道：『我也說昏了，又吃他打怕了，那裏會查他人馬數目！只見那裏森森兵器擺列着——』

「弓箭刀鎗甲與衣，干戈劍戟並纓旗。劉鎗月鏢兜鑿鎧，大斧團牌鐵蒺藜。長悶棍，短窩槌，鋼叉銃鎗及頭盔。打扮得鞦韆鞋護頂並胖襖，簡鞭袖彈與銅鎚。」

那王聽了，笑道：「不打緊！不打緊！似這般兵器，一火皆空。你且去報與金聖娘娘得知，教他莫惱。今早他聽見我發狠要去戰鬥，他就眼淚汪汪的不乾。你如今去說那裏人馬驍勇，必然勝我，且寬他一時之心。」

行者聞言，十分歡喜道：「正中老孫之意！」你看他偏是路熟，轉過角門，穿過廳堂。那裏邊盡都是高堂大廈，更不似前邊的模樣。直到後邊宮裏，遠見彩門壯麗，乃是金聖娘娘住處。且入裏面看時，有兩班妖狐，妖鹿，一個個都妝成美女之形，侍立左右。正中間坐着那個娘娘，手托着香腮，雙眸滴淚，果然是——

玉容嬌嫩，美貌妖嬈。懶梳妝，散鬢堆鴉；怕打扮，釵鑽不戴。面無粉，冷淡了胭脂；髮無油，蓬鬆了雲鬢。努櫻唇，緊咬銀牙；皺蛾眉，淚淹星眼。一片心，只憶着朱紫君王；一時間，恨不離天羅地網。誠然是「自古紅顏多薄命，慊慊無語對東風」

行者上前打了個問訊道：「接喏。」那娘娘道：「這潑村怪，十分無狀！想我在那朱紫國中，與王同享榮華之時，那太師宰相見了，就俯伏塵埃，不敢仰視。這野怪怎麼叫聲『接喏』？是那裏來的這般村怪？」衆侍婢上前道：「太太息怒。他是大王爺爺心腹的小校，喚名有來有去。今早差下戰書的是他。」

娘娘聽說，忍怒問曰：「你下戰書，可曾到朱紫國界？」行者道：「我持書直至城裏，到於金鑾殿，面見君王，已討回音來也。」娘娘道：「你面君，君有何言？」行者道：「那君王敵戰之言，與排兵布陣之事，纔與大王說了。只是那君王有思想娘娘之意，有一句合心的話兒，特來上稟。奈何左右人衆，不是說處。」

娘娘聞言，喝退兩班狐鹿。行者掩上宮門，把臉一抹，現了本像，對娘娘道：「你休怕我。我是東土大唐差往大西天天竺國雷音寺見佛求經的和尚。我師父是唐王御弟唐三藏。我是他大徒弟孫悟空。因過你國，倒換關文，見你君臣出榜招醫，是我大施三折之肱，把他相思之病治好了，排宴謝我。飲酒之間，說出你被妖攝來，我會降龍伏虎，特請我來捉怪，救你回國。那

戰敗先鋒是我，打死小妖也是我。我見他門外兇狂，是我變作有來有去模樣，捨身到此與你通信。」

那娘娘聽說，沉吟不語。行者取出寶串，雙手奉上道：「你若不信，看此物何來。」娘娘一見，垂淚下座，拜謝道：「長老，你果是救得我回朝，沒齒不忘大恩！」行者道：「我且問你，他那放火放煙放沙的，是件甚麼寶貝？」娘娘道：「那裏是甚麼寶貝！乃是三個金鈴。他將頭一個幌一幌，有三百丈火光燒人；第二個幌一幌，有三百丈煙光燻人；第三個幌一幌，有三百丈黃沙迷人。煙火還不打緊，只是黃沙最毒。若鑽入人鼻孔，就傷了性命。」行者道：「利害！利害！我曾經着，打了兩個嚏噴，却不知他的鈴兒放在何處？」娘娘道：「他那肯放下，只是帶在腰間，行住坐臥，再不離身。」行者道：「你若有意於朱紫國，還要相會國王，把那煩惱憂愁，都且權解，使出個風流喜悅之容，與他做個夫妻之情，教他把鈴兒與你收貯。待我取便偷了，降了這妖怪，那時節，好帶你回去，重諧鸞鳳，共享安寧也。」

那娘娘依言。這行者變作心腹小校，開了宮門，喚進左右侍婢。娘娘叫：「有來有去，快往

前亭請你大王來與他說話。」好行者，應了一聲，即至剝皮亭，對妖精道：「大王，聖宮娘娘有請。」妖王歡喜道：「娘娘常時只罵，怎麼今日有請？」行者道：「那娘娘問朱紫國王之事，是我說：『他不要你了，他國中另扶了皇后。』」娘娘聽說，故此沒了想頭，方纔命我來奉請。」妖王大喜道：「你却中用。待我剿除了他國，封你爲個隨朝的太宰。」

行者順口謝恩，疾與妖王來至後宮門首。那娘娘歡容迎接，就去用手相攙。那妖王喏喏而退道：「不敢！不敢！多承娘娘下愛，我怕手痛，不敢相傍。」娘娘道：「大王請坐，我與你說。」妖王道：「有話但說不妨。」娘娘道：「我蒙大王辱愛，今已三年，未得共枕同衾，也是前世之緣，做了這場夫妻；誰知大王有外我之意，不以夫妻相待。我想着當時在朱紫國爲后，外邦凡有進貢之寶，君看畢，一定與后收之。你這裏更無甚麼寶貝，左右穿的是貂裘，吃的是血食，那曾見綾錦金珠，一味鋪皮蓋毯；或者就有些寶貝，你因外我，也不教我看見，也不與我收着。且如聞得你有三個鈴鐺，想就是件寶貝，你怎麼走也帶着，坐也帶着，你就拿與我收着，待你用時取出，未爲不可。此也是做夫妻一場，也有個心腹相託之意。——如此不相託付，非外我

而何？

妖王大笑陪禮道：「娘娘怪得是怪得！是寶貝在此，今日就當付你收之。」便即揭衣取寶。行者在旁，眼不轉睛，看着那怪揭起兩三層衣服，貼身帶着三個鈴兒。他解下來，將些綿花塞了口兒，把一塊豹皮作一個包袱兒包了，遞與娘娘道：「物雖微賤，却要用心收藏，切不可搖幌着他。」娘娘接過手道：「我曉得。安在這妝臺之上，無人搖動。」叫：「小的們，安排酒來，我與大王交歡會喜，飲幾杯兒。」

衆侍婢聞言，即鋪排果菜，擺上些獐狍鹿兔之肉，將椰子酒斟來奉上。那娘娘做出妖嬈之態，哄着精靈。孫行者在旁取事，但挨挨摸摸，行近妝臺，把三個金鈴輕輕拿過，慢慢移步，溜出宮門，徑離洞府。到了剝皮亭前，無人處，展開豹皮幅子看時，中間一個，有茶鍾大兩頭兩個，有拳頭大。他不知利害，就把綿花扯了。只聞得噹的一聲響，骨都都的迸出煙火黃沙，急收不住，滿亭中烘烘火起。說得那把門精怪，一擁撞入後宮，驚動了妖王，慌忙教：「去救火救火！」出來看時，原來是有來有去拿了金鈴兒哩。妖王上前喝道：「好賤奴，怎麼偷了我的金

鈴寶貝，在此胡弄！叫：『拿來拿來！』那門前虎將，熊師，豹頭，彪帥，獺象，蒼狼，乖獍，狡兔，長蛇，大蟒，猩猩，帥衆妖一齊攢簇。

那行者慌了手脚，丟了金鈴，現出本像，掣出金箍如意棒，撒開解數，往前亂打。那妖王收了寶貝，傳號令教：『關了前門！』衆妖聽了，關門的關門，打仗的打仗。那行者難得脫身，收了棒，搖身一變，變作個痴蒼蠅兒，釘在那無火石壁上。衆妖尋不見，報道：『大王，走了賊也，走了賊也！』妖王問：『可曾自門裏走出去？』衆妖都說：『前門緊鎖牢拴在此，不曾走出。』妖王只說：『仔細搜尋！』

有的取水潑火，有的仔細搜尋，更無踪跡。妖王怒道：『是個甚麼賊子，好大胆，變作有來有去的模樣，進來見我回話，又跟在身邊，乘機盜我寶貝！早是不曾拿將出去！若拿出山頭，見了天風，怎生是好？』虎將上前道：『大王的洪福齊天，我等的氣數不盡，故此知覺了。』熊師上前道：『大王，這賊不是別人，定是那戰敗先鋒的那個孫悟空。想必路上遇着有來有去，傷了性命，奪了黃旗，銅鑼，牙牌，變作他個模樣，到此欺騙了大王也。』妖王道：『正是！正是！見得

有理！叫『小的們，仔細搜尋防避，切莫開門放出走了！』這纔是個有分教——

弄巧翻成拙，作耍却爲真。

畢竟不知孫行者怎麼脫得妖門，且聽下回分解。

國遊記 第七十四回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狐

觀音現像伏妖王

色即空兮自古，空言是色如然。人能悟徹色空禪，何用丹砂炮煉？

德行全修休懈，工夫苦用熬煎。有時行滿去朝天，永駐仙顏不變。

話說那賽太歲緊關了前後門戶，搜尋行者，直嚷到黃昏時分，不見踪跡，坐在那剝皮亭上，點聚羣妖，發號施令，都教各門上提鈴喝號，擊鼓敲梆，一個個弓上絃，刀出鞘，支更坐夜。原來孫大聖變做個痴蒼蠅，釘在門旁。見前面防備甚緊，他即抖開翅，飛入後宮門首看處，見金聖娘娘伏在御案上，清清滴淚，隱隱聲悲。行者飛進門去，輕輕的落在他那烏雲散髻之上，聽他哭的是甚麼。

少頃間，那娘娘忽失聲道：「主公啊！我和你——」

『前生燒了斷頭香，今世遭逢潑怪王。拆鳳三年何日會？分鴛兩處致悲傷。差來

長老纔通信，驚散佳姻一命亡。只爲金鈴難解識，相思又比舊時狂。』

行者聞言，即移身到他耳根後，悄悄的叫道：『聖宮娘娘，你休恐懼。我還是你國差來的神僧孫長老，未曾傷命。只因自家性急，近妝臺偷了金鈴，你與妖王吃酒之時，我却脫身出了前亭，忍不住，打開看看。不期扯動塞口的綿花，那鈴響一聲，迸出煙火黃沙。我就慌了手脚，把金鈴丟了，現出原身，使鐵棒，苦戰不出，恐遭毒手，故變作一個蒼蠅兒，釘在門樞上，躲到如今。那妖王愈加嚴緊，不肯開門。你可再以夫妻之禮，哄他進來安寢，我好脫身行事，別作區區救你也。』

娘娘一聞此言，戰兢兢，髮似神揪；虛怯怯，心如杵槩；淚汪汪的道：『你如今是人？是鬼？』

行者道：『我也不是人，我也不是鬼，如今變作個蒼蠅兒在此，你休怕，快去請那妖王也。』娘娘不信，淚滴滴，悄語低聲道：『你莫覓寐我。』行者道：『我豈敢覓寐你？你若不信，展開手，等我跳下來你看。』那娘娘真個把左手展開，行者輕輕飛下，落在他玉掌之間，好便似——

茵菖蕊頭釘黑豆，牡丹花上歇遊蜂；繡毬心裏葡萄落，百合枝邊黑點濃。

金聖宮高擎玉掌，叫聲『神僧』。行者嚶嚶的應道：『我是神僧變的。』那娘娘方纔信了，悄悄的道：『我去請那妖王來時，你却怎生行事？』行者道：『古人云：「斷送一生惟有酒。」又云：「破除萬事無過酒。」酒之爲用多端，你只以飲酒爲上。你將那貼身的侍婢，喚一個進來，指與我看，我就變作他的模樣，在旁邊伏侍，却好下手。』那娘娘真個依言，即叫：『春嬌何在？』那屏風後轉出一個玉面狐狸來，跪下道：『娘娘喚春嬌有何使令？』娘娘道：『你去叫他們來點紗燈，焚腦麝，扶我上前庭，請大王安寢也。』

那春嬌即轉前面，叫了七八個怪鹿妖狐，打着兩對燈籠，一對提爐，擺列左右。娘娘欠身叉手，那大聖早已飛去。好行者，展開翅，徑飛到那玉面狐狸頭上，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個瞌睡蟲，輕輕的放在他臉上。原來瞌睡蟲到了人臉上，往鼻孔裏爬，爬進孔中，即瞌睡了。那春嬌果然漸覺困倦，立不住脚，搖樁打盹，即忙尋着原睡處，丟倒頭，只管呼呼的睡去。行者跳下來，搖身一變，變做那春嬌一般模樣，轉屏風，與衆同立不題。

却說那金聖宮娘娘往前正走，有小妖看見，即報賽太歲道：『大王，娘娘來了。』那妖王急出剝皮亭外迎迓。娘娘道：『大王，今煙火既息，賊已無踪，深夜之際，特請大王安置。』那怪滿心歡喜道：『娘娘珍重，却纔那賊乃是孫悟空，他敗了我先鋒，打殺我小校，變化進來，哄了我們，我們這般搜檢，他却渺無踪跡，故此心上不安。』娘娘道：『那厮想是走脫了。大王放心勿慮，且自安寢去也。』

妖精見娘娘侍立敬請，不敢堅辭，只得吩咐羣妖各要小心火燭，謹防盜賊，遂與娘娘竟往後宮。行者假變春嬌，從兩班侍婢引入。娘娘叫：『安排酒來與大王解勞。』妖王笑道：『正是，正是。快將酒來，我與娘娘壓驚。』假春嬌即同衆怪鋪排了果品，整頓些腥肉，調開桌椅。那娘娘擎杯，這妖王也以一杯奉上。二人穿換了酒杯，假春嬌在旁執着酒壺道：『大王與娘娘今夜纔遞交杯盞，請各飲乾，穿個雙喜杯兒。』真個又各斟上，又飲乾了。假春嬌又道：『大王娘娘喜會，衆侍婢會唱的供唱，善舞的起舞來耶。』

說未畢，只聽得一派歌聲，齊調音律，唱的唱，舞的舞。他兩個又飲了許多，娘娘叫住了歌舞。衆侍婢分班，出屏風外擺列；惟有假春嬌執壺，上下奉酒。娘娘與那妖王專說得是夫妻之話。你看那娘娘一片雲情雨意，哄得那妖王骨軟筋麻。只是沒福，不得沾身。可憐真是『猫咬尿胞空歡喜！』

叙了一會，笑了一會，娘娘問道：『大王，寶貝不會傷損麼？』妖王道：『這寶貝乃先天搗鑄之物，如何得損？只是被那賊扯開塞口之綿，燒了豹皮包袱也。』娘娘說：『怎生收拾？』妖王道：『不用收拾，我帶在腰間哩。』假春嬌聞得此言，即拔下毫毛一把，嚼得粉碎，輕輕挨近妖王，將那毫毛放在他身上，吹了三口仙氣，暗暗的叫『變！』那些毫毛即變做三樣惡物，乃虱子，蛇蚤，臭蟲，攻入妖王身內，挨着皮膚亂咬。

那妖王燥癢難禁，伸手入懷揣摸揉癢，用指頭捏出幾個虱子來，拿近燈前觀看。娘娘見了，含忖道：『大王，想是襯衣襖了，久不曾漿洗，故生此物耳。』妖王慙愧道：『我從來不生此物，可的今宵出醜。』娘娘笑道：『大王何爲出醜？常言道：『皇帝身上也有三個御虱哩。』』

且脫下衣服來，等我替你捉捉。」妖王真個解帶脫衣。假春嬌在旁，着意看着那妖王身上，衣服層層皆有蛇蚤跳，件件皆排大臭蟲；子母虱，密密濃濃，就如螻蟻出窩中。不覺的揭到第三層見肉之處，那金鈴上紛紛滾滾的，也不勝其數。假春嬌道：「大王，拿鈴子來，等我也與你捉捉虱子。」

那妖王一則羞，二則慌，却也不認得真假，將三個鈴兒遞與假春嬌。假春嬌接在手中，賣弄多時，見那妖王低着头抖這衣服，他即將金鈴藏了，拔下一根毫毛，變作三個鈴兒，一般無二，拿向燈前翻檢；却又把身子扭扭捏捏的，抖了一抖，將那虱子，臭蟲，蛇蚤，收了歸在身上，把假金鈴兒遞與那怪。那怪接在手中，一發朦朧無措，那裏認得甚麼真假，雙手托着那鈴兒，遞與娘娘道：「今番你却收好了，却要仔細仔細，不要像前一番。」

那娘娘接過來，輕輕的揭開衣箱，把那假鈴收了，用黃金鎖鎖了，却又與妖王飲了幾杯酒，教侍婢：「淨拂牙牀，展開錦被，我與大王同寢。」那妖王諾諾連聲道：「沒福！沒福！不敢奉陪。我還帶個宮女往西宮裏睡去。娘娘請自安置。」遂此各歸寢處不題。

却說假春嬌得了手，將他寶貝帶在腰間，現了本像，把身子抖一抖，收去那個瞌睡蟲兒，竟往前走，只聽得梆鈴齊響，緊打三更。好行者，捏着訣，念動真言，使個隱身法，直至門邊。又見那門上拴鎖甚密，却就取出金箍棒，望門一指，使出那解鎖之法，那門就輕輕開了。急急步出門站下，厲聲高叫道：『賽太歲！還我金聖娘娘來！』連叫兩三遍，驚動大小羣妖，急急看處，前門開了，即忙掌燈尋鎖，把門兒依然鎖上，着幾個跑入裏邊去報道：『大王！有人在大門外呼喚大王尊號，要金聖娘娘哩！』那裏邊侍婢，即出宮門，悄悄的傳言道：『莫吹喝，大王纔睡着。』行者又在門前高叫，那小妖又不敢去驚動。如此者三四遍，俱不敢去通報。

那大聖在外嚷嚷鬧鬧的，直弄到天曉，忍不住，手輪着鐵棒，上前打門。慌得那大小羣妖，頂門的頂門，報信的報信。那妖王一聲方醒，只聞得亂撞撞的誼譁，起身穿了衣服，即出羅帳之外，問道：『嚷甚麼？』衆侍婢纔跪下道：『爺爺，不知是甚人在洞外叫罵了半夜，如今却又打門。』妖王走出宮門，只見那幾個傳報的小妖，慌張張的磕頭道：『外面有人叫罵，要金聖

宮娘娘哩！若說半個不字，他就說出無數的歪話，甚不中聽。見天曉大王不出，逼得打門也。」
那妖道：「且休開門。你去問他是那裏來的，姓甚名誰。快來回報。」小妖急出去，隔門問道：「打門的是誰？」行者道：「我是朱紫國拜請來的外公，來取聖宮娘娘回國哩！」

那小妖聽得，即以此言回報。那妖隨往後宮，查問來歷。原來那娘娘纔起來，還未梳洗。早見侍婢來報：「爺爺來了。」那娘娘急整衣，散挽黑雲，出宮迎迓。纔坐下，還未及問，又聽得小妖來報：「那來的外公已將門打破矣。」那妖笑道：「娘娘，你朝中有多少將帥？」娘娘道：「在朝有四十八衛人馬，良將千員，各邊上元帥總兵，不計其數。」妖王道：「可有個姓外的麼？」娘娘道：「我在宮，只知內裏輔助君王，早晚教誨妃嬪，外事無邊，我怎記得名姓？」妖王道：「這來者稱爲「外公」，我想着百家姓上，更無個姓外的。娘娘賦性聰明，出身高貴，居皇宮之中，必多覽書籍，記得那本書上有此姓也？」娘娘道：「止千字文上有句「外受傳訓」，想必就是此矣。」

妖王喜道：「定是定是！」即起身辭了娘娘，到剝皮亭上，結束整齊，點出妖兵，開了門，直

至外面，手持一柄宣花鉞斧，厲聲高叫道：『那個是朱紫國來的外公？』行者把金箍棒攢在右手，將左手指定道：『賢甥，叫我怎的？』那妖王見了，心中大怒道：『你這厮——』

『相貌若猴子，嘴臉似獼猴。七分真是鬼，大胆敢欺人！』

行者笑道：『你這個誑上欺君的潑怪，原來沒眼！想我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九天神將見了我，無一個「老」字，不敢稱呼；你叫我聲「外公」，那裏虧了你！』妖王喝道：『快早說出姓甚名誰，有些甚麼武藝，敢到我這裏猖獗！』行者道：『你若不問姓名，猶可；若要我說出姓名，只怕你立身無地！你上來，站穩着，聽我道：——』

『生身父母是天地，日月精華結聖胎。仙石懷抱無歲數，靈根孕育甚奇哉。當年產我三陽泰，今日歸真萬會諧。曾聚衆妖稱帥首，能降衆怪拜丹崖。玉皇大帝傳宣旨，太白金星捧詔來。請我上天承職裔，官封弼馬不開懷。初心造反謀山洞，大胆與兵鬧御階。托塔天王並太子，交鋒一陣盡猥衰。金星復奏玄穹帝，再降招安勅旨來。封做齊天眞大聖，那時方稱棟梁材。』

『又因攪亂蟠桃會，仗酒偷丹惹下災。太上老君親奏駕，西池王母拜瑤臺。情知是我欺王法，即點天兵發火牌。十萬兇星並惡曜，干戈劍戟密排排。天羅地網漫山布，齊舉刀兵大會垓。惡鬪一場無勝敗，觀音推薦二郎來。兩家對敵分高下，他有梅山兄弟儕。各逞英雄施變化，天門三聖撥雲開。老君丟了金剛套，衆神擒我到金階。不須詳允書供狀，罪犯凌刷殺斬災。斧剝鎚敲難損命，刀輪劍砍怎傷懷？火燒雷打只如此，無計摧殘長壽胎。押赴太清兜率院，爐中煅煉儘安排。』

『日期滿足纔開鼎，我向當中跳出來。手挺這條如意棒，翻身打上玉龍臺。各星各象皆潛躲，大鬧天宮任我歪。巡視靈官忙請佛，釋伽與我逞英才。手心之內翻筋斗，遊遍周天去復來。佛使先知賺哄法，被他壓住在天崖。到今五百餘年矣，解脫微軀又弄乖。特保唐僧西域去，悟空行者甚明白。西方路上降妖怪，那個妖邪不懼哉！』

那妖王聽他說出悟空行者，遂道：『你原來是大鬧天宮的那厮。你既脫身保唐僧西去，』

你走你的路去便罷了，怎麼羅織管事，替那朱紫國爲奴，却到我這裏尋死？」行者喝道：「賊潑怪！說話無知！我受朱紫國拜請之禮，又蒙他稱呼管待之恩，我老孫比那王位還高千倍，他敬之如父母，事之如神明，你怎麼說出「爲奴」二字？我把你這誑上欺君之怪！不要走！吃外公一棒！」那妖怪慌了手脚，即閃身躲過，使宣花斧劈面相迎。這一場好殺！你看——

金箍如意棒，風刃宣花斧。一個咬牙發狠兇，一個切齒施威武。這個是齊天大聖降臨凡，那個是作怪妖王來下土。兩個噴雲擾霧照天宮，真是走石揚沙遮斗府。往往來來解數多，翻翻復復金光吐。齊將本事施，各把神通賭。這個要取娘娘轉

帝都，那個喜同皇后居山塢。這場都是沒來由，捨死忘生因國主。

他兩個戰經五十回合，不分勝負。那妖王見行者手段高強，料不能取勝，將斧架住他的鐵棒道：「孫行者，你且住了。我今日還未早膳，待我進了膳，再來與你定雌雄。」行者情知是要取鈴鐺，收了鐵棒道：「好漢子不趕乏兔兒，」你去你去！去吃飽些好來領死！」那妖急轉身闖入裏邊，對娘娘道：「快將寶貝拿來！」娘娘道：「要寶貝何幹？」妖王道：「今早叫戰者，

乃是取經的和尙之徒，叫做孫悟空行者，假稱「外公」。我與他戰到此時，不分勝負。等我拿寶貝出去，放些煙火，燒這猴頭。」

娘娘見說，心中怛突，欲不取出鈴兒，恐他見疑；欲取出鈴兒，又恐傷了孫行者性命。正自躊躇未定，那妖王又催逼道：「快拿出來！」這娘娘無奈，只得將鎖鑰開了，把三個鈴兒遞與妖王。妖王拿了，就走出洞。娘娘坐在宮中，淚如雨下，思量行者不知可能逃得性命。兩人却俱不知是假鈴也。那妖出了門，就占起上風，叫道：「孫行者，休走！看我搖搖鈴兒！」行者笑道：「你有鈴，我就沒鈴？你會搖，我就不會搖？」妖王道：「你有甚麼鈴兒，拿出來我看。」

行者將鐵棒捏做個繡花針兒，藏在耳內，却去腰間解下三個真寶貝來，對妖王說：「這不是我的紫金鈴兒？」妖王見了，心驚道：「蹺蹺蹺蹺！他的鈴兒，怎麼與我的鈴兒就一般無二？縱然是一個模子鑄的，好道打磨不到，也有多個癩兒，少個蒂兒，却怎麼這等一毫不差？」又問：「你那鈴兒是那裏來的？」行者道：「賢甥，你那鈴兒却是那裏來的？」妖王老實便就說道：「我這鈴兒是——」

『太清前君道源深，八卦爐中久煉金。結就鈴兒稱至寶，老君留下到如今。』

行者笑道：『老孫的鈴兒，也是那時來的。』妖王道：『怎生出處？』行者道：『我這鈴兒是：』

『道祖燒丹兜率宮，金鈴搗煉在爐中。二三如六循環寶，我的雌來你的雄。』

妖王道：『鈴兒乃金丹之寶，又不是飛禽走獸，如何辨得雌雄？但只是搖出寶來，就是好的。』行者道：『口說無憑，做出便見。且讓你先搖。』那妖王真個將頭一個鈴兒幌了三幌，不見火出；第二個幌了三幌，不見煙出；第三個幌了三幌，也不見沙出。妖王慌了手脚，道：『怪哉！怪哉！世情變了！這鈴兒想是懼內，雄見了雌，所以不出來了。』行者道：『賢甥，住了手，等我也搖搖你看。』

好猴子，一把搯了三個鈴兒，一齊搖起。你看那紅火，青煙，黃沙，一齊滾出，骨都都燎樹燒山！大聖口裏又念個咒語，望巽地上叫『風來！』真個是風催火勢，火挾風威，紅焰焰，黑沉沉，滿天煙火，遍地黃沙，把那賽太歲唬得魄散魂飛，走頭無路，在那火當中，怎逃性命？只聞得半

空中厲聲高叫：『孫悟空！我來也！』行者急回頭上望，原來是觀音菩薩，左手托着淨瓶，右手拿着楊柳，灑下甘露救火哩。慌得行者把鈴兒藏在腰間，即合掌倒身下拜。

那菩薩將柳枝連拂幾點甘露，霎時間，煙火俱無，黃沙絕跡。行者叩頭道：『不知大慈臨凡，有失迴避。敢問菩薩何往？』菩薩道：『我特來收尋這個妖怪。』行者道：『這怪是何來歷，敢勞金身下降收之？』菩薩道：『他是我跨的個金毛狃。因牧童盹睡，失於防守，這孽畜咬斷鐵索走來，却與朱紫國王消災也。』

行者聞言，急欠身道：『菩薩反說了。他在這裏欺君騙后，敗俗傷風，與那國王生災，却說是消災，何也？』菩薩道：『你不知之。當時朱紫國先王在位之時，這個王還做東宮太子，未曾登基。他年幼間，極好射獵。他率領人馬，縱放鷹犬，正來到落鳳坡前，有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所生二子，乃雌雄兩個雀雛，停翅在山坡之下，被此王弓開處，射傷了雄孔雀，那雌孔雀也帶箭歸西。佛母懺悔以後，吩咐教他拆鳳三年，身就嗽疾。那時節，我跨着這狃，同聽此言，不期這孽畜留心，故來騙了皇后，與王消災。至今三年，冤愆滿足，幸你來救治王患。我特來收妖。

邪也。』

行者道：『菩薩，雖是這般故事，奈何他玷污了皇后，敗俗傷風，壞倫亂法，却是該他死罪。今蒙菩薩親臨，饒得他死罪，却饒不得他活罪，讓我打他二十棒，與你帶去罷。』菩薩道：『悟空，你既知我臨凡，就當看我分上，一發都饒了罷；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若是動了棍子，他就是死了。』

行者不敢違言，只得拜道：『菩薩既收他回海，再不可令他私降人間，貽害不淺。』那菩薩纔喝了一聲『孽畜還不還原，待何時也！』只見那怪打個滾，現了原身，將毛衣抖抖，菩薩騎上。菩薩又望項下一看，不見那三個金鈴。菩薩道：『悟空，還我鈴來。』行者道：『老孫不知。』菩薩喝道：『你這賊猴！若不是你偷了這鈴，莫說一個悟空，就是十個，也不敢近身快拿出來！』行者笑道：『實不曾見。』菩薩道：『既不曾見，等我念念緊箍兒咒。』那行者慌了，只教：『莫念莫念鈴兒在這裏哩！』這正是：猢猻項金鈴，何人解？解鈴人還問繫鈴人。菩薩將鈴兒套在猢猻項下，飛身高坐。你看他四足蓮花生，焰焰滿身金縷，迸森森大慈悲回南海不題。

却說孫大聖整束了衣裙，輪鐵棒打進獬豸洞去，把羣妖衆怪，盡情打死，勦除乾淨，直至宮中，請聖宮娘娘回國。那娘娘頂禮不盡，行者將菩薩降妖並拆鳳原由備說了一遍，尋些軟草，扎了一條草龍，教：『娘娘跨上，合着眼，莫怕，我帶你回朝見主也。』那娘娘謹遵吩咐，行者使起神通，只聽得耳內風響。半個時辰，帶進城，按落雲頭，叫：『娘娘開眼。』

那皇后睜開眼看，認得是鳳閣龍樓，心中歡喜，撇了草龍，與行者同登寶殿。那國王見了，急下龍牀，就來扯娘娘玉手，欲訴離情，猛然跌倒在地，只叫：『手疼！手疼！』八戒哈哈大笑道：『嘴臉沒福消受！一見面就蜚殺了也！』行者道：『馱子，你敢扯他扯兒麼？』八戒道：『就扯他扯兒便怎的？』行者道：『娘娘身上生了毒刺，手上有蜚陽之毒，自到麒麟山，與那賽太歲三年，那妖更不曾沾身。但沾身就害身疼，但沾手就害手疼。』

此時外面衆官，內裏妃嬪總說，無不疑。旁有玉聖銀聖二宮，將君王扶起，俱正在愴惶之際，忽聽得那半空中，有人叫道：『大聖，我來也。』行者抬頭觀看，只見那——

肅肅冲天鶴唳，飄飄徑至朝前。繚繞祥光道道，氤氳瑞氣翩翩。棕衣苦體放雲煙，足踏芒鞋罕見。手執龍鬚蠅帚，絲絛腰下圍纏。乾坤處處結人緣，天地逍遙遊遍。

此乃是大羅天上紫雲仙，今日臨凡解蹙。

行者上前迎住道：『張紫陽何往？』紫陽真人直至殿前，躬身施禮道：『大聖，小仙張伯端起手。』行者答禮道：『你從何來？』真人道：『小仙三年前曾赴佛會，因打這裏經過，見朱紫國王有拆鳳之憂，我恐那妖將皇后玷辱，有壞人倫，後日難與國王復合，是我將一件舊棕衣變作一領新霞裳，光生五彩，進與妖王，教皇后穿了裝新。那皇后穿上身，即生一身毒刺。毒刺者，乃棕衣也。今知大聖成功，特來解蹙。』

行者道：『既如此，累你遠來，且快解脫。』真人走向前，對娘娘用手一指，即脫下那件棕衣。那娘娘遍體如舊。真人將衣抖一抖，披在身上，對行者道：『大聖勿罪，小仙告辭。』行者道：『且住，待君王謝謝。』真人笑道：『不勞，不勞。』遂長揖一聲，騰空而去。慌得那皇帝、皇后，及大小衆臣，一個個望空禮拜。拜畢，即命大開東閣，酬謝四僧。那君王領衆跪拜，夫妻纔得重諧。

正當歡宴時，行者叫：『師父，拿那戰書來。』長老袖中取出，遞與行者。行者遞與國王道：『此書乃那怪差小校送來者。那小校已先被我打死，送來報功；後復至山中，變作小校，進洞回復，因得見娘娘，盜出金鈴，幾乎被他拿住；又變化復偷出，與他對敵；幸遇觀音菩薩將他收去，又與我說拆鳳之故……』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那舉國君臣內外，無一人不感謝稱讚。唐僧道：『一則是賢王之福，二來是小徒之功。今蒙盛宴，至矣！至矣！就此拜別，不要誤貧僧向西去也。』那國王懇留不得，遂換了關文，大排鑾駕，請唐僧穩坐龍車。那君王、妃后，俱捧轂推輪，相送而別。正是——

有緣洗盡憂疑病，絕念無思心自寧。

畢竟這去，後面再有甚麼吉凶之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盤絲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話表三藏別了朱紫國王，整頓鞍馬西進。行轂多少山原，歷盡無窮水道，不覺的秋去冬殘，又值春光明媚。師徒們正在路踏青旂景，忽見一座庵林。三藏滾鞍下馬，站立大道之方。行者問道：『師父，這條路平坦無邪，因何不走？』八戒道：『師兄好不通情！師父在馬上坐得困了，也讓他下來關關風是。』三藏道：『不是關風；我看那裏是個人家，意欲自去化些齋吃。』行者笑道：『你看師父說的是那裏話。你要吃齋，我自去化。俗語云：「一日爲師，終身爲父。」豈有爲弟子者高坐，教師父去化齋之理？』三藏道：『不是這等說。平日間一望無邊無際，你們沒遠沒近的去化齋，今日人家逼近，可以叫應，也讓我自去化一個來。』八戒道：『師父沒主張。常言道：「三人出外，小的兒苦。」你況是個父輩，我等俱是弟子。古書云：「有事弟子服其

勞。」等我老猪去。』三藏道：「徒弟啊，今日天氣清明，與那風雨之時不同。那時節，汝等必定遠去；此個人家，等我去。有齋無齋，可以就回走路。」沙僧在旁笑道：「師兄，不必多講。師父的心性如此，不必違拗。若惱了他，就化將齋來，他也不吃。」八戒依言，即取出鉢盂，與他換了衣帽，拽開步，直至那莊前觀看，却也好座住場。但見——

石橋高聳，古樹森齊。石橋高聳，潺潺流水接長溪；古樹森齊，聒聒幽禽鳴遠岱。橋那邊有數椽茅屋，清清雅雅若仙庵；又有那一座蓬窗，白白明明欺道院。窗前忽見四佳人，都在那裏刺鳳描鸞做針線。

長老見那人家沒個男兒，只有四個女子，不敢進去，將身立定，閃在喬林之下。只見那女子，一個個——

鬩心堅似石，蘭性喜如春。嬌臉紅霞襯，朱唇絳脂勻。蛾眉橫月小，蟬鬢疊雲新。若到花間立，遊蜂錯認真。

少停有半個時辰，一發靜悄悄，雞犬無聲，自家思慮道：「我若沒本事化頓齋飯，也惹那

徒弟笑我：敢道爲師的化不出齋來，爲徒的怎能去拜佛？』長老沒計奈何，也帶了幾分不是，趨步上橋。又走了幾步，只見那茅屋裏面有一座木香亭子，亭子下又有三個女子在那裏踢氣毬哩。你看那三個女子比那四個又生得不同。但見那：

飄揚翠袖，搖拽紺裙。飄揚翠袖，低籠着玉笋纖纖；搖拽紺裙，半露出金蓮窄窄。形容體勢十分全，動靜脚跟千樣躡。拿頭過論有高低，張泛送來真又楷。轉身踢個出牆花，退步翻成大過海。輕接一團泥，單鎗急對拐。明珠上佛頭，實捏來尖掣。窄磚偏會拿，臥魚將脚挫。平腰折膝蹲，扭頂翹跟躡。扳凳能喧泛，披肩甚脫灑。絞襠任往來，鎖項隨搖擺。踢的是黃河水倒流，金魚灘上買。那個錯認是頭兒，這個轉身就打拐。端然捧上臙，周正尖來掣。提跟澀草鞋，倒插回頭探。退步泛肩妝，鉤兒只一歹。版簷下來長，便把奪門揣。踢到美心時，佳人齊喝采。一個個汗流粉膩透，羅裳與懶情疎方叫海。

言不盡！又有詩爲證：——

蹴鞠當場三月天，仙風吹下素嬋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塵染蛾眉柳帶煙。翠袖低垂籠玉笋，綉裙斜拽露金蓮。幾回踢罷嬌無力，雲鬢蓬鬆寶髻偏。

三藏看得時辰久了，只得走上橋頭，應聲高叫道：『女菩薩，貧僧這裏隨緣布施些兒齋吃。』那些女子聽見，一個個喜喜歡歡，拋了針線，撇了氣毬，都笑笑吟吟的，接出門來道：『長老，失迎了。今到荒莊，決不敢攔路齋僧，請裏面坐。』三藏聞言，心中暗道：『善哉，善哉！西方正是佛地，女流尚且注意齋僧，男子豈不虔心向佛？』長老向前問訊了，相隨衆女入茅屋。過木香亭看處，呀！原來那裏邊沒甚房廊，只見那——

巒頭高聳，地脉遙長。巒頭高聳接雲煙，地脉遙長通海岳。門近石橋，九曲九人流水。願園栽桃李，千株千顆。二穠華，藤薛掛懸三五樹，芝蘭香散萬千花。遠觀洞府，欺蓬島，近觀山林壓太華。正是妖仙尋隱處，更無鄰舍獨成家。

有一女子，上前把石頭門推開兩扇，請唐僧裏面坐。那長老只得進去。忽抬頭看時，鋪設的都是石桌，石凳，冷氣陰陰。長老心驚，暗自思忖道：『這去處少吉多凶，斷然不善。』衆女子

喜笑吟吟，都道：『長老請坐。』長老沒奈何，只得坐了。少時間，打個冷禁。衆女子問道：『長老是何寶山？化甚麼緣？還是修橋補路，建寺禮塔？還是造佛印經，請緣簿出來看看。』長老道：『我不是化緣的和尙。』女子道：『既不化緣，到此何幹？』長老道：『我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大雷音求經者。適過寶方，腹間饑餒，特造檀府，募化一齋，貧僧就行也。』衆女子道：『好好！好好！』好常言道：『遠來的和尙好看經。』——妹妹們不可怠慢，快辦齋來。』

此時有三個女子陪着，言來語去，論說些因緣。那四個到廚中，撩衣斂袖，炊火刷鍋。你道他安排的是些甚麼東西？原來是人油炒煉，人肉煎熬，熬得黑糊煎作麵筋樣子，剜的人腦煎作豆腐塊片。兩盤兒捧到石桌上放下，對長老道：『請了。倉卒間，不曾備得好齋，且將就吃些充腹。後面還有添換來也。』

那長老聞了一聞，見那腥膻，不敢開口，欠身合掌道：『女菩薩，貧僧是胎裏素。』衆女子笑道：『長老，此是素的。』長老道：『阿彌陀佛！若像這等素的啊，我和尙吃了，莫想見得世尊取得經卷。』衆女子道：『長老，你出家人，切莫揀人布施。』長老道：『怎敢，怎敢！我和尙奉大

唐旨意，一路西來，微生不損，見苦就救；遇穀粒手拈入口，逢絲縷聯綴遮身，怎敢揀主布施？衆女子笑道：「長老雖不揀人布施，却只有些上門怪人，莫嫌粗淡，吃些兒罷。」長老道：「實是不敢吃，恐破了戒。望菩薩養生不若放生，放我和尚出去罷。」

那長老掙着要走，那女子攔住門，怎麼肯放，俱道：「上門的買賣，倒不好做！放了屁兒，却使手掩。」你往那裏去？他一個個都會些武藝，手脚又活，把長老扯住，順手牽羊，撲的攢倒在地。衆人按住，將繩子細了，懸梁高吊。這吊有個名色，叫做「仙人指路。」原來是一隻手向前，牽絲吊起；一隻手攔腰細住，將繩吊起，兩隻脚向後一條繩吊起；三條繩把長老吊在梁上，却是脊背朝上，肚皮朝下。

那長老忍着疼，噙着淚，心中暗恨道：「我和尚這等命苦，只說是好人家化頓齋吃，豈知道落了火坑！徒弟啊！速來救我，還得見面，但遲兩個時辰，我命休矣！」那長老雖然苦惱，却還留心看着那些女子。那些女子把他吊得停當，便去脫剝衣服。長老心驚，暗自忖道：「這一脫了衣服，是要打我的情了。或者夾生兒吃我的情也有哩。」原來那女子們只解了上身羅衫，

露出肚腹，各顯神通：一個個腰眼中冒出絲繩，有鴨蛋粗細，骨都都的，迸出那根絲繩，把莊門瞞了不題。

却說那行者，八戒，沙僧，都在大道之旁。他二人都放馬看擔，惟行者是個頑皮，他且跳樹攀枝，摘葉尋果。忽回頭，只見一片光亮，慌得跳下樹來，吆喝道：『不好，不好！師父造化低了！』行者用手指道：『你看那莊院如何？』八戒，沙僧，共目視之，那一片如雪又亮如雪，似銀又光似銀。八戒道：『罷了，罷了！師父遇着妖精了！我們快去救他也！』行者道：『賢弟莫嚷，你都不見怎的，等老孫去來。』沙僧道：『哥哥仔細。』行者道：『我自有處。』

好大聖，束一束虎皮裙，掣出金箍棒，拽開脚，兩三步跑到前邊，看見那絲繩纏了有千百層厚，穿穿道道，却似經緯之勢，用手按了一按，有些粘軟沾人。行者更不知是甚麼東西，他即舉棒道：『這一棒，莫說是幾千層，就有幾萬層，也打斷了！』正欲打，又停住手道：『若是硬的便可打斷，這個軟的，只好打匾罷了。——假如驚了他，纏住老孫，反爲不美。等我且問他一問

再打。」

你道他問誰？即捻一個訣，念一個呪，拘得個土地老兒在廟裏似推磨的一般亂轉。土地婆兒道：「老兒，你轉怎的好？道是羊兒風發了！」土地道：「你不知！你不知！有一個齊天大聖來了，我不會接他，他那裏拘我哩。」婆兒道：「你去見他便了，却如何在這裏打轉？」土地道：「若去見他，他那棍子好不重，他管你好歹，就打哩！」婆兒道：「他見你這等老了，那裏就打你？」土地道：「他一生好吃沒錢酒，偏打老年人。」

兩口兒講一會，沒奈何，只得走出去，戰兢兢的，跪在路旁，叫道：「大聖，當境土地叩頭。」

行者道：「你且起來，不要假忙。我且不打你，寄下在那裏。我問你，此間是甚地方？」土地道：

「大聖從那廂來？」行者道：「我自東土往西來的。」土地道：「大聖東來，可曾在那山嶺

上？」行者道：「正在那山嶺上。我們行李馬匹，還歇在那嶺上不是？」土地道：「那叫做盤絲

嶺。嶺下有洞，叫做盤絲洞。洞裏有七個妖精。」行者道：「是男怪？是女怪？」土地道：「是女

怪。」行者道：「他有多大神通？」土地道：「小神力薄威短，不知他有多大手段；只知那正南

上離此有三里之遙，有一座濯垢泉，乃天生的熱水原，是上方七仙姑的浴池。自妖精到此居住，占了他的濯垢泉，仙姑更不會與他爭競，平白地就讓與他了。我見天仙不惹妖魔怪，必定精靈有大能。』行者道：『占了此泉何幹？』土地道：『這怪占了浴池，一日三遭，出來洗澡。如今已時已過，午時將來啞。』

行者聽言道：『土地，你且回去，等我自家拿他罷。』那土地老兒磕了一個頭，戰兢兢的，回本廟去了。這大聖獨顯神通，搖身一變，變作個麻蒼蠅兒，釘在路旁草梢上，等待。須臾間，只聽得呼呼吸吸之聲，猶如蠶食葉，却似海生潮。只好有半盞茶時，絲繩皆盡，依然現出莊村，還像當初模樣；又聽得呀的一聲，柴扉響處，裏邊笑語諠譁，走出七個女子。行者在暗中細看，見他一個個携手相挽，挨肩執袂，有說有笑的，走過橋來，果是標致。但見——

比玉香尤勝，如花語更真。柳眉橫遠岫，檀口破櫻唇。釵頭翹翡翠，金蓮閃絳裙。却似嫦娥臨下界，仙子落凡塵。

行者笑道：『怪不得我師父要來化齋！原來是這一般好物！這七個美人兒，假若留住我』

師父，要吃也不穀一頓吃，要用也不穀兩日用；要動手輪流，一擺佈就是死了。且等我看他怎的算計。」好大聖，嚶的一聲，飛在那前面走的女子雲髻上釘住。纔過橋來，後邊的走向前來，呼道：「姐姐，我們洗了澡，來蒸那胖和尚吃去。」行者暗笑道：「這怪物好沒算計！煮還省些柴，怎麼轉要蒸了吃？」那些女子採花鬪草向南來。

不多時，到了浴池。但見一座門牆，十分壯麗。遍地野花香豔豔，滿旁蘭蕙密森森。後面一個女子，走上前，啣哨的一聲，把兩扇門兒推開，那中間果有一塘熱水。這水——

自開闢以來，太陽星原貞有十，後被羿善開弓，射落九鳥墜地，止存金烏一星，乃太陽之真火也。天地有九處湯泉，俱是衆鳥所化。那九陽泉，乃香冷泉，伴山泉，溫泉，東合泉，潢山泉，孝安泉，廣汾泉，湯泉，此泉乃濯垢泉。

有詩爲證——

一氣無冬夏，三秋永注春。炎波如鼎沸，雪浪似湯新。分溜滋禾稼，停流潔不塵。涓涓珠淚泛，滾滾玉生津。潤滑原非醜，清平潯自溫。瑞祥本地秀，造化乃天真。佳人

洗處冰肌滑，滌蕩塵煩玉體新。

那浴池約有五丈餘闊，十丈多長，內有四尺深淺，但見水清徹底。地下水一似滾珠泛玉，骨都都冒將上來。四面有六七個孔竅通流，流去二三里之遙，淌到田裏，還是溫水。池上又有三間亭子，亭子中近後壁放着一張八隻脚的板櫬，兩山頭放着兩個綵漆的衣架。行者一翅飛在那衣架上釘住，那些女子見水又清又熱，便要洗浴，即一齊脫了衣服，搭在衣架上。你看一個個——

褪放紐扣兒，解開羅帶結。酥胸白似銀，素體白如雪。肘膊賽凝脂，香肩疑粉捏。肚皮軟又綿，脊背光還潔。膝腕半圍團，金蓮三寸窄。中間一段情，露出風流穴。

那女子都跳下水去，躍浪翻波，負水頑耍。行者道：『我若打他啊，只消把這棍子往池中一攪，就叫做「滾湯潑老鼠」，一窩兒都是死。——可憐！可憐！打便打死他，只是低了老孫的名頭。常言道：「男不與女鬪。」我這般一個漢子，打殺這幾個丫頭，着實不濟。不要打他，只送他一個絕後計，教他動不得身，多少是好。』即又搖身一變，變作個餓老鷹，呼的一翅飛向前，

輪開利爪，把他那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盡情彫去，竟轉嶺頭，現出本相來見八戒、沙僧。

你看那獸子迎着笑道：『師父原來是典當鋪裏拿了去的。』沙僧道：『怎見得？』八戒

道：『你不見師兄把他些衣服都搶將來也？』行者放下道：『此乃妖精穿的衣服。』八戒道：

『怎麼就有這許多？』行者道：『七套。』八戒道：『如何剝得這般容易，又剝得乾淨？』行者

道：『那曾用剝。原來此處喚做盤絲嶺。那莊村喚做盤絲洞。洞中有七個女怪，把我師父拿住，

吊在洞裏，都向濯垢泉去洗浴。那泉却是天地產成的，一塘子熱水。他都算計着洗了澡，要把

師父蒸吃。是我跟到那裏，見他脫了衣服下來，我要打他，恐怕污了棍子，又怕低了名頭，是以

不曾動棍，只變做一個餓老鷹，彫了他的衣服。他都忍辱含羞，不敢出頭，蹲在水中哩。我等快

去解下師父走路罷。』

八戒笑道：『師兄，你凡幹事，只要留根。既見妖精，如何不打殺他，却就去解師父？他如今

縱然藏羞不出，到晚間必定出來。他家裏還有舊衣服，穿上一套，來趕我們。縱然不趕，他久住

在此，我們取了經，還從那條路回去。常言道：『寧少路邊錢，莫少路邊拳。』那時節，他攔住了

「嘩鬧，却不是個仇人也？」行者道：「憑你如何主張？」八戒道：「依我，先打殺了妖精，再去解放師父。此乃「斬草除根」之計。」行者道：「我是不打他。你要打，你去打他。」

八戒抖擻精神，歡天喜地，舉着釘耙，拽開步，竟直跑到那裏。忽的推開門看時，只見那七個女子，蹲在水裏，口中亂罵那鷹哩道：「這個鳳毛畜生，貓嘍頭的亡人，把我們衣服都彫去了，教我們怎的動手！」八戒忍不住笑道：「女菩薩，在這裏洗澡哩。也攜帶我和尚洗洗，何如？」那怪見了，作怒道：「你這和尚，十分無禮！我們是在家的女流，你是個出家的男子。古書云：「七年男女不同席。」你好和我們同塘洗澡？」八戒道：「天氣炎熱，沒奈何，將就容我洗洗兒罷。那裏調甚麼書擔兒，同席不同席！」

獸子不容說，丟了釘耙，脫了皂錦直裰，撲的跳下水來。那怪心中煩惱，一齊上前要打。不知八戒水勢極熱，到水裏搖身一變，變做一個鮎魚精。那怪就都摸魚，趕上拿他不住。東邊摸，忽的又漬了西去；西邊摸，忽的又漬了東去；滑挖盞的，只在那腿襠裏亂鑽。原來那水有攙胸之深，水上盤了一會，又盤在水底，都盤到了，喘噓噓的，精神倦怠。

八戒却纔跳將上來，現了本相，穿了直裰，執着釘鈿，喝道：『我是那個！你把我當鮎魚精哩！』那怪見了，心驚胆戰，對八戒道：『你先來是個和尚，到水裏變作鮎魚，及拿你不住，却又這般打扮，你端的是從何到此？是必留名。』八戒道：『這夥潑怪當真的不認得我！我是東土大唐取經的唐長老之徒弟，乃天蓬元帥悟能八戒是也。你把我師父吊在洞裏，算計要蒸他受用我的師父，又好蒸吃！快早伸過頭來，各築一鈿，教你斷根！』

那些妖聞此言，魂飛魄散，就在水中跪拜道：『望老爺方便！我等有眼無珠，誤捉了你師父，雖然吊在那裏，不曾敢加刑受苦。望慈悲饒了我的性命，情願貼些盤費，送你師父往西天去也。』八戒搖手道：『莫說這話！俗語說得好：「會着賣糖君子哄，到今不信口甜人。」是便築一鈿，各人走路！』

獸子一味粗夯，顯手段，那有憐香惜玉之心，舉着鈿，不分好歹，趕上前亂築。那怪慌了手脚，那裏顧甚麼羞恥，只是性命要緊，隨用手侮着羞處，跳出水來，都跑在亭子裏站立，作出法來：臍孔中骨都都冒出絲繩，瞞天搭了個大絲篷，把八戒罩在當中。那獸子忽抬頭，不見天日，

即抽身往外便走。那裏舉得脚步？原來放了絆腳索，滿地都是絲繩，動動脚，跌個躑踵；左邊去，一個面磕地；右邊去，一個倒栽葱；急轉身，又跌了個嘴搥地；忙爬起，又跌了個豎蜻蜓。也不知跌了多少跟頭，把個獸子跌得身麻脚軟，頭暈眼花，爬也爬不動，只睡在地下呻吟。

那怪物却將他困住，也不打他，也不傷他，一個個跳出門來，將絲篷遮住天光，各回本洞。到了石橋上站下，念動真言，霎時間，把絲篷收了，赤條條的，跑入洞裏，悔着那話，從唐僧面前，笑嘻嘻的跑過去。走入石房，取幾件舊衣穿了，竟至後門口立定，叫：『孩兒們何在？』原來那妖精一個有一個兒子，却不是他養的，都是他結拜的乾兒子。有名喚做蜜，螞，蠍，班，蠃，班，蠃，班，蠃，班，是蜜蜂，螞是螞蜂，蠍是蠍蜂，班是班毛，蠃是牛蠃，蜡是抹蜡，蜻是蜻蜓。

原來那妖精慢天結網，擄住這七般蟲蛭，却要吃他。古云：『禽有禽言，獸有獸語。』當時這些蟲哀告饒命，願拜爲母，遂此春採百花供怪物，夏尋諸卉孝妖精。忽聞一聲呼喚，都到面前，問：『母親有何使令？』衆怪道：『兒啊，早聞我們錯惹了唐朝來的和尚，纔被他徒弟攔在池裏，出了多少醜，幾乎喪了性命！汝等努力，快出門前去退他一退。如得勝後，可到你舅舅

家來會我。』那些怪旣得逃生，往他師兄處孽嘴生災不題。你看這些蟲蛇，一個個摩拳擦掌，出來迎敵。

却說八戒跌得昏頭昏腦，猛抬頭，見絲篷絲索俱無，他纔一步一探，爬將起來，忍着疼，找回原路；見了行者，用手扯住道：『哥哥，我的頭可腫，臉可青麼？』行者道：『你怎的來？』八戒道：『我被那厮將絲繩罩住，放了絆脚索，不知跌了多少跟頭，跌得我腰拖背折，寸步難移，却纔絲篷索子俱空，方得了性命回來也。』沙僧見了道：『罷了，罷了！你闖下禍來也！那怪一定往洞裏去傷害師父，我等快去救他！』

行者聞言，急拽步便走。八戒牽着馬，急急來到莊前，但見那石橋上有七個小妖兒攔住道：『慢來，慢來！吾等在此！』行者看了道：『好笑！乾淨都是些小人兒長的，也只有二尺五六寸，不滿三尺重的，也只有八九斤，不滿十斤。』喝道：『你是誰？』那怪道：『我乃七仙姑的兒子，你把我母親欺辱了，還敢無知，打上我門，不要走仔細！』好怪物，一個個亂打將來。

八戒本是跌惱了的性子，又見那夥蟲蛭小巧，就發狠舉鈹來築。那些怪見獸子兇猛，一個個現了本像，飛將起去，叫聲『變！』須臾間，一個變十個，十個變百個，百個變千個，千個變萬個，個個都變成無窮之數。只見——

滿天飛抹蜡，遍地舞蜻蜓。蜜螞追頭額，蠪蜂扎眼睛。班毛前後咬，牛蠡上下叮。撲

面漫漫黑，脩脩神鬼驚！

八戒慌了道：『哥哥，只說經好取，西方路上，蟲兒也欺負人哩！』行者道：『兄弟，不要怕，快上前打！』八戒道：『撲頭撲臉，渾身上下，都叮有十數層厚，却怎麼打？』行者道：『沒事，沒事！我自手段！』沙僧道：『哥哥，有甚手段，快使出來罷。一會子光頭上都叮腫了！』

好大聖，拔了一把毫毛，嚼得粉碎，噴將出去，即變做些黃麻，賊白鷓，魚鷓。八戒道：『師兄，又打甚麼市語？黃啊麻啊哩。』行者道：『你不知。黃是黃鷹，麻是麻鷹，賊是賊鷹，白是白鷹，鷓是鷓鷹，魚是魚鷹，鷓是鷓鷹。那妖精的兒子是七樣蟲，我的毫毛是七樣鷹。』鷹最能嘍蟲，一嘴一個，爪打翅敲，須臾，打得罄盡，滿空無迹，地積尺餘。三兄弟方纔闖過橋去，竟入洞裏，只見

老師父吊在那裏哼哼的哭哩。八戒近前道：『師父，你是要來這裏吊了耍子，不知作成我跌了多少跟頭哩！』沙僧道：『且解下師父再說。』行者即將繩索挑斷，放下師父，問道：『妖精那裏去了？』唐僧道：『那七個都赤條條的往後邊叫兒子去了。』行者道：『兄弟們，跟我來尋去。』

三人各持兵器，往後園裏尋處，不見踪跡，都到那桃李樹上尋遍，不見。八戒道：『去了去了！』沙僧道：『不必尋他，等我扶師父去也。』弟兄們復來前面，請唐僧上馬。八戒道：『你們扶師父走着，等老豬一頓飽築倒他這房子，教他來時沒處安身。』行者笑道：『築還費力，不若尋些柴來，與他個斷根罷。』好獸子，尋了些朽松，破竹，乾柳，枯藤，點上一把火，烘烘的都燒得乾淨。師徒却纔放心前進。

噯！畢竟這去不知那怪的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情因舊恨生災毒

心主遭迷幸破光

話說孫大聖扶持着唐僧，與八戒、沙僧，奔上大路，一直西來。不半晌，忽見一處樓閣重重，宮殿巍巍。唐僧勒馬道：『徒弟，你看那是個甚麼去處？』行者舉頭觀看，但見——

山環樓閣，溪遶亭臺。門前雜樹密森森，宅外野花香豔豔。柳間棲白鷺，渾如煙裏玉無瑕；桃內囀黃鸝，却是火中金有色。雙雙野鹿，忘情閑踏綠莎茵；對對山禽，飛

語高枝紅樹杪。真如劉阮天台洞，不亞神仙閬苑家！

行者報道：『師父，那所在也不是王侯第宅，也不是豪富人家，却像一個庵觀寺院。到那裏方知端的。』三藏聞言，加鞭促馬。師徒們來至門前觀看，門上嵌着一塊石板，上有「黃花觀」三字。三藏下馬，八戒道：『黃花觀乃道士之家。我們進去會他一會也好；他與我們衣冠

雖別，修行一般。」沙僧道：「說得是。一則進去看看景致，二來也當撒貨頭口。看方便處，安排些齋飯，與師父吃。」

長老依言，四衆共入。但見二門上有一對春聯：「黃芽白雪神仙府，瑤草琪花羽士家。」行者笑道：「這個是燒茅煉藥，弄爐火，提磑子的道士。」三藏捻他一把道：「謹言！謹言！我們不與他相識，又不認親，左右暫時一會，管他怎的？」說不了，進了二門，只見那正殿謹閉，東廊下坐着一個道士，在那裏丸藥。你看他怎生打扮——

戴一頂紅豔豔金冠；穿一領黑淄淄烏皂服；踏一雙綠陣陣雲頭履；繫一條黃拂拂呂公繖。面如瓜鐵，目若朗星。準頭高大類回回，唇口翻張如韃韃。道心一片隱轟雷，伏虎降龍真羽士。

三藏見了，厲聲高叫道：「老神仙，貧僧問訊了。」那道士猛抬頭，一見心驚，丟了手中之藥，按箬兒，整衣服，降階迎接道：「老師父，失迎了。請裏面坐。」長老歡喜上殿，推開門，見有三清聖像，供桌有爐有香，即拈香注爐，禮拜三匝，方與道士行禮。遂至客位中，同徒弟們坐下。急

喚仙童看茶。當有兩個小童，即入裏邊，尋茶盤，洗茶盞，擦茶匙，辦茶果。忙忙的亂走，早驚動那幾個冤家。

原來那盤絲洞七個女怪與這道士同堂學藝。自從穿了舊衣，喚出兒子，竟來此處。正在後面裁剪衣服，忽見那童子看茶，便問道：『童兒，有甚客來了，這般忙冗？』仙童道：『適間有四個和尚進來，師父教來看茶。』女怪道：『可有個白胖和尚？』道：『有。』又問：『可有個長嘴大耳朵的？』道：『有。』女怪道：『你快去遞了茶，對你師父丟個眼色，着他進來，我有要緊的話說。』

果然那仙童將五杯茶拿出去。道士斂衣，雙手拿一杯遞與三藏，然後與八戒、沙僧、行者。茶罷，收鍾。小童丟個眼色，那道士就欠身道：『列位請坐。』——教童兒放了茶盤陪侍。——『等我去去就來。』此時長老與徒弟們並一個小童出殿上觀翫不題。

却說道士走進方丈中，只見七個女子齊齊跪倒，叫：『師兄師兄聽小妹子一言！』道士

用手攙起道：『你們早間來時，要與我說甚麼話，可的今日丸藥，這枝藥忌見陰人，所以不曾答你。如今又有客在外面，有話且慢慢說罷。』衆怪道：『告稟師兄，這樁事，專爲客來，方敢告訴；若客去了，縱說也沒用了。』道士笑道：『你看賢妹說話，怎麼專爲客來纔說？却不瘋了？且莫說我是個清靜修仙之輩，就是個俗人家，有妻子老小家務事，也等客去了再處。怎麼這等不賢，替我裝幌子哩！且讓我出去。』衆怪又一齊扯住道：『師兄息怒。我問你，前邊那客，是那方來的？』

道士睡着臉，不答應。衆怪道：『方纔小童進來取茶，我聞得他說，是四個和尚。』道士作怒道：『和尚便怎麼？』衆怪道：『四個和尚，內有一個白面胖的，有一個長嘴大耳的，師兄可曾問他是那裏來的？』道士道：『內中是有這兩個，你怎麼知道？想是在那裏見他來？』女子道：『師兄原不知這個委曲。那和尚乃唐朝差往西天取經去的。今早到我洞裏化齋，委是妹子們聞得唐僧之名，將他拿了。』道士道：『你拿他怎的？』

女子道：『我們久聞人說，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真體，有人吃他一塊肉，延壽長生，故此拿

了。後被那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把我們攔在濯垢泉裏，先搶了衣服，後弄本事，強要同我等洗浴，也止他不住。他就跳下水，變作一個鮎魚，在我們腿襠裏鑽來鑽去，欲行姦騙之事。果有十分懶懶！他又跳出水去，現了本相。見我們不肯相從，他就使一柄九齒釘耙，要傷我們性命。若不是我們有些見識，幾乎遭他毒手！故此戰兢兢逃生，又着你愚外甥與他敵鬪。不知存亡如何。我們特來投兄長，望兄長念昔日同窗之雅，與我今日做個報冤之人！」

那道士聞此言，却就惱恨，遂變了聲色道：「這和尚原來這等無禮！這等懶懶！你們都放心，等我擺佈他！」衆女子謝道：「師兄如若動手，等我們都來相幫打他。」道士道：「不用打！不用打！常言道：『一打三分低。』你們都跟我來。」衆女子相隨左右。他入房內，取了梯子，轉過牀後，爬上屋梁，拿下一個小皮箱兒。那箱兒有八寸高下，一尺長短，四寸寬窄，上有一把小銅鎖兒鎖住。即於袖中拿出一方鵝黃綾汗巾兒來。汗巾鬚上繫着一把小鑰匙兒。開了鎖，取出一包兒藥來。此藥乃是——

山中百鳥糞，掃積上下斤。是用銅鍋煮，煎熬火候勻。千斤熬一杓，一杓煉三分。三

分還要炒，再煨再重薰。製成此毒藥，貴似寶和珍。如若嘗他味，入口見閻君！

道士對七個女子道：『妹妹，我這寶貝，若與凡人吃，只消一釐，入腹就死；若與神仙吃，也只消三釐就絕；這些和尚，只怕也有些道行，須得三釐。快取等子來。』內一女子，急拿了一把等子道：『稱出一分二釐，分作四分。』却拿了十二個紅棗兒，將棗招破些兒，搥上一釐，分在四隻茶鍾內；又將兩個黑棗兒，做一個茶鍾，着一個托盤安了，對衆女說：『等我去問他。不是唐朝的便罷；若是唐朝來的，就教換茶，你却將此茶令童兒拿出。但吃了，個個身亡，就與你報了此讐，解了煩惱也。』

七女感激不盡。那道士換了一件衣服，虛禮謙恭，走將出去，請唐僧等又至客位坐下，道：

『老師父莫怪。適間去後面吩咐小徒，教他們挑些青菜，蘿蔔，安排一頓素齋供養，所以失陪。』

三藏道：『貧僧素手進拜，怎麼敢勞賜齋？』道士笑云：『你我都是出家人，見山門就有三升

俸糧，何言素手？敢問老師父，在何寶山到此何幹？』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

天大雷音寺取經者。却纔路過仙宮，謁誠進拜。』道士聞言，滿面生春，道：『老師乃忠誠大德

之佛，小道不知，失於遠候。恕罪！恕罪！」叫：「童兒快去換茶來。一廂作速辦齋。」

那小童走將進去，衆女子招呼他來道：「這裏有現成好茶，拿出去。」那童子果然將五鍾茶拿出。道士連忙雙手拿一個紅棗兒茶鍾奉與唐僧。他見八戒身軀大，就認做徒弟。沙僧認做二徒弟；見行者身量小，認做三徒弟；所以第四鍾纔奉與行者。行者眼乖，接了茶鍾，早已見盤子裏那茶鍾是兩個黑棗兒。他道：「先生，我與你穿換一杯。」道士笑道：「不瞞長老說。山野中貧道士，茶果一時不備。纔然在後面親自尋果子，止有這十二個紅棗，做四鍾茶奉敬。小道又不可空陪，所以將兩個下色棗兒作一杯奉陪。此乃貧道恭敬之意也。」行者笑道：「說那裏話？古人云：『在家不是貧，路貧貧殺人。』你是住家兒的，何以言貧？像我們這行腳僧，纔是真貧哩。我和你換換。我和你換換。」三藏聞言道：「悟空，這仙長實乃愛客之意，你吃了罷，換怎的？」行者無奈，將左手接了，右手蓋住，看着他們。

却說那八戒，一則饑，二則渴，原來是食腸大大的，見那鍾子裏有三個紅棗兒，拿起來嚼

的都咽在肚裏。師父也吃了。沙僧也吃了。一霎時，只見八戒臉上變色，沙僧滿眼流淚，唐僧口中吐沫。他們都坐不住，暈倒在地。這大聖情知是毒，將茶鍾，手舉起來，望道士劈面一攢。道士將袍袖隔起，噹的一聲，把個鍾子跌得粉碎。

道士怒道：『你這和尚，十分村鹵！怎麼把我鍾子碎了？』行者罵道：『你這畜生！你看我那三個人是怎麼說！我與你有甚相干，你却將毒藥茶藥倒我的人？』道士道：『你這個村畜生，闖下禍來，你豈不知？』行者道：『我們纔進你門，方敘了坐次，道及鄉貫，又不曾有個高言，那裏闖下甚禍？』道士道：『你可曾在盤絲洞化齋麼？』行者道：『濯垢泉乃七個女怪。你既說出這話，必定與他苟合，必定也是妖精！不要走！吃我一棒！』

好大聖，去耳朵裏摸出金箍棒，幌一幌，碗來粗細，望道士劈臉打來。那道士急轉身躲過，取一口寶劍來迎。他兩個厮罵厮打，早驚動那裏邊的女怪。他七個一擁出來，叫道：『師兄且莫勞心，待小妹子拿他。』行者見了，越生嗔怒，雙手輪鐵棒，丟開解數，滾將進去亂打。只見那七個廠開懷，腆着雪白肚子，臍孔中作出法來：骨都都絲繩亂冒，搭起一個天篷，把行者蓋在

底下。

行者見事不諧，即翻身念聲呪語，打個筋斗，撲的撞破天篷走了；忍着性氣，淤淤的立在空中看處，見那怪絲繩幌亮，穿穿道道，却是穿梭的經緯，頃刻間，把黃花觀的樓臺殿閣都遮得無影無形。行者道：『利害！利害！早是不會着他手！怪道豬八戒跌了若干！似這般怎生是好？』我師父與師弟却又中了毒藥。這夥怪合意同心，却不知是個甚來歷，待我還去問那土地神也。』

好大聖，按落雲頭，捻着訣，念聲「唵」字真言，把個土地老兒又拘來了，戰兢兢跪下路旁，叩頭道：『大聖，你去救你師父的，爲何又轉來也？』行者道：『早間救了師父，前去不遠，遇一座黃花觀。我與師父等進去看看，那觀主迎接。纔敘話間，被他把毒藥茶藥倒我師父等。我幸不會吃茶，使棒就打，他却說出盤絲洞化齋，濯垢泉洗澡之事，我就知那厮是怪。纔舉手相敵，只見那七個女子跑出，吐放絲繩，老孫虧有見識走了。我想你在此間爲神，定知他的來歷。是個甚麼妖精？老實說來，免打！』土地叩頭道：『那妖精到此，住不上十年。小神自三年前檢

點之後，方見他的本相，乃是七個蜘蛛精。他吐那些絲繩，乃是蜘蛛絲。

行者聞言，十分歡喜道：『據你說，却是小可。既這般，你回去，等我作法降他也。』那土地叩頭而去。行者却到黃花觀外，將尾巴上毛拔下七十根，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七十個小行者；又將金箍棒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七十個雙角叉兒棒。每一個小行者，與他一根。他自家使一根，站在外邊，將叉兒攪那絲繩。一齊着力，打個號子，把那絲繩都攪斷，各攪了有十餘斤。裏面拖出七個蜘蛛，足有巴斗大的身軀。一個個攢着手腳，索着頭，只叫『饒命！饒命！』此時七十個小行者，按住七個蜘蛛，那裏肯放。行者道：『且不要打他，只教還我師父師弟來。』那怪厲聲高叫道：『師兄，還他唐僧，救我命也！』那道士從裏邊跑出道：『妹妹，我要吃唐僧哩，救不得你了。』

行者聞言，大怒道：『你既不還我師父，且看你妹妹的樣子！』好大聖，把叉兒棒幌一幌，復了一根鐵棒，雙手舉起，把七個蜘蛛精，盡精打爛；却又將尾巴搖了兩搖，收了毫毛，單身輪棒，趕入裏邊來打道士。那道士見他打死了師妹，心甚不忍，即發狠，舉劍來迎。這一場，各懷忿

怒一個個大展神通，這一場好殺——

妖精輪寶劍，大聖舉金箍，都爲唐朝三藏，先教七女嗚呼。如今大展經綸手，施威弄法逞金吾。大聖神光壯，妖仙胆氣粗。渾身解數如花錦，雙手騰挪似轆轤。兵兵劍棒響，慘淡野雲浮。勸言語，使機謀，一來一往如畫圖。殺得風響沙飛，狼虎怕，天昏地暗，斗星無。

那道士與大聖戰經五六十合，漸覺手軟；一時間鬆了筋節，便解開衣帶，忽辣的響一聲，脫了皂袍。行者笑道：『我兒子！打不過人，就脫剝了也是不能彀的！』原來這道士剝了衣裳，把手一齊抬起，只見那兩脅下有一千隻眼，眼中迸放金光，十分利害——

森森黃霧，艷艷金光。森森黃霧，兩邊脅下似噴雲；艷艷金光，千隻眼中如放火。左右却如金桶，東西猶似銅鐘。此乃妖仙施法力，道士顯神通。幌眼迷天遮日月，罩人爆燥氣朦朧。把個齊天孫大聖，困在金光黃霧中！

行者慌了手脚，只在那金光影裏亂轉，向前不能舉步，退後不能動脚，却便似在個桶裏

轉的一般。無奈，又爆燥不過，他急了，往上着實一跳，却撞破金光，撲的跌了一個倒栽葱。覺道撞的頭疼，急伸手摸摸，把頂梁皮都撞軟了，自家心焦道：『晦氣！晦氣！這顆頭今日也不濟了！常時刀砍斧剝，莫能傷損，却怎麼被這金光撞軟了皮肉？久以後定要貢膿。縱然好了，也是個破傷風。』一會家爆燥難禁，却又自家計較道：『前去不得，後退不得，左行不得，右行不得，往上又撞不得，却怎麼好？——往下走他娘罷！』

好大聖，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做個穿山甲，又名鱗鯉鱗。真個是——

四隻鐵爪，鑽山碎石如搗粉；滿身鱗甲，破嶺穿巖似切葱。兩眼光明，好便似雙星幌亮；一嘴尖利，勝強似鋼鑽金錐。藥中有性穿山甲，俗語呼爲鱗鯉鱗。

你看他硬着頭，往地下一鑽，就鑽了有二十餘里，方纔出頭。原來那金光只罩得十餘里。出來現了本相，力軟筋麻，渾身疼痛，止不住眼中流淚，忽失聲叫道：『師父啊！——

『當年秉教出山中，共往西來苦用工。大海洪波無恐懼，陽溝之內却遭風！』

美猴王正當悲切，忽聽得山背後有人啼哭，即欠身揩了眼淚，回頭觀看。但見一個婦人。

身穿重孝，左手托一盞涼漿水飯，右手執幾張燒紙黃錢，從那廂一步一聲，哭着走來。行者點頭嗟嘆道：『正是「流淚眼逢流淚眼，斷腸人遇斷腸人」！這一個婦人，不知所哭何事，待我問他一問。』那婦人，不一時，走上前來，迎着行者。行者躬身問道：『女菩薩，你哭的是甚人？』婦人噙淚道：『我丈夫因與黃花觀觀主買竹竿爭講，被他將毒藥茶藥死，我將這陌紙錢燒化，以報夫婦之情。』

行者聽言，眼中流淚。那女子見了，作怒道：『你甚無知！我爲丈夫煩惱生悲，你怎麼淚眼愁眉，欺心戲我？』行者躬身道：『女菩薩息怒。我本是東土大唐欽差御弟唐三藏大徒弟孫悟空行者，徑往西天，行過黃花觀歇馬。那觀中道士，不知是個甚麼妖精，他與七個蜘蛛精，結爲兄妹。蜘蛛精在盤絲洞要害我師父，是我與師弟八戒、沙僧，解救得脫。那蜘蛛精走到他這裏，背了是非，說我等有欺騙之意，道士將毒藥茶藥倒我師父師弟共三人，連馬四口，陷在他觀裏。』

『惟我不曾吃他茶，將茶杯攪碎，他就與我相打。正嚷時，那七個蜘蛛精跑出來吐放絲。』

繩，將我網住，是我使法力走脫。問及土地，說他本相，我却又使分身法攪斷絲繩，拖出妖來，一頓棒打死。這道士卽與他報讐，舉寶劍與我相鬪。鬪經六十回合，他敗了陣，隨脫了衣裳，兩脅下放出千隻眼，有萬道金光，把我罩定。所以進退兩難，纔變做一個鱗鯉，從地下鑽出來。正自悲切，忽聽得你哭，故此相問。因見你爲丈夫，有此紙錢報答，我師父喪身，更無一物相酬，所以自怨自悲，豈敢相戲？

那婦女放下水飯，紙錢，對行者陪禮道：『莫怪，莫怪，我不知你是被難者。纔據你說將起來，你不認得那道士。他本是個百眼魔君，又喚做多目怪。你既然有此變化，脫得金光，戰得許久，必定有大神通，却只是還近不得那厮。我教你去請一位聖賢，他能破得金光，降得道士。』

行者聞言，連忙唱喏道：『女菩薩知此來歷，煩爲指教指教。果是那位聖賢？我去請來，救我師父之難，就報你丈夫之讐。』婦人道：『我就說出來，你去請他，降了道士，只可報讐而已，恐不能救你師父。』行者道：『怎能救？』婦人道：『那厮毒藥最狠，藥倒人，三日之間，骨髓俱爛。你此往回恐遲了，故不能救。』行者道：『我會走路，憑他多遠，只消半日。』女子道：『你

既會走路，聽我說：此處到那裏有千里之遙。那廂有一座山，名喚紫雲山。山中有個千花洞。洞中有位聖賢，喚做毘藍婆。他能降得此怪。」行者道：「那山坐落何方？却從何方法？」女子用手指定道：「那直南上便是。」

行者回頭看時，那女子早不見了。行者慌忙禮拜道：「是那位菩薩？我弟子鑽昏了，不能相識，千乞留名，好謝！」只見那半空中叫道：「大聖是我。」行者急抬頭看處，原是黎山老姆。趕至空中，謝道：「老姆從何來指教我也？」老姆道：「我纔自龍華會上回來，見你師父有難，假做孝婦，借夫喪之名……免他一死。你快去請他。」

行者謝了，辭別，把觔斗雲一縱，隨到紫雲山上。按定雲頭，就見那千花洞。那洞外——
青松遮勝境，翠柏繞仙居。綠柳盈山道，奇花滿湖渠。香蘭圍石屋，芳草映巖岫。流水連溪碧，雲封古樹虛。野禽聲聒聒，幽鹿步徐徐。修竹枝枝秀，紅梅葉葉舒。寒鴉棲古樹，春鳥噪高樛。夏麥盈田廣，秋禾遍地餘。四時無葉落，八節有花如。每生瑞霧連霄漢，常放祥雲按太虛。

這大聖喜喜歡走將進去，一程一節，看不盡無邊的景致。直入裏面，更沒個人兒，靜靜悄悄的，雞犬之聲也無，心中暗道：『這聖賢想是不在家了。』又進數里看時，見一個女道姑坐在榻上，你看他怎生模樣：

頭戴五花納錦帽，身穿一領織金袍，腳踏雲尖鳳頭履，腰繫攢絲雙穗縵。面似秋容霜後老，聲如春燕社前嬌。腹中久諳三乘法，心上常修四諦饒。悟出空空真正果，煉成了了自逍遙。正是千花洞裏佛，毘藍菩薩姓名高。

行者止不住脚，近前叫道：『毘藍菩薩，問訊了。』那菩薩即下榻，合掌回禮道：『大聖，失迎了。你從那裏來的？』行者道：『你怎麼就認得我是大聖？』毘藍道：『你當年大鬧天宮時，普地裏傳了你的名頭，誰人不知，那個不識？』行者道：『正是「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像我如今皈正佛門，你就不曉的了。』毘藍道：『幾時皈正？恭喜恭喜！』行者道：『近能脫命，保師父唐僧上西天取經，師父遇黃花觀道士，將毒藥茶藥倒。我與那厮賭鬪，他就放金光罩住我，是我使神通走脫了。聞菩薩能滅他的金光，特來拜請。』菩薩道：『是誰與你說的？』

我自赴了孟蘭會，到今三百餘年，不曾出門。我隱姓埋名，更無一人得知，你却怎麼知道？」行者道：「我是個地裏鬼，不管那裏，自家都會訪着。」毘藍道：「也罷，也罷。我本當不去，奈蒙大聖下臨，不可滅了求經之善，我和你去來。」

行者稱謝了道：「我忒無知，擅自催促。但不知曾帶甚麼兵器？」菩薩道：「我有個繡花針兒，能破那厮。」行者忍不住道：「老姆誤了。我早知是繡花針，不須勞你，就問老孫要一擔也是有的。」毘藍道：「你那繡花針，無非是鋼鐵金針，用不得。我這寶貝，非鋼，非鐵，非金，乃我小兒日眼裏煉成的。」行者道：「令郎是誰？」毘藍道：「小兒乃昴日星官。」

行者驚駭不已。早望見金光艷艷，即回向毘藍道：「金光處便是黃花觀也。」毘藍隨於衣領裏取出一個繡花針，似眉毛粗細，有五六分長短，拈在手，望空拋去。少時，響一聲，破了金光。行者喜道：「菩薩，妙哉，妙哉！尋針，尋針！」毘藍托在手掌內道：「這不是？」行者却同按下雲頭，走入觀裏，只見那道士合了眼，不能舉步。行者罵道：「你這潑怪裝瞎子哩！」耳朵裏取出棒來，就打。毘藍扯住道：「大聖莫打，且看你師父去。」行者竟至後面客位裏看時，他三

人都睡在地上，吐痰吐沫哩。行者垂淚道：『却怎麼好！却怎麼好！』毘藍道：『大聖莫悲，也是我今日出門一場，索性積個陰德，我這裏有解毒丹，送你三丸。』

行者轉身拜求。那菩薩袖中取出一個破紙包兒，內將三粒紅丸子遞與行者，教放入口裏。行者把藥扳開他的牙關，每人搵了一丸。須臾藥味入腹，便就一齊嘔噦，吐出毒味，得了性命。那八戒先爬起道：『悶殺我也！』三藏、沙僧俱醒了道：『好暈也！』行者道：『你們那茶裏中了毒了，虧這毘藍菩薩搭救，快都來拜謝。』三藏欠身整衣謝了。八戒道：『師兄，那道士在那裏？等我問他一問，爲何這般害我。』

行者把蜘蛛精上項事說了一遍。八戒發狠道：『這厮既與蜘蛛爲姊妹，定是妖精！』行者指道：『他在那殿外立定裝瞎子哩。』八戒拿鎚就築，又被毘藍止住道：『天蓬息怒。大聖知我洞裏無人，待我收他去看守門戶也。』行者道：『威蒙大德，豈不奉承，但只是教他現本像，我們看看。』毘藍道：『容易。』卽上前用手一指，那道士撲的倒在塵埃，現了原身，乃是一條七尺長短的大蜈蚣精。毘藍使小指頭挑起，駕祥雲，竟轉千花洞去。

八戒打仰道：『這媽媽兒却也利害。怎麼就降這般惡物？』行者笑道：『我問他有甚兵器破他金光，他道有個繡花針兒，是他兒子在日眼裏煉的。及問他令郎是誰，他道是昴日星官。我想昴日星是隻公雞，這老媽媽必定是個母雞。雞最能降蜈蚣，所以能收伏也。』

三藏聞言，頂禮不盡，教：『徒弟們收拾去罷。』那沙僧即在裏面尋了些米糧，安排了些齋，俱飽餐一頓，牽馬挑擔，請師父出門。行者從他厨中放了一把火，把一座觀雲時燒得煨燼，却拽步長行。正是：

唐僧得命感毘藍，了性消除多目怪。

畢竟向前去還有甚麼事體，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長庚傳報魔頭狠

行者施爲變化能

情慾原因總一般，有情有慾自如然。沙門修煉紛紛士，斷慾忘情即是禪。須着意，要心堅，一塵不染月當天。行功進步休教錯，行滿功完大覺仙。

話表三藏師徒們打開慾網，跳出情牢，放馬西行。走不多時，又是夏盡秋初，新涼透體。但見那：

急雨收殘暑，梧桐一葉驚。螢飛莎徑晚，蛩語月華明。黃葵開映露，紅蓼遍沙汀。蒲柳先零落，寒蟬應律鳴。

三藏正然行處，忽見一座高山，峯插碧空，真個是摩星礙日。長老心中害怕，叫悟空道：「你看前面這山，十分高聳，但不知有路通行否？」行者笑道：「師父說那裏話？自古道：『山

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豈無通達之理？可放心前去。」長老聞言，喜笑花生，揚鞭策馬而進，徑上高岩，行不數里，見一老者，鬢蓬鬆，白髮飄搔，鬚稀朗，銀絲擺動，項掛一串數珠子，手持拐杖，現龍頭；遠遠的立在那山坡上，高呼：「西進的長老，且暫住驂騑，緊兜玉勒。這山上有一夥妖魔，吃盡了閻浮世上人，不可前進。」

三藏聞言，大驚失色。一是馬的足下不平，二是坐個雕鞍不穩，撲的跌下馬來，掙挫不動，睡在草裏，哼哩。行者近前，攙起道：「莫怕，莫怕！有我哩！你等我去問他。」三藏道：「你的相貌醜陋，言語粗俗，怕衝撞了他，問不出個實信。」行者笑道：「我變個俊些兒的去問他。」三藏道：「你是變了我看。」好大聖，捻着訣，搖身一變，變做個乾乾淨淨的小和尚兒，真個是目秀眉清，頭圓臉正，行動有斯文之氣象，開口無俗類之言辭，抖一抖錦衣直裰，拽步上前，向唐僧道：「師父，我可變得好麼？」三藏見了，大喜道：「變得好！」八戒道：「怎麼不好！只是把我們都比下去了。老豬就滾上二三年，也變不得這等俊俏！」

好大聖，躲離了他們，竟直近前，對那老者躬身道：「老公公，貧僧問訊了。」那老兒見他

生得俊雅，年少身輕，待答不答的，還了他個禮，用手摸着他頭兒，笑嘻嘻問道：『小和尚，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特上西天拜佛求經。適到此間，聞得公公報道有妖怪，我師父胆小怕懼，着我來問一聲：端的是甚妖精，他敢這般短路？煩公公細說與我知之，我好把他貶解起身。』那老兒笑道：『你這小和尚年幼，不知好歹，言不幫襯。那妖魔神通廣大得緊，怎敢就說貶解他起身？』行者笑道：『據你之言，似有護他之意，必定與他有親，或是緊鄰契友；不然，怎麼長他的威智，與他的節概，不肯傾心吐胆？不瞞你說，我小和尚有七十二副嘴臉哩。』

那公公不識竅，只管問他。他就把臉抹一抹，即現出本像，咨牙俛嘴，兩股通紅，腰間繫一條虎皮裙，手裏執一根金箍棒，立在石崖之下，就像個活雷公。——那老者見了，嚇得面容失色。——問他個來歷。公公點頭笑道：『這和尚倒會弄嘴，想是跟你師父遊方，到處兒學些法術，或者會驅縛魍魎，與人家鎮宅除邪，你不會撞見十分狠怪哩！』行者道：『怎的狠？』公公道：『那妖精一封書到靈山，五百阿羅都來迎接；一紙簡上天宮，十一大曜個個相欽。四海龍曾與他

爲友，八洞仙常與他作會。十地閻君以兄弟相稱，社令城隍以賓朋相愛。」

大聖聞言，忍不住呵呵大笑，用手批着老者道：「不要說！不要說！那妖精與我後生小廝爲兄弟朋友，也不見十分高作。若知是我小和尚來啊，他連夜就搬起身去了！」公公道：「你這小和尚胡說！不當人子！那個神聖是你的後生小廝？」行者笑道：「實不瞞你說，我小和尚祖居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姓孫，名悟空。當年也曾做過妖精，幹過大事。曾因會衆魔，多飲了幾杯酒睡着，夢中見二人將批勾我去到陰司。一時怒發，將金箍棒打傷鬼判，誑倒閻王，幾乎掀翻了森羅殿。嚇得那掌案的判官拿紙，十閻王僉名畫字，教我饒他打，情願與我做後生小廝。」

那公公聞說道：「阿彌陀佛！這和尚說了這過頭話，莫想再長得大了。」行者道：「官兒，似我這般大也殺了。」公公道：「你年幾歲了？」行者道：「你猜猜看。」老者道：「有七八歲罷了。」行者笑道：「有一萬個七八歲！我把舊嘴臉拿出來你看看，你即莫怪。」公公道：「怎麼又有個嘴臉？」行者道：「我小和尚果有七十二副嘴臉。」公公初然不信，行者即時現出

七十二樣嘴臉。那老者見了，嚇得面無血色，腿腳酸麻，站不穩，撲的一跌；爬起来，又一個踉蹌。大聖上前道：『老官兒，不要虛驚。我等面惡人善，莫怕！莫怕！適間蒙你好意，報有妖魔，委的有多少怪？一發累你說說，我好謝你。』

那老兒戰戰兢兢，口不能言，又推耳聾，一句不應。行者見他不言，即抽身回坡。長老道：『悟空，你來了？所問如何？』行者笑道：『不打緊！不打緊！西天有便有個把妖精兒，只是這裏人胆小，把他放在心上。沒事，沒事有我哩！』長老道：『你可曾問他此處是甚麼山，甚麼洞，有多少妖怪，那條路通得雷音？』八戒道：『師父，莫怪我說。若論賭變化，使捉招，捉弄人，我們三五個也不如師兄；若論老實，像師兄就擺一隊伍，也不如我。』唐僧道：『正是！正是！你還老實。』八戒道：『他不知怎麼鑽過頭不顧尾的，問了兩聲，不慚不臉的就跑回來了。等老豬去問他個實信來。』唐僧道：『悟能，你仔細看。』

好獸子，把釘鈹撒在腰裏，整一整皂直裰，扭扭捏捏，奔上山坡，對老者叫道：『公公，唱喏了。』那老兒見行者回去，方拄着杖掙得起來，戰戰兢兢的要走，忽見八戒，愈覺驚怕，道：『爺

爺呀！今夜做的甚麼惡夢，遇着這夥惡人爲先的那和尚醜便醜，還有三分人相；這個和尚，怎麼這等個碓挺嘴，蒲扇耳朵，鐵片臉，毳毛頸項，一分人氣兒也沒有了！」八戒笑道：「你這老公公不高興，有些兒好褒貶人。你是怎的看我哩？我醜便醜，奈看，再停一時就俊了。」

那老者見他說出人話來，只得開言問他：「你是那裏來的？」八戒道：「我是唐僧第二個徒弟，法名叫做悟能八戒。纔來先問的，叫做悟空行者，是我師兄。師父怪他沖撞了公公，不會問得實信，所以特着我來拜問。此處果是甚山，甚洞？裏果是甚妖精？那裏是西去大路？煩公公指示指示。」老者道：「可老實麼？」八戒道：「我生平不敢有一毫虛的。」老者道：「你莫像纔來的那個和尚走花溜水的胡纏。」八戒道：「我不像他。」

公公拄着杖，對八戒說：「此山叫做八百里獅駝嶺。中間有座獅駝洞。洞裏有三個魔頭。」八戒啐了一聲：「你這老兒却也多心！三個妖魔，也費心勞力的來報遭信！」公公道：「你不怕麼？」八戒道：「不瞞你說。這三個妖魔，我師兄一棍就打死一個，我一鈞就築死一個；我還有個師弟，他一降妖杖又打死一個；三個都打死，我師父就過去了，有何難哉！」那老

者笑道：『這和尚不知深淺！那三個魔頭，神通廣大得緊哩！他手下小妖，南嶺上有五千，北嶺上有五千；東路口有一萬，西路口有一萬；巡哨的有四五千，把門的也有一萬；燒火的無數，打柴的也無數；共計算有四萬七八千。這都是有名字帶牌兒的，專在此吃人。』

那馱子聞得此言，戰兢兢跑將轉來，相近唐僧，且不回話，放下鈹，在那裏出恭。行者見了，喝道：『你不回話，却蹲在那裏怎的？』八戒道：『說出屎來了！如今也不消說，趕早兒各自顧命去罷！』行者道：『這個馱根！我問信偏不驚恐，你去問就這等慌張失智！』長老道：『端的何如？』八戒道：『這老兒說此山叫做八百里獅駝山，中間有座獅駝洞，洞裏有三個老妖，有四萬八千小妖，專在那裏吃人。我們若躡着他些山邊兒，就是他口裏食了，莫想去得！』

三藏聞言，戰兢兢，毛骨悚然，道：『悟空，如何是好？』行者笑道：『師父放心，沒大事。想是這裏有便有幾個妖精，只是這裏人胆小，把他就說出許多人，許多大，所以自驚自怪。有我哩！』八戒道：『哥哥說的是那裏話？我比你不同，我問的是實，決無虛謬之言。滿山滿谷都是妖魔，怎生前進？』行者笑道：『馱子嘴臉！不要虛驚！若論滿山滿谷之魔，只消老孫一路棒，半

夜打個罄盡！

八戒道：『不差。不差。莫說大話。那些妖精點卯也得七八日，怎麼就打得罄盡？』行者道：『你說怎樣打？』八戒道：『憑你抓倒，網倒，使定身法定倒，也沒有這等快的。』行者笑道：『不用甚麼抓拿網縛。我把這棍子兩頭一扯，叫「長」！就有四十丈長短；幌一幌，叫「粗」！就有八丈圍圓粗細。往山南一滾，滾殺五千；山北一滾，滾殺五千；從東往西一滾，只怕四五萬。』沙僧在旁笑道：『師父，有大師兄怎樣神通，怕他怎的？請上馬走啊。』唐僧見他們講論手段，沒奈何，只得寬心上馬而走。

正行間，不見了那報信的老者。沙僧道：『他就是妖怪，故意狐假虎威的來傳報，恐唬我們哩。』行者道：『不要忙，等我去看看。』好大聖，跳上高峯，四顧無跡，急轉面，見半空中有彩霞幌亮，即縱雲起上看時，乃是太白金星；走到身邊，用手扯住，口口聲聲只叫他的「小名道：『李長庚！李長庚！你好癩想，有甚話，當面來說便好；怎麼裝做個山林之老模樣混我？』金星

慌忙施禮道：『大聖，報信來遲，乞勿罪！乞勿罪！這魔頭果是神通廣大，勢要崢嶸，只看你挪移變化，乖巧機謀，可便過去；如若怠慢些兒，其實難去。』行者謝道：『感激！感激！果然此處難行，望老星上界與玉帝說聲，借些天兵幫助，老孫幫助。』金星道：『有有有！你只口信帶去，就是十萬天兵，也是有的。』

大聖別了金星，按落雲頭，見了三藏道：『適纔那個老兒，原是太白星來與我們報信的。』長老合掌道：『徒弟，快趕上他，問他那裏另有個路，我們轉了去罷。』行者道：『轉不得，此山徑過有八百里，四圍不知更有多少路哩，怎麼轉得？』

三藏聞言，止不住眼中流淚道：『徒弟，似此艱難，怎生拜佛！』行者道：『莫哭！莫哭！一哭便膿包行了！他這報信，必有幾分虛話，只是要我們着意留心，誠所謂「以告者，過也。」你且下馬來坐着。』八戒道：『又有甚商議？』行者道：『沒甚商議。你且在這裏用心保守師父。沙僧好生看守行李，馬匹等老孫先上嶺打聽打聽，看前後共有多少妖怪，拿住一個，問他個詳細，教他寫個執帖，開個花名，把他老老小小，一一查明，吩咐他關了洞門，不許阻路，却請師父

靜靜悄悄的過去，方顯得老孫手段！沙僧只教：『仔細仔細！』行者笑道：『不消囑咐。我這一去，就是東洋大海也湯開路，就是鐵裹銀山也撞透門！』

好大聖，唵一聲，縱筋斗雲，跳上高峯，扳藤負葛，平山觀看，那山裏靜悄無人，忽失聲道：『錯了！錯了！不該放這金星老兒去了。他原來恐唬我。這裏那有個甚麼妖精？他就出來跳風頑耍，必定拈鎗弄棒，操演武藝；如何沒有一個……』正自家揣度，只聽得山背後，叮叮噹噹，辟辟剝剝，梆鈴之聲。急回頭看處，原來是個小妖兒，搦着一桿令字旗，腰間懸着鈴子，手裏敲着梆子，從此向南而走。仔細看他，有一丈二尺的身子，行者暗笑道：『他必是個鋪兵。想是送公文下報帖的。且等我去聽他一聽，看他說些甚話。』

好大聖，捻着訣，念個呪，搖身一變，變做個蒼蠅兒，輕輕飛在他帽子上，側耳聽之。只見那小妖走上大路，敲着梆，搖着鈴，口裏作念道：『我等尋山的，各人要謹慎，隄防孫行者。他會變蒼蠅！』行者聞言，暗自驚疑道：『這厮看見我了；若未看見，怎麼就知我的名字，又知我會變』

蒼蠅……」原來那小妖也不會見他，只是那魔頭不知怎麼就吩咐他這話，却是個謠言，着他這等胡念。行者不知，反疑他看見，就要取出棒來打他，却又停住，暗想道：「曾記得八戒聞金星時，他說老妖三個，小妖有四萬七八千名，似這小妖，再多幾萬，也不打緊，却不知這三個老魔有多大手段……等我問他一問，動手不遲。」

好大聖！你道他怎麼去問？跳下他的帽子來，釘在樹頭上，讓那小妖先行幾步，急轉身騰挪，也變做個小妖兒，照依他敲着梆，搖着鈴，捋着旗，一般衣服，只是比他略長了三五寸，口裏也那般念着，趕上前叫道：「走路的，等我一等。」那小妖回頭道：「你是那裏來的？」行者笑道：「好人呀！一家人也不認得！」小妖道：「我家沒你呀。」行者道：「怎的沒我？你認認看。」小妖道：「面生，認不得！認不得！」行者道：「可知道面生。我是燒火的，你會得我少。」小妖搖頭道：「沒有沒有！我洞裏就是燒火的那些兄弟，也沒有這個嘴尖的。」

行者暗想道：「這個嘴好的變尖了些了。」即低頭，把手侮着嘴揉一揉道：「我的嘴不尖啊。」真個就不尖了。那小妖道：「你剛纔是個尖嘴，怎麼揉一揉就不尖了？疑惑人子大不

好認！不是我一家的少會，少會可疑，可疑我那大王家法甚嚴，燒火的只管燒火，巡山的只管巡山，終不然教你燒火，又教你來巡山？」行者口乖，就趁過來道：「你不知道。大王見我燒得火好，就陞我來巡山。」小妖道：「也罷；我們這巡山的，一班有四十名，十班共四百名，各自年貌，各自名色。大王怕我們亂了班次，不好點卯，一家與我們一個牌兒爲號。你可有牌兒？」

行者只見他那般打扮，那般報事，遂照他的模樣變了；因不會看見他的牌兒，所以身上沒有。好大聖，更不說沒有，就滿口應承道：「我怎麼沒牌？但只是剛纔領的新牌，拿你的出來

我看。」那小妖那裏知這個機關，即揭起衣服，貼身帶着個金漆牌兒，穿條絨線繩兒，扯與行者看看。行者見那牌背是個威鎮諸魔的金牌，正面有三個真字，是「小鑽風」。他却心中暗想道：「不消說了！但是巡山的，必有個「風」字墜腳。」便道：「你且放下衣走過，等我拿牌兒你看。」即轉身，插下手，將尾巴梢兒的小毫毛拔下一根，捻他把叫「變！」即變做個金漆牌兒，也穿上個綠絨繩兒，上書三個真字，乃「總鑽風」。拿出來，遞與他看了。小妖大驚道：「我們都叫做小鑽風，偏你又叫做甚麼「總鑽風」！」行者幹事找絕，說話合宜，就道：

「你實不知。大王見我燒得火好，把我陞個巡風；又與我個新牌，叫做「總巡風」，教我管你這一班四十名兄弟也。」那妖聞言，即忙唱喏道：「長官，長官，新點出來的，實是面生。言語沖撞，莫怪！」行者還着禮笑道：「怪便不怪你，只是一件見面錢却要哩。每人拿出五兩來罷。」小妖道：「長官不要忙，待我向南嶺頭會了我這一班的人，一總打發罷。」行者道：「既如此，我和你同去。」那小妖真個前走，大聖隨後相跟。

不數里，忽見一座筆峯。何以謂之筆峯？那山頭上長出一條峯來，約有四五丈高，如筆插在架上一樣，故以爲名。行者到邊前，把尾巴掬一掬，跳上去，坐在峯尖兒上，叫道：「鑽風都過來！」那些小鑽風在下面躬身道：「長官，伺候。」行者道：「你可知大王點我出來之故？」小妖道：「不知。」行者道：「大王要吃唐僧，只怕孫行者神通廣大，說他會變化，只恐他變作小鑽風來這裏躡着路徑，打探消息，把我陞作總鑽風來查勘你們這一班可有假的。」小鑽風連聲應道：「長官，我們俱是真的。」行者道：「你既是真的，大王有甚本事，你可曉得？」小鑽

風道：『我曉得。』行者道：『你曉得，快說來我聽。如若說得合着我，便是真的；若說差了一些兒，便是假的。我定拿去見大王處治。』那小鑽風見他坐在高處，弄璋弄智，呼呼喝喝的，沒奈何，只得實說道：『我大王神通廣大，本事高強，一口曾吞了十萬天兵。』

行者聞說，吐出一聲道：『你是假的！』小鑽風慌了道：『長官老爺，我是真的，怎麼說是假的？』行者道：『你既是真的，如何胡說大王身子能有多大，一口就吞了十萬天兵？』小鑽風道：『長官原來不知，我大王會變化，要大能撐天堂，要小就如菜子。因那年王母娘娘設蟠桃大會，邀請諸仙，他不曾具柬來請，我大王意欲爭天，被玉皇差十萬天兵來降我大王；是我大王變化法身，張開大口，似城門一般，用力吞將去，說得衆天兵不敢交鋒，關了南天門。故此是一口曾吞十萬兵。』

行者聞言暗笑道：『若是講手頭之話，老孫也會幹過。』又應聲道：『二大王有何本事？』小鑽風道：『二大王身高三丈，臥蠶眉，丹鳳眼，美人身，匾擔牙，鼻似蛟龍。若與人爭鬪，只消一鼻子捲去，就是鐵背銅身，也就魂亡魄喪。』行者道：『鼻子捲人的妖精也好拿。』又應